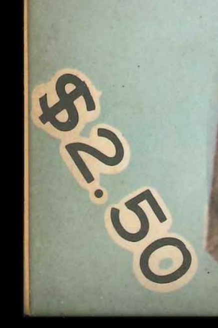


風月寶劍

這是秦紅先生新春期中的一部精心作品。

自古多情空餘恨，由來好夢最易醒。他——出生顯赫家庭，父親是叱咤風雲的大人物，他聰明絕頂，又承繼了蓋世無雙的武藝，然而他卻不是有為的青年，而是個胡天胡帝的花花公子，為了愛上一個姑娘，他付出了一切，結果——……！



976

編後話

國際特警故事「天幕」是本期特選巨型小說，內容描述美蘇兩國科學家正擬携手探討百慕達一個神秘地帶，原因該處海面經常發生一些無法解釋的怪事，當他們研究出眞正答案之際，更可怕的奇事又告發生！甚麼奇事呢？本故事過程發展驚險緊張，曲折離奇，有令你不會相信的千眞萬確的事實，欲知眞相，請參閱本文。

＊＊　　＊＊　　＊＊

今期三大巨著同時推出，它們都是一流名家所撰著的多姿多彩精心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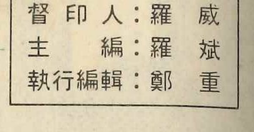
秦紅先生的「風月寶劍」，題材中肯，構思新穎，人物突出，橋段詭秘，俠情倫理，兼而有之。

慕容美之「密宗十絕」爲一部時下坊間罕見的正宗武俠巨著，內容情節，清新脫俗，趣味雋永。

伴霞樓主繼「未央劍」後的是「血劍鴛鴦」，是篇爲本文作者比上篇更進一步之作，保証滿意。

＊＊　　＊＊　　＊＊

下期巨型故事是原野游龍故事之大結局「騰龍走國記」。同時本刊特別重金邀請蜚聲東南亞名家萬里傳先生撰寫「武壇雜摭」以饗讀者，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0.00
一年港幣$ 1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7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魔鬼三角　海中墳墓

際特警故事

文·馬雲
圖·子成

天幕



「巴林，爲什麼你還不睡？」

說話的人在門外，她是巴林那個年青人的母親；巴林本人則在他的睡房之內。

時間已是深夜十二時。

普天下的母親都是疼愛她們的兒女的，尤其關心他們的飲食起居。因此，當她發覺巴林睡房的門脚下有燈光透出時，就一直注意着房間裏的動靜。

巴林沒有作聲，他只將燈光熄了。

母親走近門旁，問道：「巴林，別裝蒜了，我知道你未睡，開門吧。」

做母親的，最了解兒女，也最關心他的生活與工作。她知道巴林所做的工作最須要精神，否則很易會出毛病。

只要出毛病，生命就會有危險。

因爲巴林是一名後備空軍。

巴林終於無可奈何地開了門，再亮燈讓他母親入內。

母親是苦心的，他不想她担心，更加怕她傷心，只因爲她那顆心早已傷透了；當他只有五歲的時候，他父親就死了。

此後，她一手將巴林撫養成人，母子二人相依爲命。

直到現在，這個家還是只得他們兩個人，巴林還沒有成家立室。

母親進來之後，首先留意兒子的床頭和書桌之上。

她出奇地問：「你不是看書？」因爲她見不到有任何翻開了的書本。

巴林搖搖頭：「我只是失眠。」

「你有什麼心事？」

「沒有。媽，你去睡吧！」

「孩子，我看得出，你一定有心事，到底什麼事？不妨對媽說，說了出來，你可能會覺得舒服。」

「嗯……」巴林吶吶地，欲言又止！

母親心細如塵，她終於又想起了一件事：「你不是說過……明天要到基地去報到麼？」

「是的，明天是例行訓練飛行。」巴林顯得心事重重。

「那麼，你不早些休息，那有精神去應付？」

「嗯！」巴林沉吟着，終於說了：「老實說，我就是爲了明天的事而煩惱。」

「你不想去？」

「是的。」

「爲什麼？」

「我也無法解釋。」

母親是一個明理的人，她知道美國國法，每個適齡公民必須服役。

因此她說：「這又不是第一次，你怎麼會造成心理緊張？」

「是的，正如你所說，這不是第一次，怎可能造成心理緊張？」巴林道：「我也感到奇怪，到底爲什麼？爲什麼我會煩燥？」

「你身體怎麼樣？」

「一切正常。」

「那麼，快些睡吧，明天一早你還要到基地去報到。」母親又說：「除非你身體有事，否則，你不該逃避責任。」

「我明白的，媽。」

巴林終於又將母親送出房外，關上了房門，但他還是無法入睡。

他實在無法解釋心理上的憂慮，可能是由於一種下意識的恐懼，也可能是另外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總之，他明天就不想到基地去報到。

× × ×

躺在床上，巴林不期而然又想起一件怪事來。

那是今天下午的事。當他由街上走過的時候，有人叫他的名字。

但是，當他回頭張望時，沒有人跟他招呼，更沒有他熟悉的人。

街上當時雖然有許多人，但每一個人都匆匆而過，根本就沒有人理會他。

他以爲自己聽錯了，往前繼續走他的路，奇怪的事就在不久之後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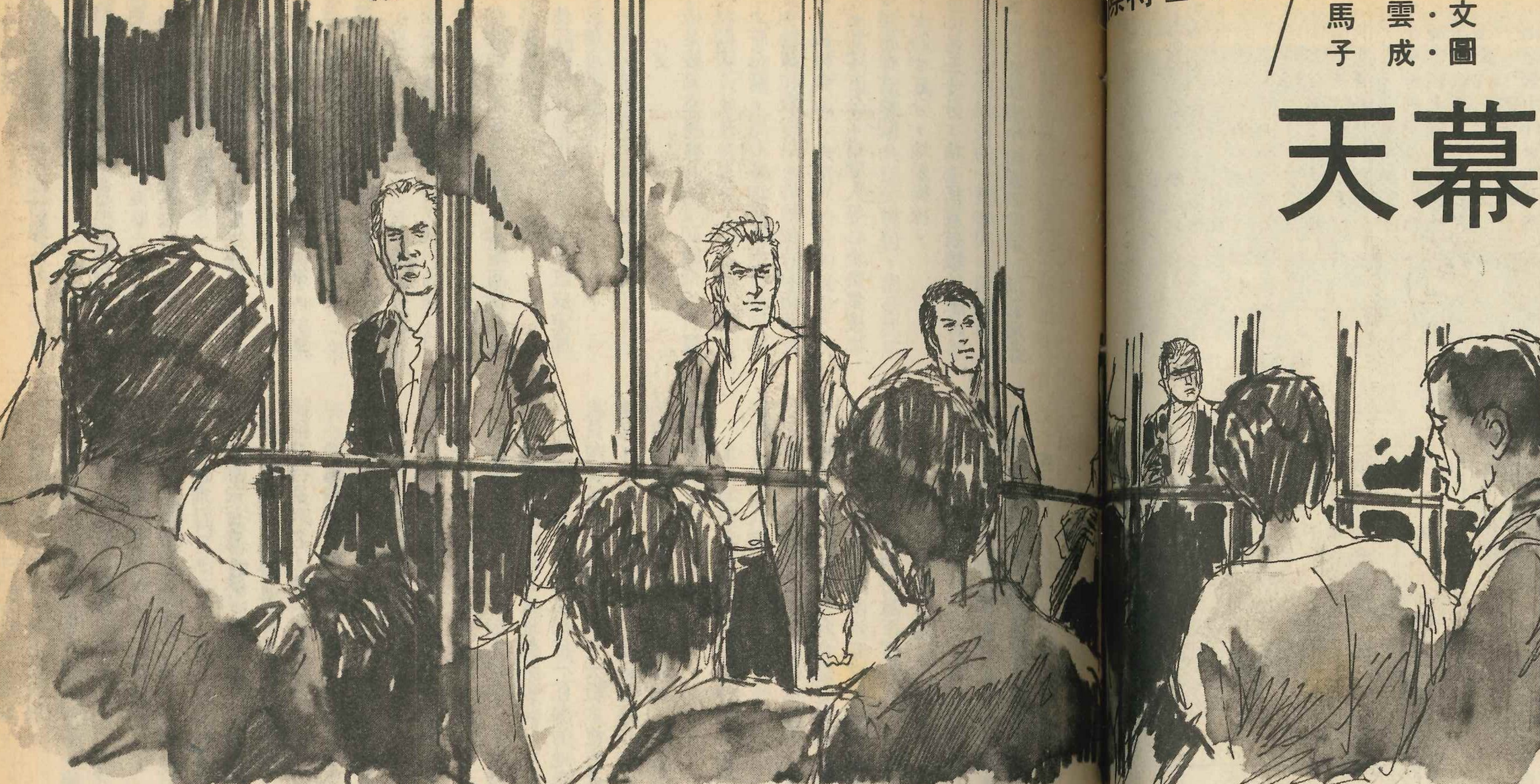
他彷彿聽到有人對他說：「巴林，你不能去！一定不能去，留在家裏吧。」

他立刻又左張右望，甚至回轉身來，然而還是像剛才一樣，他見不到他認識的人。誰在跟他說話？他身邊根本就沒有人。更加沒有正在互相交談的人。假如他身旁正有二個人在談話，也許人家也叫巴林，那就不足爲奇了！但是沒有。

他很糊塗，到底那是怎麼一回事？是幻想，還是另有原因？

更加奇怪的是，那聲音一再出現在他耳畔，但他見不到有人。

因此，他返家之後，一直忐忑不安；直至到現在，他還是想不通。



他沒有將這件事告訴他母親，也沒有告訴任何人，因爲根本就不會有人相信這種沒有根據的怪事。

他只在心裏想：這是一種警告呢？還是一種預兆？

叫他不要去，分明是指明天的飛行訓練；爲什麼不要去？

毫無疑問，飛行訓練必然是十分危險的事。但在他本人來說，這也不是第一次了。

而且，每次飛行訓練，都有教練在旁，出事的機會不大。過去，每次他都順利完成，難道明天……

假如那只是一種幻覺，假如那只是一種下意識作祟，那是毫無根據的，因爲他從來沒有過逃避的意念，又怎麼可能產生下意識。

他因此而意會到事態有些不尋常。

× × ×

翌日，巴林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

他好像從噩夢中驚醒，由床上爬了起來，看看鬧鐘，已是上午十時半。

拉開窗簾，望向外邊，太陽高掛，證明不會是鬧鐘出了毛病。

他的鬧鐘一向對他十分的「忠心」，看看背後的扭掣，鬧鐘早已鬧過了。

爲什麼他會聽不到？即使他更疲乏，他也不會聽不到床頭上的鬧鐘鈴聲。

即使他聽不到，他母親也應該進來將他叫醒啊，因爲她也知道他今天必須一早到基地去報到。

他匆匆出了臥室，跑到母親的房間去，母親仍在熟睡中。

他把她叫醒。

母親很驚奇：「你不是到了基地去麼？這是什麼時候了？」

他無意責備他母親，因爲他從來無須母親將他叫醒；他一向習慣了依靠鬧鐘。

他只問她：「電話響過了沒有？」

母親搖搖頭：「我聽不到。也許响過了我聽不到，但似乎從未响過。」

巴林心裏明白：電話一定响過了，只是他和母親都聽不到。

也許因爲昨夜睡得遲，所以鬧鐘的鈴聲、電話的鈴聲，一律聽不到。

基地有關單位的負責人一定會打電話來，追查他何故不到基地報到。然而爲什麼不見有人找上門來？他感到奇怪。

照計基地的負責人當發覺有人無故缺席，必然追查到底的。電話沒有人接聽，自然亦會派人找到他家裏來。

但是，至今仍未見有人來。

也許回頭就會有人來，到時他眞不知道應該如何解釋。

規定到基地報到的時間應該是上午七時之前。照計飛行早已開始了。

他想致電到基地裏去，但又不知如何開口，以及找誰才好。

他所屬飛行單位的指揮官是麥加上校。不如就找麥加吧。

電話搭通了。

但是麥加上校一早率隊起飛，開始例行的飛行訓練。

他只好掛上了電話。

然後，他獃在家裏，等待基地派來的人，對他展開調查。

× × ×

將過正午時份，巴林所等待的人還未見來。他難免感到驚奇。

照計軍部做事決不會這麼隨隨便便的。相信其中必有原因。

巴林終於忍不住再拿起電話聽筒，致電空軍基地，找值日軍官。

巴林首先在電話中向那位軍官表明自己的身份，以及缺席的原因。

那位值日軍官只負責登記下來，一切要待負責該單位的長官決定。

電話聽筒擱下後，巴林放下了心頭大石。

受罰是無可避免的事，他只希望「自首」之後獲得從輕發落。

雖然他只是後備空軍，仍有可能被送上軍事法庭受審。

他母親也替他担心，但一切既成定局，也就無可奈何。

相反，她只好安慰這唯一的兒子。

× × ×

這是後備空軍當日例行訓練飛行所擬定的時間表：——

上午七時，所有參加該次飛行訓練的軍官，敎練和飛行員，均須依時向指揮官麥加上校報到。

七時零五分，有關人等必須齊集機場，等候指揮官檢閱。

七時十五分，地勤操練。

七時三十分，檢查所屬航機的機件。

上午八時以後的一段時間，則包括了早餐，以及課室中的機械常識，以及飛行技術講解。

此中又有三十分鐘的休息時間。

直至上午十一時，才正式起飛。

目的地以及飛行角度、高度等等，事前均須保密；直至各機升空後，指揮官才會向所屬機員指示。

這次飛行時間原定兩小時，名稱則訂爲「雁羣飛行」。

參加飛行者，除了麥加上校之外，還有十一名飛行人員，其中包括敎練五名，後備飛行員六名，總共便是十弍人。

身爲指揮官的麥加上校，有過三千小時以上的飛行經驗。

他坐在六架飛機之中的第一架，其他五架，每架同樣有兩個人——一名飛行人員，一名富於經驗的敎練。

基地上的值日軍官因爲接到一名缺席飛行員的電話，而召來地勤人員。

但是，負責「雁羣飛行」任務的地勤人員卻莫名其妙地說：「今天根本沒有人缺席，那打電話來的人可能只是惡作劇。後備人員往往就是這樣糊裏糊塗，不能守秘。」

值日軍官不以爲意。但這件事卻紀錄在案，以便向麥加上校報名。

事實上，如果有人無故缺席的話，身爲指揮官的麥加上校一定會追查原因的。

值日軍官要負責基地日常的事務頗多，所以這件事也暫時放下了。

× × ×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離原定的飛行時間只有十五分鐘，便完成了整個過程。

突然間控制塔發覺事態有些不尋常。

首先是基地控制的雷達發現機羣越出了正常航機以外——那絕非原定的航綫，甚至朝相反方向來飛。

這是美國南部一個空軍基地，朝東飛去，也就是飛向大西洋。

接着是無綫電連絡中斷。

控制塔立刻發出緊急呼喚：「雁羣飛行，你們的位置在那裏，請講話——請重覆。」

但是，基地控制塔最少有幾秒鐘寂然無聲，無綫電通訊器也沒有反應。

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雷達偵察器之上，已消失了機羣的光點指示。

控制塔正擬通知更高層的指揮官，突然之間，電訊收發器又有聲音傳出——

「雁羣飛行指揮官麥加緊急呼叫控制塔，我們迷途了！」以上呼喚一連叫出了兩次，從語調中可以聽得出，情勢危急。

控制塔人員道：「你們飛行的方向不對，我們在雷達上面發覺你們向東飛出海，請告訴你們現在的位置。」

麥加上校道：「我們無法確定我們的位置，儀器失靈了。」

控制塔人員指示着說：「你們試向西回航，可能見到海岸綫。」

「不，不對……奇怪……」麥加上校忽然驚叫起來。

通訊器上繼續又可以聽到下面一些對話聲，那是其他航機向指揮官麥加上校報告的聲音：——

「麥加上校，這是四號包華達：我們的羅盤儀失靈，請指示！」這是六架飛機之中，其中一名導航員的聲音。

但是，麥加上校未見回答他，只是萬分詫異地，又像夢囈似的說：「光……我們見不到海……不是雲層……不，也不是小島！啊……」

聲音越來越微弱，最後終於聽不到。

基地上立即發出緊急警報。

救援飛機奉命準備出發！

然而，六架飛機的位置在何處？即使明知在大西洋上空，但無法確定經緯綫的位置之前，還是無從尋覓的。因爲大西洋實在太大了。

負責這次「雁羣飛行」任務的飛機，是較爲舊式的「B——五七B型坎培拉式」雙座戰術輕轟炸機。

但是這種飛機的時速仍可達五百哩以上，續航力達二千三百哩。因此，照計不會輕易出毛病；尤其是機上的若干儀器已經過改裝。

在正常的情況下，六架飛機即使偶然有一架儀器失靈，其他五架也不可能在同一時間有事。除非遭遇突如其來的攻擊。

但是從剛才的通訊儀器中收聽到的對話，又不似受到襲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根本沒人知道。

根據海空軍氣象站的最新報告，大西洋以及隣近地區並無強風，更無颶風。天氣情況也十分良好。

也就是說，六架飛機不可能是受到惡劣天氣的影响。

最有可能，也是最無法解釋的事，就是機羣闖進了「魔鬼三角」海域！

百慕達魔鬼三角海域是大西洋著名的飛機與船隻的墳墓！超過一世紀以來，不

知有多少輪船與飛機在此無故失踪。

那是謎一樣的海域，假如這六架飛機眞的在該處出事，又將增加一項紀錄，答案也可能永遠找不到，甚至殘骸、油漬等等，也找不到。

過去在這海域失踪的機船，都是找不到殘骸和油漬的。

「失踪」與「失事」的分別就是：失踪是什麼也找不到，無從證實當事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失事就有殘骸可供追查。

到底這六架飛機是失事還是失踪？這謎底仍有待搜索隊將它揭開。

× × ×

消息迅速傳到美國三軍各單位。也傳到了華府白宮去。

美國總統下令全力搜索，盡一切可能搶救生還者。

正在「魔鬼三角」海域航行的輪船，已接到美國海岸防衞隊的急電，要求協助注意六架可能墮海的飛機。

由於事態來得突然，最後無綫電通訊中甚至無法確定那是什麼位置，雷達又無從追踪。因此，有關方面只可以根據六架飛機最後出現在雷達網上的位置，作爲假定失事的地點。

負責搜索的機船，亦以該處海域作爲假想失事的地點，匆匆趕往。

但是，根據詳細地圖所示，那兒根本沒有「小島」，爲什麼麥加上校會提及「小島」？

雖然那時麥加急促地說「不……也不是小島」，但是，他必然看見了一些什麼，才會產生錯覺，可能以爲是小島。

麥加上校又說「我們見不到海」，難道他們的機隊在高空發生爆炸？

但是，他又說過「那不是雲層」。到底當時他們在何處？

佛特勞空軍基地迅速派出二架「F——一〇四G型」全天候多種用途戰機首先升空出發，到可能出事的海域上空觀察。

這是美國空軍的高速戰機，裝配有空對空和空對地飛彈。當然稱不上皇牌，但裏面也裝置了不少最新電子儀器。

尤其是那些紅外綫高空偵察器，更有助於搜索飛機殘骸。

佛特勞空軍基地的控制塔，希望這兩架「F——一〇四G型」星式戰機會有收穫。因爲它們的速度極高，設備又好，而且在第一時間飛出，希望機上人員有所發現之後，立即通知基地；其他救援人員亦已紛紛準備。

此外，香蕉河海軍基地亦已派出快速艦艇以及海軍飛機前往出事地點。

一時之間，震撼了美國軍方。

但是，更令人震驚的事，也就在這個緊急時刻發生。

× × ×

「緊急呼叫控制塔！」編號七〇五六四號的星式戰機機師突然在無綫電通訊器中呼叫：「高度指示器失靈，羅盤也停止了擺動，我們失去了方向……」

控制塔人員立刻與另一架編號「七一八四八」的同型戰機連絡。

但是，所得的答話更加令他們莫名其妙。

七一八四八的機師像夢囈似的驚叫：

「我們進入了白水的上空，看見一片奇妙無比的景象。噢！速度加快了！天啊！」

控制塔人員企圖再與二機機師連絡，但通訊器已全無反應。

再看雷達偵測器所示，那兒正是「魔鬼三角」的上空，稍爲接近百慕達羣島偏南，大約在北緯三十度，西經七十度左右的位置，那光點就在該處消失。

那是大西洋海域，正位於被稱爲「海洋墳墓」的危險地帶。

控制塔立即知會所有空軍單位，一方面向飛行人員提出警告，另一方面也要求各人在小心戒備下飛赴現場。

× × ×

情況絕非混亂，而是莫名其妙。

稍後結隊飛往百慕達南部上空的機師們，在縱橫一百哩的範圍內搜索，一無所獲；沒有飛機殘骸，連油漬也見不到。

× × ×

阿生與他的同事匆匆趕往美國南部。

國際特警巴黎總部在急電中須要他們立刻到一處空軍基地報到。

與阿生同行的特警隊員並非別人，正是紐約特警隊隊長夏力。他們在美國東岸有過非常滿意的良好合作紀錄。

阿生與夏力只是匆匆就道，稍後紐約特警隊還有人前來協助一切。

此外，巴黎總部的范梅力——特警副總監，亦已帶同一隊人由法國飛越大西洋，專程而來，亦無非爲了應美國最高當局的邀請。

美國高層領導人明白一個原理，就是非獨立性的調查，很容易造成掩飾事實的眞相，藉此推卸責任上的問題。

所以，美國政府在許多大事件中，均主動使用「會員國」的權利，要求國際特警組織助他們一臂之力。希望因此而獲得眞正的答案。

由於美國不但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會員國，還經常出錢出力，大力支持這個國際性的秘密保安組織，所以巴黎總部方面，只要他們肯正式請求援助，也必定義不容辭。

阿生和夏力到達佛特勞空軍基地報到時，范梅力等人仍未到達該處。

但是阿生不是一個習慣了被動的人，他不會等范梅力到達才開始他的工作。

當他聽了基地司令講解整個事件的過程之後，他便向夏力表示：要立即展開初步的偵查行動。

阿生非常注意值日軍官的報告：有關後備飛行人員巴林，用電話向基地查詢的事。

根據「雁羣飛行」演習紀錄，出發時並無人缺席。

因此，值日軍官認爲這種「惡作劇事件」，只可以發生在後備軍人的身上。據說：過去也有些後備軍人無故缺席。但這一次根本沒有人缺席。

因此，值日軍官就認爲這是一宗「惡作劇」事件。

但是，阿生卻不以爲然。因爲「惡作劇」的結果竟然是一宗神秘莫測的悲劇，那個「巴林」是否仍在家中？

於是，阿生決定和夏力去找找這個後備空軍。

× × ×

在一名軍官彭瑪的陪同下，阿生和夏力來到了巴林的家中。

巴林母子二人正留在家裏。他們已從電視和電台的新聞報告中，知道了一連串可怕而又神秘莫測的「空難事件」。

巴林的母親一方面爲此而感到無限的震驚，另一方面却暗自爲她兒子倖免於難而感到高興。

正如她對阿生他們說：「冥冥中似有主宰，我們母子二人很少有那麼『熟睡如豬』的情況出現。但事實上，當日我不知醒，我兒子巴林也不知醒，結果却未見有人前來追究。但事實他是失更了。」

阿生忍不住問：「除了基地的上司之外，有沒有人來找過你們？」

「沒有。」巴林和他的母親幾乎異口同聲的說。

阿生覺得這件事雖然神秘，但他却希望循正常的程序追查。

毫無疑問，假如將事情放到迷信或無可解釋方面去，根本就查無可查。

阿生覺得巴林的說法亦有其矛盾的地方，那就是，巴林曾經提及的「耳語」——巴林的意思是有一種神秘力量在幕後控制他的意志！

巴林同時也將潛意識的想法也對阿生他們說了一遍。

阿生知道有些人很喜歡利用迷信的藉口推卸責任。

另一方面，由於巴林還很年青，同時他又不是正規軍人，他會不會被人利用？問題的關鍵在他那個不知名的「替身」的身上。

根據基地紀錄，「雁羣飛行」任務根本沒有人缺席，也就等於說，有個假冒的巴林滲入了那隊飛行人員之中。

然則，那人是誰？與巴林的「耳語」是否有關連？

所謂「耳語」，是指巴林所稱的「神秘的聲音」。

根據巴林描述當時的情形，根本就不可能發生，最少就一般常識而言，認爲不可能發生。

但阿生有阿生的想法。

他不但認爲有可能，還相信巴林所講屬實。

阿生認爲，假如巴林眞的要逃避責任的話，早就走了，爲甚麼還猷在這裏？

如果上述那一番說話出自巴林母親的口中，還有理由相信他們利用迷信去推卸責任，但那番話出自巴林口中！

於是阿生要進一步了解巴林其人的背景，以及生活方式。

後備軍人與正規軍人的分別就是，後備軍人只在適齡期被徵召入伍，受訓完畢之後，仍可以參加原屬單位，做一個後備軍人。

作爲一個後備軍人，必須在若干時候入營接受定期性的訓練。

此外就是，所屬單位遇有緊急須要時，一聲號令，亦須入伍，例如國家總動員令頒下時，或者大災難發生時……等等。

正規軍人一般而言，就是指那些以軍旅爲生的職業軍人，這些人的生活自然比較規律化，保密性亦高。

巴林只是個後備軍人，職位也僅僅是個空軍少尉而已。照計他所知的秘密也不會多。

假如有人利用他，目的又何在？

阿生是國際特警人員，自然首先想到犯罪方面的可能性。

犯罪也包括了多方面的！

例如爲了個人利益，而出賣國家秘密，又例如間接被人利用，而自己可能毫不知情等。

阿生假定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

他將這件事當作一般犯罪案件去偵查，所以就必須作出大胆假定。

既然是假定，當然不是眞的。但阿生憑過去的經驗，沒有假定，就永遠無法可以找出眞相來。

爲甚麼要找巴林下手？是誰在利用他呢？

阿生決定要從頭查起。

× × ×

巴林顯得非常合作，他幾乎是從頭說起，由他遇到了奇怪的「耳語」開始，以至他失眠，最後却不知道時間起床爲止，毫無隱瞞。

阿生很用心去聽，也非常細心地去分析。

他知道這個世界上有許多玄妙的事情，根本無法解釋

但是，假如相信「魔鬼三角」的傳統法——屬於無法解釋的說法，這件事根本亦無須他們去追查了。

因此，當阿生他們返回基地之後，他一邊聽取了軍官的解釋，一邊查看一些演習當日的紀錄。

巴林已被帶返基地裏來，他是須要徹底地交代清楚的。

畢竟是鬧出事了，爲了表示本身的清白，巴林更加要和盤托出。

無論人家是否相信，甚至有人認爲那是過份的無稽之談，巴林仍然須要再一次向基地的司令官再講一次。

阿生趁住范梅力等人還未到，趁住巴林須要向高級官員交代之際，翻閱一些的舊檔案，以及有關的資料。

舊檔案中包括了一百年以來，「魔鬼三角」神秘失踪事件的紀錄。

阿生當然不敢懷疑這些紀錄的眞實性。但其中有些憑傳說而錄下的，則可能是人們太過富於想像力。

較令人注意的紀錄，有一九四五年發生的「第十九號飛行」，當時剛好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竟然有五架飛機集體失了踪。

當時有人以爲納粹德國的潛艇作怪，但事後證明該處海域絕無德國潛艇，事後展開一次史無前例的大搜索。結果也找不到半些兒痕跡——沒有飛機殘骸，沒有飛行員的屍面，沒有油漬浮於海面，更未有任何求救訊號。

發生於一九六七年間的失踪事件，應該是近代較爲轟動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驅逐機「YC——一二二」型，機上有四人，曾在棕櫚灘與大巴哈馬之間神秘失踪。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巫術」號遊艇艇主和一位乘客，爲了欣賞一下美亞美市的聖誕夜景，晚上乘船出海。

數小時後，海岸巡邏隊接到求救訊號，據報艇上機件失靈。

十分鐘後，巡邏隊人員趕到該處海域，但遍尋不獲。

翌日的海空搜索，亦無發現。

於是「巫術」號亦與各項神秘失踪事件一樣，毫無跡象可尋。

一百年來，最少有數十宗被渲染得神秘莫測的失踪事件。

此等失踪事件，連專家也無法解釋，就像有些人明明見到飛碟一樣，事後也無從追查個中眞相，因此也就不了了之。

其實，百慕達的「魔鬼三角」地帶，遠在一百七十多年前，已經有「怪事」不斷發生，最少以下便是一些「有案可稽」的紀錄，至於在此之前有沒有「怪事」發生？誰也不知道。

根據「有案可稽」的紀錄，一八四〇年一艘名「羅莎麗」號法國巨艇，從歐洲駛往夏灣拿途中，被人發現在「魔鬼三角」地帶飄浮，艇中空無一人，但貨物完整無缺。

一八八〇年一月，英國船「亞特蘭加」號，離開百慕達之後不久，船上二百九十名船員，連人帶船，一齊神秘失踪。

一九〇二年十月，德國三艘帆船，亦在該區失了踪。

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美國海軍補給船「西克羅僕」號，船長五百英呎，重一萬九千噸，船員三百〇九人，竟然亦連人帶船，在該區失踪，事後亦無殘骸發現。

此後還有一九二五年的「柯托佩茜」號，一九三二年的「約翰瑪麗」號，一九四〇年的「葛羅麗亞」號，一九四四年的「勞比康」號，一九五〇年的「山達拉」號，一九五五年的「柯內馬拉」號以及一九六三年的「海軍琉璜皇后」號……等等，不下數十艘大小船、艦、艇在內，都列入神秘失踪的檔案之內！

最近一次大概應該推一九七三年了。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萬噸貨輪「安妮達」號，船上有三十二名人員，由紐波特開往德國途中，神秘失踪。

以上全是有案可稽，但無法解釋的「怪事」。

百多年以來，竟然連科學家、海洋學家以及一切專家，也無法可以找出一個正確的答案來。到底爲甚麼？

較科學化的解釋，那是自然現象——地球上未被人發現的巨大磁場，可能隱藏於「魔鬼三角」的海底，由於潮汐影响，發生周期性的「作怪」現象，令到機船的無綫電失靈。

較神化的解釋，就是外太空人定期性的派出「飛碟」，到來我們地球上面獵取「研究標本」，就像我們地球人派人到月球探土一樣的道理。

唯一不同的也許就是：人家的智慧比我們地球人更高。

因此，我們在事後根本「無可解釋」，亦「無從查究」。

阿生和夏力二人，一口氣看了許多頁這一類舊檔案。

無可否認，地球上有許多事情確是無可解釋的，人類的智慧也 極之有限度，所謂「人類乃萬物之靈」，實在應該加一句：「只限於地球表面」而已！

至今爲止，連最有資格的的科學家，也不敢否定外星球另有高級生物存在。

假如別的星球有更高級的生物存在，說不定人家早已派人到地球來探險。

那麼，爲甚麼人類不發覺？

發覺可能是有的，例如常常據報有人發現飛碟等等。

但是，人家的智慧可能高過我們人類好幾十倍，所以我們的雷達便無從偵察出絲毫的痕跡，連最新的超音速飛機，還是追不上飛碟的高速飛行，正好說明有些事情根本不能以「人類世界的科學原理」作爲根據。

關於超音速戰機追逐神秘飛碟的事實，最近就曾經在伊朗發生過。外國電訊大事報導，自然不會是虛構吧？

姑勿論過去的紀錄怎麼樣也好，阿生根據巴林的口供，認爲有幾件事是十分可疑的。

第一，爲甚麼巴林聽到「耳語」之聲——當時是彷彿聽到有人對他說話，但他見不到有人。

第二，爲甚麼母子二人同時「熟睡如豬」？以致巴林不知醒前往基地報到。

第三，冒充巴林的人，到底是「人」還是「外太空人」？

假如又是「外太空人」，自然無從解釋，假如是我們人類，又是甚麼人？他的目的何在？

阿生也聽過控制塔錄下的聲帶——那是「雁羣飛行」演習的指揮官麥加上校，在無綫電中最後談話的錄音。

「光……我們見不到海……不是雲層……不，也不是小島……啊……」

以後便是「沙沙」的怪聲。

阿生和夏力也聽了一次救援機「F——〇四G型」一名飛行員的通話錄音。

「七〇五六四」號編號的機師說：「緊急呼叫控制塔，高度指示器失靈，羅盤也停止了擺動，我們迷失了方向……」

阿生當時就對夏力道：「他們可能闖入了神秘磁場。」

夏力道：「不知道飛行的高度，迷失了方向，任何人坐在飛機之上，也會手忙脚亂，失事幾乎是無法避免的事。」

但在旁一名軍官說：「事後我們派出機艦展開大搜索，結果連一片飛機殘骸的碎片都找不到。爲甚麼？」

阿生又再聽另一名機師的錄音。

「七一八四八」號機師的語調既驚且喜：「我們進入了白水的上空，看見一片奇妙無比的景象……速度加快了……天啊！」

這似乎是痴人說夢，甚麼是「白水」？連身爲國際特警隊紐約負責人的夏力也不知道。

阿生也並非甚麼專家，但對許多事情他却以「半個專家」的身份出現，說得直率一些，他是個鬼靈精，那是由於經驗和這個人喜歡查根問底的結果。

他告訴夏力：水本來是沒有顏色的，即使海水也是一樣。

但墨西哥灣流的海水却是白色的，所以有些人——尤其是航空界人士，從高處

下望，那處的海水是一片白色的，因此稱爲「白水」。

墨西哥灣流中的「白水」，所發出的閃亮白紋，也是自然界中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

有人認爲那是由於一種「小螢光魚」連羣結隊在此游動的結果，因爲這一類發光的魚類在水中游動時，浪花會令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爲水是白色的，其實那只不過是魚背發出的閃光而已。

也有人認爲那是由於墨西哥灣流底下的地質是石灰質的緣故，魚羣由此經過時，將石灰泥帶動，而令到海水混濁變成白色。

另一種神秘的說法却是：有人認爲這是由於水底發出强力無綫電所引致。

「七一八四八」號機師所指的「白水」，正是墨西哥灣流的上空。

但是，他又看見了甚麼「奇妙的景象」呢？

阿生他們更難明白的，就是爲甚麼「速度加快了」？這明顯地不是他們自行將飛機的速度加快，包括了「身不由主」的成份在內，然則，他們又爲甚麼會身不由主？

從種種跡象忖測，當時的確發生了一些極不尋常的事。

× × ×

當阿生和夏力看完了那些紀錄，聽過了那些聲帶之後，巴林也向有關方面交代清楚。

軍方沒有扣留巴林，但却要求他暫時不要到別處去旅行。最好留在家中，隨時連絡！

阿生却把巴林拉過一旁，仔細地問：「你既是後備空軍，那麼，目前你一定有另外一份職業，是嗎？」

巴林點點頭：「不錯啊，我是一間商行的文員，只要軍方須要，我隨時可以獲得假期，參加例行演習。」

「目前你正在放假？」

「是的，這一個星期，我也無須上班了。」

「我想再了解你所講，關於耳語的情況。你可以再說一次？」

「我很難解釋。」巴林抓抓頭皮，「你聽過或者感受過耳鳴的現象麼？」

阿生想了想，又問：「你的意思可是：當時的情況有如耳鳴？」

「是的，但耳鳴只是一陣陣嗡嗡之聲，當時我却聽到有人對我說話。但我回頭四顧之時，却又見不到有人。」

「你是否產生某種錯覺？」

巴林苦笑道：「我知道你想說些甚麼，你一定以爲我有神經衰弱的病狀，是不是？」

阿生並沒有正面回答他，但事實上阿生確有此意。

巴林道：「你可以向軍方的醫官查查我本人的紀錄，即使只是後備空軍，仍須神經十分健全才可以勝任。」

阿生道：「你對無綫電當然也有認識吧？」

巴林笑了笑：「可以坐得上飛機的人，尤其是戰機，當然要對無綫電有深刻認識。」

「那麼，你一定清楚空向廣播的原理。」阿生又問：「當時會不會有人正向你作這種空向廣播？」

巴林沉思着，搖搖頭：「我想不會吧，因爲我身邊的其他途人並無任何反應，證明他們也沒聽到甚麼？」

阿生道：「關於是次演習訓練，你有甚麼朋友知道？」

「嗯！沒有。」巴林想了想又說：「我是受過訓練的，自然知道須要保密。」

「事前你可知道這次演習的詳情？」

「不知道，但我知道要依時報到，每一個參加的人自然也知道這點。」

「你眞的沒有向任何人提過要向此基地報到的事？」

「當然有，就是我商行的上司。」巴林道：「因爲我要向他討取合法假期。」

「你上司是誰？」

「列頓出入口行的經理列士登。」

阿生又問：「除了他之外，你當然也有朋友的，有對那位朋友提過嗎？」

「有是有的，相信已無關重要。」

「爲甚麼？」

「那是一位女友。」

「爲甚麼你說無關重要？」

「她跟我鬧翻了。」

「甚麼時候的事？」

「她知道我即將有一周假期，要我陪伴她，後來知道我要到基地報到，十分生氣，事後也沒有電話來，證明她眞的生氣了。」

阿生笑道：「女孩子就是這樣，她須要你時，希望你一刻也不要離開她，找她吧，她不會不理睬你的，但她也沒有理由先給你電話，可不是麼？」

巴林笑了笑：「想不到你對女孩子的心理也這麼有研究！」

巴林離開了基地，阿生只有目送他離去。

夏力在旁問阿生：「你在懷疑他一些甚麼？」

阿生瞪住巴林的背影，吶吶地說：「除非這是無可解釋的怪事，否則，巴林這個人我們一定不可以放過。」

一名軍官走過來，將阿生和夏力請到司令官的辦公室去。

× × ×

司令官對阿生他們說：「你們覺得巴林這個人如何？」

阿生很機巧地答：「相信你們一定比我們更加了解他。」

「毫無疑問，這次出了事，巴林最可疑。」司令官道。

阿生笑了笑：「我以爲未必，即使問題出自他身上，他也只是被人利用而已，根本他可能一無所知，也就是說，他未必是串謀者。」

「你何故有此說法？」

「很簡單，如果我是巴林，我會趁此機會躲了起來，等人家以爲我也跟機隊一齊失了踪。」

「你別忘記，他還有個母親，他們一直以來相依爲命。」

「無論如何，他是個關鍵的人物，我們必須由他身上開始調查。」

「你可能還不知道，但我不妨坦白告

訴你，我們已派人暗裏跟踪巴林，假如你們有甚麼行動，請與我們保持連絡。」

阿生老實不客氣地說：「我以爲你這樣反而會打草驚蛇。」

「老實說，這個人絕不可以輕輕放過，若非法例所限，我們的情報人員還會在他家中裝上竊聽儀器呢。」

阿生只是輕輕笑了笑，沒有說下去。

× × ×

范梅力等人已由巴黎乘坐法國軍方專機匆匆趕到，阿生等人則在佛特勞空軍基地與他們會合。

一次與美國軍方有關單位的秘密會議，亦隨即召開。

他們所討論的焦點，放在最近神秘失踪的八架飛機上，是否有國際陰謀在背後作怪？

美國中情局——「ＣＩＡ」也派人列席，他們已奉到總統之命，從另一角度進行調查。

損失了八架飛機，當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其中還有兩架星式戰機，是列爲高度保密的，裏面單是那副小電腦，便足以引起某些情報人員的垂涎。

目前美國空軍機有不少都裝置了一種小型電腦。目的是爲了有效地操作機上繁複非常的武器和飛行系統。

例如一架戰機，既有機槍，又有飛彈，更有炸彈，一名機員既要控制飛機的升降，更要在空戰中追逐，迴避以及使用各種武器，即使有些戰機有二名機員，也忙得七手八脚。

但有了上述小電腦之後，情況便可以大大地改觀，因爲那是自動感應操作。機員不必太過傷神也可以應付。

儘管目前還沒有證據證明八架飛機究竟是否落入某國手中，抑或失事墮海？但是，總統一方面下令「ＣＩＡ」插手，另一方面又親自要求國際特警組織調查，處處可以顯示事態極之嚴重。

秘密會議是讓各方面先了解這次事件的起因和經過。

其次就是：研究這件事背後的可能性，讓各方交換意見。

阿生在會議桌上，看到了一些有關「Ｆ——一〇四Ｇ型」星式戰機的資料。

「Ｆ——一〇四Ｇ型」星式戰機，又稱「中程全天候多種用途戰機」。

出品商是「洛歇廠」，這是美國私營的飛機大製造商之一！

引擎動力達一萬六千磅。可以載重四萬八千磅。

機上裝備有一門「Ｍ一六——ＡＩ型」火神式二十厘米的快速炮，「ＡＩＭ——七Ｅ型」麻雀式空對空飛彈四枚，另有空對地飛彈，此等飛彈的速度是音速之兩倍。

每機可載彈藥三千餘磅。

至於新裝置的小型電腦，資料中竟然未見提及！

阿生感到奇怪，夏力告訴他：也許因爲阿生和范梅力都不是美國人，所以軍方可能不希望他們知得太多。

站在國家立場上，阿生覺得這是無可厚非的事，所以也只放在心裏。

會議開過了之後，范梅力把阿生和夏力等人帶到另一角。

這是空軍基地臨時撥出的辦公室，讓國際特警組織的人容易和軍方取得連絡。

范梅力聽取了阿生的意見，也知道阿生是個有頭腦的人。

阿生說：「憑過去百多年以來的紀錄，這件事似無調查的必要。我們既然來了，相信對美國政府也好應該有個交代。」

范梅力半開玩笑地問：「阿生，你也相信外太空人的存在？」

阿生道：「假如我相信，這件事根本不必去查了，因爲我們的智力無法及得上他們，這幾乎是肯定的。」

「據我所知，美蘇二國正擬合作在魔鬼三角那海域探討一番。」范梅力的意思似乎是叫阿生別又把蘇俄「ＫＧＢ」扯了過來。

但阿生說：「大鼻子最喜歡玩弄兩面手法，這邊打，那邊談，這邊談裁軍，那邊悄悄核爆。這正是他們的首本戲！」

「你的意思是：『ＫＧＢ』可能又跟這件事扯上了關係？」

「那又未必，」阿生說，「未必就只有蘇俄對美國有仇視之心。在未有眞正答案之前，我們不妨對任何一種假想，都保留其可能性。」

就在這時候，外面有人敲門。

夏力過去開門，進來的正是彭瑪軍曹。他是空軍基地司令派來與國際特警組織連絡的代表。

彭瑪抱歉地說：「我無意中斷你們的討論，但我們剛剛接到了一個消息，負責跟蹤巴林的人，有了發現！」

「巴林怎麼樣了？」阿生問。

「他正去找他女友蘭絲。」彭瑪問。

阿生道：「那是理所當然的事，若非必要，你們最好不要驚破他們的好夢。」

彭瑪道：「我們派出的人只負責跟踪他，監視他而已，當然不會阻止他去談情說愛。」

阿生與各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只是輕輕一笑，沒有說什麼。

× × ×

巴林明知有人在背後跟踪，但他却無意擺脫那個人！

此時此地，巴林幸得有個人在暗中變相地「保護」自己。

但是他的想法是否過份天眞？因爲後面的跟踪者，只知道監視他，未必就可以保護他。

因此，一次意外就此發生。

巴林當時正若無其事地，進入他女友蘭絲的住宅。

他按過了門鈴之後，門便自動打開。

當時派來跟踪他的人共有二名，一個留在門外，另一個登上了對戶的天台。

登上對面天台的人，目的自然爲了監視入屋後的巴林。

但是，當時巴林已經進入了屋內，那人却還未到達對面的天台。

巴林看見大門打開，自然是大步走了入去，因爲他知道這個時候只有蘭絲一個人在裏面。

可是，當他進入了屋內之後，心裏已經感到有些不妙。

門很快巳經掩上。

他沒有動過那扇門，他以爲是蘭絲用力將門關上的。

直至到門關上了之後，他才發覺躲在門後的人並非蘭絲。

那是一個男子。

一個陌生的男子！

那男子身裁十分之高大，他正手持一柄利刀？目露兇光，瞪住巴林。

巴林很怕，回身想走，但來不及了，因爲那人正用背脊壓住大門門板，他想奪門逃走，那無疑是送死而巳。

他也沒有打話，因爲對方的來意巳十分之淸楚，巴林只以快速的脚步，走向後門。

但是，那人走得比他更快，轉眼之間，巳搶在他的前頭。

他被人迎面一刀刺來，雖然他巳側身一閃，肩膊還是中了一刀。」

刀鋒割破了衣服，連皮帶肉，他痛得「哎唷」的尖叫一聲，豈料這一叫，却成爲他的救星。

門外的跟踪者聞聲知道屋內有事發生，立即推門入來。

但門關上了。

而在這時候，登上了天台的另一名跟踪者，見狀也知道事情不妙，因爲他此時巳到達了天台上面，居高臨下，立即放了一槍。

槍聲一响，屋內的刺客更加忙亂。

槍聲一响，也令到門外的另一名跟踪者加速他的行動，因爲他根本見不到，只聽到聲音尖叫，心感不妙而巳。

他以身體的重量撞了一下門，隨即又向門鎖開了一槍。

屋內的刺客根本想不到有此後果，他後悔他的行動太慢。

他想趁他未撤退之前，先行快刀斬亂蔴，將巴林殺了再說。

但是，巴林巳趁住二响槍聲先後响起之際，匆匆逃向大門那邊。

他明知有人跟踪他，只要他及時叫喊，只要他及時由大門或窗口逃出街外，他就有救星。

因此，那人巳無法再逗留下去了，只有急急逃向後門。

大門門鎖被轟爛，門亦撞毀，一名手持手槍的大漢，正是軍部派來的，他看見巴林手掩傷口，驚慌地躲在門後一角，巳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因此一聲不响，直闖後門。

那刺客巳由後門逃去。

他奪門而出時，巳順手將門內再度掩上，這樣足以阻延一點時間。

當軍部的人追出後門時，那人巳登上了一輛早巳停在那兒的汽車，匆匆逃去。

軍部的人連車牌也看不清楚，只能匆匆開了兩槍！

槍聲反而驚動了隣居，於是有人報了警。

× × ×

屋內的巴林，十分清醒地，正爲自己止血。

走上對戶天台的另一名軍部槍手，亦巳經落來。因爲他明知「監視的任務」，應該及時停止，再留在上面又有何用？

二名大漢重返屋內之後，立即與軍部連絡。

調虎離山　聲東擊西

巴林的傷勢並無大碍。但二名軍部的人仍然一邊召來了十字車。

巴林沒有急於追問他們究竟是什麼人，因爲猜也猜得到了。

他只注意二名大漢的下一步驟。

二名大漢握槍迫近一間洗手間的門，那度門掩上了。

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隨即由其中一人踢開了那扇門。

門內有人！

他們早巳猜到有人了，否則也不會如此小心翼翼的。

但是，巴林發覺門被踢出了之後，他們的戒備反而鬆弛下來。

巴林沒有走過去，因爲他手無寸鐵，二名槍手也不會讓他走近，然而剛才那二名槍手的一擧一動，他都非常留心。

巴林猜測蘭絲一定在這屋子裏。

蘭絲與她女友麗妲在此同住。這是一間公寓式的住宅。

除了洗手間之外，沒有房間，廳房是連在一起的。甚至厨房也只在後面一角。

假如被發現在洗手間的人是蘭絲！她這時候怎麼樣了？

巴林這一驚的確非常小可。

他身不由主地，急急走了過去。

這時候二名大漢其中一人巳衝了入去，將一個蹲在地上的人鬆綁。

那人果然眞是蘭絲，她手足被綁，口部也塞了一團布。

大批警方人員聞訊開至現場。

這是隣居因聽到槍聲後，代爲致電報警的。

蘭絲並未受傷，但看她面色蒼白，必然是飽受虛驚。

警方人員趕到現場時，也一度顯得緊張非常。因爲據報有人開槍，當他們到達現場時，巳見二名大漢有槍在手，更有人受了傷。

因此，警員開到現場時，一度劍拔弩張，但經過了一番查詢之後，也看過了證件，才知道二名大漢來頭不小。

他們是軍部情報組人員。

× × ×

蘭絲的遭遇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有人闖入屋內，她當時以爲對方是她的男友巴林，因爲巴林較早時，曾經來過了電話，他知道他不久就到！

等到開了門之後她才發覺來者不是巴林，但爲時巳晚！

巴林並沒有這般高大，也不會帶刀。

她說：她就在刀子的指嚇下，被人綑起來，然後推入洗手間塞住了咀巴。

× × ×

阿生等人在基地聞報，立刻匆匆趕來現場。

他們本來就要從巴林的身上找出一些頭緒來，想不到綫索却出現得這麼快。

× × ×

現場巳被嚴密地加以封鎖，裏面除了阿生他們之外，還有警方人員，以及軍部

的大批人員。

這些人之中，包括了不少專家。專家們把好一些儀器都帶來了。

記者羣集門外，但却沒有一個獲准入內，他們只知道有人受了傷，却不知道何故會受到軍警雙方如此重視。

軍警雙方的發言人都「拒絕置評」，令到一向崇尚自由的美國記者們，十分不滿。

到底屋子裏發生了一些什麼事？爲什麼有關方面要封鎖消息？

記者們於是千方百計，四方八面的到處去打聽。尤其是那些罕見的儀器，更加引起了他們的興趣。

有些儀器是測量輻射的，有些另有用途。

屋子裏爲什麼會有輻射？單是這點就夠耐人尋味了。

其實，在未經儀器探測過之前，連專家也不知道屋內是否有輻射。

輻射或者是其他物質也都有可能，因爲他們懷疑在逃者可能是「外太空人」。

最少專家們就有這樣的懷疑。

但是阿生却不這麼想，他很相信外星球有更高級生物存在，所以飛碟的傳說，他信到十足，不過就憑眼前的證據，他認爲專家們未免過於敏感了。

假如在逃人等是「外太空人」，他們乘坐着逃走的，將不會是汽車那麼簡單。

應該是發光的物件，例如飛碟之類，同時巴林也不可能如此僥倖。

假如侵襲巴林的神秘殺手果眞是「外太空人」的話，巴林可能巳變成他們的俘虜，即使不被帶走，也會傷成另外一副樣子。

然而現在阿生所面對的巴林，只是肩部被割了一刀。

那一刀傷在臂部近肩處，專家在細心爲他檢閱，看看是否「傷得特別」。

憑過去的紀錄和傳說，傷在太空生物手中的，都很特別。例如燒焦了，或者毫無痕跡，只是暫時性的昏迷等等。

像巴林現在只傷在皮肉，阿生很大胆的肯定他遇上的對手不會是什麼「外太空人」。

巴林甚至自己也說：「我覺得他只是一個普通人，就像我一樣而巳。」

阿生却帶着警告的口脗道：「現在也總該是你講眞話的最後機會了，假如你仍掩飾任何眞相，相信吃虧的只是你自己，不會是我。」

巴林吶吶地說：「我所講的全是眞話，先生，你到底懷疑什麼？」

「你可認識在逃的兇手？」阿生問。

巴林搖搖頭：「我從未見過他。」

阿生又問：「那他爲什麼要殺你？」

「我也不知道。」巴林道：「我只是來找我的女朋友蘭絲，也許，他們另有目的吧！」

蘭絲也正在那邊接受軍部派來的人問話。

蘭絲重覆她的遭遇——就是那神秘人物如何入屋，她怎樣以爲對方是她的男朋友巴林，所以開門納入的情形。

蘭絲不承認她知道得太多關於巴林與飛行訓練的事。

但軍部最担心的，就是內部機密的外洩，所以問完又再問。

蘭絲感到不耐煩。

她的女友麗妲也回來了。

在門外戒備的警員，將她放了入來。

麗妲與她同住的蘭絲，年紀都是差不多，十九二十歲左右的年紀。

麗妲是剛下班回家的，看見家中出了事，自然感到無限驚奇。

據說：她是一間商行的女秘書。

她向軍警的調查人員證明，蘭絲認識巴林只是不久以前的事。前前後後最多不會超過一年的時間云。

蘭絲極力否認她另結識新歡，也等於間接證明：這件事與桃色糾紛無關。

阿生覺得事態的發展，與自己的想像越來越接近。

他要求軍方人員別太緊張，最好先將巴林放走。

但軍方保安人員認爲，那等於謀殺。

因爲對方的目標巳非常之明顯，他們要殺巴林。

不過，阿生也有阿生的理由，他說：「除非你們知道那怪客是誰，否則就必須冒險，只有放走巴林才可以引出對方。」

儘管阿生有一千個理由，無奈沒有人相信他的「怪論」！

軍方的保安人員認爲這是一種得不償失的「冒險」。

不過，阿生也沒有堅持己見，假如他要求范梅力出面，軍方可能答允亦未可料，但阿生沒有那樣做。

× × ×

巴林受到空前嚴密的保護，連同他的老媽子也無例外。

阿生認爲這是「自絕後路」！綫索可能就此斷了。

警方無法找到那輛在逃的汽車，因爲同一類型的汽車實在有太多了。沒有人見過那車牌號碼，也就等於沒有用。

這件事發生之後，海空的搜索仍未停止下來。

大批海空軍人員，仍在「魔鬼三角」那一帶海域展開大規模的搜索行動。

但是，那兒根本亦無綫索可尋。

海面上沒有失事的痕跡——包括飛機殘骸，以及油漬。

油漬是最重要的，因爲每一架飛機一旦失事，勢必無可避免地，有油漬遺在海中。

但是，縱橫數十方里的海面，並未發現有上述現象。

阿生開始加强了自己的信心，他肯定這與「外太空人」無關。

他知道軍方要嚴密保護巴林，是爲了他是十分重要的綫索。阿生明知很難說服軍方的保安人員，於是他退而思其次。

他自告奮勇地，要參加巴林的保安工作，到巴林家中去。

阿生很想深入了解巴林這個人，包括他的工作和背景！

雖然「CIA」人員巳秘密展開偵查這個人的身份，但是，阿生覺得表面的調查亦未必有用。萬一巴林只是被人利用，他很難有破綻讓調查人員找到。

根據軍方的保護計劃，除了內外有人

暗中護衛着巴林母子二人之外，屋裏也同樣有二名保安人員，睡在客廳。

現在加入了阿生，便形成屋內總共有了三個人。巴林母子二人雖然感到諸多不便，但也無可奈何，事實上，這件事發生了之後，他們也感到處境十分危險。

阿生所以要自告奮勇，自有他的理由。也只有這樣，他才可以深入了解巴林這個人。

巴林仍在渡假。

日間他爲了安全計，沒有外出。晚上，他很早就睡了。

家裏有電話，他也自願讓軍方的保安人員去接聽。

尤其是這些日子以來，他怕了那些記者，他們問得太多，令他難予應付。

有時他會跟保安人員玩玩橋牌，但阿生來了之後，却喜歡跟他聊天。

巴林忽然提出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

他問阿生：「我到底要何時何日才可以恢復自由？」

阿生却笑着反問道：「何時你才開始恢復上班？」

「數天之後。」巴林說。

阿生道：「那麼，希望在你上班之前，這件事水落石出。」

巴林頹然道：「我倒担心你們永遠也找不到答案。」

「爲什麼？」

「因爲過去已不只一次發生了同類的事情，從來就沒有答案。」

阿生道：「這次可能例外，因爲你並非遇上外太空人。」

「你怎麼知道？」

「斬傷你的人並非外太空人，像我們一樣普通的人，像我們一樣普通的刀。」

「但是，我不怕告訴你，我的『耳語』現象又出現了。」

「什麼時候？」

「昨天晚上。」

「他們又對你說了一些什麼？」阿生追問下去。

「似乎有人叫我切勿與你們合作，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你認爲是否上次那個人？」

「不是人，只是一種聲音。」

「不管是人或聲音，你能肯定同屬於一個人麼？」

「我不敢肯定。」

阿生問道：「這種現象，先後出現了多少次？」

巴林呆呆地想，最後表示，由受傷當晚開始，便聽到類似的耳語。

當晚就有人警告他，如果他對軍警保安人員講得太多，日後他們母子二人的安全，就會出現問題，屆時無人可以保護他們。

巴林又補充說：「由於太疲倦，又受了傷，當時正睡得矇矇糊糊的，所以我只以爲自己正在發夢，想不到這項警告一再出現。」

阿生道：「你會不會感到心理上的壓力太大？」

「不會。」巴林說，「假如你認爲我神經有問題，我隨時願意接受檢驗。」

阿生靈機一觸，悄悄對二名軍方派來的保安人員表示，他要立刻趕返基地商量一下，要二名保安人員小心看管住巴林。

× × ×

阿生走了之後不久。

這時大約是午間過後，巴林的媽媽正在廚房料理家務。

巴林本人獨自在房間裏睡午覺。

二名保安人員留在客廳，此外屋外面還有數名保安人員。

巴林突然從夢中驚醒。

他醒了之後，彷彿失去了常性，雙目發光，推開了門之後，便直闖客廳。

當時二名獃在屋內的保安人員，一人倚在客廳的沙發上睡了——他只是假寐。

另一人首先注意到巴林神態呆滯，看上去就知道事不尋常。

果然，巴林出了房門之後，抓起一把椅子，迎住一名保安人員擲去。

幸好兩人之中還有一個醒着，利用另一張椅子擋住了那一下子來勢。

「嘩啦」連聲，想不到巴林有這麼勁的一股氣力。

二張椅子變成一大把木條。

聲浪不但驚醒了另外一名保安人員，也驚動了裏面的巴林媽媽。

巴林失常地，繼續進攻保安人員，屋內展開了一場劇鬥。

巴林的媽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嚇得手足無措地驚叫起來，他不想兒子被殺，也不想軍部派來的人受傷。

她急得大叫起來。

× × ×

屋內打得天翻地覆，屋外的保安人員巳利用他們車中的無綫電話，通知了基地的上司。

然後有人趕入屋內助陣。

但是，合數人之力，差點兒也無法制服發狂似的巴林。

較早時，巴林還是好端端的，爲什麼他會變得如此瘋狂？

連負責監視他的，屋內二名保安人員也感到大惑不解。

× × ×

阿生在基地之內。

這是空軍暫時借給國際特警組織辦事的一間大辦公室。

阿生正和他的上司——范梅力商量一件事！

他覺得這件事表面上看來雖然「神秘莫測」，就像過去百多年來一樣，「不了了之」才是最正常的做法。

但是阿生却不以爲然。

他很懷疑，這一次巴林不但被人利用，還可能被殺。

在蘭絲家中殺不到他，此後可能還有人要繼續殺他！

阿生曾經從頭想過了，對方既然巳派人冒充他，目的亦巳達到了，爲什麼還要殺他？

道理可能是：怕他洩漏什麼秘密！

怕軍警方面，從巴林的身上找出一些可能有帮助的綫索。

因此，阿生終於想到了另一問題上面去，巴林可能的確知道一些秘密，只是連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這話怎麼說呢？

爲什麼巴林可能知道一些秘密，但他可能連自己也懵然不知？

阿生向他上司范梅力解釋道：「巴林未必患上了眞正的精神毛病！但從他不斷自稱有人向他『耳語』這一點忖測，我有理由相信他的精神巳受到干擾！」

「嗯！」范梅力道：「催眠！你懷疑有人在他身上使用了精神催眠術是嗎？」

「不錯，這是極之有可能的事。」阿生說：「他身邊沒有人，何來耳語？這分明是一種精神控制的方法。」

「你以爲我們應該怎樣做？」范梅力一向信賴阿生。

阿生道：「找一個高手回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但是，要找一個催眠高手，相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范梅力正在苦苦沉思之時，桌上的內綫通話機就在此時响了起來。

「范梅力和阿生兩位先生，請你們立即到司令辦公室。」接綫生在通話機中說：「巴林在家中又出了事！」

最初幾句話還未引起阿生的注意，他很明白，這兒基地司令十分重視國際特警的辦事能力。所以常常叫他們過去共商大計。

後來阿生聽說巴林又在家中出了事，這一驚確是非同小可。

阿生一直獃在他家中，爲什麼未見出過事？他剛離開就有事發生，這簡直有意跟阿生開玩笑似的。

阿生和他上司匆匆趕到司令辦公室，初步知道原來是巴林「作反」。

范梅力於是更加相信阿生較早時的想法，巴林的精神，可能受到控制。

他將阿生的見解，告訴了司令，同時也表示，他們希望能及時找到一個技藝高超的催眠大師。只有這樣才希望有所獲。

要剎那間找來一名催眠大師，似乎不可能。但是，身爲空軍基地司令的人，頭腦的確是清醒。

他說：「有個部門裏面可能有這種人才，讓我試試！」

他還沒有交代是什麼部門，巳拿起了電話聽筒，叫接綫生接到「CIA」總部去。

阿生立即和范梅力交換了一個眼色。

是的，他們爲什麼想不到？「CIA」的確是個無奇不有的特殊部門。

基地司令表示他們須要緊急供應一名催眠大師。

「CIA」華府總部的頭頭，似乎也曉得這兒發生了一件大事，立刻應允以最快的方法，把他們須要的人送來。

幸好華府與這兒基地都在美國面臨大西洋的東岸，用直升機或空軍噴射機，都可以迅速將人送過來。

阿生因爲担心巴林的安全，與范梅力等人首先趕入市區去。

× × ×

巴林像瘋狗一樣，令到那些保安人員進退維谷。

上司要他們「保護」巴林，他們自然不想傷害他。

但是，假如處處退讓，巴林可能嚴重地傷害了他們。

他們就是如此這般地，在矛盾的心情下，扭作一團——與巴林糾纏着。

他們巳盡了最大的忍耐，極力希望巴林及時住手！

但是，巴林沒有停止過攻擊。

巴林完全失去了常性，他的氣力也彷佛比平時爲大。

數名由屋外趕來協助的保安人員，終於忍無可忍，將他擊暈。

巴林的媽在哭。

她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更不知道她的兒子爲什麼會變得如此瘋狂！

她飛奔過來，求各人切勿再難爲他的兒子，保安人員自然不會，因爲巴林巳無法再動彈了，他昏了過去！

× × ×

等到范梅力和阿生他們趕到巴林家中來的時候，警方和救援人員亦巳到達。

巴林只是暫時失去了知覺。

救護人員將他救醒，他就像剛剛發了一場噩夢一樣。

他甚至不知道剛才做過一些什麼事。

阿生和范梅力又交換了一個眼色，表示他們的想法似乎沒有錯，巴林可能被人催眠。

假如這是眞的，對方必然是個高手，因爲在這種「戒備森嚴」的情況下，他竟然可以施展催眠術。

阿生看見另一批醫療人員入來，這才是空軍基地派來的。

保安人員於是把警方召來的救護人員撤走，由他們自己人接手來料理巴林的傷勢。

巴林只是頭部受了輕傷！

阿生向一名空軍軍醫說：「我很希望了解巴林的精神狀況。」

那位軍醫道：「他目前十分清醒，你想問什麼？儘管問好了。」

阿生於是問巴林：「是否又聽到了耳語？」

巴林怔怔地說：「是的，有人叫我不要再猶疑，必須冒着生命危險闖出重圍，因爲這班人對我不利。」

「你以爲他們是誰？他們絕對對你有利，因爲他們是軍方的保安人員，爲什麼你也相信對方的慫慂？」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

「當時你正在午睡？」

「是的。」

「有誰接近過他麼？」阿生回頭問一名保安人員。

那名保安人員回答道：「沒有，只有我和占美二人。」

另一名叫占美的保安人員也說：「是的，他午睡前，只見過我們二人，甚至他媽媽也正在廚房內。」

阿生了解到催眠師施術時必須接近被催眠者，至今爲止，似乎還沒有有效的遙控方式可以控制得住被催眠的人。

阿生又問巴林：「你自己以爲是受了催眠？」

巴林捧頭苦笑：「我也不知道，但我自信十分正常！」

阿生心裏覺得好笑，如果這也算是正常，一定世界大亂！

他對巴林道：「你夢中以爲這班人對

你不利，於是你對他們展開攻擊，那麼，你可知道當時你已經醒來？」

「我不知道，」巴林道：「假如我知道，我就停止向他們攻擊了。」

阿生轉向巴林的母親問道：「你兒子以前有沒有過夢遊的紀錄？」

「沒有。」巴林媽媽不考慮地回答。

阿生又問道：「他有沒有光顧過精神醫生？」

「從來也沒有，」巴林媽媽說：「他是個絕對正常的人。今天是第一次出事，我眞的莫名其妙！」

阿生沉思着。

他要分析母子二人是否有說謊。假如他們沒有說謊，這件事的幕後情形，可能大出他意料之外。

他安慰巴林：「我相信你是個正常人，但是，你的精神顯然受到騷擾，爲了證明你的清白，請你聽我擺佈！」

巴林很合作地說：「我願意聽你擺佈，只要你能證明我清白。」

大批記者在外面混集，他們要求進來，但被警方人員拒絕。

在美國，這是罕見的。即使貴爲總統，每周也必須安排一次以上，在白宮會見記者，因爲記者是官民之間的橋樑。

所以，除非有非常非常特別的理由，否則，拒絕記者採訪，將引致非議。

阿生覺得當局一開始就做錯了，他們的保密工作太過要不得。

但這是美國，也許他們習慣了隨隨便便，又怪得了誰呢？

阿生聽到記者與警員爭持的吵鬧之聲，靈機一觸，把空軍連絡官彭瑪叫來，耳語一番。

後來彭瑪以「軍方新聞發言人」身份出到了門外，對等待着的記者們發表了一段簡短的談話。

彭瑪說：「我們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怪事，至今仍無正確答案，一名缺席空軍後備軍人，可能受困於外太空人的精神控制。假如這個時候讓各位接近巴林，將是一件不負責任，而且十分危險的事。」

這番十分得體的聲明，令到記者們的情緒較爲平伏下來。

但是，由於其中提及「外太空人」，令到記者們的興趣更大。

這當然是阿生的「緩兵之計」，他正要將計就計，一方面可以把記者拒諸門外，另一方面又可以借他們擴大宣傳。

阿生覺得：既然軍方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好，索性讓更多人知道！

這麼樣擴大宣傳，好處在於「一切責任在外太空人身上」。

也等於說：當局也認爲這是「不可思議」的事！

阿生的目的無非讓「施術者」在心理上獲得暫時的鬆弛。

其實，阿生這一着正是「外弛內張」，他正召集有關人等，展開部署！

巴林沒有被警方帶走，這正是阿生的主意。

但是，由現在開始，巴林家中的四周，所有窗簾均已落下。

阿生知道發生在巴林身上的事，必是人爲的——地球人，不是外太空人。

所以，他要就地解決，假如將巴林帶走，對方可能退縮，或者躲了起來，因此，阿生堅持「巴林必須留在家中。」

× × ×

阿生明知這是一件十分「挑戰性」的工作，但他一直以來，就是一個經得起挑戰的人！

他要「CIA」借來的催眠專家，必須經過巧妙的化裝掩飾，然後才可以進入巴林的家中。

因爲巴林家門四周，可能有人監視，那可能是一些表面很難看得見的人。

至於記者羣，則已被軍方的「調虎離山」之計調開了。

軍方用一個身裁與巴林差不多的青年人，假扮成巴林，然後以担架床抬出，將他用十字車送入了軍方醫院。

軍方醫院是禁區之一，自然有權拒絕記者入內採訪。

表面上看來，所有有關人等，已撤離巴林母子的住宅。

但是，實際上，一些主要工作人員和儀器，正以各種方式，悄悄進入這神秘莫測的民居。

× × ×

阿生一方面要催眠學專家爲他找出答案，證明巴林是否曾受到催眠。

另一方面，他又令他的特警同事們，以新式電子儀器，朝住宅的四方八面探測，看看是否有人暗中監視這裏，以及用其他方式控制住巴林的精神和思想。

阿生的想法似乎跡近無稽，假如不是有范梅力這位國際特警的首腦在着，相信軍方和「CIA」這兩方面，未必會言聽計從。

不過，阿生的想法，假如一切歸咎於「外太空人作祟」，這件事根本就無須查下去！

但是，那個神秘刺客的失手，足以證明「外太空人作祟」的想法是錯誤的。這正是促使阿生堅持按照正常程序追查到底的主要原因之一。

阿生與「CIA」派來協助他的催眠大師舉行了一次會談。

這位催眠大師是印度人，叫蒙加星，五十左右的年紀。

蒙加星的確是個專家，多年前即被美國「CIA」總部收買，待遇自然非常優厚，年薪是數以十萬計。

「CIA」總部爲什麼要收買一個外國催眠大師？

不明白「CIA」工作的人，難免大感驚奇，其實稍爲明白這部門工作的人就一點兒也不會覺得奇怪。

「CIA」亦即中央情報局的簡稱。

「CIA」工作範圍遍及國內外，包括反間諜工作在內。

目前世界各國的間諜特務，爲了達到目的，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新式儀器的帮助，金錢收買，利用醜聞勒索其人强迫工作，以及精神上的控制等等，眞的是五花八門。

其中「精神上的控制」一項，自然與催眠扯上了關係，因此，「CIA」總部之內，也養了不少這方面的專家，就是這緣故。

蒙加星的道行深到何等程度，阿生當然無從知道。

但經過一番就地試驗之後，阿生覺得「CIA」總部方面未免將蒙加星聲價抬得太高了。

蒙加星一再替巴林施術催眠，但巴林幾乎是跟他開玩笑。

最初二次，巴林只是佯作被催眠，結果還是睜開了雙眼。

蒙加星於是對阿生說：「這個人並非精神衰弱，相反的，精神相當健全。」

空軍連絡官彭瑪也開始懷疑起來，但他不敢作聲！

蒙加星又說：「不過，你們放心，越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人，越加容易接受正宗的催眠。剛才我用的，只是很膚淺的試驗方法。現在，我要眞眞正正令他接受了。」

阿生和彭瑪半信半疑。

直至到蒙加星走到了巴林的面前。他們仍然沒有信心。

他們也聽不到蒙加星究竟對巴林說了一些什麼，但巴林很快就閉上了雙眼。

阿生他們以爲這一次又是巴林故意愚弄蒙加星。

但是，巴林未有再次張開了雙目。

事前阿生已把自己的意思告訴過蒙加星。

這時候只聽到蒙加星問：「你是否巴林？」

「是的，我正是巴林！」巴林夢囈似的，閉上雙目，喃喃地答了。

「你家中有些什麼人？」蒙加星手上有一張紙，那是阿生寫的，紙上寫了一些問題，但剛才那幾個例行性的問話，並未寫上去。

阿生等人默默地，呆在一旁觀看。

巴林答道：「只有我和媽媽！」

蒙加星又問：「你最近參加一次空軍飛行訓練，是不？」

巴林也夢幻似的答：「是的。」

「你有沒有將此事對誰提過？」

「沒有。」

「那麼，報到也說過吧？例如你何時須向空軍基地報到等等。」

「是的，有啊！」

「你向誰提過？」

「經理——我的上司，因爲我要取得假期。」

「除了他，還有呢？」

「蘭絲，我的女友。」

「你對蘭絲說過一些什麼？」

「說我要向基地報到。」

「蘭絲有沒有追問過你什麼？」

「有。」巴林說，「她問我那是什麼演習？」

「嗯！記清楚一些，她可能還問你一些事情，同時你也答了她。」

巴林也很吃力地回憶！

蒙加星繼續喃喃自語地，利用一些說話，將他引導。

巴林不知怎的，滿額大汗。

他可能太過用力，也許應該說是用腦去思索的緣故。

蒙加星也十分費心費力，他顯然正是施展了渾身解數。

也許只有蒙加星自己才最明白，他正担心無法控制巴林。

巴林本身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只見他突然之間張開了雙眼，蒙加星也吃驚地呆了一呆。

蒙加星一連吆喝了幾聲，他仍無法令到巴林閉上雙目。

看來巴林不但不再受蒙加星的指揮，而且還處處背道而馳。

阿生也大感驚奇！

其他在旁的人已展開戒備。

巴林開始站立起來，目露兇光。

他身邊二名大漢早已準備，企圖用力將他按回椅子上，令他坐下來。

但是，巴林突然狂性大發，雙手一揮，二名孔武有力的大漢，竟然相繼跌了開去。

蒙加星心感不妙，不知唸了一些什麼「咒語」，但仍無法令到巴林冷靜下來。

阿生忙叫軍醫過來，合數人之力量，將巴林按在地上。

巴林的媽媽見狀，担心有人傷害其兒子，連聲叫住。

軍醫手急眼快，手起針落，一筒鎭靜劑的針藥，很快已注射到巴林的身體內。

巴林雖然仍在發狂似的，又抓又叫，但是，數名大漢將他當作野獸一樣，力按地上，不准他爬起來。

片刻之後，藥力發作，人已冷靜下來了。

各人見狀，爲之悄悄舒一口氣。

他們大部份都不知道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包括巴林本人在內。

催眠大師蒙加星認爲巴林所受的精神壓力太大。

軍醫認爲巴林的神經系統可能有毛病，所以不適宜再作催眠。

但是，阿生却獲得了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驚人答案。

那是來自一些儀器的答案。

阿生在獲得示意後，走到窗後一副電子探測儀器的旁邊。

躲在窗簾背後，控制着那副電子探測儀器的，是軍部派來的一位專家，和他的年青助手。

那位專家指住儀器，一邊對阿生說：「有一種神秘電波，曾朝着這方向作空向發射，但現在忽然又停止了。」

屋內好一些人走了過來。

這些人之中，也有屬於軍部的，也有屬於「CIA」的。

阿生問專家：「那是什麼電波？」

「頻率很密，但很難分析的電波。」專家又說，「不過，現在要追查來源的話，只怕太遲了。」

阿生心裏感到奇怪，爲什麼有人以空向發射的電波，朝這裏發射？

目的是志在干擾？

干擾什麼呢？

照計這兒又不是什麼軍事基地！

美國派駐莫斯科的大使館，就曾經遭受到電波的干擾。

更甚者，還有一種輻射性的微波，足以構成對人體健康的壞影响。

阿生要求在場的電子專家們，仔細分析這些電波的眞正作用。

同時阿生也通知「CIA」人員，到屋外去追查來源。

× × ×

還是阿生的頭腦比較清醒，他爲了專家口中的神秘電波，始終想起了一件事。

專家們無法知道那是什麼電波，更不知道它的眞正作用。

他們只可以作一個假定，就是此類電波足以影響一個人的腦部。

阿生就是憑了這點，想到了以前發生過的一件事上面去。

那件事涉及「腦波測驗」。

他記得在「心靈間諜」一案中，曾揭破蘇聯「KGB」一項陰謀。

假如不是那宗案件發生了，阿生也不知道人類的腦部原來也有電波——那是腦波。

人與人之間所以能够心靈溝通，完全是依賴「腦波」的互相感應，亦即所謂「第六靈感」。

有了「心靈間諜」一案的經驗，使阿生明白到一個人的腦波往往亦會產生不同的頻率，理論上每個人的腦波頻率都不相同。

但是，假如某甲與某乙的腦波頻率偶然相同或接近的話，彼此的心靈便可以互相溝通了。

例如孖生兄弟或姊妹，爲什麼往往做出同一樣的動作？就是由於兩者之間的腦波頻率相同。

在理論上，腦波頻率是天生的——亦即所謂與生俱來。

但是，在「心靈間諜」一案中，蘇聯「KGB」特務却利用一種「腦波頻率接收器」，去獵取一些科學家的「腦海中的秘密」。

（按：「心靈間諜」一案屬於「鐵枴俠盜故事」其中之一集。）

阿生於是又想：既然有人可以用「腦波頻率接收器」，將人家的思想秘密揭開。那麼，站在另一角度，當某人的腦波頻率被揭開後，有沒有可能被人利用儀器加以控制？

這的確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問題。

他立刻把一名「CIA」頭目，拉過一旁，道：「我想見你們局長，請立即安排！」

那特務頭目也感愕然。

他問阿生：「你有什麼事？」

「我要向他借一種新式儀器。」阿生說。

「什麼儀器？你已經向我們借來不少儀器，有些軍部也有。」

「這些太普通了。我要借一副保密的，所以亦只有你們局長才有權可以簽字批准。」

「到底是什麼儀器？老實說，若非迫不得巳，最好別去煩他！」

「腦波探測儀，聽過了嗎？」

「噢！我從來未聽過有這種儀器。」

阿生笑道：「但是，我知道你們一定有。」

「你怎麼知道？」

「因爲那是經我手從KGB手中檢獲的，由於當時當地在你們美國領土之上，所以歸CIA也是天公地道的事。」

「既然如此，相信一定不成問題，讓我安排一下。」

阿生看見另一名「CIA」特務由外面回來。

那人對阿生說：「外面見不到什麼，也許對方已聞風先遁。」

阿生也知道「CIA」特務在屋外佈防，也有暗中用紅外綫探測器監視；然則有些高處樓宇如果要用電波進行干擾，相信要找出來源，亦非一件容易的事。

× × ×

「CIA」首腦巳答允阿生的要求，借出一副列入「高度保密」的「腦波探測儀」。

這是屬於「戰利品」之一。它本來就是屬於蘇聯「KGB」特務的，在一宗案件結束之後，「CIA」從國際特警手中接收過去。

至今爲止，這儀器仍留在「CIA」總部的科技研究室中，由專家加以研究、分析和改良。

「CIA」這機構不但統管國內外保安措施，對一切型式的新東西也同樣感到興趣，同時也有專人研究。

假如以爲「CIA」只是一個反間諜機構，那就大錯特錯。

只有徹底了解「CIA」這機構的人才會相信，它幾乎可以稱得上是包羅萬有的。

甚至可以說一句：只要對人類思想、行爲可能造成某種影响的，「CIA」都有興趣去研究。

有些事情眞的是連外間想也沒有想過，例如最近被揭發的利用妓女作性行爲的藥物試驗，假如不是有證有據的被人揭發，誰敢相信？這也算得是「CIA」的另一面。

腦波探測儀器借了回來之後，對巴林的測驗立刻展開。

× × ×

如果不是阿生自動提出這一項罕有的試驗，如果不是阿生作了大胆的假設，相信還有許多人深信這是「外太空人」的所爲。

正如無數的「飛碟事件」一樣，既然是無可解釋，也就「不了了之」。

現在眞正的答案雖然還未找出來，但是，最少除了「外太空人」之外，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存在着。

× × ×

「魔鬼三角」那一帶海域，似乎沉寂下來了，因爲美國海空軍的大規模搜索，巳經停止下來。

另一方面，據一項可靠消息傳出：美蘇二國將携手合作，揭開「魔鬼三角」之謎。

這是誰的建議？

無論如何，這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

然而外國電訊巳經將此消息發佈了全世界。

正如美蘇二國的太空合作計劃一樣，到底兩個超級大國各懷什麼鬼胎，眞的只有他們自己才最淸楚了。

奇怪的是：爲什麼這消息會揀正這個時候傳來？

的確令人有些難明。

× × ×

「CIA」人員一直沒有放過兩人。

這兩個都是女人。

她們很年青，「CIA」特務巳經暗裏跟踪她們許久了。

這兩個人就是：蘭絲和麗妲。

蘭絲是巴林的女朋友；麗則妲是她的同住的女友。

「CIA」特務要跟踪她們，個中道理亦不難理解。主要自然是因爲那個神秘刺客——那天差些兒刺殺了巴林的人。

那刺客事後由後門逃去無踪。

至今爲止，警探和特務人員仍在追尋那刺客的下落。

「CIA」特務和軍方保安人員事後又研究下列一些問題：——

爲什麼有人知道巴林會到蘭絲的香閨去找她？除了蘭絲本人之外，還有誰？

可以想像得到的，知道巴林當日要去找蘭絲的，除了蘭絲之外，還有與她同住的女友麗妲。

刺客肯定是事先曉得巴林將會到那兒去，然後才會在那兒等候。

「CIA」特務假定蘭絲和麗妲，兩者之中有一人被收買。

也許兩者之中，有一個是他們的同黨，亦有可能。

表面上看來，蘭絲曾被人綑綁，塞口困於洗手間之內，照計她並無可疑之處。

但是，「CIA」特務却不這樣想；對於這種可能屬於苦肉計的事，他們見得多了。

因此，「CIA」將蘭絲和麗妲一樣看待。

「CIA」特務對這兩個女子展開秘密跟踪。同時亦紀錄曾經與她們會唔過的人；因爲那些人可能是「CIA」須要找的人。

× × ×

假如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最初六架飛機的失踪如果與外太空人有關，那麼，那些可疑者便是「外太空人的奸細」。

「CIA」和國際特警自然就更加須要知道他們是誰。

× × ×

被稱爲「白水」的墨西哥灣流，亦有部份包括在「魔鬼三角」這帶海域的範圍之內。

但沿住佛羅里達沿海一帶，以及平時在大西洋活動的船隻，都沒有在當日見到飛機失事，包括最先失踪的六架，以及後來的兩架在內。

不論是「白水」或靠住佛羅里達東面的寬闊海面，飛機都搜索過了，艦艇也都搜過了，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這個被稱爲「大西洋墳墓」的百慕達三角地帶，三個尖端分別是：百慕達、波多黎各和佛羅里達州以西的墨西哥灣部份海域。

根據海洋學的紀錄，這一帶海域，珊瑚島嶼，星羅棋佈。

海灘一片潔白，碧波蕩漾；但强力的海流，以及突如其來的風暴，往往對在此經過的機船造成一種危機。

假如專家這種意見是對的，一切迷信的說法，都變成笑話。

但是，此等專家的話也只是近年才發表的，甚至有經驗的漁民也認爲「純屬忖測」，意思是有多少否定的成份了。

漁民的意見應該比專家的更爲可靠，因爲他們一生之中，大部份時間生活在海上。

就像公共汽車的司機一樣，不管街車或大小巴士的司機，他們的意見肯定比起什麼「交通專家」更實際得多。因爲他們整天開着車子在街上跑，還有誰比他們更清楚街上的交通實情？

然而有些人却盲目地花上幾百萬代價，要到外國請來那些所謂專家；名目上是改良交通系統，實際上只不過多找些開支的項目而巳。

× × ×

阿生的幻想又一次變成爲事實。

他向「CIA」借來的儀器，終於測出了巴林的詳細腦波頻率。

「CIA」本身也非常重視這件事；他們立即主動地提出，利用另外一種方法去考驗巴林這個問題人物。

「CIA」的電子專家運來了另外一套儀器，把巴林腦波頻率較正在標準點，開始做了一次試驗。

事先巴林並不知道這一項試驗。

他和阿生等人關在房間裏，進行是項試驗的人却在客廳上監視着那些儀器。

阿生若無其事地，與他交談——談的都是他失事那天的情形。

突然之間，巴林神態變得十分呆滯。

他彷彿受了催眠；但催眠大師蒙加星正在他身邊，並未施術。

他的精神顯然受到了控制。

他對阿生的談話，好像完全沒有聽到似的。

他站了起來，然後步向房門。

阿生和蒙加星等人只在房監視，未加阻止。

巴林開了房門，走了出去。

二名大漢阻住他去路，他立刻動手將他們用力推開。

這情形與上次各人見到他「發狂」的情形完全一樣。

正當他企圖再發難時，二名大漢經巳及時避開。

巴林也在這時住了手。

他像由噩夢之中驚醒過來一樣。時間是那麼的短暫。

圍在儀器一旁的專家們對阿生說：「他剛才完全受到我們的控制。」

「儀器停止指揮，他也隨即醒了過來。」另一位專家補充道。

巴林自己「醒」後，也聽到了。

他和阿生互望了一眼，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阿生反問巴林：「你剛才可是又一次聽到了『耳語』之聲？」

「是的。」巴林道。

「情形是否完全一樣？」阿生又問。

「是的，完全一樣。」巴林說。

阿生於是將他帶到了儀器旁邊，道：「就是這種東西作怪。」

巴林瞥了一眼，半信半疑。

阿生說：「儀器一經開動，你的腦波

立即感應。這時只要有人向這咪高峯講話，你就聽從他的指揮，完全不由自主。」

「嗯！」巴林呆住一陣。

阿生又說：「現在希望你仔細地想想，誰在指揮你？」

巴林也的確想了好一陣，但結果他還是搖搖頭：「我想不起。」

一位專家把阿生拉過一旁道：「只要對方再向他施術，我們便有辦法追查。」

另一位專家道：「問題是不知道他何時才重施故技。」

「我們只有等待。」阿生說：「只要你們認爲有把握，我們還不致絕望。」

「發現了其中秘密之後，事情就好辦得多了。」專家之一說，「一切交給我們吧。」

一名「CIA」頭目過來對阿生道：「先後已經有八架飛機出了事，他們還要利用巴林去做些什麼事？」

阿生也在想。

是的，照計對方的目的已達，對方爲什麼還要困擾住巴林？

阿生突然回頭問一名軍部派來的連絡官彭瑪。

阿生問：「軍方醫院在那處？」

「基地附近。」彭瑪道。

「戒備森嚴麼？」

「平時並不森嚴。」

「那麼，現在呢？」

「現在當然森嚴。」彭瑪道：「因爲我們施用了調虎離山之計啊！醫院中一個極普通的上士病人，正接受極嚴密的保護，因爲軍方保安人員要別人相信他就是巴林。」

「你們做得眞好！」阿生言不由衷地說：「現在我們可能還有一個機會。」

阿生又去到窗門後面，對另一些監視着儀器的人說：「你們是否一直都未有發現？」

「是的。」一名負責看管儀器的人說：「自從上次巴林發狂之後，至今未有發現。」

阿生道：「這可能是我的幻想，但却與事實十分之脗合。」

在場的人都不明阿生所指。

阿生解釋：對方可能中了軍方的「調虎離山」之計。

他們一方面以爲巴林已在軍方醫院，另一方面也實在有多少懷疑人仍在這裏面。所以試用電波干擾；目的要巴林發狂而死，因爲他可能是唯一的綫索。

即使巴林不是發狂致死，也極有可能在瘋狂狀態下被殺。

對方必然以爲：只要巴林一死，一切綫索也都斷了。

阿生又說：「假如我估計不錯，他們也可能正企圖利用同樣的儀器，在軍方醫院附近，進行干擾。」

由於阿生幾次假設完全成了事實，所以各人對他深具信心。

彭瑪問：「然則，你以爲我們應該怎麼樣做才好？」

阿生道：「將部份儀器由這兒秘密運往軍方醫院。也許，我們可以在那兒擒獲兇手。」

「CIA」派來的人也急於要找答案，所以，也同意阿生的見解。

厚厚的窗簾低垂，沒有人知道屋子裏發生了什麼事。

人員的調動，一出一入，完全經過有關方面的悉心設計。

巴林的隣居住宅，已被「CIA」人員臨時借用，所以，巧妙的僞裝照計很易令到隱蔽着的監視者難以分辨得出眞僞。

總之，凡事由「CIA」去辦，一定比較容易得多。

死亡地帶　天幕邊緣

表面上，「魔鬼三角」的海空大搜索已經完全停止下來。

但實際上，由國際特警副總監范梅力親自策劃，由美國精銳空軍執行的一項更精密的搜索步驟，正在展開。

由美國空軍各單位調來的飛行員，事前絕未知道他們的眞正任務。

他們只奉命到達香蕉河海軍基地報到，然後登上一艘核子空母出海。

此等精銳空軍，有若干成員是屬於特技飛行小組的。

他們在不到二十四小時之內，由各處不同基地被集中在一起。

出海之後，行動還未開始。范梅力須要再行挑選一些反應敏銳的飛行員。因此，一次在空母甲板上舉行的甄別試，首先展開。

× × ×

經過了一番挑選之後，范梅力找出了三個有膽有色，反應十分敏銳的年青飛行員。

三個人之中，竟然有二個是屬於「藍天使特技飛行小組」的成員。

「藍天使特技飛行小組」在國際間極負盛名，他們曾挾技周遊列國，在各國作特技飛行表演，均獲得極高的評價。

范梅力所以要求得這麼嚴格，主要是由於是項工作的危險性太大。

美國有最快的飛機，但如果沒有最優秀的人材，也是沒有用的。

他們有最好的飛行員，配合着最好最快的飛機，所以他們的空軍也是這世界上第一流之中最好最好的。

這一次飛行，定名爲「天幕」。

三名飛行員所用的飛機，是目前爲止，美國空軍的皇牌。

爲什麼說「目前爲止」？

因爲飛行製造業競爭劇烈，日新月異，誰也不知道明天又有什麼新機出現。

也許明天出現的新設計，是破天荒的完善，空前那麼好。

但至今爲止，美國空軍皇牌仍然止於「F——十六型」。

比較「F——十六型」更新的設計，原有「F——十七型，」和「F——十八型」。

可惜，「F——十七型」和「F——十八型」，都試驗失敗。

上述二種新設計，仍是超音速設計，機內設計新到難以想像。

但是，在試飛過程中，都先後發生了爆炸。

因此，目前專家們仍在改善階段，誰

也不知道何時完成。

× × ×

核子空母的甲板之上，停放了三架美國空軍的「皇牌」。

三架「F——十六型」戰機。

這就是「天幕」飛行的三個主角。

海軍、空軍氣象站的報告同是一樣：是日大西洋上空，天晴，無雲。

這種天氣照計最適宜於飛行。

海面上有浪，但浪不大。

三架「F——十六型」戰機只有二架升空。

范梅力計劃中曾作萬一的準備，所以留下了一架作爲後備。

× × ×

「天幕」飛行正式開始了。

第一架高飛的「F——十六型」戰機，以第一時間升上萬呎高空。

無綫電通訊中知道他的感受。

那飛行員說：「萬里無雲，的確是個難得的好日子。」

范梅力在空母的指揮塔上說：「天幕一號，A2，重複。」

這分明是暗語。

機師回答道：「天幕一號明白了，A2立刻開始。」

天際一度白光掠過，直飛往東面的較低水平。

范梅力立即又叫喚：「天幕二號，一號的A2已經開始。」

「天幕二號聽到了。」機師透過無綫電說：「天幕二號正進行A3，水面一片平靜，有浪。」

范梅力道：「保持計劃中的高度，速度不要太快，反應要快，作最壞打算。」

「天幕二號已經明白了。」機師說：「A3如常進行。」

× × ×

到底什麼是「A2」，「A3」？「天幕一號」與「天幕二號」又是什麼？

「A2」、「A3」只是計劃中的代表符號，目的是不讓對方知道整個行動計劃。

「天幕一、二、三」，就是那三架「F——十六型」戰機的代號。

「A1」是直衝雲霄！注意着高空情況。

「A2」是凌空監視海面情況。

「A3」是沿住水平綫作平面飛行，目的是與上述「A2」行動配合，監視來自水底的動態。

爲什麼要注意海底的動態？

這正是范梅力和阿生他們開會之後所得出的一個結論。

他們必須假定這件事的關鍵性。

假定這是「外太空人」的傑作，我們地球人根本無從反抗！只有不了了之！正如「飛碟事件」一樣。

但是，阿生他們却假定這是一件人爲的——地球上的人做的。

也只有這樣假設，才可以有偵查下去的必要。

地球人爲什麼要令到飛機失事？輪船失踪？

阿生先假定這是某國一項陰謀。例如「KGB」蘇聯特務，爲了偵查美國空軍的秘密，而在那處海底設立了一個秘密海底基地。

這是絕對有可能的事。

阿生和范梅力等人商量過之後，於是便決定了朝住這目標進行一次精細的搜索行動。

海空軍的配合，加上新型戰機和新式儀器，國際特警極具信心。

× × ×

范梅力正在空母的控制塔之上。

無綫電和雷達的操作正常。

突然之間，一號機師緊急呼喚，「天幕……天幕就在前面！啊……」

范梅力在吃驚之餘，仍保持冷靜。

他在無綫電中說：「這是控制塔，天幕一號嗎？你怎麼樣了？」

「我正衝向天幕，我不由自主！」一號機師驚叫着。

「天幕？」范梅力立即問道：「你是指什麼？」因爲他們預定的代號剛好也是「天幕」。

一號機師道：「一幅天幕就擋在前面……」

但是，這句話根本還沒有說完，無綫電中已傳來一陣「沙沙」的音响！

雷達監視器見不到那小光點，無綫電中再也聽不到聲音。

范梅力立即知會二號機師。

二號機師這時也說：「大約數十里外的海面有一道光芒！彷彿垂下了一道天幕，可能我們遇上了天氣變化！」

范梅力迅速作出指示：「天幕二號，立即回航！切勿再前進！」

但是，二號機師道：「我已非常接近天幕的邊緣，我想衝過去……」

范梅力也不敢等他說完，立即已下達命令：「萬萬不能，那是陷阱，一號已出了事！」

范梅力須要選擇反應極端敏銳的機師，就是爲了這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戰機是最快的一種，剎那之間已是一百幾十里的航程。

假如反應稍爲慢上了半秒，也可以將後果改變的。

因此，范梅力要絕對敏感，十分服從的上好飛行員。

「天幕二號」飛行員本來眞想飛過去看看，當時他已在那幅「天幕」的面前不遠處的海面之上。

但是，范梅力一聲號令，他立即朝相反的方向，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絕對不敢再怠慢，連百份之一秒的考慮時刻也沒有。

范梅力所須要的，就是這種飛行員！

「天幕」是什麼？根本令人難明，但范梅力想像到，那兒有可能隱蔽着一個巨大的磁場，否則，爲什麼無綫電和雷達會失靈？

范梅力知道「二號」機師已回航，他立即再試圖與「一號」機師取得連絡。

但是，那訊號根本已消失了。

范梅力要無綫電控制人員注意，隨時與一號機師恢復連絡。

這是范梅力的信心，他認爲一號機師遲早會擺脫那莫名其妙的糾纏。

× × ×

「二號」機師還未降落空母甲板之前，「三號」機已奉命昇空！

范梅力要求「三號」機師從高空注意剛才據報發現「天幕」的海面。

那兒大約位於古巴與大厄克蘇馬島之間。

但是，「三號」機師淩空俯視，並未見到什麼「光幕」、「天幕」。

范梅力命令「三號」機師將飛機迫近一些，但機師仍無所見。

范梅力再令機師低飛。

「光，我發現了光！」三號機師夢囈似的驚叫，「光由海底……」

范梅力不等他說完，已用第一時間作出了指示。

他急急說道：「立即升空回航，切勿查究光源所在。」

三號機師的反應實在敏捷。

手掣一拉，戰機直冲雲霄。

但是，那道光由海底透射出來，直射上了天空之上，也來得極之快。

三號機師立即以特技飛行的身手，飛機雖然正在急速地上升，但却後仰，目的是盡可能遠遠避開了那幅來歷不明的「天幕」。

范梅力着急地問：「三號，你怎麼樣了？」

三號機師這時已遠離「天幕」，他說：「我已安全脫險，但天幕仍在前面！」

范梅力問：「你的雷達有什麼發現沒有？」

「雷達之上，它根本不存在！」三號機師說。

「開動自動攝影機！」范梅力又命令道，「保持距離，然後發射一枚飛彈，試探一下天幕的虛實！」

三號機師其實早已將自動攝影機開動了。

現在他按動按掣，發射了一枚响尾蛇飛彈。

飛彈直射向「天幕」之所在——那是一幅巨大無比的光屏。彷彿在大西洋之上，垂下了一幅龐大的「幕」。

三號機師不敢把飛機飛得太近，因爲他心理上已知道那天幕可能帶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磁力，假如飛得太近，可能不由自主地，被磁場將他連人帶機吸了過去。

三號機師是後備性質，所以在他未起飛之前，已知道了一號的遭遇，他懷疑一號機師之所以「不由自主」，是巨大的隱蔽磁場作怪。

响尾蛇飛彈發射了之後，雷達展開跟踪。

但是很奇怪，飛彈並未爆炸。

「目標」是「天幕」。

「天幕」那麼寬闊，照計不可能射不中「目標」的。

但事實上，他不但沒有見到飛彈爆炸，連它的去向也不明！

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三號機師在無綫電中將情形告知了范梅力他們。

范梅力立刻下令回航。

范梅力不肯再讓三號機師冒險！否則「天幕」飛行就會變成一無所獲。

假如三號機能安然回航，自動攝影方面的收獲一定十分豐富。

× × ×

「F——十六型」超音速噴射戰機，又稱「空中飛豹」。

目前這個世界上，就只有蘇製的「米格二十五」可以比擬。

這種戰機之上，裝有自動活動攝影機，可以自動拍攝空戰中的過程。

雷達探測範圍可以擴大至二十五哩，同時亦可以轉向任何角度。

無綫電通訊設備，可以在極端惡劣的天氣中，保持其高度靈敏。

機師座位可作三十度角的傾斜，浮動式的座位，能够應付緊急上升時地心吸力之八倍。機師坐在其中，可以作三百六十度仰望和四十度的自由瞭望。

機上裝有二十厘米「M六一型」機槍，還有兩邊機翼均裝有追踪熱力的响尾蛇飛彈。

此外還能載彈藥一萬五千二百磅。

機尾裝有減速降傘，必要時可以在極短跑道之上作緊急降落。

有了以上這種種優點，范梅力認爲已足够應付一切了。

想不到，到頭來又再損失了一架。

「一號」機已失去了連絡多時。

照過去的經驗，一號機十之八九是「失踪」了。

二號機安然下降。

三號機師的收穫可能最大，因爲他拍下了一段菲林，也發射了一枚飛彈。

× × ×

三號機上裝置的活動攝影機，拍下來的菲林令人非常失望。

那菲林中所見，有如走了光——曝光的菲林一樣，一片白茫茫。

范梅力仍不灰心，將菲林交給專家仔細分析和研究。

但另一段却相當清楚，那是紀錄上發射了一枚飛彈那一段。

只是當飛彈射向「天幕」時，又是一片白茫茫，無法看得清楚。

× × ×

「天幕」究竟是什麼？

的確須要專家們仔細地去研究。

無論如何，范梅力這一次的行動，雖然又失了一架美國最好的戰機，却算是有了收獲。

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增加多了一個謎底。

核子空母雖然龐大，續航力亦强，但却不敢朝發現「天幕」的海域駛過去。

美國空軍方面，爲了避免損失，再未有派機升空。

范梅力就這次行動的失敗，向美國政府致歉。

其實，這是一種冒險，美國人早就知道了它的後果。

何况，這本來就是美國人自己的事；國際特警只是應召而來，助他們一臂之力而已。

范梅力的道歉，也只不過是體貌上的事。

× × ×

在佛特勞空軍基地附近，那兒有一座

軍方醫院。

醫院四周戒備森嚴。

醫院附近有條公路。

由於這不是一條主要公路，所以，來往的車輛不多。

公路旁邊，不知由什麼時候開始，已停了一輛大卡車在那裏。

那輛大卡車，可能由於機件出了毛病，被迫拋錨。

阿生他們却有理由相信：大卡車是「有意」在此拋錨的。

因爲隣近沒有鄉村沒有屋，假如有人存心窺探軍方醫院的情形，就只有想出這個辦法來，將大卡車作爲一種掩飾，讓它拋在道旁。

那麼，現在那車子裏，一定有人。

這只是阿生的想法而已。

× × ×

這是晚上，所以即使用望遠鏡，也得用配有紅外綫那一種。

然而阿生感到有些意外，因爲那大卡車之上，根本連人影也沒有一個。

車子顯然是機件失靈，所以才被迫停在那兒，等人前來將它拖走。

阿生難免會有些失望，他以爲他要抓的人就在那輛車子裏，那就簡單得多了。可是現在，現在他又要再傷腦筋。

× × ×

「你肯定他在這裏？」

「是的，我已打聽過了。」

「那麼，還等什麼？進去吧！」

「不！我們不必進去，他會出來的，我們就在這裏等．」

「他怎麼會出來？而且這是三更半夜。唉！我眞不明白。」

「等着瞧吧！何必急成這樣子？他很快就會自動跑出來。」

以上是兩個男子的低語。

這兩個男子正躲在軍方醫院的外面，靜伏着不動。

他們身穿夜行衣，渾身上下全是一片黑，此外身邊另有一批工具。

此外，他們還有槍、電筒和烟霧彈等等。全是特務的裝配。

年紀較大的人，不斷望住他手腕中的夜光表，剛才他還曉得叫他的同伴別焦急，現在他自己也等得有些不耐煩了。

× × ×

無綫電對話機中，傳來一陣不耐煩的質問聲：「喂！你們幹什麼？我們快要睡着了。」

「我們正在加强電力，除非他死了，否則很快就會有反應！」躲在隣近一處山頭上的人說。

這是另外一個人。

這一組人只有兩個。

這兩個人是黃昏時分，騎住電單車上山的，還帶來了一些儀器。

那是一些簡單的遙控儀器。

主要的儀器都在山腳下那邊的公路旁邊——就是停在一旁的大卡車之內。

卡車裏有發射電波的系統，一切儀器利用電池發動。

這兩個人開始利用遙遠控制儀器，令到卡車內的發射系統產生了一種强力的電波；此等電波正是朝住軍方醫院作空向發射。

他們的目的是要干擾一個人——一個人的腦波頻率。

只要其中一人朝咪高峯說話——發出命令似的，對方便會像着了魔一樣，聽從他的指揮，換言之，他已身不由主，腦子受到這無綫電遙控儀器的控制。

但是，他們已在這兒弄了好一會兒，軍方的醫院裏，還沒有動靜。

他們的目標是一間戒備森嚴的病房。病房之內住的正是巴林——這是他們花了一些錢，從一些人口中打聽得來的「實情」。

他們早已測知了巴林的腦波頻率，只要儀器開動，巴林一定受到控制，這些事情他們已不知做了若干次，從未失手。

這次唯一不同的，就是改用了遙控的方法，然而即使如此，事前他們也說過了不知多少次，證明遙控亦可生效。

地理環境迫使他們不得不利用這種方法。因爲這小山之上，這是唯一足以藏身的地方，也是唯一可以居高臨下，監視醫院中的情形的地方。

但是，登上這小山只有一條小路。山路崎嶇，連汽車也不可能通過，所以只可以改用電單車。

然而電單車是不能將那一大堆儀器帶上山來的。

因此，他們必須設計，先將儀器置於大卡車之內。

然後，讓大卡車以「機件失靈」的姿態，「被迫」在道旁「拋錨」。

他們又想到這將引起醫院中人的注意，所以不但將卡車盡可能靠向道旁，還在車廂外貼了一張告示式的字條。

字條聲明：此車機件失靈，被迫暫停於此，拖車公司則將於明天派員前來拖走云。

字條表面上似乎是爲了向過路的交通警員作出交代，實則是爲了避免醫院中的保安人員生疑。

總之儀器盡在卡車之中，他們就在山頭之上利用遙控方法去發揮儀器應有的作用。

事實上，儀器十分靈敏，而且正接受他們的遙控進行正常操作，只是他們在山頭之上見不到醫院中引起騷動——也就是等不到預期的效果，所以深以爲異而已。

他們想像中的情形，應該是巴林腦部受到電波干擾之後，立即就引起不安，然後，他接受了無綫電波的操縱，做了一些反常的行爲，令到保安人員不得不加以干涉。

他們又估計到彼此將發生糾纏。

他們將「指揮」巴林向保安人員奪槍，令到保安人員產生錯覺，最好一槍就此把巴林殺死掉。

否則的話，巴林也會由裏面狂衝而出，除非保安人員有把握由裏面追出來將他截住，否則一定開槍將他射殺。

即使他們不開槍，守候在外面的人也會趁此機會開槍。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殺死巴林。

然而現在，他們已等了半晚，也在遙控儀器之上做足了功夫，爲什麼還沒有見人出來？

是儀器失靈麼？還是巴林根本已經死掉了？

守候在醫院鐵絲網外的人等得不耐煩，現在就連山頭上的人也等得不耐煩。

他們決定派出其中一人，潛到路邊的大卡車之內，對車內的儀器，進行檢查。

× × ×

「奇怪！」

「什麼事？」

「有人偷偷摸摸的接近大卡車。」

「讓我看看。」有人接過了一具配有紅外綫的望遠鏡。

「會不會是小偷？」

「不會。快些去通知那個叫阿生的中國佬。這可能就是他們所等待的了。」

× × ×

負責監視「電波探測儀」的人，也通知阿生他們。據說他們也接收到一些強力的電波。

阿生與「CIA」一名專家再利用腦波頻率分析，竟然與巴林的頻率一樣。

至此，阿生肯定了他的猜測沒有錯。

他知道對方無法確定巴林的所在，所以才會四處探測。

巴林住所還好下了厚簾，所以室內的情形，屋外的人根本見不到。否則，那天巴林發狂的事一定外洩。

現在阿生又聽到有人接近大卡車，立即走到二樓窗口。

一名負責用紅外綫望遠鏡監視的軍方保安人員，將他手中的望遠鏡交給阿生。

這時候，那個黑影已進入了大卡車之內。

阿生急忙對一名軍方保安官員說：「快派人去將他拘捕，他可能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保安官員傳令下屬。

× × ×

山頭之上，那人居高臨下，看得比誰都更加清楚。

他看見有人荷槍實彈，登上了一輛軍用吉甫車，正由閘門衝去。

於是他立即透過無綫電對講機：「佐治，快走，醫院中有人乘吉甫車到公路上來，可能爲了對付你。」

同時他又對另一組人說：「域陀，別歎着，快些協助佐治，他在卡車之內檢查儀器，醫院裏有人出來。」

於是躲在軍方醫院外邊的二名黑衣槍手，立即轉到公路這邊來。

一輛軍用吉甫，果然正在企圖駛近大卡車那邊。

「砰」然一聲槍響。

吉甫車上的武裝保安人員之中，有人中了一槍受傷。

阿生等人在二樓一個窗口利用紅外綫望遠鏡，也看見了當時的情形，立即通知其他軍方人員衝出接應。

吉甫車上的武裝人員受襲，紛紛跳車，伏在路旁戒備。

這時候，卡車的人已被槍聲驚動，心知不妙，急急由卡車上撤下。

二名黑衣槍手見狀，也了解到他們掩護的目的已達。立即折返醫院後面的鐵絲網外。原來他們的電單車就藏在該處一些矮叢後面！

阿生見狀急忙由二樓一躍而下。

他知道假如走樓梯一定來不及了。他要阻止二名黑衣槍手離去。

當時阿生由後門衝出時，二名軍方保安人員亦尾隨而來。

二名黑衣槍手正擬登車離去之際，一名武裝保安人員朝他們開了一槍。

一個黑影倒跌地下。

另一個坐在電單車之上，用槍反擊。

他一連開了三槍。

保安人員俯伏避過，他則乘機開車逃去。

阿生也一度俯伏，但他却明白到對方這時正有如驚弓之鳥，一定無法在黑夜之中瞄準目標。

他一邊彎腰躲避，一邊急急前進，目的是防止那傷者逃去。

那中槍倒地的另一名黑衣槍手，果然爬了起來。

看來他只是受了輕傷。最低限度他還可以騎上另一輛電單車之上。

阿生就趁住他未離去之際，一個飛身，飛撲了過去。

傷者意料不到會有人這麼快閃了過來，立即雙雙作滾地葫蘆。

大批保安人員偕同軍方守衞衝了出來，醫院四角的瞭望哨也紛紛亮起了探射燈，協助照明，以方便軍方人員追捕有關人等。

一名已逃了一程的黑衣槍手，立即施放烟霧彈。

但是，市區的警務人員，此時已接到報告，正派人由公路的另一邊，設立路障，加以攔阻。

公路之上，一時之間有如戰場，一時之間又像賽車場。

槍聲卜卜之際，車輛正作亡命的追逐着。

× × ×

阿生是個搏擊好手，雙方假如同時徒手搏鬥，對方總是吃虧的多。

那名受了傷的黑衣槍手，只跟阿生糾纏了片刻，迅速變了階下之囚。

他被阿生抓住，其他保安人員一湧趨前，合力將他擒住。

掙扎中，阿生看見他企圖將一顆小小的丸子投入口中。

但是阿生手急眼快，一手就將小丸奪了過去。

那槍手破口大罵。

× × ×

「他是古巴人，甚麼也不允透露。」一名軍方保安人員對阿生說。

經過整夜的苦纏，唯一的收穫就只有這個「黑衣人」。

他受了傷，但已有人爲他治理，他的傷勢並無大碍。

阿生叫人化驗過那顆小丸，那是一枚「山埃丸」——亦即俗稱「自殺丸」。

阿生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人員，自然明白配備這種「自殺丸」的人，必然大有來頭。

他們一定是隨時準備犧牲的。

他們爲什麼要自殺？

其實很簡單，就是不想被人迫供。

換句話說：要他們說出眞相，他們寧

願死也不肯說。

這種人也肯定必然是受過極嚴格訓練的，否則誰肯「死」？

除了這個人之外，大卡車之上，也搜出了一批儀器。

憑着「CIA」專家的協助，軍方很快已確定這些儀器的用途。

這全是與腦波有關的儀器，目的就是干擾他人的腦波頻率，進而控制其人的思維。

阿生自然明白其中奧妙。因爲蘇聯的「KGB」特務，早已玩弄過這一套了。所不同的，只是這些儀器更先進。

阿生他們總算有了儀器，雖然那個古巴人不肯招供。

但是，阿生非常有信心可以從這古巴人的口中獲悉一切。

他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阿生於是立即與軍方保安人員商量。

結果，「CIA」的一批專家應召而來，先替那個古巴人測腦波頻率；校正檢對過之後，就利用在大卡車搜出的儀器，對這古巴人進行一次「思想控制」。

情形一如巴林所遭遇到的；古巴人在不知不覺中，像夢囈一樣，道出了個中秘密。

雖然測量腦波頻率時，專家已經發現了這個人的意志力非常之堅强，但是，腦波控制的方法十分先進，令他無從抗拒。

根據這古巴人在「催眠狀態」下作供，他是受僱性質。

不過，他們都要接受十分嚴格的訓練。訓練地點在古巴的夏灣拿。

他們有非常良好的待遇，死後家人得到更多的好處。

因此他們不怕死，只要忠心地替組織工作。

他們的組織叫「豬灣」。

據說：「豬灣」只是個秘密組織，許多古巴人根本也不知道它的存在。

看來這個人所知不多。

從供詞上看，他只知道效忠於組織。

值得注意的是：他只效忠於「組織」，並非效忠於古巴的獨裁者卡斯特羅。

然則，這是個什麼性質的組織？

他們要做些什麼事？政治性的，還是犯罪性的？的確令人費解。

這個古巴人叫胡特。

胡特大約有三十餘歲，是個小鬍子。

問及他們何故一定要殺死巴林時，胡特只說：這是組織的命令。

至於巴林爲什麼要被殺，他所犯何罪？胡特竟然不知。

看來阿生的努力又等於白費。

但是，阿生並不會因此而灰心。

他明白到一個原理，越是嚴密的組織，他們的成員越是守口如瓶；那並非說他們什麼也不知道，而是知道也未必肯說。

但現在這個胡特已身不由主，他知道的一定直說無妨。

他既然不說，亦即表示他所知有限。

高度秘密的組織，往往有層有次；越低級的成員知得越少。

胡特可能是個很低層的成員。所以他知道的不很多。

然而，從大卡車、腦波頻率控制儀、無綫電遙控器、自殺丸、烟霧彈等等裝備

看來，這組織絕不簡單。

何況事情起因還追溯到整隊飛機神秘失踪那方面去。

到底他們是何方神聖？

× × ×

范梅力召見阿生。

這些日子以來，他們無法在一起，他們正分頭工作。

范梅力帶同助手，策劃了一次「天幕」飛行，想不到竟然眞的遇上「天幕」——一幅神秘莫測的天幕。

還令到美國空軍損失了一架皇牌戰機——「F——十六型」空中飛豹超音速噴射戰鬥機。

但是，美國軍方並未責怪范梅力，反而感謝他。

因爲這本來就是美國人的事，國際特警只不過應邀而來。

假如不是范梅力早有了準備，假如不是他當機立斷，可能還不止損失一架，甚至整隊「F——十六型」戰機失踪也有可能。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范梅力對阿生說。「事後美國空軍再派機前往視察，天幕又不知所踪。」

阿生道：「會不會是一種錯覺？」

「不可能。」范梅力說：「如果是錯覺，那架飛機爲何失踪？還有一枚响尾蛇飛彈。」

阿生已聽取了整個「天幕飛行」的過程，他也感到奇怪。

但是，他盡可能不把事情想得太過玄妙、神化！

阿生知道，假如把事情想得太神化，偵查工作最好還是立即停止下來。

因爲阿生一直覺得，人類絕對不可能是「萬物之靈」。

「萬物之靈」僅可放諸於地球表面之上；宇宙萬物之中，肯定有些生物比我們人類還高級得多。

所以，他只可以當作一般事件去查，甚至不提「不可思議」四字。

阿生道：「魔鬼三角一直以來，被人認爲是海中墳墓。科學家相信海底下可能有個巨大的磁塲，會不會由陽光的折射而產生了視覺上的錯覺？我以爲最好看看那些影片。」

范梅力道：「機師拍下的影片，受到劇烈光綫的影响，一片白茫茫，好像曝了光一樣。專家正加以研究。」

「看情形，我們必須與海軍方面談談。單是空軍是不够的。」阿生說。

「海軍？」范梅力怔了一怔。

「是的，海軍。」阿生道，「而且也只有美國海軍才可以。」

「你的意思是……」

「出動核子潛艇之外，還要借用海洋研究用的透視潛艇！我懷疑那處海底之下，必有秘密。」阿生說。

「你認爲他們有海底基地？」

阿生點點頭。

「他們是誰？」

阿生笑道：「天曉得，可能是古巴人，也可能是蘇聯人，更可能是第三者。」

「聽說你們已抓到了一個古巴人，我這陣子不斷要跟美國軍方開會，到底你有什麼收獲？」范梅力問。

阿生道：「算是有了一個開始！」

范梅力道：「古巴人可招了供？」

「他所知不多。但我們手上還掌握了一張皇牌。」

「什麼皇牌？」

「就是巴林！」

「巴林？」

「不錯，就是看來無關重要的後備空軍巴林。」

「他是美國公民！」

「是的，但我們必須研究，他爲什麼成爲追殺的目標？」

「他……」范梅力想了想，又說：「難道他可能知得很多？」

「很有可能！」阿生說，「我們正與CIA的專家作進一步研究。總之至此爲止，我可以大致上作出一個結論。」

「我正想聽聽你的結論。」

「第一，這不是小規模的犯罪組織。第二，這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第三，這是最先進的秘密結織，一切十分科學化。第四，我們必須與科學家合作，然後才有機會揭開謎底。」

范梅力道：「聽你口氣，似乎很有把握！」

「要看運氣了。」

范梅力高興地拍拍阿生的肩膊。

又說：「你有什麼要求，儘管提出，別忘記這是美國人請我們來的，不必跟他們客氣。」

阿生只輕輕一笑。

范梅力道：「下午我要飛往華府一次，你的提議很好，我會向總統提出！」

「百慕達三角是百多年來著名的海上墳墓，但我們處理這件事，切勿扯到那邊去。」阿生說，「換句話說，只是有人以此爲掩飾，趁火打刦而已！」

「對！你講得很有道理。」

× × ×

巴林仍留在他的家中，與他母親住在一起；保安人員仍然沒有離去。

巴林一度感到煩燥，他不喜歡這種生活方式，即使他母親也不習慣。

他暫時不用上班，但現在這樣子又似什麼？像坐牢一樣。

他的女友蘭絲每次會見他，都有保安人員在塲，這令他們極之反感。

但是，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蘭絲每次來訪，都無可避免地，被一名女保安官員的搜身。這也是令到巴林感到非常生氣的事。

巴林甚至神經質地呱呱大叫：「這算是什麼？我不是犯人，也不是大官，我不須要你們這種保護！」

但是，這裏的人只是奉命行事，根本沒有人理會他。

阿生這天剛好來了。

蘭絲也在稍後來到了巴林的家裏。

那名駐守在這裏的女保安官員，正要提出搜身的要求時，巴林已忍不住破口大駡。

阿生就在蘭絲身邊，他做好做歹的將她們勸開。

「算了吧！」阿生說，「她是巴林的女友，而且常有往來，何必太認眞？」

「是的。」巴林道，「我眞不慣這種囚犯式的生活。」

蘭絲也乘機道：「是的，你們這樣，將影响我們之間的感情。」

阿生笑道：「既然如此，你們大可以不理會他們，到房間裏去吧！」

巴林和蘭絲喜出望外，異口同聲地問：「你們不是開玩笑吧？」

阿生道：「不！絕不是開玩笑！」

然後，阿生又轉向那些由軍方派來的男女保安官員道：「美國人不是很崇尚自由的麼？你們又何必迫人太甚？」

軍方的保安人員看見「CIA」在塲的人也不加反對，也就無話可說。

於是，巴林歡天喜地的把蘭絲拉入房間之內。

房門剛關上，他們便擁作一團。

他們既然是一雙情侶，擁抱、接吻原是等閒事。

尤其是這些日子以來，他們相見等於不見，那種滋味對巴林來說，的確很難受的。

這時候他們也不理會門外的人，吻得如膠似漆。

突然之間，巴林尖聲叫了一聲：「哎唷！」

他噩夢似的推開蘭絲。

他感到被針刺了一下，但這陣子巴林學得機警了，儘管是輕輕一刺，他也意味到事情絕不尋常。

蘭絲面冷如冰，咬牙切齒地，也朝她自己的手臂一刺。

巴林沒有問她爲什麼？

他早已見到她的手上執住一枚閃閃生光的鋼針。

毫無疑問，那必然就是一枚毒針，所以巴林一邊叫將起來，一邊撲過去，企圖將蘭絲手中的毒針奪去。

豈料蘭絲並未因此而受到感動，反而趁勢又再刺了巴林一針。

巴林兩條手臂都在流血。

他自知難免一死，想過去奪門而出，但反而被蘭絲制止。

他記得他們入了房之後，房內已經鎖上了；所以，外面的保安人員如果要入來救他，亦必須破門而入。

就是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聽到剛才他的呼叫之聲。

門忽然洞開了。

沒有人撞擊過那扇門，人們亦非驚惶失措地一湧而入。

單看看阿生那副神態就够奇了，還有跟在後面的人。

那些人包括了「CIA」特務和軍方的男女保安人員。

蘭絲沒有倒下去！雖然她拚命的在自己的手臂之上連刺了幾下。

巴林也沒有倒下。

阿生攔在房門口，他是個開鎖能手，所以根本無須撞門。

軍方的保安人員和「CIA」特務過來，替蘭絲加上手鐐。

蘭絲冷冷地說：「你們可不必作威作福，一切太遲了！」

阿生却站在那邊笑道：「只要你有信心改過，絕不太遲！」

起初，蘭絲還不明白阿生話中的意思！後來她才發覺他手上豎起了一枚銀光閃閃的鋼針——寒光之中，還透發出一股毒氣。

蘭絲立即俯視已墮在地板上的另一枚鋼針，吶吶地問：「你……你換了？」

阿生點點頭：「你的腦中已無秘密可言，小姐。所以你打算做的事，我們早已知得一清二楚！」

蘭絲含恨地盯實阿生，流淚道：「爲什麼你會這樣？」

「我不想你死！」阿生說，「你雖然是一名敢死隊隊員，但死了豈不可惜？最少你也得交代一下才可以死！」

「我不會對你們說什麼。」蘭絲說，「我已經準備好，最多一死了之！」

阿生笑道：「你講得動聽，其實我也覺得這世界眞不公平，有些人想死，偏偏死不得，但有些人不想死，偏偏早死！」

保安人員將蘭絲押走。

押走之前，他們先將蘭絲用絲巾綁住嘴巴。

這樣據說可以防止她咬舌自殺。

另一方面，「CIA」人員也在塲監視巴林。

至今爲止，他們還弄不清楚巴林這個人的身份。

巴林曾經接受過催眠，也接受過「CIA」的腦波測驗。

但是，他的意志力似乎很强，否則，他必然是個無關重要的人物。

既然無關重要，爲什麼那秘密組織又要殺他？

× × ×

「你叫蘭絲？」

「是的。」

「職業呢？」

「失業。」

「你替誰工作？」

「不知道！」

「你認識巴林？」

「他是我的男友。」

「你爲什麼要殺他？」

「誰說我殺他？他至今仍然存生着，可不是嗎？」

「但是，我們有毒針爲證，證明你意圖謀殺。」

「我不認罪！」

「送你上法庭你就非認不可。」

「我要見律師。」

「你還未够資格！」

「我是美國公民啊，爲什麼你說我還未够資格？」

「我不妨對你說，你連做美國公民的資格也不够！」

「嘿！你是誰？」

「CIA。」

「噢，臭名遠播的CIA。」

「那只是觀點與角度而已，正如你所作所爲，站在一個美國公民立塲，自然不會做出對國家不利的事情來。」

「你錯了。」蘭絲又冷冷地一笑，「我們一班年青人正要拯救美國！」

「你像發夢囈！」

「你才發夢！美國開始沉淪了，我們不救美國，美國勢必滅亡！」

「簡直胡說八道！」

「我不想與你這種沒有見識的人辯論，給我找個律師來！」

「你想見律師，必須先跟我們合作；否則你可能被列爲失踪者，就像魔鬼三角那處海域一樣。相信沒有誰比你更清楚，那兒已有九架飛機失踪。」

「九架？」

「是的，你應該清楚。」

「我以爲不止此數！」

「你一定知道此中秘密？」

蘭絲笑道：「百多年來，怎麼只得九架飛機失事？」

「不是失事，是失踪。」

「有什麼分別？」

「失事還有跡象可尋，例如殘骸、屍體、油漬等。」

「失踪呢？」

「毫無跡象可尋！」

「哈哈……」

「你笑什麼？」

「我笑資本主義世界太過落後，你是資本家的狗腿，你老闆製造出來的飛機，怎麼會輕易出事？」

「你到底說什麼？」

「我說你是資本家的狗腿！」

「我只替政府工作！」

「但是美國政府是誰的？」

「美國每一個公民的。」

「不！資本家的，那些飛機廠的老闆，那些大企業老闆，他們操縱了一切！」

「你錯了，美國人不會同意你的講法。」那名特務頭目又說：「現在我想我們

還是不要談政治，你應該向我交代一下。否則……」

「否則，你們就殺我，是不?」

「是的。剛才你不是說過：CIA臭名遠播麼?反正是臭了，幹掉多一個，並無分別！」那特務冷冷地說。

蘭絲仍然不驚不懼，面不改容。

那特務頭目似乎拿她沒辦法，臨離開那間房時，只對她說：「你不妨考慮清楚，趁我未把你交給我手下之前！」

蘭絲不作聲；但心裏却明白：越低級的「CIA」，手段越辣。

× × ×

剛才那名特務頭目到了隣房——這是囚禁蘭絲的隔壁。

蘭絲的影子出現在一個螢光屏上，就像電視一樣。

阿生和其他一些人坐在一些儀器的旁邊，小心地注視着儀器上的反應。

那名「CIA」頭目問阿生：「怎麼了?」

阿生道：「她的意志十分堅强。」

一位電子專家道：「根據腦波儀器的顯示，她仍記住她的男友。」

「CIA」頭目道：「我們要知道的，並非她的男友。」

「我相信她所知不多。」專家說，「儀器顯示，她是美國解放陣綫的人。」

那儀器的確正在接收蘭絲的腦波頻率，但這些顯示並非每一個人可以看得懂的，必須受過訓練。

眼前這班服務於「CIA」機構的專家，當然都是受過訓練的人。

那頭目又問阿生：「巴林怎麼樣?」

「他自然對蘭絲又愛又恨。」阿生道：「看來這些人對我們的幫助有限，我們必須另外再想想辦法！」

「先後有三個人落入我們手中，但是這三個人……」那頭目沉吟道。

他剛說到這裏，那位正在監視着電子探測儀器的專家就插嘴道：「也許不止三個！」

大家都很相信這班專家，也相信那些儀器的敏感反應。

他們的視綫都集中在於儀器的錶板之上。

那是監視着蘭絲思想的儀器，專家們正在仔細分析。

「她正在想着一個人！」專家瞪住那副電腦似的螢幕。

螢幕上出現了一個人像。

這人像就似用電腦照像印出來的新潮照片一樣。但却是浮動的。所以，他只有專家才可以處理。

專家按動機掣也必須來得及時，否則，腦中的思潮一過，腦海中的影象就會隨即發生變化。

經專家及時按掣之後，一幅圖片立即緩緩地由電腦似的儀器中「吐」了出來。

那是一個男子。

一個中年男子。那名「CIA」頭目對此人似曾相識。

但是，他一時之間又想不起他是誰。到底那不是一張完整的照片，印象比較模糊！

不過，後來他終於想起了，那是列士登——列頓公司的經理，巴林的上司。這印象是他上一次到該公司調查巴林時留下的。

爲什麼蘭絲會想起列士登這個人來?

在場的人，包括阿生在內，都大表驚奇。

根據專家的意見，蘭絲正在想着列士登，可能是因爲他才是直接指揮她的人。

一名「CIA」特務頭目也認爲事有蹺蹊，決定要去找找這個人。

但是，阿生却認爲這樣未免打草驚蛇，還是先行暗中偵查好些。

正如這次蘭絲一樣，假如不是耐心等待，相信她也不會輕易露出了馬脚。

蘭絲要刺殺巴林，顯然不是出自她個人的主意。她上一次已經明顯地做了帮兇；只不過她懂得僞裝，讓她的同黨將自己細綁起來，還塞住口部放在洗手間之內。

儘管如此，「CIA」還是沒有放過她，而暗中派人分別跟踪她和她的女友麗姐。

蘭絲也相當機警，她曾經一再擺脫「CIA」人員的跟踪。

但是，她有本事擺脫「CIA」特務，却無法逃避得過阿生如炬的目光！

要不是阿生悄悄將她手上的毒針換掉，這時候巴林固然已經死在她的手中，就是她自己亦無法倖免。

現在蘭絲雖然已經落網，但她守口如瓶，對這件事似乎毫無帮助。

不過，這只是表面上的情形而已，有了腦波儀器，有了專家的分析，只要蘭絲不知此中秘密，她一定會越想越多，有關方面的收獲也一定越來越多。

因此，負責調查這件事的有關單位，例如「CIA」和國際特警機構等，也唯有耐心等待。

× × ×

已經過了辦公時間。

列頓公司的男男女女職員都下班了。

只有身爲經理的列士登，仍然留在他的辦公室之內。

一名清潔寫字樓的工人，由外面進來，但列士登似乎未有注意。

當時列士登正埋首於清理一些文件，他挑選了一些文件之後，將它焚燒。

另一方面，他又忙於講電話。

一個人分心到這個田地，自然無法再兼顧到外面去了。

何況那個清潔工人又是那麼鬼鬼祟祟的。

他當然不是眞正的清潔工人，只是由一名「CIA」特務喬裝的。

烈士登正在電話中吩咐着道：「一定要殺他，無論你用什麼方法，也必須將他殺死……」

「……」對方不知是誰，也不知對方正在說些什麼。

只知道列士登停頓了一下之後，又說：「你不會明白的，我這裏有些文件曾被人翻閱過。我查過了，那天走得最遲的，就是他；他知得太多了，即使今天他不說，也總會有一天被CIA人員套取了口供，那我就完了！」

對方那人又在電話中說話。

列士登突然感到事情不妙，忙制止道

：「似乎有些不對勁。你等一等……」

列士登終於發現了外面有人。

他擱好聽筒之後，走到辦公室門口，含怒地問：「你是誰?」

「清潔的。」那人由一張辦公桌旁站了起來，他較早時則蹲在那兒！

列士登走了過去。

那名「清潔工人」很怕事的，避過一旁。

列士登的注意力放在那辦公桌底下，細看清楚，那兒露出了少許電綫。

電綫蜿蜒透入列士登的經理辦公室內，毫無疑問，那是早已佈置好的一套錄音裝置。

列士登非常生氣，回頭想找那名清潔工人質問。

那「工人」已到了門旁，他顯然想逃走。

「不准動！」列士登迅速拔出一支手槍喝令那工人回來。

那男子只好高舉雙手，言聽計從的，折返辦公室來。

「你究竟是什麼人?」列士登面對面的提出了質問。

「你以爲我是什麼人?」那人在手槍的指嚇下，冷靜地反問。

「你當然不會是眞正的清潔工人，」列士登道，「警探麼?」

「不！組織派來監視你的人。」那人半開玩笑地說。

「你發夢！我根本不知你說什麼。」

「你何必裝蒜?由於你的疏忽，把組織的秘密外洩，現在越鬧越僵，這責任自然應該由你來負！」

「你說你是組織派來的，可有暗碼?」列士登問道。

那人笑了笑，說道：「白水，七一八四八。」

「胡說八道！」列士登怒容滿面，「你到底是什麼人?」

其實「白水」只是編號「七一八四八」號機師失踪之前提過的，自然也不是什麼暗碼。

列士登迫近了他，怒盯着他問：「我再給你一個最後機會，我數到三下，你再不講眞話，我就開槍！」

於是列士登把手槍舉起，手臂伸直，槍咀指住那男子的正額，開始叫出了：「一……二……」

當他還未叫出「三」之前，那男子已說話了：「我是KGB的綫人。」

「KGB?」列士登呆了一呆，「蘇聯人爲什麼會對我們感到興趣?」

「他們希望與你會晤！」那男子煞有介事地說：「時間越快越好。」

列士登想了想，隨即面色一沉。

本來已經變得和緩的場面又再度緊張起來。

列士登喝令那人背轉身，雙手高舉，面向牆壁。

然後，列士登再將他雙脚分開，防止他突然回轉身反襲。

最後，才動手去搜身。

列士登由那人身上摸出了一份證件，他只朝那證件瞥一眼，登時又歎了一陣。

那是「CIA」的證件。

那人既不是清潔工人，亦非什麼組織派來的監視者。

他當然更不會是「KGB」蘇聯特務的連絡人。實際的身份就是「CIA」美國中情局特務。

列士登呆了一陣之後，終於又冷冷地問道：「CIA方面到底希望知道一些什麼?」

那人叫荷拔。

荷拔道：「想知道你們是否KGB在背後支持的秘密組織。」

「那麼，你們已查到了多少?」列士登問。

「知道你下令追殺巴林，因爲他是你一名下屬兼黨羽。」

「不，他只是這兒一名職員，但他可能知道我們組織的秘密。」

「所以你便要殺他?」

「雖然他發誓沒有翻閱過我辦公室的秘密文件，但我不相信。」列士登又說：「而且，我曾查問他關於後備空軍演習的事，我担心他遲早會向軍方報告。」

「他不會，因爲他怕打爛飯碗。」荷拔又說：「你們爲什麼要知道空軍演習或訓練飛行的詳情?其實巴林所知不多。」

「我們要搜集來自各方面的情報，彼此核對，然後通知總部。」

「就是那海底基地?」

「你怎麼知道?」

「你們太過份了，遲早也會知道，何況除了我們之外，還有國際特警帮手！」

「可惜你知得太遲了！」列士登又冷冷地問：「你還想知道些什麼?趁你未死之前，我再給你見識見識。」

「閣下可是派在這裏的負責人?」

「是的，但我還有上司。」

「他是誰?」

「恕難奉告，因爲我也未見過他，但他才是基地派來監視我的人。」列士登又說：「你現在可問完了嗎?」

「還有一點！」荷拔又問：「你們這組織的後台老闆是誰?」

「你猜猜看。」

「KGB?」

「不，只猜中一半。」

「這組織的行動目的，是針對美國的麼?」

「也不盡然，但我們對美國最新式的飛機和艦艇的設計，極感興趣。」

「現在我倒明白了，你們的目的，無非利用魔鬼三角的傳說，收集最新武器，然後交給蘇聯人。是不?」

「差不多了。」列士登道：「我當然不能讓你知道得太詳盡，因爲有些事情連閻王也不可以讓他知道的。明白麼?」

列士登說到這裏，就要扳動手槍的機掣。

但是，槍聲未響，手槍已墮在地上！

荷拔聞聲轉身，一股人由門外湧入，他們都是荷拔的同事——「CIA」特務們。

列士登手腕在流血，他中了一槍，那是「CIA」一名特務及時發射的滅聲手槍。

列士登後悔莫及，他早就該先下手爲强。

飛天入海追根究底

列士登的落網，對整件案子來說，應該是最重要的一環。

最少就有下面幾件事與他有關。

第一，由於他懷疑所屬職員巴林知道他文件中一些秘密，他下令追殺巴林，目的是爲了滅口，以免秘密外洩。

其實，巴林根本不知道他們的秘密。

第二，列士登由巴林之告假（巴林要到基地報到），令到後備空軍演習的秘密，落入列士登手中，成爲「雁羣飛行」六架飛機集體失踪的最大關鍵。

第三，他主持下的列頓公司，表面做的是「出入口」生意，其實是個收集情報的機構。但公司的男女職員之中，並非每個都是他的同黨，只有部份而已。

不過由於列士登之落網，幾乎每一個列頓公司的男女職員均受到調查。

就像小鬍子胡特和蘭絲一樣，每一個落網者都被送往秘密實驗室，進行一項「腦波測驗」。

由於腦波儀器的改良，令到有關當局深信這才是最有效的問訊。

因此，包括列士登本人在內，每個落網者，均被送往「CIA」專家主持下的實驗室，以確定他們是否同黨。

結果有件事頗令有關方面大感意外。

除了列士登本人之外，在列頓公司服務的男女職員，都相信「外太空人」正在逐步「統治」地球，同時，他們也毫無保留地相信，「外太空人」亦即「上帝」的化身。

這項發現似乎無關重要，其實却是十分之重要！

因爲那些甘心爲列士登服務的人，已深信「外太空人」開始進行「征服地球」的工作，只要他們做得好，將來就順理成章地成爲「統治者的心腹」，甚至還可以移居別的星球。

百多年以來，人們一直有個疑團：「魔鬼三角」海域失事的飛機和船隻，都毫無保留地，失踪得乾乾凈凈——連絲毫的跡象也沒有。

既然連專家也無法解釋，人們於是更加相信「外太空人」用超然的方法，把「人、機、船」等等，一齊「送」到第二個星球去！

「信上帝的可得永生」——這是無數宗教信仰者都深信不疑的事實。

這班人既然相信「外太空人」把他們送到另一星球去，然後才可得「永生」！

因此，這班人都死心塌地的去爲該組織服務。

事後他們儘管不承認，但在「腦波儀器」的分析下，他們便無所遁形。

列士登不肯說出他派出的「殺手」的名單，但是，在「腦波測驗」中，就變得毫無保留。

「CIA」特務和聯邦密探根據此等資料，在美國國內各大城市，追捕列士登的同黨。

此等同黨大部份毫無代價地爲他們的組織服務，就正是爲了希望變成爲事實，有朝一日可以登上別的星球，過着「永遠安逸」的生活。

假如這一切果眞都是事實的話，這也難怪，但是，誰會曉得除了列士登等少數人之外，絕大部份只是被人愚弄而已！

列士登他們當然曉得內情——他們絕非受僱於「外太空人」。

但是，列士登和少數高級份子是獲得豐厚代價的，因此他們也就甘願去冒險。

× × ×

列士登在「腦波測驗」中，也令人感到萬二分的驚奇！

專家發現他正在思想着一些非常新奇的儀器，此等儀器連專家也未見過。

此外又見到一艘核子潛艇。

還有一道强光——這也是最令專家觸目的，因爲光綫不但强烈，而且還非常廣闊，與想像中的「天幕」一樣。

有二名機師曾見過天幕，也企圖拍下活動電影，可惜光綫太强，根本有如曝了光的菲林一樣，所以除了二名機師之外，其他人也只能「想像」它的情形了。

列士登爲什麼在他的思想中有此印像出現？根據專家的分析，完全是由於他到過那些地方，所以才會留下印象，也正因爲他的腦海中留下了印象，所以現在才會被儀器探測到。

因爲有關方面希望知得更多，所以列士登表面只是被單獨囚禁起來，實則他正接受「腦波儀器」的觀察。

一個人單獨囚於密室之內，肯定會比平時想得更多。

只要他想得更多，專家們的收獲也更多。

× × ×

一張圓桌，四方八面團團圍坐了十二個人。

圓桌不是要來吃飯的，這十二個人却是美國軍方的高級代表，中央情報局的特務首腦，國際特警組織代表，美國太空總署代表以及電子專家等等。

他們正在開會。

因此圓桌中央那個可以轉動的圓盆，也不是要來盛載美饌佳肴的，而是要來傳遞一些資料給各代表們看的。

陪同着國際特警組織首腦范梅力出席這次會議的，正是他認爲最出色的特警阿生。

這次會議是秘密的，目的除了交換各方面所搜集到的資料之外，還要徹底商討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派人到魔鬼三角海域去探險。

這種近乎開玩笑的事，勢必引起劇烈的辯論，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

提出這種近乎開玩笑的建議的人，竟然是阿生！要不是經特警首腦范梅力親自介紹，要不是在座的人都相信他是個非常出色的國際特警，也許這時候已有人斥阿生神經有毛病。

但是阿生這樣提出，也有他的理由。

他認爲要追查個中眞相，要揭開最近一連串飛機失踪之謎，必須冒這個險。

不但要派人冒這個險，還要大事宣傳，而且還要聲稱：這次空軍將派出最新型的戰機，目的是由於超音速新機可以擺脫「天幕」的磁力；因爲「F——十六型」戰機就有過這種經驗。

阿生又解釋，爲什麼要揚言當局將派「最新型」的戰機去探險？

因爲對方肯定不是什麼「外太空人」，而是一般人類。

阿生認爲這些人可能與蘇聯合作，借助「魔鬼三角海域是大西洋墳墓」的可怖形象，再利用較先進的科學方法，大事搜掠最新的戰機以及航海儀器裝備等等。因此，必須以「新」作爲號召。

假如不是空軍精銳之中「最新式」的，對方未必會提起興趣。

但是，反對者亦有他們的理由。

反對者認爲：「天幕」眞相未明，磁場的力度太到何等程度亦未知道。假如這時候派人前往，機毀人亡亦六有可能！那樣似乎不值得。

雙方就這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辯。

阿生則認爲機毀人亡只是想像中的事，過去「失踪」的飛機，根本未找到殘骸，所以也不能算得是「失事」。

這件事爭辯了半晌仍無結果。

軍方堅持的論點就是：不想犧牲新式戰機和飛行員。

其實，他們只是担心新式戰機的設計一旦落入對方手中，比「機毀人亡」的後果還更加嚴重得多。

阿生不是美國人，更不是軍方首腦，所以他失敗乃必然的事。但是，阿生和國際特警方面，也有他們的打算。

阿生認爲：假如不冒險，不可能有更大的收獲，更加不可能知道其中眞相。那就只有讓這個謎永遠存在。

專家們部份也同意阿生的見解，他們從列士登方面已找到了一些若隱若現的疑點，但此等疑點也只是在列士登腦海中出現過的影像而已。

爲了證實這些疑點的可能性，專家也認爲最好莫如派人去。

結果雙方面終於想出了一個折衷的辦法。

這個辦法就是：飛機由空軍方面借出，但不是最新的。

不過爲了廣收宣傳之效，對外宣傳還是說這是最新的一種戰機。

其次就是：美國這次不會派出空軍飛行員。

換句話說，國際特警組織如果堅持要派人去，只有派該組織的人去。

但是，美國軍方表示，他們可以作後勤支援，只是不會「打頭陣」而已。

阿生也明白到美國人十分重視生命，所以也無可奈何。

爲了尋求出眞正的答案，國際特警方面終於答允了這種合作方式。

當然，一切還是保持高度機密的。否則對方可能不會上當。

× × ×

連日來，報章大事渲染「魔鬼三角」海域的有關事項。

其中包括「美蘇合作探險魔鬼三角海域計劃」，「美國空軍精銳盡出，目的是爲了搜索日前九架最近神秘失踪的戰機」等等。

當然，這是由美國軍方故意洩漏出來的消息。

美國和蘇聯爲什麼忽然之間宣佈要「攜手合作探險魔鬼三角海域？」

這件事早已引起國際特警組織的注意，因爲「魔鬼三角」這危險海域早已存在，何故遲至今日蘇聯人才有興趣？

來自美國軍方的消息，這是由蘇聯人首先提出的。

蘇聯科學家請求美國科學家先行研究這種可能性。

看來美國政府方面對這件事也大感興趣，問題只是二個大國之間假如眞的要合作，自然還有許多細節問題要討論。

因此，卽使一切順利，時間上還有好大一段才可以實現。

無論如何，美國報章，電視台和廣播電台等等廣播機構，連日以來均對這些事情大爲加以渲染，於是許多人又再舊事重提，包括百多年來「魔鬼三角」的神秘事件。

美國人最喜歡一窩蜂，例如李小龍掀起的功夫熱，差不多連三歲黃毛小子也懂得李小龍是誰。

因此，這一下子宣 攻勢，幾乎是肯定會十分收效的。

× × ×

一批飛機設計師正集中在佛特勞空軍基地。

三架舊式戰機停在機庫之內，等候他們的粉飾和改裝。

飛機外型須要改裝成「F——十七型」。事實上「F——十七型」機正在改良試飛中，以前的試飛無疑是已經失敗了。

經改裝後的「F——十七型」實際上只是三架舊式的噴射機而已。

飛機之內，實際亦無武裝，但却有最新的通訊系統，包括「抗磁」儀器在內。

目的是要盡可能與基地的控制中心連絡。

此外，還由專家設計了一具自動電腦控制系統。只要飛機一旦出事，無論時間上來得多麼的急促，自動電腦控制系統也會迅速作出下列各種緊急措施：——

第一，將特製油箱打開，讓「特別配製的汽油」自動流出。

此等「特製汽油」具有燐質，卽使在黑夜之中，亦會被搜索者發現。

第二，無綫電求救系統自動打開，迅速加强其訊號，希望能衝破海水及磁場的困擾，讓基地接收得到。

第三，萬一飛機下沉於海中，儀器可以自動排出若干半載浮沉的標誌，浮沉於有油漬出現的海面之下。

此項設計的目的，是就讓搜索者知道飛機墮海的正確位置。

× ×

一切都已經妥當了，現在只待派遣六名飛行員坐上去。

因爲這是雙座機，所以每機須要二名飛行員，三架就是六名。

阿生是六名之中的一人。

范梅力爲了挑選這六個人，也費了一番功夫；阿生是提議這計劃的人，自然不能少了他，何況他還是自告奮勇要親自去一次的人呢。

不過毫無疑問，這是一項相當危險的任務；雖然說一切早已有了準備，也經過專家們的悉心策劃，但是別忘記以前失踪的飛機也有十分良好的裝備與通訊系統。

結果他們還是一樣無影無踪的，至今仍然沒有下落。

每思至此，范梅力就有些猶疑不決；說一千句，他不想損失一名像阿生這麼優秀的人才。

無奈阿生一定堅持要去，范梅力也沒有辦法，唯有挑選了一名最好的飛行員陪同阿生在一起。

國際特警組織之中有各種各式的人才，這數名優秀飛行員之中，有些是遠自巴黎召來的。

× × ×

所有步驟都在秘密中籌劃，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進行。

當一切都已經預備好了。

阿生和其他五名飛行員，已經坐在飛機之內，只等命令出發。

消息已傳了出去；是有關方面在「故作神秘」的情況下傳出的。

傳播界有個不成文的習慣，就是越叫他們不要提的事，他們必然大事渲染。

因此有關方面就故作神秘，掩掩飾飾的。這反而大收宣傳之效。

於是有不少美國記者，千方百計的打聽：此次到魔鬼三角海域去探險的飛機，究竟從那一個空軍基地起飛？

這一次美國空軍所用的，又是那一類型的新型戰機？

美國是個崇尚自由的國家，尤其是記者的權力更大。

他們終於打聽到了；無奈佛特勞是個被列為「禁區」的地方，任何人沒有獲得軍方的特准，勢難越雷池半步。

不過，只要知道一些兒風聲就夠了。美國記者有的是辦法；他們的老闆有的却是錢。

這個世界有錢有辦法就已經十分的足夠了；何況他們還有更新式的設備呢。

因此，當阿生他們由佛特勞空軍基地起飛的時候，竟然有些記者將戰機的外型拍攝下來，刋諸於報端。

更加有些電視記者用直升機在禁區以外的上空，拍下了電視新聞片。

一經電視播映，自然更無秘密可言。

儘管有關當局「大事責備」新聞傳播界，他們却是我行我素。

極權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基本分野大概也就在這裏；自由世界只要你與法律不抵觸，政府也沒有你辦法。

這也就是一般人所稱的「走法律罅」了。

當局表面上是對他們提出了責備，實則內心却在暗喜。

阿生他們終於起飛了。

目的地是「魔鬼三角」海域，也就是發現「天幕」的地帶。

三架噴射機一度掠過那裏海面，但那兒風平浪靜，沒有什麼不對。

阿生在無綫電通話中對他的上司范梅力說：「看來我們還要再來一次；今天他們似乎休息呢！」

范梅力却吩咐阿生他們再繞幾個圈，或者將搜索範圍再擴大一些。阿生他們只好照做了。

阿生突然要求低飛。

他在紅外綫瞭望器中發現了一大片深綠色的東西。

負責駕駛的機師於是照會其他兩機，表示要掠過海面，要求互相照應。

但是，無綫電中的范梅力却反對阿生如此冒險。

他說：「那可能只是海藻，不必大驚小怪！」

阿生說：「我也知道是海藻，但是，海藻下面又是什麼？我想低飛觀察一下，同時將一些儀器投入海中。」

阿生對「魔鬼三角」海域的情況相當熟悉；他並非一個萬能的人，只是肯專心去做一件事而已。

當他被派來偵查「機隊集體失踪」事件之後，便立即翻閱有關許多紀錄「魔鬼三角」海域的有關書籍。

百多年以來，在該處海域神秘失踪的飛機與船隻不下百多艘。

有些船在人不見，有些人船一齊失了踪；等到這個世界有了飛機之後，也有不少各型飛機在該處海面失了踪。

有些只有一個人在飛機裏，有些則有二三百人，同樣是連人帶機一齊不見了。

到底實情是怎麼樣的，至今還沒有找到一個眞正而準確的答案；有，也是忖測而已。

不過有些實際的資料，却有其可信之處。

例如：魔鬼三角海域的海底水流急湍，這是事實。

又例如該處海域，有一處地方經常聚集有大批海藻，這也是事實。

古代有些船隻就曾經在該處被大批的海藻困擾，以致失事沉沒。

即使時至今日，相信那些新式的輪船，一旦遇上了這一類多得驚人的海藻，也感到非常之頭痛；因為它不但數目多，範圍也大。

聚集範圍廣大到數以里計；那種沉深的墨綠色，的確令人震驚！有經驗的航海人員，老遠就認得了，自然亦視作畏途。

阿生坐在飛機之上。

飛機當然不同輪船，而且阿生正高高在上；只不過精細的瞭望儀器底下，阿生覺得那才是最值得懷疑的地方。

范梅力一向相信阿生，這一次也相信他的判斷力，就是太担心他出事而已。

終於范梅力也得讓阿生那架飛機低飛去冒一次險。

其他二架飛機分別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高度監視。

阿生的飛機先行低飛掠過海藻區一次，速度相當高，自然是爲了避免那是磁場的緣故；但事實上，儀器並無表示那兒有磁力。

於是下令作第二次低飛。

這次阿生那架飛機的速度很慢，他要小心再看清楚一些。

第三次的速度更慢了；同樣的比例，范梅力知道，也更加担心。

這一次，阿生還將機腹下的吊鈎伸出——這是由專家特別設計的裝置。

阿生的目的是要取得一些海藻樣本，以便回去研究。

直至到第四次，阿生才把預備好的儀器，投了下海。

這些儀器有輕有重；輕的可以浮於海藻的表面，重的下沉。

此等儀器都有非常敏感的裝置，可以將海面上，以及海藻下的情況，反應到另一副儀器去——那儀器可以裝置在飛機上，也可以裝在輪船之上。目前當然是裝在阿生的飛機之上。

阿生非常緊張，因為假如那處海底有危機的話，他隨時都會被吸到海底去。因此，睇完成了預訂的任務之後，他就下令高飛。

但是，就在這一刹那間，阿生他們突然聽到了緊急的叫喚。

那是來自另一架飛機的。

阿生回頭一看，一種從未見過的景象，就出現在後面的海空之間。

一度空前强烈的白光，由海底透出，直冲雲霄。

發出呼喚的飛機，就在白光之前不遠處；阿生眞不明白，他們何故會飛得這麼慢。

機師企圖去搶救，但被阿生制止。

阿生知道：一切都太遲了。

× × ×

范梅力在控制塔上，也知道了當時的情形，下令阿生和另一架高空監視的飛機迅速飛離現場。因為那神秘天幕，肯定就是危險的所在。

同時在隣近海域戒備的美國海空軍，也迅速開往現場去。

此等美國機艦一直只在遠距離監視，不敢迫得太近。這也是國際特警的計劃，他們怕太多機艦出現，可能影响對方不敢下手。

現在他們終於動手了。

只要他們動手，國際特警初步計劃最少也成功了一半。

最低限度，現在他們就測出了「天幕」出現的正確位置。

剛才美國機艦也都可以在遠距離的海面上見到一道的白光冲天。

那無限闊大的白光只出現數秒光景而來，刹那間看上去，還有如閃電一樣，但那肯定不會是閃電也比閃電維持得更耐。

阿生的飛機，在一艘空母的甲板上降落。

范梅力就在這空母的無綫電指揮塔上，一直與阿生保持聯絡。

他們由基地飛出，目的無非讓記者們產生一種錯覺而已，也省得他們跟隨前來採訪。其實，阿生只與空母上的控制塔連絡。

專家先將海藻樣本取去化驗。

臨時化驗室，當然也在這空母之上。

范梅力親自聽取阿生他們的描述；同時機上的自動攝影機亦已被專家取去。

這一次，機上的自動攝影裝備，又有了改進；那是由於上次的失敗。

專家這一次要將特製的鏡頭和菲林，弄到可以把强光拍下為止。

三架由國際特警人員控制下的飛機，現在就只有二架回來。

另一架毫無疑問，已經失踪了。

根據最後錄音，那失踪飛機的機師似乎遇上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那二名控制着失踪飛機的機師，一個叫蘇勞，是美國人。另一個法國人則叫凡爾。

凡爾是負責直接駕駛的。

他在無綫電錄音中無限驚惶地說：「……我們彷彿被魔鬼抓住！快……噢！天啊！……」

然後又是一陣「沙沙」之聲。

那像是水聲，又似是無綫電突然之間失靈。

凡爾是個很有經驗的機師，照計他不該這樣慌張才對。

事前凡爾也明知此行任務十分危險，為什麼還要上當？

根據控制塔的紀錄，當時凡爾的飛機，離海面有五百呎左右；他是奉命監視阿生他們的一號機的，想不到出事的反而是他們的三號機。

× × ×

海藻樣本化驗過了。

海藻也不是假的，但可能經過人工培植；這是日本人常用的人工培植法。

因為在那一撮海藻樣本之中，發現了一些化學藥品——這正是植物催生劑。

不可能有天然的化學藥劑散發在海面之上；那必然是人為的。

因此，專家覺得阿生的假設不是幻想，而且也可能是事實。

影片也冲了出來。

比上次較為清楚，但仍是白茫茫一片——當然是指拍下了「天幕」那一段。

除此之外，海面之上，根本沒有絲毫的動靜；甚至當强光突如其來地由海面透出的刹那間，海面上的海藻還是沒有什麼變動。

到底他們利用什麼東西製造如此强烈的光綫？海底之下，又是用什麼發電的？

根據專家的估計，除非那是「核子發電」，否則根本不可能有這麼强力的光。

除此之外，最好的解釋就是：外太空人的先進科學。

但是，阿生眞不希望答案是那麼的可怕而悲觀。

他與范梅力作了一次緊急的會商。

他說：「凡爾他們已有了心理準備，我想立即用另一種方法出發！」

「什麼方法？」范梅力更知道阿生經常有他另一套計劃。

「我會由海底出發！」阿生忽作驚人之語。

「你瘋了，那有潛艇？」

「如果有，你就批准，是不？」

「誰肯借給你？」

「美國海軍。」

「你幾時與他們談好？」

「上一次的失敗，他們會自動找我談過。」

「但是，他們怎肯讓潛艇中的百多官兵，與你們一齊冒險？」

「他們只供給器材；美國人的生命似乎份外的寶貴！」

「你一個人控制一艘潛艇？」

「不！我還有一個拍檔！」

「誰？」

「柏文。」

「柏文是誰？」

「美國海軍，他懂得開動小型探測用

的透視潛艇！」

范梅力到了這時才明白，阿生所講的，原來是海洋學家用以探測海底用的雙人小潛艇。

范梅力儘管如何重視阿生，事到如今，也得答允他。

因爲這本來就是阿生擬好的探險計劃，別人也未必做得來。

× × ×

海面上有少許的風浪，但無法把太多的海藻推動。

有經驗的航海家，潛水人一定明白，無論海面上有多大的浪，海底深處的水，也一定是靜靜的。

不要說「深水處」了，就拿一個室內泳池說吧，水面即使激起波浪，水底還是靜悄悄的。這常識可能連救生員也明白。

同時，即使在有陽光的白日，太深的水底下面，也會一片深沉。

因爲海水有雜質，陽光不可能透過太厚的海水。那麼，在浮着大批海藻的海面，下面的情狀也可以想見了。

阿生老早有了準備，所以「梭魚七號」早已開亮了射燈。

「梭魚七號」是這艘海洋探測潛艇的命名。

柏文把「梭魚七號」開到海藻雲集區之下，保持大約二三十呎深左右，緩緩前進。

沿途上，阿生非常留意他用飛機投下海底的一批半浮半沉的儀器。

那些儀器似乎全部失靈，因爲接收儀器都收不到訊號。

對方有力量將整架飛機，甚至整隊的飛機吸了過去，將這些儀器弄壞，或者索性用磁力吸了過去，一點也不足爲奇。

也就是說：這原是意料中事，阿生不會大驚小怪。他只注意光綫所到之處，以及儀器上的一些反應。

儀器開始測出了前面有磁場。

阿生立即打手勢，示意柏文將速度減到最慢最慢。但是，他們的做法可能來得太遲了；刹那間，海底好像有一隻無形的巨手似的，連人帶艇一齊扯了過去。

那是一股巨大無比的吸力。

阿生他們根本沒有力量足以反抗，也完全看不見什麼。

因爲潛艇中的光源巳截斷。

阿生和柏文在「梭魚七號」之內，彷彿置身於一枚失靈的人造衞星一樣，正迅速墮回地球似的，完全身不由主。

阿生立即在忙亂之中，把氧氣罩戴上；柏文也在黑暗中做了同樣的事。

但是，「梭魚七號」之內，並無缺氧現象出現，只是這是他們事先的計劃而巳；因爲阿生担心小潛艇會受不起壓力而發生破裂，甚至爆炸。

× × ×

很快就停止下來。

「梭魚七號」彷彿撞在一堆軟綿綿的棉花叢中一樣。

阿生和柏文張開了眼睛，立即又要閉上，因爲一股强光正投射在可以透視的玻璃纖維之上，令他們的肉眼難以抗拒！

阿生和柏文都不相信「外太空人」這回事，所以他們以手遮住光綫之後，慢慢張開了雙眼。

這時候，光綫竟然又暗淡下來；彷彿有人同情他們畏光似的。

有人在外面敲動那活動門；阿生明知無可避免，只好把橫栓扳開。

門外有雙重羅旋結構，柏文也合力將艙門打開。

阿生沒有估錯，眼前的人與他日常見到完全一模一樣。

當然，他們不會是什麼「外太空人」，肯定只是地球人。

「你們是美國海軍人員嗎？」有人竟以英語向他們發問。而阿生他們則仍留在小潛艇之內。

「不！只是海洋探測員。」阿生回答道。

「政府的？」那人又問。

「不！政府津貼而已，是屬於國際海洋學會的。」阿生當然知道有這麼的一個機構。

「你們要研究什麼？」

「海藻下面的情況。」

那人又命令着說：「下來吧！要慢慢的，千萬不要引起武裝人員的誤會。否則，一切後果由你去負。」

阿生和柏文很知情識趣，高舉雙手，慢慢地步下去。

有人將二人搜了身。

阿生他們早已有備而來，自然也不會帶武器。

「走吧！」那人說：「跟我走。」

二名手持手提輕機槍的人，跟在後面，小心監視着。

阿生沿途所見，亦足以一開眼界：那是水底城的設計。

防水的玻璃纖維，將這兒與海水分隔開。這裏面的光綫，却保持得一片柔和：就是近住「岸邊」的「碼頭」處有一排强光的射燈而已。

「岸邊」並非陸上的，而是靠水之處；但那兒的設計，却有如「碼頭」一樣。

這裏面顯然別有洞天。一切設計都很周到，確是專家的心血結晶。

阿生和柏文被帶到一個古巴人的面前去。

那古巴人自頂至踵的打量了他們一遍道：「你們來送死麼？」

阿生聳聳肩：「假如死後可上天堂，我隨時也肯死。」

「你相信上帝？」

「是的。」

「那麼，你可知道上帝是什麼人？」

「上帝就是上帝啊。」

「不！上帝是我們星球人。」

「嗯——」那人的認眞態度，令到阿生差一些兒也以爲眼前這些盡是別的星球來的「太空訪客」。

不過，阿生只是做了表面上的驚詫而已。一切事情早在意料之中，自然知道這傢伙只不過正在裝腔作勢而已。

阿生決心要裝蒜到底：「我也聽過這傳說，就是不大相信。」

「你不信上帝？」

「不，不信上帝是外太空人而已。」阿生說。

「那你過來看看吧！」那人突然帶阿

生和柏文走了出去。

通過一條長長的通道，沿途燈光也照得相當的明亮。那些武裝人員沿途監視。

阿生心裏想：外太空人又怎麼還落後到要用這種手提輕機槍？

那似是首領的古巴人走在前頭，阿生則夾在中間；後面則跟了二名武裝人員。

當他們走過一處彎角時，突然發覺許多可怕的目光正透過一處鐵閘盯實他們。

那批人約是十來個，像囚犯一樣，被困在鐵籠裏。門則被人從外面反鎖。

那古巴人引領阿生和柏文進入一間空房之內，然後說：「你們祈禱吧。」

阿生和柏文並未因爲對方的所作所爲而感到奇怪。他們心理上早已有了準備。

因爲「腦波儀器」的秘密，阿生早已知道了；阿生也曾警告過柏文。

這房間什麼都沒有，銅牆鐵壁之間，却隱隱可以見到一些小圓點，分明是接收腦波的儀器。

阿生已經告訴過柏文，對抗「腦波測驗」的方法，也正是「欺騙」它的方法。

那方法只有一個，就是「虔誠」。換句話說：只要他們集中精神去想「上帝」的事，那麼，儀器測出的，自然也不會是別的事情。如此一來，便足以渡過難關。

阿生和柏文都學過了自我催眠，目的亦無非爲了控制自己的腦子，要令到腦子只想一件事情，千萬不要想別的。

因此，他們現在就要試試這方法。

這是生死關頭，他們知道除非做得最好，否則勢難騙倒對方。

× × ×

古巴人問：「你們剛才見到什麼？」

「上帝常常與我們同在一起！」阿生說。

「我們知道這小潛艇確是一間海洋學會的。你們可以把它開走。」

阿生和柏文以爲開玩笑：「我們可以走？」

「是的。」古巴人說，「你們回去必須替上帝說一次謊。」

「什麼謊？」阿生和柏文同聲地問。

「別提見過我們，只說曾被一度白光扯上了天空，後來你們祈禱過後，又回到了海底；腦海中只有一片空白。」

阿生明白了，過去有不少人免費爲他們宣傳，可能與他現在的遭遇一樣。

至於他們經過「腦波測驗」的結果又怎麼樣？相信也一定是令到對方滿意，否則不會有此後果吧。

× × ×

「我眞不明白，他們爲什麼會放走你們二人？」范梅力所提出的，亦與其他人一樣。

阿生分析說：「第一，他們以爲測出的結果是對的；以爲我們相信他們是外太空人。第二，他們根本不須要這小潛艇。因爲他們在外宣傳說：上帝討厭戰爭，所以一切罪惡的殺人武器可能成爲上帝沒收的對象。於是美國軍機頻頻失踪，也可以輕易解釋過去了。」

柏文道：「如果我沒有看差，美國海軍年前失踪的鸚鵡螺號核子潛艇，就靠在水底城一旁；那兒有許多巨大的電纜透入水底城之內，所以我相信那是核子發電的來源。」

范梅力問道：「這班人有何目的？」

「宣傳宗教！」有人忖測着說。

但立即有人反對：「不，這不是教徒所爲。」

阿生道：「我先後見到幾個都是古巴人，會不會與古巴有關？」

一名美國海軍軍官立刻說：「對了，那兒接近古巴，爲什麼我們早想不到？」

一位空軍軍官問：「我們可以大舉派人前往繼續偵查。」

但是阿生說：「除非你們用的飛機和潛艇不是金屬造的。」

「爲什麼？」空軍軍官問。

阿生道：「他們可以製造强力的磁場，完全是由於他們有核子發電的能力所致。任何金屬物品，大如戰艦，也隨時會被吸去。」

有人提議：「可以用深水炸彈。」

阿生笑道：「十枚八枚深水炸彈恐怕還是沒有用呢。要炸燬他們，我有個更好的方法。」

有人問：「什麼方法？」

「用一架殘舊的飛機，改裝成無人駕駛的無綫電遙遠控制，然後用一枚原子彈放上去，就讓磁場把它吸下海中，包保他們化爲灰燼！」阿生又笑了笑：「不過我要提醒你們，下面有許多人被囚。」

各人無話可說。因爲美國國會知道有這麼多無辜者被囚在海底，一定不批准用原子彈，更別說是核子彈了。

於是又有人說：「我們可以用大批蛙人下海。」

阿生說：「當蛙人未到那兒之前，只怕已被繳械，除非蛙人所用的槍，不是金屬吧！總之，只要他們發覺你們，一切金屬將被吸去。」

× × ×

這件事似乎並無結果。

但事實上這件事至今還沒有結果。

當局不肯透露曾派人入海偵查，但事實上他們已收到了國際特警組織連同美國海空軍的報告。這份報告至今仍列入「總統的機密檔案」之內。

「爲什麼他們還不動手？」阿生覺得美國人有時眞奇怪。

范梅力道：「他們要等蘇聯人的表示！也許故意藉此看看蘇聯人的態度。」

阿生道：「你的意思可是：萬一蘇聯人肯答允他們一齊向『魔鬼三角』探險，這亦即表示與蘇聯人無關？」

「對了。」范梅力又說：「萬一蘇聯人拒絕合作，蘇聯人等於間接承認他們與古巴人串謀攪那處海底基地，目的是掠取美國最新武器的秘密。其實，這件事十分之簡單，古巴人已肯定是主謀，問題是不知蘇聯人有沒有份參加而已。」

阿生忍不住問：「那麼，我們什麼時候才知道結果？」

「應該快了！」范梅力說，「當美蘇合作達成協議後，一定會有結果。」

阿生苦笑道：「只怕到了那時候，古巴人已是美國的統治者。」

「那又有什麼辦法？美國人就是喜歡這樣養虎爲患——自作孽！」范梅力最後對阿生說。

（全文完）

俠義傳奇中篇

秦紅・文
子成・圖

風月寶劍（一）

逕奔亂葬崗　誅殺七夜貓

那塊招牌已呈現腐朽，可以看出它經歷過幾十年的風吹雨打，其腐朽的程度，就像是從墳裏挖出的一片棺材板子，但是刻在上面的「金陵老鐵舖」四個字，却仍然看得清清楚楚。

這種情形，就跟蔡老爹這個人一樣，他雖已年高七十，老得快掉了牙，而且終年蟄居在最不起眼的陋巷之中，但是他的名氣始終能維持不墜，甚至越來越响亮。

因爲，他所打造的暗器在江湖上非常著名，舉凡飛刀，鐵鏢，鐵蒺藜，喪門釘等等，均成爲武林人爭相搶購的東西，視爲珍品。

他幹這種營生據說已有三十年之久，大家都說他一定已發了財，可是他的生活和三十年前沒有兩樣，一天到晚孜孜不倦的守在火爐旁邊打造暗器，吃淡茶粗飯，穿破舊皮襖，而且直到如今依舊無妻無子，徹頭徹尾老鰥夫一個。

有人把他比喻爲「武林顏回」，說他雖然發了財，却貪居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

眞的麼？

眞正了解他的人實在不多，不過慕名登門拜訪的人却是不少……

× × ×

這天，又有一人來到他的「金陵老鐵舖」，此人是個青年書生，相貌十分英俊，皮膚白得像個姑娘，身上的衣着非常高貴華麗，氣質也極飄逸瀟洒，要是手上再有一把摺扇，或是身後再跟上兩個僕人，簡直就像是個富貴人家的公子哥兒了。

這樣一個青年走入陋巷之中，就等於鶴入羣鷄一般，立刻就引起附近居民的注目。

蔡老爹正在打造一支鏢，鐵鎚敲打在火燒的鏢上，發出「錚鐺！錚鐺！」的聲响，直到青年書生的身影投到他眼前，他才抬起頭來，望着青年書生問道：「有何貴幹？」

青年書生微笑說道：「打造幾支喪門釘！」

「幾支？」

「四十九支。」

「再說一遍。」

「四十九支！」

「爲何要打造四十九支？」

「此數吉凶不定，趨吉則吉，趨凶則凶，在下喜歡這個數目。」

「誰介紹你來的？」

「鬼使！」

蔡老爹丟下鐵鎚，說道：「請到裏面來談吧！」

他引青年書生入屋內，在一間簡陋的客廳上坐下，爲青年書生倒了一杯茶後，開口道：「貴姓大名？」

青年書生含笑道：「咱們照規矩來，不要盤根究底好不好？」

蔡老爹笑道：「閣下不似武林人物，所以老漢要了解一下！」

青年書生道：「你只要有銀子賺就行，別的大可不必過問。」

蔡老爹道：「諸葛一生唯謹慎，老漢耄矣，豈能不謹慎？」

青年書生道：「有何不對？」

蔡老爹搖頭道：「沒有，只是閣下看來是個富貴子弟，似乎不該到這裏來。」

青年書生道：「在下非來不可。」

蔡老爹靜靜的注視他良久，才又開口道：「好吧，你要幹甚麼？」

青年書生道：「我要僱幾個刺客。」

蔡老爹問道：「幹甚麼？」

青年書生道：「當然是要殺人。」

蔡老爹忽然哈哈一笑道：「老弟這麼年輕，不該與人結下深仇大恨——」

青年書生立刻打斷他的話道：「蔡老爹，咱們今天只談買賣，不談別的！」

蔡老爹笑道：「好，對象是誰？」

青年書生說道：「一個非常可怕的人物。」

蔡老爹又哈哈笑道：「我的人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你付不起高酬。」

青年書生道：「在下付得起！」

蔡老爹接着道：「最少要五千兩銀子呢。」

青年書生道：「只要辦得成，加倍也不妨。」

蔡老爹面容一動，目光湛湛的凝望着他好半晌，才又笑道：「這樣看來，對象必然是個十分扎手的人物了，他是何方神聖。」

青年書生道：「你聽過『武林少爺』這個人沒有？」

蔡老爹神色一變道：「武林少爺？」

青年書生點頭道：「不錯。」

蔡老爹表情更變得很嚴肅，深深吸一口氣道：「老漢聽說這個人非常厲害，他的出現，就如一顆慧星，光芒萬丈，令人不敢逼視。」

青年書生道：「對，所以在下才來找你帮忙。」

蔡老爹搖搖頭道：「這個買賣，我的人只怕接不下，武林少爺這個人……」

「怎樣？」

「閣下何必明知故問？那小子崛起武林不過半年，可是許許多多的武林高手都在他的劍下走不過十招，實在是個非常非常扎手的人物。」

「而我一定要殺死他！」

「理由呢？」

「他搶了我的未婚妻。」

「哦，這種事，對於一個男人來說，的確是奇耻大辱，令人無法忍受，但是如果換了另一個人，我的人一定有能力替你解決，偏偏你運氣不好，碰上了這個小魔頭。」

「你不接？」

「是的，接不下。」

「一個一萬兩也不幹？」

「一個給一萬兩銀子？」

「是的。」

「這個……」

「我聽說你手下有『十三夜貓子』，對否？」

「不錯，他們是老漢手中的十三張王牌。」

「據說他們的身手高不可測，幾十年來做了不少買賣，對象都是武林高手。」

「不錯，這是事實。」

「現在叫她們『十三夜貓子』去對付一個『武林少爺』，難道說她們還無此胆量？」

「這個……」

「不要這個那個，你爽快的說吧！」

「實不相瞞，她們中的六個目前不在此處，有事前往嶺南去了。」

「現在只剩下『七夜貓』可調派？」

「是的。」

「七對一，仍然可與『武林少爺』一戰，你不要把『武林少爺』看得太可怕，他也是個人，不是甚麼三頭六臂的妖怪，何況『十三夜貓子』個個身經百戰，有豐富的殺人經驗。」

「你這話是不錯，可是老漢聽說那『武林少爺』確實非同小可，他手中的一柄劍——」

「沒甚麼了不起！」

「不，很要命。」

「要說七個赫赫有名的殺手合力起來仍然收拾不了一個『武林少爺』，那你蔡老爹最好趕快關門大吉，別再做殺人捐客了。」

蔡老爹一聽此言，臉色有些不高興，冷冷一笑道：「聽老弟口氣，好像也是在外面混的？」

青年書生毫不隱瞞的點頭道：「不錯，不過我的武功遠不及他，我比他强的一點是我有錢。」

蔡老爹道：「武林少爺實非易與之輩，每人一萬兩銀子，她們不一定肯幹。」

青年書生道：「別再跟我討價還價，每人一萬兩銀子是破天荒的高酬，她們一定肯幹。」

他說到這裏，便從懷中掏出了一張銀票，往桌上一放，道：「這是訂金，五千兩銀子，事成之後，其餘的六萬五一次付清。」

蔡老爹這個「殺人捐客」，最大的毛病就是見錢開眼，他一見青年書生出手大方，呼吸爲之緊促起來，道：「這……這件事……老漢必須先跟她們談談……」

青年書生站了起來，說道：「不用，我料她們一定肯幹——我甚麼時候可以見到她們七人？」

蔡老爹反問道：「武林少爺現在何處呢？」

青年書生道：「就在本城，我約他明晚子夜時分在城外亂葬崗上決鬥，我自知不是他的對手，所以希望你的人在子夜前趕到那裏，預先埋伏起來，等他出現時……你明白我的意思麼？」

蔡老爹道：「亂葬崗的甚麼地方？」

青年書生道：「那裏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我在梧桐樹下恭候大駕。」

蔡老爹道：「好吧，我的人會提前到達！」

× × ×

夜，很黑，很靜。

深藍的天空上有幾顆星星在眨眼睛，瞅着一片廣袤的亂葬崗。

黑夜下的亂葬崗，看來格外恐怖，那高低不平的墳墓，那東倒西歪的墓碑，那

時隱時現的鬼火，那在夜風中張牙舞爪的樹枝，都使人心生恐懼，因此每當夜幕一垂，此地便人影絕跡。

今夜，在亂葬崗上的一棵梧桐樹下，却有個白衣青年閉目靜坐着，這個青年就是昨天去「金陵老鐵鋪」找蔡老爹要僱「刺客」的青年書生。

他靜靜的坐着，像個打坐入定的老和尚，很從容，平靜，安祥。

忽然，他的眼皮往上一抬，面上浮現了一絲笑容，因爲他聽到有人來了。

一陣衣袂帶風之聲從他身後傳過來，旋見一條黑影似蝙蝠飄至，飛落在他的跟前。

來的，竟是蔡老爹。

他穿着一身黑色夜行衣，手上拿着三節棍，與在「金陵老鐵鋪」那種老態龍鐘的樣子完全不一樣，似乎這才是他的本來面目。

青年沒起身相迎，只微微一笑道：「蔡老爹，你怎麼也來了？」

蔡老爹機警的對四下掃視一遍，才答道：「今夜的對手非同小可，老漢想來想去，覺得應該前來助一臂之力。」

青年道：「我可不打算多花一萬兩銀子。」

蔡老爹一笑道：「不妨，老漢不要你一毛錢，因爲我老漢已賺了一萬四千兩銀子了。」

青年道：「你每人扣他二千兩？」

蔡老爹點頭道：「對，我們早有約定，每次要從他們的酬金中抽取二成，做爲老漢的佣金。」

青年笑道：「你很會賺錢。」

蔡老爹嘻嘻笑道：「沒有老漢，他們接不到買賣。」

他又回望一眼，問道：「那小子還沒露面吧？」

青年道：「早得很，還有一個時辰，他從來不肯提早赴約的。」

蔡老爹道：「銀子帶來了沒有？」

青年掏出幾張銀票亮給他看，隨又收回懷中，笑道：「只要把他幹掉，你們就可從城中的『天福錢莊』領取六萬五千兩銀子。」

蔡老爹爲之眉開眼笑道：「好極了，現在老漢叫他們出來和你見見面。」

語畢，站上一座墳墓，舉手揮動了幾下。

刹那間，從四個不同的方向飄起了七條黑影，像一羣黑蝙蝠一樣飄了過來。

倏忽之間，七條黑影同時飛落在梧桐樹前，落地無聲，眞似七隻夜貓子！

於是，蔡老爹爲青年一一引見。

第一個是「丐婆韓三姑」，六十多歲，和一般老叫 一樣蓬髮垢面，身穿百補鶉衣，唯一不同的是手拄一支蛇頭鐵枴。

第二個是「鬼母孫素英」，也是六十多歲的年紀，容貌醜似母夜叉，但却打扮得很漂亮，着一身紅衣裙，模樣像個老妖精。

第三個是「矮脚婆田玉鳳」，年約五十出頭，身材又矮又胖，臉上有麻子，一張大嘴巴，兩顆門牙往外暴，手上握着一大砍刀，活 個劊子手！

第四個是「琵琶娘子胡媚珠」，很艷麗風騷，却手抱琵琶半遮面，作「不勝嬌羞」之狀。

第五個是「無庵尼」，四十多歲，身披灰袈裟，手執拂塵，容貌頗端正，可惜透着邪氣。

第六個是「九嫁寡婦古月卿」，也是個中年婦人，白胖豐滿，眼睛黑溜溜，充滿淫蕩之氣。

第七個是「待嫁小姑曹翠珠」，年紀最輕，三十歲不到，容貌亦頗嬌美，但却挺着一個大肚子，懷孕已將臨盆矣！

青年一一點頭爲禮，連道「久仰」不已。

蔡老爹笑道：「老弟，她們想認識你哩。」

青年笑道：「認識我？」

蔡老爹道：「是的，你是她們生平僅見的最大方雇主，因此她們想認識你。」

青年啞然一笑道：「今天我是花錢買兇殺人，可不是行善做好事啊！」

丐婆韓三姑忽然桀桀怪笑道：「小兄弟，你出手大方，一人一萬兩，太使老身感動了。」

鬼母孫素英接口怪笑道：「是呀，平常老身殺一人只得四千兩，今天居然加倍，你太慷慨了。」

矮脚婆田玉鳳咧開血盆大口笑道：「這麼一個大主顧，我們豈可失之交臂，你亮個萬兒，我們好爲你立長生牌供奉一輩子。」

青年聽了她們連珠 的一串話後，哈哈大笑道：「不敢當，不敢當，我還想多活幾年呢！」

那琵琶娘子胡媚珠眼眸一轉，嫣然一笑道：「小兄弟，跟我們『七夜貓』結交也不是甚麼壞事呀，下次你要殺人時，奴家第一個免費。」

無庵尼拂塵一揮，勾垂在小指頭上，合十道：「阿彌陀佛，貧尼一見施主便覺有緣，咱們交個朋友吧！」

青年笑道：「諸位女士太客氣了，在下庸碌之徒，實在不敢高攀……」

九嫁寡婦古月卿尖聲道：「小兄弟，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今夜請我們到此，眞是要我們殺死『武林少爺』麼？」

青年道：「是的，不知諸位女士有沒有這個胆量？」

九嫁寡婦古月卿吃吃尖笑道：「常言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們今夜拚了命也要賺你的七萬兩銀子。」

青年笑道：「對，我付錢，妳們殺人，這就成了。」

待嫁小姑曹翠珠摸摸自己的大肚子，嬌聲一笑道：「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們『十三夜貓子』與你有甚麼過節？」

青年微微一笑道：「諸位女士眞是精明，眼力强如夜梟，佩服之至。」

蔡老爹一聽此言，面色一變道：「小子，你開甚麼玩笑？」

青年笑道：「我沒有開玩笑，只要你們殺得了我，身上的六萬五千兩銀子便是你們的。」

蔡老爹面色一陣蒼白，失聲道：「你果然就是『武林少爺』？」

青年點點頭道：「是的，我就是『武林少爺』！」

蔡老爹呆住了。

丐婆韓三姑，鬼母孫素英，矮脚婆田玉鳳，琵琶娘子胡媚珠，無庵尼，九嫁寡婦古月卿，待嫁小姑曹翠珠七人，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女流高手，現在她們確定眼前的青年即是威名赫赫的「武林少爺」時，臉上也沒有笑容了。

亂葬崗上，氣氛就此一變，變得肅殺可怕，空氣好像凝結起來了。

靜靜的對峙了一會後，琵琶娘子胡媚珠才一拋媚眼，露出勾人心魂的笑靨，脆笑道：「武林少爺，你的大名，奴家聞名已久矣，雖然今夜初次識荊，但奴家對你眞是欽佩無已，久思拜識結交，所以你對我們七人如有甚麼誤會，不妨坦白說明，大家好商量商量，化干戈爲玉帛，豈不爲佳？」

武林少爺摸摸下巴，笑道：「好是好，只可惜妳年紀大了些……」

琵琶娘子裝出嬌羞不堪之狀，叫道：「哎呀，你武林少爺怎麼說這種話，羞殺奴家啦。」

說着，又抱起琵琶半掩面，作害臊的樣子。

武林少爺哈哈大笑道：「胡媚珠，莫在本少爺面前要這一套，我曉得你快四十歲了。」

鬼母孫素英居然還有心情說笑話，接口道：「四十又怎樣？豈不聞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如金錢豹，她還年輕得很哩。」

武林少爺瞥她一眼，嗤之以鼻道：「我不聽妳的鬼話！」

鬼母孫素英大笑道：「錯啦，你武林少爺畢竟年華尚淺，不知個中妙味，像她這樣的年齡才能叫人神魂顚倒，你要是不信——」

琵琶娘子胡媚珠羞不可抑，掩面頻頻嬌呼道：「素英姐，妳怎麼回事？奴家除了殺人之外，可是淸白之人，妳別亂嚼舌頭好不好？」

丐婆韓三姑聽得不耐，一頓手中蛇頭枴杖，厲聲道：「素英，媚珠，別丟人現眼了，站開一邊去！」

接着，轉眼瞪望武林少爺，滿面殺氣地道：「小子，咱們不要再兜圈子打啞謎了，你今夜騙我們到此究竟爲的何事？」

武林少爺淡淡答道：「向諸位女士借一樣東西。」

丐婆韓三姑道：「除了人頭，樣樣可借。」

武林少爺道：「非常不幸，我要借的正是人頭。」

丐婆韓三姑面色一變，說道：「爲甚麼？」

武林少爺道：「拿諸位的人頭來當聘金。」

丐婆韓三姑冷笑一聲道：「看樣子，你是打定主意不說實話了？」

武林少爺道：「不，我沒有說謊，我說的是實實在在的話。」

丐婆韓三姑道：「眞要人頭？」

武林少爺道：「不錯。」

矮脚婆大嘴一咧，露出兩排焦黃牙齒，嘻嘻怪笑道：「好，你要我們的腦袋，我們要你身上的銀票，大家幹一幹看！」

武林少爺笑了笑道：「這才是爽快之言。」

矮脚婆道：「就怕你那些銀票是假的，爲假銀票拚命，那就化不來了。」

武林少爺道：「前天付的五千兩銀票，妳們拿到現銀沒有？」

矮脚婆道：「拿到了，蔡老爹抽去一千兩，剩下四千兩，我們每人分得五百七十一兩四錢二分八釐。」

武林少爺道：「旣已拿到銀子，妳們應該相信我才對，我絕對不是要空頭之人，身上這幾張銀票，保證可以拿到白花花的銀子。」

矮脚婆高興起來，笑嘻嘻地道：「六萬五千扣去蔡老爹的一萬三千，剩下五萬二，再除以七，每人可得七千四百二十八兩五錢七分一釐——嘻，這買賣可以幹一幹！」

說畢，大砍刀擺出了攻擊姿勢，要幹了。

九嫁寡婦古月卿大聲道：「武林少爺，你快說實話，這不是鬧着玩的哪。」

武林少爺慢慢站起身子，答道：「當然不是鬧着玩的！」

說到此處，忽然吹起口哨來，蔡老爹和七夜貓方自錯愕間，北面亂葬崗上已出現了兩條黑影。

那兩條黑影身材細小，一看即知是女子，只見她們飛縱在墳塲上，竟似凌波仙子脚不着地，一眨眼工夫，便已到達梧桐樹上。

原來是兩個白衣姑娘！

她們的年齡都不滿二十，容貌淸麗脫俗，宛如從月宮飛下的少女。

一個：雙手捧着一口精美的寶劍。

一個：手上提着一只布袋。

二女臉含笑容，向武林少爺屈膝爲禮，態度十分溫柔恭順。

武林少爺爲對方八人介紹，敢情二女是他的侍婢，一個名叫鶯鶯，一個名叫燕燕。

介紹完了，他從鶯鶯手上抽出那口寶劍，即令她們退開，然後回對七夜貓說道：「時間不早，咱們這就開始如何？」

一面說，一面撫摸劍身，態度很是瀟洒。

蔡老爹神色有些不安，開聲道：「武林少爺，寃有頭債有主，你今天找上她們，總得說出個理由——」

丐婆韓三姑突然截口道：「蔡老爹，你不用多問了，反正話已說得很明白，我們輸了，人頭是他的，他輸了，銀票是我們的。」

武林少爺道：「對，正是如此。」

丐婆韓三姑一掄蛇頭枴杖，桀桀怪笑道：「大家退開，老身來會會他。」

蔡老爹忙道：「不，三姑，他前天說過了，妳們七人可以聯手戰他一個。」

韓三姑頗有男人作風，往地上「呸！」的吐了一口痰，大聲道：「放屁！老身幹了幾十年的買賣，從來都是單槍匹馬，今天就是要死，也要死得光彩一些。」

武林少爺微笑道：「最好一起上，妳單獨一人絕對不行。」

韓三姑仰天「桀桀」大笑道：「大家都說你『武林少爺』如何如何了不起，老

身就是不信邪，今天老身不但要單獨會你，而且要照江湖規矩來！」

武林少爺道：「甚麼規矩？」

韓三姑道：「你是後生晚輩，讓你先動手！」

武林少爺笑道：「遵命。」

長劍在面前一豎，整個人突然靜止不動，好像一下間就進入了另一種境界。

鬼母孫素英，矮脚婆田玉鳳，琵琶娘子胡媚珠，無庵尼，九嫁寡婦古月卿，待嫁小姑曹翠珠以及蔡老爹都覺韓三姑太意氣用事，頗替她担心，但是她們七人雖然幹的同一買賣，却是七人七條心，毫無友情道義可言，因此她們心中也有一份竊喜，蓋先由韓三姑一人打頭陣，正可一試武林少爺的絕學的機會，這對他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故一見他們雙方已擺出了交手的姿態，立即紛紛後退，騰出一大片空地來。

武林少爺看着她們退開之後，便向韓三姑一笑道：「準備好了沒有？」

韓三姑蛇頭枴杖横起胸前，運力蓄式，嚴陣以待，暴聲道：「你發招便是！」

武林少爺長劍一挽，隨即欺身向前，吐劍對着她平刺過去。

靜如處子，動如脫兎，三尺利劍一動便似閃電一般，倏地就到韓三姑的面門。

韓三姑是黑道上出類拔萃的女流高手，自出江湖罕遇敵手，雖然心中對「武林少爺」也相當顧忌，但狂傲的個性使她無法忍下這口氣，她甚至希望能把「武林少爺」收拾下來，故一見「武林少爺」劍到，口發一聲厲叱，右脚往旁一移，身形隨之一側，很老練的避過了長劍的襲擊，緊接着蛇頭枴杖猛揚猛吐，就好像一條眞蛇，一下反點近「武林少爺」的左太陽穴。

這一招，確實表現出了她的功力，極之凌厲辛辣！

十三夜貓子是黑道上最可怕的殺手，而她更是當中之最，視殺人如兒戲，只要有錢可賺，她是絕不猶豫也絕不留情的。

武林少爺從容不迫，但見他脚下略一移動，一進一退之間竟巳巧妙的避開她的蛇頭枴杖，繼之手中寶劍原式不變，仍攻向她面門。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丐婆韓三姑一見之下，巳知傳言不虛，這位來歷不明的「武林少爺」果然身懷神奇莫測的功夫，當下不敢怠慢，蛇頭枴杖猛抬，震開「武林少爺」的長劍，隨之一轉身，順勢變招，杖頭斜打「武林少爺」的頸部——這又是一招詭奇絕倫，令人無從捉摸的怪招。

但是武林少爺身如流雲一陣飄動，便聽「碰！」的一聲，韓三姑不知怎的竟然顯出了一大步，沒有人看見她那裏捱了一下。

蔡老爹一見大驚，急聲道：「三姑，妳退下，大家一起來對付他！」

韓三姑那裏肯聽，大喝一聲，蛇頭枴杖「呼呼呼」一連使出三怪招，連續攻擊武林少爺身上三處要害。

武林少爺身形又是一陣旋轉飄動，非但完全避開她的奇襲，而且長劍突然一緊，也猝然攻出三招劍法。

劍光一閃，再閃，三閃！

驀然，空中爆現一片鮮紅的血雨！

韓三姑的一顆首級飛上了空中，身子似推金山倒玉樹，蓬然倒了下去。

武林少爺大喝道：「燕兒，接住！」

身子一飄而起，空中横脚一撥，韓三姑的首級便飛向右方，剛好落到燕燕的身前。

燕燕張開布袋口，將人頭接入了袋子裏。

這種情形，就像哥哥在樹上摘蘋果，妹妹在樹下接蘋果一樣，看得蔡老爹，鬼母孫素英，矮脚婆田玉鳳，琵琶娘子胡媚珠，無庵尼，九嫁寡婦古月卿，待嫁小姑曹翠珠七人一個個目瞪口呆。

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雖然她們早就料定丐婆韓三姑不是「武林少爺」之敵，却萬料不到韓三姑竟然支持不過五招，吃飯傢伙就這樣搬家了。

這使他們七人為之胆戰心驚，渾身泛起了陣陣寒意，其中的矮脚婆田玉鳳平時與韓三姑最談得來，雖說她們彼此各有立場，絕對不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但這時看見韓三姑死得慘，她突然怒氣狂湧，厲吼一聲，飛身撲出，大砍刀以雷霆萬鈞之勢，朝着「武林少爺」的頭上猛劈而下。

武林少爺沒有閃避，舉劍慢慢平推而出。

矮脚婆田玉鳳迷惑了，劈出的一刀沒有勇氣走老，在即將劈中「武林少爺」頭部的一刹那，撤刀退開一步。

武林少爺跨上一步，長劍依然原式不變的刺出，以不變制萬變。

矮脚婆連忙一抬大砍刀，錚然一聲，震開其劍，緊接着招式一變，刀口陡轉，倏然摸向對方腹部！

不料招式甫出，驀覺眼前的「武林少爺」一幌而沒，莫名其妙的突然消失不見了。

蔡老爹在旁看得清楚，急叫道：「注意身後。」

其實不用他示警，矮脚婆田玉鳳巳發覺腦後生風，劍氣逼近，心頭大大一凜，慌忙將身一轉，手中大砍刀「呼」的往後掃了出去。

一掃，却掃了個空。

次瞬間，她突覺左腕一涼，繼聞「拍！」的一响，大砍刀巳落在地上。

接着，一陣劇痛從她的右腕迅速傳遍全身，她立知是怎麼回事，一時壓抑不住心中的恐懼，張口「哇！」的大叫一聲，登時倒地縮成一團。

鮮血，她從的腕上噴出，飛濺滿地。

原來，她的右腕巳斷，手掌掉在地上，是被「武林少爺」的長劍砍斷的。

鬼母孫素英大叫道：「快些滾開！」

但巳來不及，武林少爺的第二劍巳挑了過去，但見劍光一閃，矮脚婆的一顆頭顱拖着一蓬血雨飛上空中。又剛好落到燕燕的身前——

燕燕又張開袋口，將那頭顱接入了袋中！

鬼母，琵琶娘子，無庵尼，九嫁寡婦，待嫁小姑和蔡老爹至此巳是胆喪魂飛，六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後，一齊騰身仰縱而起，要逃了。

武林少爺長笑一聲，身如脫弓之矢，

一眨眼就趕上了鬼母孫素英，空中寶劍一揮，孫素英還來不及發出慘叫時，那顆塗脂抹粉得十分「漂亮」的腦袋巳然離開了頸部。

但更絕的是：武林少爺緊接着右脚在尚未倒地的孫素英肩上一點，身子憑空再起，似鳥側掠，一下子趕上了無庵尼——

無庵尼大喝一聲，手中拂塵往上猛揮，掃打武林少爺腰部，武林少爺左手一探，竟然一把抓住她的拂塵，順勢一拉，右手上的寶劍疾切而下，登時又把個無庵尼的頭摘下了。

這時候，蔡老爹，琵琶娘子，九嫁寡婦，待嫁小姑四人巳逃出數丈，但武林少爺身法如電，而且沒有一個動作是浪費的，只見他探手提起了無庵尼的首級，大喝一聲「照打」，就將人頭當暗器使用，猛力向蔡老爹的背心打去。

蔡老爹聽得身後風响，以為武林少爺追上來了，他巳經嚇破了胆，慌忙一撤三節棍，反手掃出。

一掃沒掃着，那顆人頭「砰！」的反擊中他的背心，好像中了一顆炮彈，他「哎呀！」大叫一聲，脚步踉蹌顛出數步，繼覺喉頭一甜，眼前一陣發黑，就此不省人事了。

與此同時，武林少爺的二位侍婢，鶯鶯和燕燕巳分別攔住了九嫁寡婦和待嫁小姑。

她們張開雙臂攔住了古，曹二女的去路，其中的鶯鶯還一片天眞的央求道：「喂，你別跑，我們少爺的脾氣不大好，他要殺人的時候，妳就得乖乖納命，否則他會大發脾氣的。」

「讓開！」

九嫁寡婦厲叱一聲，運劍便刺。

待嫁小姑發掌攻擊攔截的燕燕，豈知强將之下無弱兵，鶯鶯和燕燕擰身錯步，很巧妙的讓過她們的攻擊，隨又張臂攔住去路，後者吃吃脆笑道：「要走，沒這麼容易，把腦袋留下來吧！」

九嫁寡婦和待嫁小姑又驚又怒，絕招連施，企圖將她們打殺；但二婢身法極之神奇，進退之間，已將她們的攻擊一一讓過……

武林少爺就在此時追上了琵琶娘子，沉喝道：「胡媚珠，把妳的頭留下來！」

琵琶娘子自知逃不掉，忽然轉身跪倒地上，告饒道：「武林少爺，奴家甚麼都願給你，千萬饒奴家一命！」

說話之間，驀聽得她懷中的琵琶「崩！崩！崩！」發出三响！

黑暗中無法看清楚她發出甚麼暗器，但武林少爺似巳受到致命的襲擊，大叫一聲，仰身倒了下去！

琵琶娘子一見得手，喜得跳了起來，大叫道：「奴家得手了！奴家得手了！」

那一邊，九嫁寡婦和待嫁小姑使盡絕招都不能制服鶯鶯和燕燕，心中正在惴惴，忽聽琵琶娘子的歡呼，兩人掉頭一看，隱約看見武林少爺倒在地上；她們知道琵琶娘子的琵琶暗置殺人毒針，非常厲害，情知必是她的琵琶奏了功，不覺大喜，一齊頓足跳了過去。

待嫁小姑曹翠珠看了倒在地上的武林少爺，欣喜萬分地道：「媚珠姐，眞有妳的，妳這一招早該使出來了呀！」

琵琶娘子揚眉一笑道：「那裏，現在作出來才恰到好處！」

九嫁寡婦笑道：「對，六萬五千兩銀子，由七個人平分，總不如三個人平分來得多。」

琵琶娘子發出銀鈴嬌笑，道，「不，奴家的看法跟妳不一樣。」

九嫁寡婦一怔道：「怎麼說？」

琵琶娘子笑道：「三個人平分，不如一個獨得來得好！」

「崩！崩！崩！」

琵琶的弦聲又响了！

九嫁寡婦和待嫁小姑做夢也沒想到她有此一手，兩人慘叫一聲，好像被火燙傷的狗，托地跳起老高，等到摔落地上時，兩人巳不能動，只會悚悚發抖。

琵琶娘子笑得更美妙悅耳，說道：「對不起，二位，奴家本來無意殺死妳們的，可是今夜月黑風高，又正是殺人的好時光……」

她忽然發覺鶯鶯和燕燕正在朝自己走過來，不禁臉色一變，連忙擺出攻擊姿態，嬌聲道：「二位小妹妹，妳們少爺巳不幸亡故，樹倒猢猻散，你們回家嫁人生孩子去吧！」

鶯鶯和燕燕不作聲，面無表情的看着她，令人猜不透她們的心情。

琵琶娘子又笑道：「奴家先聲明：我的毒針見血封喉，中者立斃，妳們不會傻到要嚐試吧？」

鶯鶯和燕燕在她面前站住，面上齊露一絲笑意。

琵琶娘子一呆道：「妳們笑甚麼？」

鶯鶯和燕燕面上笑意更濃，透着神秘味道。

琵琶娘子不喜歡她們面上那種笑容，她覺得還是趕快離開為妙，當即蹲下身子，伸手入武林少爺的懷中掏摸，打算拿到銀票即行離開。

武林少爺忽然嘻嘻笑起來，道：「別搔，我最怕癢……」

琵琶娘子在伸手入他懷中掏摸時，眼睛一直盯着鶯鶯和燕燕，提防她們出手襲擊，這時突聽巳經死亡的武林少爺笑出聲音來，登時嚇得屁滾尿流，忙不迭的抽回手，縱身欲逃——

劍光一閃！

琵琶娘子身子雖然縱起了，一顆螓首却「咚！」的掉落地上！

武林少爺怕被鮮血濺上，急忙翻身跳開，道：「燕兒，把人頭檢起來！」

燕燕俯身提起了琵琶娘子的頭。

武林少爺接着手起劍落，又將古、曹二女的頭砍下，命鶯鶯提起，主婢三人即回到梧桐樹下。

梧桐樹下，那個裝着人頭的布袋巳快裝滿，裏面共有丐婆，鬼母、矮脚婆、無庵尼四顆首級，鶯鶯燕燕將胡、古、曹三女的首級裝入袋中，武林少爺一見少了一顆，便問道：「蔡老爹的頭呢？」

燕燕道：「你還沒有把他的頭砍下來呀！」

武林少爺「哦」了一聲，便走去蔡老爹身邊，就要動手砍下他的頭。

忽然，蔡老爹的身子蠕動了一下，發

出一聲呻吟，敢情還活着呢！

武林少爺笑道：「蔡老爹，你今夜實在不該來。」

蔡老爹已甦醒，他努力的抬起頭來，神色惶急道：「武林少爺，有……有話好說……」

武林少爺道：「饒你一命，是麼？」

蔡老爹道：「是的……是的……老漢願意……願意還銀子……」

發現武林少爺不爲所動，連忙又道：「這樣好了，再……再加五千兩！再加五千兩。」

武林少爺道：「買你的老命？」

蔡老爹道：「是的，是的！你……你意下如……如何？」

武林少爺道：「太便宜了。」

蔡老爹面色一陣蒼白，戰戰兢兢道：「那麼再……再加一千兩！」

武林少爺搖搖頭。

蔡老爹幾乎要哭出來了，慘聲道：「罷了，沒……沒有了命，有……有錢又有何用，再加一……一千兩好了！」

武林少爺笑問道：「現在一共是多少了？」

蔡老爹道：「一萬二啦！」

武林少爺故作沉吟道：「唔，我要的一百顆人頭已經湊足了，你這一顆是多餘的……」

蔡老爹駭然道：「嗄……你已殺了一……一百個人？你殺……殺這麼多人幹甚麼？」

武林少爺說道：「我要收集一百顆人頭！」

蔡老爹幹了一輩子的壞事，從來不知甚麼是害怕，但是現在聽了武林少爺的話，不禁嚇得渾身發抖，道：「你你你……你爲甚麼要收集一……一百顆人頭？」

武林少爺道：「這是我的事，我只能這樣告訴你，雖然我的目標是一百顆，但多一顆也不差甚麼的。」

蔡老爹口吃得更厲害，道：「不不不……你你你……你請高……高抬貴手！千……千萬……千萬不要加我這一顆！」

武林少爺摸摸下巴，考慮了片刻，問道：「你幹殺人掮客幹多少年了？」

蔡老爹道：「這個……」

武林少爺冷冷道：「說實話！」

蔡老爹道：「是，我說實話，我……我幹了二……二十三年了。」

武林少爺道：「殺了多少人？」

蔡老爹道：「沒有！我沒殺過一人，我……我從來不親手殺人。」

武林少爺冷笑道：「我知道，我問的是在你安排下被殺的人數！」

蔡老爹道：「大約……大約有五六十人吧。」

武林少爺冷哼一聲道：「我本想饒你一條狗命的，可是你不肯說實話，那我只好——」

蔡老爹慌了，忙道：「好，我說實話！我說實話！確切的數字我……我已記不得，大約……大約有五、六百人左右。」

武林少爺道：「殺一人的代價，平均是多少？」

蔡老爹道：「最高五千兩，最低三千兩，平均是四千兩。」

武林少爺道：「殺一人你抽兩成，兩成是八百兩銀子，假定以殺六百人來計算，二十多年你已進帳四十八萬兩銀子之多了……」

蔡老爹吃了一驚道：「沒……沒……沒這麼多呀！」

武林少爺道：「聽說你是個吝嗇鬼，守財奴，最捨不得花錢，你那間鐵舖的收入也不差，一天可賺五六兩銀子，不過你正當的收入我不過問，我只問那四十八萬兩銀子，它是不是存在錢莊裏？」

蔡老爹道：「沒有，右手來左手去，早就……早就花光了。」

武林少爺輕嘆一聲道：「你這麼說，咱們就不必再談下去了。」

說着，提起長劍來。

蔡老爹面上頓時出現極度恐怖之色，忙道：「等一下，我……我實說便了，我在錢莊裏存……存有五十餘萬兩銀子……可是……可是……」

武林少爺道：「可是甚麼？」

蔡老爹道：「那都是我……省吃儉用積下來的啊！」

武林少爺又問道：「利息也賺了不少吧？」

蔡老爹囁嚅道：「是……是的，包括利息，大約有六十萬兩之譜。」

武林少爺屈指計算道：「六十萬兩中，正當的收入約爲五萬兩，六十減五是五十五——你願不願意花五十五萬兩金子買回一條命？」

蔡老爹兩眼瞪得奇大，呼吸都似停止了，怔了老半天才失聲道：「五十五萬兩銀子？」

武林少爺點點頭。

蔡老爹眼淚奪眶而出，道：「你索性把我殺了吧！」

武林少爺點頭說了聲「好！」再度揚劍「呼！」的斬了下去——

蔡老爹到底怕死，發出悽厲的慘叫道：「且慢！」

武林少爺的長劍收發由心，就在距離他頸上不及兩寸之處，及時刹住，微笑道：「怎麼啦？」

蔡老爹老淚縱橫道：「罷了！我……我分一半給你就是了！」

武林少爺罵道：「老混帳，你以爲我要你那些黑心錢？錯了，蔡老爹，本少爺的家產比你多十倍不止，你的那些錢，我只要索回五千兩銀子，其餘的我打算替你行行善，捐給災民！」

蔡老爹哭道：「可是……我辛辛苦苦積蓄二十多年，如今……天啊！你好歹也多留幾萬兩給我！」

武林少爺面容一沉道：「我不喜歡討價還價，要不要一句話！」

蔡老爹連聲道：「罷了！罷了！可是我內傷甚重，怎麼返回城裏呢？」

武林少爺道：「我送你回去，明天陪你一起去錢莊，然後把銀票當着你面前捐給官府，但我先警告你，如你敢要詭計，即使是在知府大人面前，我都敢一劍砍下你的狗頭！」

說到這裏，轉對鶯鶯和燕燕說道：「鶯鶯，燕燕，妳們先把人頭帶走，別忘了掛上名牌，多用鹽巴醃好，別讓他們發臭

了，明天下午在原地等我，知道麼？」

鶯鶯答道：「知道了，可是明天早上和中午兩餐，誰侍候少爺吃飯？」

武林少爺道：「我隨便在外吃一些好了。」

鶯鶯道：「不成，外面的東西髒，不能吃！」

武林少爺道：「那我就餓上半天也不打緊，回來妳們再弄給我吃便了。」

鶯鶯道：「你先告訴我，明天你喜歡吃甚麼，我好準備。」

武林少爺道：「我要吃粥、醬瓜、鹹魚，再來一點花生米。」

鶯鶯說道：「不成，老夫人一再關照過——」

武林少爺生氣道：「好了，妳要聽老夫人的話，就不要跟我！」

鶯鶯嘟嘟櫻唇，賭氣不說話了。

燕燕將塞在懷裏的一些巾帨取出，遞到他手上，道：「要注意不可使用外面的手巾，這些好好帶着，每次使用一條，用過了就丟掉，不可以再使用，知道麼？」

武林少爺道：「知道啦！」

於是，燕燕提起那一袋人頭，與鶯鶯轉向墳場北方走去；武林少爺忽似想起了甚麼，扔掉寶劍趕過去道：「等一下。」

鶯鶯和燕燕轉回身子，問道：「幹甚麼？」

武林少爺靠近鶯鶯身前，涎着笑臉道：「鶯兒，咱們要分開一日，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給我吃一些好麼？」

鶯鶯莫名其妙道：「吃甚麼？」

武林少爺指了指她的紅唇。

鶯鶯登時羞得滿臉通紅，啐他一口道：「你又胡鬧了，多早晚才能改掉這個毛病。」

武林少爺央求道：「好妹妹，乖鶯兒，妳賞我吃一些，妳知道，我最愛吃那東西！」

說到這裏，不由分說，雙手把她摟過來，湊上自己的嘴，就去吃鶯鶯嘴上的胭脂。

鶯鶯又羞又急，連連跺足道：「看你，當着外人面前也這樣胡鬧！」

武林少爺飽嚐芳澤之後，心滿意足，笑道：「好了，妳們回去吧！」

鶯鶯白他一眼道：「下次再這樣胡鬧，我一定告訴老夫人，看她饒你不！」

說完，帮着燕燕拎起那袋人頭，兩人飛也似的往北奔去了。

武林少爺大聲道：「小心不要摔倒，車上還有幾個水蜜桃，妳們把它吃了，晚上不要看書太久，那會傷了眼睛……」

蔡老爹在旁看得驚異萬分，暗忖道：「這小子分明是個公子哥兒，那裏像個武林人物？可是……他的武功高不可測，他殺人比任何一個武林人還凶……他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物呀？」

× × ×

第二天，蔡老爹陪着武林少爺去錢莊，當場開出一張五十五萬兩銀子的銀票交給武林少爺，然後又陪着他去拜謁知府大人，由武林少爺表明來意，親手將銀票交給知府大人……

蔡老爹一生積蓄，就這樣完全吐出去了。

× × ×

下午，武林少爺乘一頂轎子來到南城門外的雨花台，在聚寶山下下了轎，付過轎資，即施施然一路走上山中來。

雨花台，相傳梁武帝時，一位叫雲光法師的和尚講經於此，感天而雨花，故名叫雨花台，地據岡阜最高處，可遙望大江，瞰視城市，形勢十分雄壯。

武林少爺一路沿着一條幽靜的山道走入山中，不久來到山上一處很僻靜樹林前，他掉頭望望身後，不見有人跑來，隨即飛身竄入林中。

穿林疾行一程，眼前忽現一面絕壁，他攝衣一縱，爬高三丈，右脚在絕壁上一點，身形再度縱起，又爬高兩丈五六，就到了絕壁之上。

絕壁之上，是一片山巔，一半草坪，一半楓林，綠草紅楓，構成一幅美麗的畫面。

楓林中，有屋三間，形若一般書院。

武林少爺走過草坪，正要進入楓林之際，驀然眼前人影一幌，從林內閃出了一個黃衫女子，攔住了他的去路。

黃衫女子，正是鶯鶯。

武林少爺住足笑道：「鶯兒，我回來了，那些人頭——」

鶯鶯輕輕「噓！」一聲，阻止他說下去，道：「快別提人頭，老夫人來啦。」

武林少爺一呆道：「哦，甚麼時候到的？」

鶯鶯道：「中午。」

武林少爺道：「老奶奶來幹麼？」

鶯鶯就道：「她是來看你這個小祖宗呀！」

武林少爺道：「一個人？」

鶯鶯道：「嗯。」

武林少爺道：「妳怎麼說？」

鶯鶯道：「我說你這個月悶在書院讀書，不曾出門一步，今日心裏發慌，就獨自下山散心去了。」

武林少爺笑道：「好鶯兒，答得好，老奶奶又怎麼說？」

鶯鶯道：「她聽了連連點頭，說正該下山去散散心，不能讀書讀壞了身子，不過她還是把我們罵了一頓。」

武林少爺笑笑問道：「她怎麼罵妳們了？」

鶯鶯道：「她罵我們沒有陪你出去，說萬一你迷路了怎麼辦？我說不會的，這一帶少爺已經很熟了，她說『胡說，他是我的寶貝孫兒，萬一迷了路或被壞人拐跑，當心妳的皮。』——哼，有功無賞，我們就只有挨罵的份。」

武林少爺道：「不要緊，等下我多在她面前替妳們美言幾句，她一高興，妳們又有賞了，只是……」

他收斂了笑容，轉問道：「她有沒有發現那五缸人頭？」

鶯鶯道：「沒有，她要往屋後去，我就說，『老夫人，那後面前天死了一隻貓，味道好臭，不要去了。』她聽了又把我罵了一頓，說既然有死貓，爲何不把牠埋了，讓牠在那裏發臭……」

武林少爺聽了才放心，又問道：「她有沒有說要在這裏住多久？」

鶯鶯道：「沒有。」

（未完）

密宗十絕（二）

慕容美著

殺人救人　高價僱殺手

涼秋九月。

黃昏時分。

一個四十來歲的褐衣漢子，帶着滿身風塵，於蒼茫暮靄中來到這個臨河的小鎮上。

這漢子是打鎮頭上徒步走過來的，從他那一臉疲乏的神色，以及遲緩滯乏的步伐看來，他今天似乎已經趕了不少路。

這個小鎮跟淮揚道上其他的小鎮沒有什麼兩樣，幾條不大整齊的石板道，各式各樣的小店舖，以及到處一片象徵着繁榮的髒亂嘈雜……

從鎮上過來沒有多遠，便是鎮上有名的「太白酒樓」和「天泉茶館」。

這一樓一館隔街相望，一向是行旅客商們路過本鎮打尖或歇脚的好去處。

但是，這漢子只停立街心，兩邊張望一下，便又繼續向前走去。

很明顯的，這漢子的腰包似乎不太充裕。

前面是條橫街，向右拐是一家客棧，板門大的招牌上，漆着四個龍飛鳳舞的大字：「駱家老棧」！

褐衣漢子稍稍猶豫了片刻，終於朝着這家駱家老棧走了過去。

駱家老棧樓下兼營酒食，這時正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時刻，四五十副座頭，幾乎很少還有空着的，棧伙穿梭伺應，吆喝之聲，不絕於耳。

褐衣漢子走進去，一名眼尖的伙計，立即過來招呼：「這位客爺……」

褐衣漢子冷漠地道：「要個房間。」

伙計哈腰道：「是！」

說着，轉身去帳櫃上拿了一把鎖匙，將褐衣漢子領入後院。

後院共分兩進，伙計在前院角落裏打開一個小房間，也沒問客人是否合意，便進去點起了一盞菜子油燈。

客棧裏的伙計，多半精於相人之術，這名伙計當然也不例外。

褐衣漢子一進大門，他幾乎就在爲這位客人是否付得起房飯錢担心，他自然不會將這樣一名客人帶到後院的上房去。

褐衣漢子居然沒有挑剔，只皺了皺眉頭，便在炕上坐了下來。

伙計點亮了燈，轉身問道：「客爺要不要先來點什麼充充饑？」

這句話問得很技巧。

他不提「酒食」，只說「充充饑」。

這樣一來，對方如果阮囊羞澀，便可以推說已在外面吃過東西，即使只喊一碗羊雜麵，也不會感到臉紅了。

褐衣漢子淡淡地點頭道：「好的，你替我來點東西充充饑。冷片羊肉，鳳鷄腿絲，蒜白燙豆腐，各來一份。另外要大包一籠，燒刀子兩斤！」

伙計聽得心頭一跳，暗道：我的媽呀！你這位大爺點起酒菜來如唱山歌，吃喝完了，明天拿什麼付帳？

褐衣漢子輕咳了一聲，又道：「帶兩副杯筷來！」

伙計聽說要兩副杯筷，一顆心這才稍稍放落下來，連忙陪笑道：「客爺要在這裏等個朋友？」

「嗯。」

「客爺貴姓？」

「尚。」

「噢，尚大爺！好的，有人找尚大爺，小的馬上帶過來。」

× × ×

沒隔多久，酒菜送來了。房間裏仍然只有褐衣漢子一個人。

那伙計在小木桌上排下兩副杯筷，心頭不禁又浮起一片疑雲。

白吃白喝的人，經常都有一套花招。訪友不遇，便是其中一種。

這位仁兄故意要兩副杯筷，會不會就是爲了將來賴帳好有個藉口？

一般客棧裏，都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客人付不出房飯錢，接客的伙計，要負全責，就算店東寬大，賠個三五成，總是少不了的。

這名伙計心頭打鼓，忍不住抬頭勉强擠出了一絲笑容道：「尚爺要等的那個朋友……」

褐衣漢子喝了口酒，微微揚臉道：「誰說我要等朋友？」

伙計一怔，張目訥訥道：「那麼，尚爺爲什麼要小的多備一副杯筷？」

褐衣漢子微笑道：「難道你看不出，這副杯筷我是爲你伙計準備的？」

伙計不覺又一怔道：「爲我？」

褐衣漢子道：「不賞臉？」

褐衣漢子說這句話時，臉上笑容已消失不見，雙目中同時閃現着兩道逼人的寒芒。伙計這才知道他剛才看走了眼，這名褐衣漢子，顯然不是尋常角色。

他的經驗告訴他，遇上這一類的大爺們，只有一個應付的辦法：對方說什麼，他就聽什麼，最好連楞登都別打一個！

那伙計沒有再吭聲，乖乖的坐下。

褐衣漢子居然爲他斟了一杯酒，臉上又露出笑容道：「你伙計怎麼的稱呼？」

「小的叫孫二。」

「孫老二，好，來，先乾一杯！」

「不敢當！謝謝尚爺。」

兩人對乾了一杯，氣氛便又顯得熟絡起來。

褐衣漢子忽然停杯壓低了聲音道：「我想勞神孫老二爲我辦件事情，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孫二見對方請他喝酒，原來是爲了有求於他，胆氣不禁漸漸壯了起來。

當下故意裝得很够胆的腰幹一挺道：「只要我孫二辦得到，尚爺儘管吩咐！」

褐衣漢子低聲道：「我想請孫老二替我找一個人。」

孫二像是沒有聽懂這句話的意思，眼縫一瞇道：「替您尚爺找個人？」

褐衣漢子的聲音更低了：「是的，一名靠得住的殺手。」

孫二一呆道：「你說殺什麼？」

褐衣漢子道：「殺手。」

孫二翻着眼珠道：「尚爺，您是在說笑話吧？」

褐衣漢子道：「誰說笑話？」

孫二臉孔變色道：「尚爺，我們這兒開的是客棧，只管客官們吃喝住，可從沒幹過不法勾當，您尚爺這話若是傳到官府裏去，我們這家駱家老棧豈非馬上關門大吉？」

褐衣漢子輕輕嘆了口氣，沒有再說什麼，伸手抓起酒壺，爲自己添了一杯酒。

孫二起身道：「尚爺您慢慢喝吧！對不起得很，小的還得去前面店堂中招呼客人。」

褐衣漢子擺手道：「等等。」

孫二轉身板着面孔道：「尚爺還有什麼吩咐？」

褐衣漢子從懷中取出整整齊齊一疊銀票，擱在桌面上道：「這裏是紋銀三千兩，全是揚州六合莊的票子，你不妨拿去帳櫃上驗一驗鈐記。」

他輕輕咳一聲，緩緩接着道：「如果孫老二實在不願承接這宗交易，那就勞神順便替我結一下房飯錢，好在現在時間還早，馬上去找太白樓的蔡痳子或是去找天泉茶館的薛嫂，大概還來得及。」

孫二臉上的神情，馬上起了變化。

他瞥了那疊銀票一眼，又移目朝褐衣漢子望過去，隔了好半晌，才以謹慎的語氣問道：「尚爺認識蔡痳子和薛嫂？」

褐衣漢子道：「只是聞名而已！」

孫二道：「這兩人的名字，是誰在尚爺面前提起的？」

褐衣漢子微微一笑道：「你孫老二問這句話，就擺明把我尚某人當外行人了。這種事你想我會隨便告訴別人麼？」

孫二眼珠子一轉，點點頭，接着道：「那麼，既然有人爲尚爺指了路，尚爺爲什麼不直接去找他們二位？」

「這裏面當然有原因。」

「什麼原因？」

「這原因你孫老二該想像得到。」

「担心他們索價太高？」

褐衣漢子又露出了笑容道：「你孫老二又把我當外行了。凡是知道到殺手鎮來請殺手的人，就不會不知道通常僱用一名殺手的代價是多少。我如今自願支付通常價格的三倍，又怎會是爲了代價問題？」

孫二問這句話的最後用意，原是想試探一下對方，是不是清楚僱用殺手的行情？可不可以在這筆酬勞上，除了佣金之外，私下吞沒一部份？如今他見褐衣漢子對這一行業似乎相當清楚，只好收心息念，不敢再打歪主意。

他一時改不過口來，只有接下去道：「既不是代價問題，還有什麼原因？」

「原因是他們二位在這個圈子裏的名氣太大，太響亮！」

「名氣大而響亮，在另一方面來說，豈不正好也是一種保證？」

褐衣漢子微笑道：「是的，這確是一種保證，保證可以成功。但並不能保證我不會成爲下一個被追殺的對象！」

孫二對這位老謀深算的褐衣漢子，現在是完全服貼了。

他慢慢的又在原位坐了下來。

褐衣漢子舉杯笑着道：「來，時間還有的是，咱們邊喝邊談。」

孫二點點頭，但沒有去碰面前那隻酒杯。他帶着深思的神情沉默了片刻，忽然抬頭望着褐衣漢子道：「有一件事情，尚爺諒必也很清楚。」

褐衣漢子放下酒杯，輕輕一哦道：「什麼事情？」

孫二神色莊重地道：「殺手鎮的殺手雖然在圈子裏極負盛名，但也並不是每次都能順利得手；儘管前例不多，却非完全沒有。」

褐衣漢子點點頭，表示對這一點他完全了解。

孫二緩緩接下去道：「所以，在本鎮的殺手之中，如今已漸漸的分成了兩大派了。」

褐衣漢子沒有從中打岔，只微微的點了一下頭。

孫二接着道：「這兩派殺手，我替他們分別取了一個俗名。一派叫做『賣命派』。另一派叫做『保本派』。現在您尚爺必須在這兩派中選擇一種，小的才好代爲物色。」

褐衣漢子道：「這兩派殺手的分別在什麼地方？」

孫二道：「賣命派的殺手接下一宗交易，無論對手多硬，都絕不退縮，直到自

己送命，或受重傷無法動彈，方肯罷休。如果他們受了重傷而能僥倖不死，他們便認爲對僱主已經盡了義務，酬勞照收，分文不退！」

「保本派呢？」

「保本派則比較穩健，他們通常也照樣出手，但如果發現點子太扎手，不是他們能力所及，他們便全身而退，同時會退還僱主全部酬勞，並另加三成賠償費。」

褐衣漢子點點頭，似在思索應如何加以抉擇。

孫二則顯得有點緊張，似乎褐衣漢子選擇的結果，對他非常重要。

褐衣漢子想了片刻，毅然抬頭道：「我決定僱用賣命派。」

孫二如釋重負，長長吁了口氣，臉上也綻出了笑容道：「尚爺決定得好，如果尚爺想請保本派的殺手，就要麻煩尚爺去找蔡麻子，或者去找薛嫂了。」

褐衣漢子道：「你這裏只能找到賣命派的殺手？」

孫二道：「如果尚爺一定要找保本派的殺手，小的當然也辦得到，不過總不及前者來得方便而已。在蔡麻子和薛嫂他們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

褐衣漢子笑道：「這樣說來，我這次瞎打誤闖，倒是給我闖對了。」

孫二收起銀票，放低聲音道：「是的，您尚爺完全找對了人。現在請尚爺談談細節吧！」

× × ×

快起更了，店堂中的食客，已散去了大半。只有一小部份喝上了勁頭的客人，還在那裏紅着脖子，划拳鬥酒，鬧個不休。

孫二從後院走出來，手上捧着一隻大木盤，盤裏放着一大壺酒，以及一大碗紅燒羊蹄筋。

他捧着這盤酒菜，畢直的走向店堂一角。

店堂裏角，燈光暗淡，一名船夫模樣的粗衣漢子，像是多喝了幾杯酒，正伏在座頭上打盹。

孫二過去放下酒菜，搖搖那漢子的肩膀道：「喂！醒醒，老吳，你要的酒菜來了！」

一連喊了好幾遍，那叫老吳的漢子才直腰懶洋洋的坐正了身子。

他揉揉眼皮，看到桌上的酒菜，不禁露出驚奇之色，咦了一聲道：「這是什麼意思？」

孫二笑道：「這是你歡喜吃的紅燒羊蹄筋，以及你歡喜喝的二鍋頭！」

老吳扭頭指着牆上一塊木牌道：「那上面寫的是什麼？」

孫二笑笑道：『至親好友，概不賒欠！』」

老吳又指着桌上的酒菜道：「那麼，這些酒菜由誰付帳？」

孫二笑道：「你自己！」

老吳差點跳了起來道：「我操你奶奶個熊，你這是開什麼玩笑？」

孫二一點也不生氣，仍然笑着道：「你嘴巴能不能乾淨點？人家爲你好心送酒菜來，你幹嗎不分青紅皂白，張開臭嘴就罵人？」

老吳滿臉通紅，瞪眼切齒道：「我操你姐兒的，操了還要操，你明曉得老子今天在江寡婦那裏輸得精光，你們那個駱家老頭又是個×眼不鑽，只鑽錢眼的老瘟驢，你現在故意逗我起饞，豈不是明透着要我老吳好看？」

孫二靠近一步，放低聲音，笑道：「酒菜錢是三錢七分銀子，付完了賬，你櫃上還存有式千陸百玖拾玖兩陸錢叁，如果你非操不可，只要你捨得，喝過了酒，你儘可拿着這筆銀子去操江寡婦。」

老吳呆住了！

他瞪着孫二，一語不發，只是一雙眼皮子在眨個不停。一雙眼珠子在眼皮子不斷抹拭之下，也愈來愈光亮。

他當然知道這筆銀子是怎麼來的。

但是，他心頭似乎還有疑問。而且疑問似乎還不止一個。

他先提出第一個疑問道：「你……你說多少？」

孫二道：「總數三千兩。」

老吳道：「幾筆交易？」

孫二道：「一筆。」

老吳道：「價錢是你開的？」

孫二道：「不是。」

老吳道：「對方是隻肥鵝？」

這是他們之間的專用術語。「肥」是好佬；「鵝」是呆瓜。因爲只有富而笨的僱主，才會不知行情，才會一次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孫二的回答，還是原先那兩個字：「不是！」

老吳不禁露出茫惑之色，道：「那麼又怎會……」

孫二打斷了他的話頭道：「這個你不必問，等會兒你自然明白。」

老吳眼珠一轉，於是又提出第二個疑問道：「咱們哥兒之間，有些事情，誰也瞞不了誰。這件好差使，你怎麼不找小方？他不是說過，以後接到交易，願付你一成半的佣金嗎？」

孫二一點也不忸怩：「因爲這件事小方一定辦不好！」

老吳道：「爲什麼？」

孫二道：「去年他受僱去殺九尾金狐，結果因抵不住九尾金狐以色相誘，險險乎送掉一條小命，便是個很好的教訓！」

老吳又呆住了，問：「是……是個女眷？」

孫二點頭道：「是的，是個女眷。不僅是個女眷，而且是個花不溜秋，人間少有的大姑娘！」

殺人總得有個理由。爲什麼有人竟要跟一個涉世未深的少女過不去呢？

不過，老吳並沒有提出來問。

查問僱主殺人的動機，是他們這一行最大的忌諱。同時，他就是問孫二，孫二顯然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孫二漫不爲意的接下去道：「這就是我要找你老吳，而不找小方，同時也是對方肯出高價的原因。」

老吳皺着眉頭，仍然沒有開口。

孫二輕咳了一聲，又道：「我知道這是一件很倒胃口的差使，如果你吳兄沒有興趣，我還可以去找青狠老陳。」

老吳依然沒有開口，心情似乎異常矛

盾。

孫二又咳了一聲道：「那麼，你喝酒吧！沒關係，這點酒菜，就算是我孫二請客好了。」

他擺了個轉身欲去的姿態，但腳下卻未移動。

這些殺手雖然一個個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但在他孫二眼中，他幾乎連他們有幾根汗毛，都能數得清清楚楚。

他根本就不担心這樁交易談不成。

也可以說：當事情還沒有開始之前，他就已拿穩了結局，至多也不過多費些唇舌而已！

老吳見他轉身欲走，像從夢中突然驚醒了過來一般，果然一把拉住他道：「別忙，讓我想想。」

孫二道：「想什麼？」

這種事的確沒有什麼好想的。

三千兩銀子，一條人命。

是個少女又怎麼樣？男的是一條命，女的也是一條命；年老的是一條命，年輕的也是一條命；你不去自有別人去呢！

老吳漲紅了臉，結結巴巴的道：「我不能便宜了老陳那個傢伙……我今天的錢，就是他贏去的……奶奶的，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你說吧！」

「三天之後，大約晌午時分，那妞兒的馬車，會從本鎮經過，她是到胡集燒香去的，身邊只有一名小丫鬟。」

「就在路過本鎮時動手？」

「不行。」

「那要等什麼時候？」

「等她燒完香回來。」

「半路動手？」

「是的。」

「小妞兒會不會武功？」

「會是會兩手，但絕碍不了事。」

「那輛馬車上，有沒有什麼可以辨認的記號？」

「車沒有，馬有。」

「兩匹什麼樣子的馬？」

「五花馬！」

× × ×

孫二提到的另一名殺手小方，這兩天手氣也不好。

也這兩天比老吳輸得更慘。

老吳賭輸了，一定要喝酒，所以老吳無論輸多少，都會先留下幾個買酒的錢。

而小方今天倒連買酒的錢都輸掉了。

在這個小鎮上，沒錢買酒喝，就只有一件事可做。

回家睡大覺！

但現在還不是睡覺的時候，同時輸了錢氣悶得很，就是想睡也睡不着——除非能先喝幾杯。

所以小方只好走向駱家老棧。

有錢的時候，他不會去駱家老棧；沒有錢的時候，他也不想去。正如老吳所說：駱老頭那張驢臉實在不好看。

但是，他現在是非去不可。

因爲這個小鎮上，他只能向一個人借到錢，吸血鬼孫二！

吸血鬼孫二，當然也不會是什麼好東西。

不過，別人可以這樣說，他小方可不能這樣說，因爲孫二到底是帮過他的忙。別的地方，你出四分利，有人肯把錢借給你嗎？

× × ×

小方硬起頭皮跨進駱家老棧。

他今天賭錢的手氣不好，借錢的運氣卻不錯。

駱老頭不在店堂裏，而他第一眼便看到了孫二。

不！應該說孫二先看到了他。因爲他看到孫二時，孫二已在向他走來。

孫二將他推出門外，低聲道：「是不是又輸光了？」

小方苦笑道：「輸光！」

孫二一句不說，摸出一塊兩把重的銀錠子，塞進他手裏道：「去禿子那裏喝一杯，別賭了。久賭必輸，想翻本的，都是呆瓜！」

小方大感意外。

因爲他向孫二借錢，雖然每次均能如願，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必須先聽孫二嘆一段苦經，然後提老帳，再約定還期，經過這三部曲，還得加上幾句好話，或是發個重誓，銀子才會到手，而到手的銀子，一次也很少超過五錢。

今晚的孫二，怎麼這麼大方起來？

孫二遞出銀子，轉身便想進棧。

小方伸手一攔道：「二哥慢走。」

孫二瞪眼道：「怎麼？有了這一整塊銀子還不够？」

小方連忙陪着笑臉道：「不是這個意思，二哥。我是說……是說……你孫二哥，咳咳，得帮小弟留留意才好。」

孫二道：「留什麼意？」

小方低聲道：「足足八個多月沒接到生意了，小弟一向手面大，實在熬不下去啦！」

孫二攤手道：「客人不上門，我有什麼辦法？」

小方道：「我向你孫二哥保證，九尾金狐那檔子事，今後絕不會再發生，至於佣金，你二哥瞧着辦，就是抽個兩成三成，小弟也認了。」

孫二忍不住暗暗罵了一聲混蛋！這幾句話，你他媽的，早半個時辰怎麼不說？

就在這時候，客棧門口，忽然有人喊了一聲：「孫二！」

孫二扭過頭去一瞧，登時滿臉堆笑，連連哈腰道：「原來是管大爺，好久不見了。管大爺好！管大爺好！」

他悄悄地又推了小方一把：「去吧！這些以後再說。」

小方走了，孫二也轉身向門口的管大爺走過去。

不是孫二恭維，管大爺確實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大爺。

儀表衣着像一位大爺。

手面也像一位大爺！

沒有人知道這位管大爺是那裏人氏，以及作何營生。但是，這個小鎮上的人，人人都認得這位管大爺。

因爲這管大爺經常在小鎮上出現。

每來一次，就有人要發一筆大財。小方，老吳，老陳，以及其他的幾名殺手，都爲這位大爺殺過人。但是，這些殺手沒有一個知道他們的僱主就是這位看來和和

氣氣的管大爺！

知道的人只有一個孫二。

× × ×

孫二的一顆心，興奮得怦怦猛跳。

管大爺不會無事白來。他心裏有數：又一宗交易上門了！

這一次管大爺要殺的人是誰呢？

× × ×

孫二很沉得住氣，一直等管大爺進了後院上房，淨過手臉，喝完了茶，他才湊上去很風趣地低聲道：「又有那個不知死活的傢伙，冒犯了管大爺？」

管大爺笑笑道：「你猜錯了，這次我是要救一個人，不是殺人。這裏的殺手接不接這種交易？」

孫二一怔道：「大爺要救一個人？」

管大爺微笑道：「是的，但冒的風險也很大，所以這次我出兩倍價錢。」

孫二道：「救一個什麼樣的人？」

管大爺道：「一個女眷。」

孫二一呆道：「女眷？」

管大爺又笑了一下道：「是的，一個女眷。不僅是個女眷，而且還是個花不溜秋，人間少有的大姑娘！」

——三天之後，晌午時分將會路過本鎭？

——乘坐的是五花馬車？

——去胡集燒香的？

孫二腦門裏一嗡，幾乎昏了過去。

管大爺底下的話，他沒有聽清楚。

事實上，這一點已無關緊要，他即使完全不用耳朵去聽，也不難想像管大爺底下要說的是些什麼。

天下眞有這種巧事？

就在半個時辰之前，有人花三千兩銀子的代價，要殺一個三天之後去胡集燒香的大閨女，想不到這樁交易剛剛談成，如今竟又有人以幾乎相同的代價，要僱殺手保護這個大閨女。這種事情如果說出來，試問誰肯相信？

孫二呆在那邊，像座佛像。

他腦門子裏一片空白，一時竟不知如何開口才好。

他能說什麼好呢？

不錯，鎭上殺手有的是！除了老吳，小方，老陳，就是要他馬上再找十個八個，也難他不倒。

萬一他這圈子裏的殺手不够支配，他還可以去找蔡麻子或薛嫂兩人。

這是他們這一行的行規，只要沒有利益上的衝突，彼此之間是隨時可通有無。

但是，如今問題並不出在殺手方面。如今的問題是他應該如何來處理管大爺這宗交易！

如果沒有前院那位尙大爺委托在先，他大可以將這筆交易介紹給小方。

小方風流成性，要這小子向一個標緻的女人下手，後果如何恐怕誰也不敢担保，但如果要這小子保護一個標緻的女人，却無疑是個最適當的人選。

那麼，現在呢？

現在，很簡單，只要他狠下心腸，這筆交易他照樣還可以介紹給小方。

只是這樣一來，老吳和小方之間，就必須要有一人死在對方手裏。不是小方殺死老吳，就是老吳殺死小方。

兩者必死其一，絕無轉圜餘地。

老吳和小方，都是他的朋友，兩人過去，都爲他挣過不少銀子，他狠得起這副心腸來嗎？

管大爺似乎很能體諒別人，他見孫二半晌無語，又笑了笑，道：「沒有關係，時間還長得很，你可以慢慢的斟酌着辦，我知道救人要比殺人難得多，只要你找到了適當的人，報酬多少，不是問題……」

孫二心動了，使他怦然心動的，是管大爺最後的這兩句話。

由管大爺這兩句話，使他不禁又想起剛才小方說過的話。

——孫二哥，你得帮小弟多留留意才好。

——足足八個多月沒接到生意了，小弟一向手面大，實在熬不下去啦！

——至於佣金，你二哥瞧着辦，就是抽個三成兩成，小弟也認了。

想想小方這些話，他還有什麼好猶豫的？

管大爺在這個小鎭上，並不是只認得他孫二一個人；而在這小鎭上，也不是只他孫二一個人能爲僱主請到殺手。

如果他回絕了這宗交易，管大爺難道就不會去找蔡麻子或薛嫂？

其次再說佣金。

小方答應他放碼抽三成，那是指通常行情而言；也就是說，他可以在一千兩的報酬總額中抽取三百兩。

如果他答應了管大爺，在這宗交易上，他可以獲得多少好處呢？

管大爺現在出的價錢是二千兩，相信以他的口才，要管大爺再加一個整數兒，那是絕不成問題的。

二千兩加一千兩，便是三千兩。

三三得九，就照小方的分配方式，他也可以淨賺紋銀九百兩正。

事實上他並不一定要照小方的分配方式來處理這宗交易。

小方不是答應他可以抽三成嗎？

不必！

他只要二成就够了。

一千兩的二成。

另外的二千兩，他根本就沒有向那小子報賬的必要！

在這宗交易上，小方得八百，他得兩千二，一筆交易就等於二十二筆交易的收入！人無橫財不發，馬無夜草不肥。沒有老吳和小方，他照樣會活下去，兩人之中就算翹掉一個，跟他孫二又有什麼關係？

這些傢伙爲了幾百兩銀子就能殺人，如今二千多兩銀子頂着他的眼皮子，他連狠狠心腸也不可以？

孫二主意打定，心情頓告開朗。

不過，他的兩道八字眉，還是皺得緊緊的，因爲管大爺只說報酬多少沒問題，並沒有許下一個確定的數目，他鬆口還不能鬆得太早。

他緊皺着眉頭，緩緩點着頭道：「大爺說得不錯，救人確比殺人難，不過這些傢伙會是亡命之徒，相信只要將報酬稍稍提高些……」

管大爺非常乾脆，他不等孫二話完，已在桌面上推開了三張簇嶄新的銀票，含笑指着銀票道：「三千兩，六合莊的票子

，你先收起來，找到了人，給我一個回信，只要那妞兒這次能安然無恙，絕少不了你孫二的好處！」

賭錢輸錢　鉅注出老千

江寡婦是個很奇怪的女人，也可以說是個很奇怪的寡婦。

在這個鎭上，比她年輕的女人多的是，比她漂亮的女人也多的是，但在鎭上一般男人的心目中，眞正的女人却似乎只有一個江寡婦。

江寡婦的魅力究竟在那裏呢？

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事實上，天底下有些問題，有時候是不需要回答的。

回答一個問題，方式有很多種，以語言表達，只是許多方式中的一種。關於江寡婦何以會成爲大家垂涎的對象，人人心裏明白。

如果說得簡潔一點，一句話就可以說完：因爲她是個寡婦——一個年輕而又風騷的寡婦！

只要見過江寡婦的男人，差不多都會泛起一種相同的感覺：瞧這女人剛才那一笑，好像有點意思了……

江寡婦對誰有過意思？

正因爲這個女人經常笑臉迎人，而且笑容又是那樣的令人蝕骨銷魂，使鎭上的男人痴迷。

大家只要一跨出家門，就十個有九個忍不住要朝江寡婦的住處走去。

尤其是鎭上的一些殺手，只要接到一宗交易，荷包裏裝滿了銀子，就絕不會趕去第二個地方。

趕去江寡婦那裏幹什麼？江寡婦那裏其實什麼也沒有。

不錯，她那裏不分晝夜，鎭日有人聚賭，但那只是客人跟客人賭，她並不是在開賭場。

贏家給頭錢，她含笑收下，並說謝謝，而且從不計較多少。

她養了四五個大丫頭，姿色平平。

這些丫頭專門照顧賭客的烟茶酒食，如有人想動這些丫頭的念頭，只要丫頭們本人願意，她也推馬作不加過問。

若有人把念頭轉到她這個女主人身上，對不起，準是不輕不重的軟釘子一個。如果是熟人，她會飛個媚眼，笑一笑，那神情彷彿在給你暗示：別猴急，等着吧！以後也許可以，但現在絕不行。

江寡婦就是這樣一個女人。

一個奇怪的女人。一個看來隨時可以陪你上床，但又無法眞正染指；吊足了男人們胃口，却又爲男人們所傾倒的女人！

× × ×

孫二很快的就找到了小方。

因爲他知道小方身上只有一兩多銀子，只有一兩多銀子的小方，在這個小鎭上就只有少數幾個地方可去。

說得更明白點，事實上也僅有兩處地方可去。

先去張禿子處喝個八分醉，然後去安樂巷馬婆子處找個生意欠佳的粉頭。

鎭上的殺手，人人都有嗜好。青狠老陳歡喜賭錢，醉貓老吳歡喜喝酒，小方的嗜好則是女人。

孫二找到小方時，小方正像鼻涕虫一樣，軟癱在房間一張小木床上喘氣。

房間裏發散着一股難聞的氣息，一個身上只罩着一件胸兜的女人，正在燈下梳着蓬亂的頭髮。

那女人看見孫二推門走進來，一點也不避諱。

因爲大家都是熟人。

孫二也是這裏的老主顧，而且是最受馬婆子歡迎的主顧之一。

孫二本人也有寡人之疾，不過與小方的嗜好稍有不同。

小方有個渾號，叫澆花水壺。意思就是說這小子雖以風流自命，對女人却不怎麼選擇；從十幾歲的小姑娘，到半老的徐娘，只要模樣還過得去，在這小子眼中便是降凡天仙。

而孫二則歡喜新鮮貨色。

他到馬婆子這裏來，多半是替棧裏的客人解決問題，沒有新姑娘他絕不動心。

而馬婆子有了新姑娘，第一得到消息的人，往往就是孫二。

孫二雖然只是一個伙計，但馬婆子知道他很有幾文，同時孫二也出得起價錢。

就拿此刻房間裏這個粉頭來說吧，這女人花名叫小桃紅。她初來安樂巷，也是名噪一時，她的第一個客人，便是孫二。

如今她在安樂巷的身價，夜渡資是十二吊錢，當時孫二付的價錢，則是紋銀廿五兩整。那當然已經是十多年前的陳年往事了。

孫二點點頭，小桃紅也點點頭，算是一種招呼。然後，小桃紅就放下木梳，端起一盆髒水，扭着已經發粗的腰肢走了出去。

她知道孫二要找的人不是她，不過這却是她的一個機會。

如今才不過二更天左右，還會有客人上門的。

小方已經付過了夜渡資，照理她不作興再接客人，但她知道小方不會馬上需要她，只要客人中意，又不是過夜的，她照樣可以偷偷地再做一二筆交易。

這就是她們的生活方式。

當年華尙未完全老去之前，絕不能放過任何一個可以賺錢的機會，她們必須以有限的青春，爲來日苟延殘喘作準備。

小方在床上翻了個身，有氣無力，懶洋洋地道：「是孫老二麼？」

他沒有睜開眼皮，不過他顯然已猜到來人是誰。

孫二「嗯」了一聲，但沒有馬上說明來意，這是一票悉心交易，爲了不出岔子，他必須在這小子身上多用一點心計。

小方打了個酒呃，仍然閉着眼皮道：「這麼晚了，你二哥還跑過來，是不是棧裏有客人看上了小桃紅？」

他側轉面孔，微微綻開一絲眼縫，又加了一句道：「還是你二哥也想找這娘們出出火氣？」

孫二淡淡地道：「別鬼扯蛋了，你坐起來，我有話跟你說。」

小方搖搖頭，又將眼縫闔上，輕輕嘆了口氣道：「不管什麼話，明天再說吧！那塊銀子已經化光，氣力也耗得差不多了

，我現在就只想睡覺。」

孫二不像是談買賣來的，而孫二也不會再借銀子給他，還有什麼好談的？

他說的是老實話，他這時的確只想睡覺。

孫二也嘆了口氣，緩緩站起身子道：「好的，你睡吧！既然你累成這個樣子，談也是白談，我只好再去找青狠老陳試試了。」

小方像屁股上給人扎了一針，突然一下跳起來道：「你……你說什麼？」

孫二像吃了一顆定心丸，從小方這副猴急相看來，他知道他的小心是多餘的。別說八百兩銀子，就是再減掉一半，無疑也能叫這小子簽下賣身契。

於是，他不再賣關子，重新坐下，開門見山的回答道：「我剛剛接下了一樁買賣，不過話得說在前頭，這可不是一樁好買賣。」

小方忍不住笑起來道：「當然不是好買賣！誰說過受僱殺人是好買賣？」

孫二搖頭道：「你完全想錯了！我說它不是一樁好買賣，正因爲這一次的僱主不是要我們去殺人。」

小方笑道：「不要我們殺人，難道要我們去救人？」

孫二道：「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小方笑道：「殺人要見血，救則人等於行善，這又有什麼不好？」

孫二道：「什麼地方不好，你可以慢慢的再想想。」

小方眼珠子不停滾動，臉上的笑容也慢慢消失，他顯然已領會出孫二這兩句話的言外之意。

他瞪着孫二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在這樁交易裏，我們可能會遇上我們的同行？」

孫二點頭道：「是的，我的意思，正是如此。不過，這種事究竟會不會發生，誰也不敢確定。到目前爲止，這只能說是一種顧慮。」

小方眨了一下眼皮，然後道：「我們這位僱主的要求是什麼？你最好詳細說出來聽聽看。」

孫二緩緩地道：「細節是這樣的：三天後的晌午時分，將有一輛馬車打從本鎭經過，乘客是一位芳年不滿雙十，姿色可人的大姑娘……」

小方眼中一亮道：「你說什麼？乘客是個不滿二十歲的大姑娘？」

孫二不禁暗暗嘆了口氣，他接第一筆交易時，顯然沒有選錯人。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上次在九尾金狐手裏栽的跟斗，無疑並沒有給這小子多大教訓。

「是的，一位大姑娘。這位大姑娘是去胡集燒香的，我們這位僱主的要求是，當這位姑娘抵達本鎭後，你就得寸步不離，暗中保護着她，直到這位姑娘燒完香，回程離開本鎭爲止。」

「還有什麼別的要求沒有？」

「沒有。這位姑娘一出本鎭，你的責任便告終了。」

小方點點頭，忽然微笑道：「你孫二哥辦事情，眞是越來越謹愼了，像這種輕鬆差事，你也看得這麼嚴重。如果個個像你這樣，我們這一頓飯誰還吃得下去？」

孫二側着面孔道：「你認爲這趟差事輕鬆？」

小方笑道：「至少我看不出這趟差事有什麼風險。」

他笑了笑又道：「就算這妞兒有幾分姿色，到時候可能會引來一些狂蜂浪蝶，但那也不比趕蒼蠅更費勁，胡集的那批小流氓，你難道還担心我小方應付不了？」

是的，小方這種想法，誰也不敢說沒有道理。

如果不是有那位尙大爺委托在先，他孫二無疑也會有這種想法。誰會這般殘忍，要跟一個年紀輕輕的大姑娘過不去？

孫二在來路上，已仔細衡量過了。儘管尙大爺和管大爺都是主僱，兩位主僱付他的酬勞也都相同，私底下仍然稍稍偏向於後者。

這也就是說：他希望小方護花成功。

小方護花成功，不用說，老吳就完定了。他有這種想法，是不是他把小方比老吳看得更重要？或是他也突然生出了憐香惜玉之心？

都不是！

他有這種想法，是爲了那位管大爺。

管大爺是老主僱。

管大爺的銀子，似乎永遠用不完，管大爺再次來到鎭上，即使不僱殺手殺人，也會給他不少好處。

如果小方這次護花失敗，管大爺將不會再信任他，他便等於斷掉一條財路。

至於那位尙大爺，他看得出，這是第一次交易，無疑也是最後一次交易。

只有一次交易的主僱，當然不值得重視！

那麼？要怎樣才能保證小方一定成功呢？

這種事是明說不得的。最妥當的方法，是以言語暗示，儘量提高小方的警覺。

他剛才反問小方是不是覺得這趟差事眞的很輕鬆，便含有這些用意。

但是，小方却不是一塊材料，根本就沒想到這條路上去。

話說到這種程度，已經够露骨了，如再加以點明，就非出毛病不可。

所以孫二只好點頭，不再開口。

小方精神大振，臉上的疲憊之色也爲之一掃而光，三兩下便將衣服鞋襪穿好，然後跳下木床，手一伸，笑道：「銀子拿來！折扣隨便。」

孫二取出一疊銀票，一邊點數，一邊問道：「這麼晚，你還要去那裏？」

小方笑道：「除了江寡婦那裏，這時候還有什麼地方好去？」

孫二不覺停下手來，抬頭道：「那寡婦給你小子搭上了？」

小方大笑。

孫二道：「你笑什麼？」

小方忽然擺出一副正經面孔道：「我有個好消息要告訴孫二哥。」

孫二像感到什麼不祥之兆似的，臉孔微微一變道：「什麼好消息？」

小方彎下腰，附在他耳邊，輕輕的說道：「還沒有搭上，所以你孫二哥還有希望。」

孫二面孔一下漲得通紅，伸手一推道：「滾你的蛋！」

小方再度大笑，乘勢倒去床上，雙腳蹺得老高。

孫二想打江寡婦的主意，這個秘密他早已知道了，但他一直不敢當面揭穿，因爲他怕因此借不到這個吸血鬼的銀子。

如今，一票交易到手，他不在乎了，因爲今後將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也可以不必巴結這個吸血鬼，自然樂得拿這個吸血鬼開開胃口。

孫二被人道破心事，雖然有點惱火，但想想貼肉荷包裏的兩千多兩銀子，火氣也就平息了下來。

也將點好的八百兩銀票放在鏡枱上，像是還有點不放心，忍不住又問道：「那麼……你去……幹什麼？你不是說青狠老陳手脚不干淨，以後不再跟他賭了麼？」

小方雙脚一沉，拗身坐起，一把抓起銀票，也不問數目多少，就塞進了口袋，站起來笑道：「沒有本錢沒話說，有了本錢今夜就非去不可。」

「爲什麼？」

「今夜那邊有大場面。」

「什麼大場面？」

「有人推不限注的通天莊。」

「誰推莊？老陳？」

「不是。」

「那麼是誰？」

「血鏢丁玄！」

孫二一呆道：「這小子又來了？什麼時候來的？」

小方道：「聽說是傍晚時分。」

孫二皺眉道：「這小子沒人招惹得起，你們跟他賭錢，可要小心些才好。」

小方笑道：「放心，這小子的飛鏢雖然可怕，但賭品却好得不能再好了，在賭枱子上，不論輸多少錢，可說從來沒有紅過臉。」

孫二搖搖頭，像是自語似的喃喃道：「一提到這小子的名字，就令人止不住心驚肉跳，這小子的錢無論多好贏，我也沒有勇氣領教。」

× × ×

孫二的話，一點也不誇張。

在淮揚道上，血鏢丁玄四個字，聽了的確會使人有心驚肉跳之感。

血鏢丁玄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正如孫二所說的：是個小子！

一個俊小子！

他的年紀跟殺手小方差不多，三十二三歲左右，高高瘦瘦的身材，皮膚白晳，衣着講究，不清楚底細的人，往往會誤以爲他是個世家公子。

當他第一次在這個小鎭上出現時，鎭上的一些小妞兒，幾乎爲他瘋狂。

無論他從那條街上經過，兩邊門縫裏都會閃灼着一雙雙明亮而多情的眼光，一些香噴噴的繡花荷包和絹帕，也會像深秋桐葉似的，打小樓高處，無端悠悠而下。

只是沒隔多久，這種情形就消逝了。

因爲小鎭上的人，很快的就打聽出這個俊小子的來歷。原來這個俊小子就是最近淮揚道上，那個人人談虎色變的亡命煞星……血鏢丁玄！

血鏢丁玄這四個字，究竟可怕在什麼地方呢？

關於這一點，最淸楚的人，恐怕得數淮揚帮的老大，雙槍鎭淮揚的老大，雙槍鎭淮揚徐宏武。

長江以北，第一大帮便是淮揚帮！

淮揚帮中最出色的人物，除了帮主徐宏武，大管事上官杰，便數帮中的四大虎將：一棍無敵莊强，三刀絕戶馬文祥，拿魂手吳信雄，惡鬍子陸富。

這四虎將被尊爲帮中的四大護法，其中尤以拿魂手吳信雄和三刀絕戶馬文祥兩人名氣特別响亮。

但這兩人在遇上血鏢丁玄時，幾乎連狠話都沒有來得及說一句，便成了地府新客。

據說事情發生在一座酒樓上，當這兩位大護法向血鏢丁玄撲過去時，後者正持杯欲飲，兩人飛鏢穿喉，氣絕倒地，血鏢丁玄連動都沒有動一下。

那隻酒杯，仍然端在他的手上，就是坐得最近的酒客，都沒有看清他打出飛鏢時是用的什麼手法！

在淮揚帮來說，當然是大事一件！

事情發生之後，人人都爲這個新出道的年輕人暗捏一把冷汗！

淮揚帮帮衆逾萬，高手如雲，豈能容你一個毛頭小伙子如此猖狂了。

但事情演變的結果，却大大出人意料之外。

原來淮揚帮帮主徐宏武爲人還算正直，他事後查明雙方翻臉的經過，獲知過錯的確出在他兩位部屬這一邊，便找血鏢丁玄談判。

他開出的和議條件是，殺死兩名護法的事可以不予追究，但對方必須加入淮揚帮，以補償該帮人手的損失。

如果血鏢丁玄答應，他願給予副總管的名義。

副總管事，就是大管事的副手，也就是全帮僅次於帮主和大管事的第三把交椅。殺了對方兩名護法，還獲得如此優待，帮主徐宏武此舉也可說得上是仁盡義至的了。

血鏢丁玄的答覆，只有四個字。

「敬謝不敏！」

據說雙槍鎭淮揚當時僵在太師椅上，半天動彈不得，氣得幾乎當場昏了過去。

從此，血鏢丁玄四個字，便在淮揚道上傳開了。

但這只是一個開始。

有人加以統計，先後兩年不到，死在這小子血鏢下的兩道人物，已將近五十大關。

這幾乎是十名職業殺手必須要三年之久，才能完成的一個數字。

在這四五十人中，頗多知名人物。如海門四雄，猴拳楊六，彈腿麻二，南通金毛獅子，鎭口押業張一塵等人，名氣可說都不在淮揚帮死去的那兩位護法之下。

× × ×

如今，這個可怕的英俊小子，就坐在兩張併起的八仙桌後面。

小方走進大廳時，賭局似正進入最高潮。今晚替血鏢丁玄掌莊的人，是太白樓的蔡麻子，大概是吆喝得太起勁的關係，蔡麻子臉上的麻坑，一顆顆都在閃着紫色油光。

小方雖然素行欠端，但由於年紀輕，

相貌生得好，咀巴又甜，在鎮上人緣還不錯，如果換了平常時候，他這一進來，最少也有一半的賭徒會跟他點頭招呼。

今晚的情形，則似乎有點異樣。

他走進去時，跟他招呼的人，竟連半個也沒有。

只見蔡痲子一邊抹汗，一邊在窮吼：「瞎子摸頭條。下，下！快，快！不限注，愈大愈好！」

小方站在大廳近門處，正遊目四顧間，忽然有人輕輕拉了他一把。

小方身子一轉，便嗅着一股幽香，原來是江寡婦。

江寡婦今晚一身淡裝，素中帶俏，燈下看來，份外動人。

小方雖然已在馬婆子處跟小桃紅荒唐過一陣，這時目光所及，仍不免心旌微盪，有着一種不克自持之感。

江寡婦悄聲道：「這時候你趕來幹什麼？」

小方笑道：「能幹什麼，就幹什麼。你說我來可以幹什麼？」

江寡婦狠狠扭了他一把，小方疼得張牙裂咀，却不敢喊出聲來，被扭的地方雖不好受，心裏却是舒泰極了，他眞巴不得對方不放手，再扭他幾下。

「你也想來趕場子？」

「別人可以，我不可以？」

「你不是輸光了？又哪來的賭本？」

「向孫二借的，不貴，四分利。」

「我看你今晚最好歇歇手。」

「爲什麼？」

「莊家牌風太順。」

「順到什麼程度？」

江寡婦咀一呶，道：「你瞧瞧老吳和老陳！」

小方依言抬頭望去，青狠老陳坐在天門，醉貓老吳坐在上門，兩人額暴青筋，臉色都不怎麼好看。

江寡婦低聲道：「老吳還好一點，老陳可慘了。」

小方道：「怎麼個慘法？」

江寡婦道：「他帶來一千多兩老本輸光了不算，掌燈時分又叫人去向薛嫂借了八百兩，這會兒我看大概也差不多了。」

小方笑笑道：「沒有關係，我們這位陳大仁兄輸得起。」

× × ×

青狠老陳的確輸得起。

在鎮上的一些殺手中，青狠老陳經常被人提及的人物。

因爲這頭青狠是芸芸殺手羣中，唯一的一名財神爺。

這個小鎮上的一些殺手，除了一個渾號叫張老實的殺手之外，差不多人人都有一個花錢的嗜好。

不是好喝好玩，就是好嫖好賭。

所以，這些殺手大爺們收入雖豐，但一年到頭，却幾乎有大半時間，都是在過着寅吃卯糧的日子。

其中就只張老實和青狠老陳兩人是例外。

張老實不喝，不賭，不嫖，日子過得舒服，是理所當然的。

這不僅張老實如此，一個人若沒有以上這幾種嗜好，誰的日子都不難過得舒舒服服。

而事實上，張老實也只不過日子過得舒服一點而已。鎮上人人淸楚，這位無任何不良嗜好的殺手，私底下也並沒有積下多少財富。

青狠老陳就不同了。

這頭青狠不僅購置了大批田地房產，買了一大羣姬妾，據說單是在六合莊的存欵，就不下十萬兩之鉅！

爲什麼這頭青狠會如此富有呢？

因爲他武功好，主顧比別人多？還是他暗地裏另外幹了些什麼別的勾當？

通統不是！

他的銀子，來自賭檔，來自其他殺手們的荷包，是其他殺手們孝敬他的！

醉貓老吳在孫二面前說，他的銀子，全是被青狠老陳贏去了，這話倒眞一點也不假。

而且，不僅是今天如此，也不僅是他醉貓老吳一個人如此。

所有的殺手，除了一個張老實，只要接到了生意，拿到了花花銀票，就忍不住要往江寡婦家裏跑。

到了江寡婦家裏，只要碰上這位青狠老陳推莊，身上的銀票，就難免要有幾張會改姓。

青狠老陳在賭檔上贏錢，並不是全靠手氣，這一點早巳不成爲其秘密。

但是，儘管人人心頭雪亮，却誰也沒有抓到過把他的把柄。

人，有時就是這麼奇怪。

大家都知道青狠老陳的手脚不老實，可是，一個個還是照樣跟他賭，而且歡喜跟他賭。

這是什麼原因？

爲了嘔氣！

也就是一般人常常掛在口邊的：「不信這個邪！」

——如果青狠老陳贏錢只是憑運氣，運氣不會永遠跟定一個人，只要能叫這頭青狠輸一次，那將比幹什麼都痛快。

如果青狠老陳贏錢是靠了玩手脚，那也沒有關係。只要給老子抓到一次，嘿嘿，到時候，這筆帳慢慢算吧！

只可惜，事與願違。

在賭枱上，青狠老陳還是一次又一次的照贏不誤，運氣似乎永遠跟定了他，儘管人人恨得牙癢癢的，却始終沒有人能抓着他的弊病。

今天的青狠老陳，輸得如此之慘，是不是表示這頭青狠的時運巳走盡了？

× × ×

小方斜靠在門框上，以隔岸觀火的悠閑姿態，又朝賭枱那邊望了過去。

他決定聽從江寡婦的忠告，且一旁看看風色再說。

小方接納江寡婦的勸告後，倒並不完全是怕步上青狠老陳等人的後塵，而是由於他此刻心情特別愉快，已不需要任何新的刺激塡補。

天底下還有什麼事情，比聽到青狠老陳輸錢的消息更令人感到快慰？

——輸吧！老小子。輸得越慘越好！如果實在接濟不上，要我小方當褲子借給你都可以。

江寡婦也在望着賭枱那邊微笑。

這是一幅很奇異的景象。

莊家手風順，下家當然個個倒楣，但是，說也奇怪，此刻賭枱四週的賭徒，除了醉貓老吳，幾乎人人臉上都隱隱約約的流露出一絲笑意。

輸了錢的人，居然越輸越高興，豈非咄咄怪事？

其實，這一點也不奇怪。

這些賭徒全是本鎮人，人人都因青狠老陳贏去不少錢而喜形於色，由於青狠老陳的注子大，他們的注子小，只要莊家能把把通吃，他們情願奉陪到底！

、這跟小方願當褲子借給這頭青狠去輸的心情完全相同。

但是，莊家能把把通吃嗎？

× × ×

小方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忽然收回目光轉身低聲道：「大嫂，我看不妙！」

孫寡婦一怔道：「什麼事不妙？」

小方低聲道：「大嫂最好想個法子，偸偸通知小丁或蔡痲子一聲，要他們及時滿莊罷手，否則他們非吃大虧不可了。」

「吃誰的虧？」

「老陳！」

「老陳？」

「是的。」

「我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

小方似乎有點着急，壓着嗓門道：「我是突然想起來的，這是一種郎中手法，也就是俗話說的放長綫釣大魚！」

江寡婦也似乎跟着緊張了起來，忙道：「什麼叫放長綫釣大魚？」

「他們推的是不限注的莊，對嗎？」

「這是事先講好了的。」

「關鍵就在這裏，我猜老陳今天身上一定帶了值錢的珍寶，他故意先輸千把兩銀子，以及去向薛嫂借銀票，其實都是一番做作，目的不過是想將莊家用一句話扣牢：你既然吃得起，就應該賠得起！」

「你的意思是說，等時機來了，他會突然押下一記大注？」

「不是這樣，他可以裝作輸出眞火，不惜傾家一拚的樣子。小丁是個要面子的人，當初既沒有限定注子只收現銀和銀票，老陳押的東西，只要人人知道它值多少錢，小丁就無法不接受。」

江寡婦點頭，沉吟不語。

小方的這番話，的確句句都在情理之中。

青狠老陳是一個絕不肯，也絕不會在賭枱上把銀子輸給別人的人。

她這裏雖然沒有發生過像小方說的這種場面，但是，以前沒有發生過的事情，誰也不能担保以後，就一定不會發生。

本來，她這裏並不是專靠抽頭維生的賭場，張三是客人，李四也是客人，無論誰輸誰贏，可說都跟她江寡婦沒有關係。

但是，今天的大贏家，如果仍是青狠老陳，情形就不一樣了。

不錯，她這裏不是賭場，贏錢的人也不是她江寡婦，但別人的銀子，是在她這裏輸去的，總是事實。

如果大家輸輸贏贏，有來有往，那也無話可說。

問題就出在大家賭來賭去，人人都輸，大贏家永遠只有一個。

這就叫她這位居停主人不大好受了！

因爲這種情形若是一直維持下去，儘管目前還沒有聽到一句閑話，但遲早總不免會敎人把她這裏看成是一個吃人的地方。青狠老陳贏錢，她担罪名，値得嗎？

所以，江寡婦一時未有表示，並不是在攷慮應不應該這樣做，而是在思索要以什麼方法去通知小丁或蔡痲子及時罷手。

如今，這位美麗的女主人，顯然巳經有了打警號的辦法。

她低低聲地說道：「好吧，我過去提醒……」

小方苦笑着頭一搖道：「算了，巳經來不及了！」

× × ×

是的，巳經來不及了。

早就來不及了。

江寡婦因爲專心籌思對策，沒去留意賭枱那邊的情形，事實上早在小方說完最後一句話沒有多久，那邊賭枱上就出現了驚人的場面。

情形正如小方所說的一樣。

當血鏢丁玄砌好一堆新牌，蔡痲子正在從旁吆喝催注之際，青狠老陳忽然從褲帶上解下一隻小布袋。

他一手緊握着那隻小布袋，一手按在牌子上，抬頭問道：「我可不可以動動條子？」

「動動條子」的思，就是將莊家推出的八張牌，任意調調位置。

這是輸家的權利。

只要莊家連吃幾個通，下家人人都可以提出這一要求，莊家沒有拒絕的理由。

因爲下家動條子的用意，只不過是希望轉轉手氣，絕無任何弊病可言。

輸贏決定於打點子的骰子上。

就算你三十二張天九牌，張張認得，除非你能立時控制骰子的點數，你就絕對無法保證一定能抓得到最大的一副牌。打骰子既是莊家的事，下家動牌，有什麼不可以？

丁玄笑着點點頭。

枱子上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青狠老陳的手法，非常簡單，他只動了兩副牌，那就是將原來的第一把牌，與第三把牌互換了一個位置。

別瞧這一動手法簡單，學問可眞大得很。

因爲如此一來，莊家打出的骰子，只要點數成單，便等於跟天門對換一副牌。

換句話說：若是未動之前，莊家本該吃天門，這一動莊家便得賠天門。

當然，反過來說，害處也是同一樣有的。

不過，後者的機會，畢竟要小得多，如果莊家賠多吃少，誰還想到動牌？

也許有人要問：既然如此，爲什麼不將第二把牌與第四把牌掉換一下？那樣一來，無論莊家打的點子是單是雙，豈不都可以達到與莊家調牌的目的？

不錯，這種想法很有道理。

不過，只要是一個眞正的賭徒，就絕不會有這種想法：賭錢不是演算術，賭徒自有賭徒的一套迷信。

賭錢之前不能剃頭洗澡，否則非輸不可。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隆中客・文
子成・圖

紅姑

（下）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俠女紅姑出現朱仙鎮，以高價出售玉珮為餌，冀圖誘出殺害義父的仇人，此時適朱志中層奉到朱仙鎮來，踊緝關中三虎，當三虎之一任準被紅姑的義伯殺死後，紅姑與朱志中始各吐實情，原來紅姑所要找之仇人即為飛虎莊莊主皇甫泰，而朱志中緝捕之二虎則匿於該莊，於是計議由朱志中先行前往拜莊，要皇甫泰交出二虎法辦，皇甫泰不允，而二虎却自告奮勇現身，與朱志中展開一場惡鬥，百招過後，二虎仍不能取勝，朱志中則乘虛反擊……

賓主成對頭 骨肉慶團圓

話聲中，朱志中長劍上的烝芒暴長一尺有奇。

「噹噹」兩聲，兩枝喪門劍帶着一串懾人銳嘯，被震飛開分別射向屋頂。

任恒的人頭也同時滾落一旁。

那無頭屍身鮮血狂噴中，任杰也頓足騰身而起。

「留下命來！」

斷喝聲中，朱志中有如天神下降地，後發先至，凌空一把抓住任杰的後領，順手一甩。

也不知是巧合，還是故意，朱志中這順手一甩，恰好將任杰甩在天井的中心點上。

眞是說得遲，那時快。

「砰」然巨震中，那中心點的石級忽然下陷，任杰整個身子自然也跟着掉了下去。

只聽任杰發出半聲慘號，就寂然無聲了。

接着，下陷處，冒出一股腥臭之極的嬝嬝青烟。

朱志中似乎被這意外的變故，震驚得呆住了。

旁觀的人，也沒任何反應。

這刹那之間，週遭一片死寂，連空氣也像是凝結了似地。

半晌，朱志中才驚魂乍定地，長嘆一聲道：「好厲害的土木機關。」

皇甫泰正容說道：「一個江湖人，即使退隱了，也難免會有仇家尋上門來，所以，本莊到處都設有土木機關，這一點，尚請老弟諒解。」

「這情形，我了解，」朱志中苦笑道：「幸虧我方才沒踏上那塊石板。」

「即使你踏上那塊石板，也不會有危險，除非老夫存心要殺你？」

「啊……」

「方才，如果你不是使用眞力下砸，即使將任杰甩到石板上，也不會觸發機關的。」

朱志中歎道：「這機關可眞神奇得很呀！」

皇甫泰長嘆一聲道：「我這些客人，

總算都能諒解我的處境，沒人節外生枝，現在，任老弟任務已了，可以告退了。」

「是的，多謝莊主惠予成全。」朱志中俯身拾起任恆的人頭，含笑道：「小弟還有一個不情之請……」

皇甫泰撚鬚笑問道：「難道還要老朽的人頭不成？」

「莊主說笑了！小可之意，是請莊主派人將任杰的人頭割下。」

「目前的任杰，已經屍骨無存，只剩下毛髮了。」

「那……好！小可告辭了。」

他，雙手捧着任恆的人頭，遙遙一拱，轉身大步而出。

背後，傳來皇甫泰的沉喝道：「西門老弟，代老朽送客？」

「是！」

西門逸送走朱志中後，皇甫泰仍然卓立原地，但他臉上的慈祥笑容消失了，代之的是莫測高深的陰沉。

西門逸緩步走向他身前，低聲說道：「莊主，那小子走了。」

皇甫泰冷冷地道：「方才的情形，你都看到了。」

西門逸微顯不安地道：「是的」

「那麼，對那小子兩次逃過我們的預謀，你作何解釋？」

「莊主之意是……」

「我認為，本莊中有奸細。」

西門逸一怔，道：「這……不可能吧！」

皇甫泰冷笑道：「不可能，咱們的秘密怎會走漏？」

西門逸道：「莊主認為那小子知道我們的預謀？」

皇甫泰道：「如果那小子不知道我們的預謀，怎會事先在左手中備有能吸引暗器的磁性兵刄？即使此一情況是巧合，那麼，當任氏兄弟想將他逼往中心點時，為何他不上當，再退一步說，這也算巧合，那麼，最後他將任杰擲向陷阱下，又作何解釋呢？如果這也算是巧合的話，世間怎會有這麼多的巧合湊在一起。」

西門逸苦笑道：「莊主明見，這情形的確是很可疑。」

皇甫泰沒接腔，但臉色却更陰沉了，陰沉得令人不寒而慄。

西門逸囁嚅地道：「莊主，參與昨宵密謀的人，一共只有四個人，如今，任氏兄弟已死，如果眞有內奸，則屬下的嫌疑最重。」

皇甫泰接口道：「老夫沒懷疑你。」

「多謝莊主！」

「但任氏兄弟也決不會跟自己過不去的。」

「那麼……很可能是任氏兄弟回去之後，無意間漏了口風。」

「老夫也正是這麼猜想。」

西門逸冷笑一聲道：「莊主，屬下馬上進行追查。」

皇甫逸忙道：「不？現在追查，等於打草驚蛇，以後，凡事多加注意就是！」

西門逸連聲恭應着：「是是……。」

皇甫泰一挫鋼牙，道：「今天，是老夫生平最窩囊的一天，吃足了啞吧虧，還要賠上笑臉。」

西門逸諂笑道：「莊主請放心，那小子逃不過咱們掌心的。」

皇甫泰道：「派去的人可靠嗎？」

西門逸道：「絕對可靠，是最近才投效本莊的屬下的師兄。」

「為防萬一起見，最好還是由你親自出馬。」

「是的，屬下這就告辭。」

× × ×

今天，前往悅來客棧看紅姑那塊玉珮的人，比前一天少得多了。

顯然，那些人也全都是為了好奇而來，不可能有甚麼結果。

這是跟前一天一樣，除了應付那些因好奇而來瞧熱鬧的人之外，紅姑連大門都不出，而且連一日三餐也都是在房間內用的！

用過晚餐後，胖掌櫃親自去她的房間收拾盤盞，並悄聲說：「劉爺剛才傳來了消息。」

紅姑也悄聲問：「怎麼說？」

「西門逸偕同他的師兄，率領大批人馬，在六十里外的劉莊趕上朱少俠。」

「結果如何？」

「結果咱們大獲全勝，僅西門逸師兄弟帶傷逃回，但他們傷勢不重。」

「為甚麼不殺光他們？」

「姑娘，咱們只有朱少俠一人，如果姑娘也在場，就不會有漏網的了。」

「現在他們打算怎麼辦？」

「劉爺說：他們有兩個方案，一個是乘機折返，向皇甫泰翻臉要人，另一個方案是故意示弱，不予追究，並說，請姑娘卓裁。」

紅姑沉思着道：「讓我冷靜的攷慮一下再答覆他們。」

「好的，老朽待會再來。」

「還有，如果還有前來看玉珮的人，請代我擋駕，就說我已安歇了，請他們明天再來！」

「是的。」

「你自己也要格外當心？」

胖掌櫃笑道：「多謝姑娘關注，我在這兒已五年，也算是飛虎莊的老人了，他們不會懷疑我的！」

紅姑正容道：「話是不錯，但多加一分注意，就可減少一分危險。」

「是是……」

胖掌櫃退出了之後，紅姑室內的燈也熄了。

× × ×

約莫三更時分。

還跟以往一樣，飛虎山莊一片漆黑，只有莊主皇甫泰所住的靜樓中還透出一片燈光。

皇甫泰一臉的陰沉，正憑窗靜立。

左臂上的外傷才包紮好的西門逸跨步進入，並笑問道：「莊主，難道又有甚麼變故了嗎？」

皇甫泰徐徐轉過身來，苦笑道：「老弟，如非咱們一向合作得很好，我眞會懷疑你這個人有通敵嫌疑。」

西門逸楞了一下，皇甫泰又立即接口道：「不論武功機智，你一向是超人一等，所以才獲得『神機秀士』的綽號，但你最近這兩天，却表現得太差勁了。」

西門逸惶恐地躬身爲禮道：「屬下無能，朱志中那小子，實在是屬下有生以來所遇上的最厲害的對手。」

皇甫泰道：「姓朱的小子很扎手，我明白，但我的意思，却另有所指！」

西門逸身軀一震，道：「還有誰？」

「你先坐，」皇甫泰自己又坐了下來，掀鬚微笑道：「老夫在江湖上，也算薄有聲名，飛虎山莊，更是高手如雲，這是人所共知的事。」

「是的……」

「如果你老弟想對我有所不利，自己沒有兩下子，也沒有充分的準備，你敢不敢？」

西門逸苦笑道：「莊主已另有發現了嗎？」

痴甫泰點點頭道：「還記不記得，我昨天所說的，本莊有奸細的事。」

西門逸臉也一變道：「莊主已查出來了？」

「目前，僅只抓住一個！」皇甫泰忽然沉喝一聲：「帶江松！」

西門逸訝問道：「會是他？」

他，他是誰呢？

是悅來客棧的胖掌櫃。

胖掌櫃江松顯然已被制住雙「肩井」大穴，在兩個勁裝大漢的押解下，直挺挺地站在皇甫泰面前。

皇甫泰凌空揚指，解了紅松被制的穴道，並含笑問道：「紅松，老夫給你一個將功折罪的機會，你願意攷慮嗎？」

江松冷笑道：「別作夢！」

皇甫泰道：「聽我把話說完，我只要你告訴我，紅姑是甚麼來歷，和朱志中是甚麼淵源，你就算是立了功。」

江松笑問道：「然後呢？」

「然後，既往不究，你仍然是悅來客棧的掌櫃。」

「這實在很便宜啊！」

西門逸插口道：「這是咱們莊主寬宏大量，江松，你可別不知進退！」

江松一哂道：「莊主，我可以先問你一個問題嗎？」

皇甫泰道：「可以。」

「莊主，你是如何發現我有通敵嫌疑的呢？」

「你也是幹秘密工作的，應該想到，我隨便派一個人，以旅客身份，住進客棧，不就行了嗎！」

江松苦笑道：「對我自己來說，這的確是一個不可原諒的疏忽。」

皇甫泰道：「不過，現在補救，還來得及。」

江松道：「已經來不及了，莊主，不管你說的是眞是假，我都很感激你。」

「不！用不着感激，這是有交換條件的。」

「但我只能告訴你，他們都是你的生死對頭。」

西門逸臉色一沉道：「江松，你爲何這麼不知好歹！」

江松說道：「總護法，這是各爲其主啊！」

皇甫泰道：「你的主人是紅姑，還是朱志中？」

江松道：「是誰都一樣，反正他們都是你的冤家對頭，你又何必多問呢？」

皇甫泰輕輕一嘆道：「是一條漢子，我眞不忍心殺你。」

「但我却不能原諒我自己。」寒光一閃，江松已由袖中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

西門逸霍地站起，道：「江松，你找死！」

江松平靜地道：「總護法請放心，憑我這點三脚貓功夫，敢在二位面前班門弄斧嗎？」話聲未落，已反手將匕首插進自己的的心窩。

皇甫泰又是一聲輕嘆，道：「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我沒說錯，的確算是一條漢子。」

江松猛地一拔匕首，一股血箭，射向皇甫泰前胸，而那把匕首，也混在血箭中向皇甫泰的前胸射去。

這是江松垂死掙扎，集中全力的雷霆一擊。

雙方距離不足八尺，又是事出意外，而事實上，皇甫泰也一直端坐着，沒有任何反應。

此情此景，按說，不論皇甫泰功力有多高，都應該一擊中的，絕難倖免的。

事實上，那把匕首也在血箭的掩護之下，射中了皇甫泰的心窩。

但令人費解的是，皇甫泰却像是局外人似地，仍然含笑端坐，只是目注江松那徐徐地倒下去的身體，道：「免得你死了還是糊塗鬼，江松，老夫告訴你，我已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

「我不信！」

隨着話聲，一道人影穿窗而入，寒芒連閃，震耳金鐵交鳴聲中，並傳出清朗語聲道：「朱大哥，快將江前輩救出去，這兩個老賊由我對付。」

這個不速之客，是一個年約弱冠，皮膚黝黑，一身青色勁裝，青布包頭的小伙子。

「兩個老賊由我對付，」這口氣固然大得出奇，手底下也的確不含糊，「唰，唰，唰」一連三劍，居然將倉促應戰的皇甫泰逼得連退三大步。

但皇甫泰並非徒具虛名之輩，連退三步之後，立還顏色，並呵呵大笑道：「二位老弟如果早來半步，那有多好。」

這當兒，朱志中也已穿窗而入。

但西門逸却不等他向江松施救，已揮劍攔截，並沉聲叱道：「朱志中，你欺人太甚！」

正和皇甫泰殺得難解難分的勁裝少年，忽然左掌一揮，擊向西門逸的前胸，並冷笑一聲，道：「西門逸，你給我安份一點。」

他那左掌的攻擊，看似平淡無奇，但在西門逸的感覺中，却覺得有一股其重如山岳的無形潛勁洶湧而來，逼得他不得不心中一凜，而飛身退讓。「轟」地一聲，客廳牆壁被掌風擊出一個大窟窿。

皇甫泰忽然虛幌一招，橫移五尺，口中並大喝一聲：「住手！」

勁裝少年冷笑道：「咱們勝負未分，爲何住手？」

皇甫泰苦笑道：「西門老弟，你出去交代一聲，這是誤會，教他們各回自己崗位。」

原來這剎那之間，整個飛虎山莊，似乎一下子由沉睡中甦醒過來，警鈴大作，燈火齊明，叱喝之聲，此落彼起。

「是。」

西門逸恭應一聲，匆匆離去。

朱志中淒然道：「兄弟……江老伯已經……已經……」

皇甫泰苦笑道：「我說這是誤會，如果二位老弟早來半步，就不會有這種慘變了。」

勁裝少年冷笑道：「誤會，你說得多輕鬆！」

皇甫泰苦笑如故地道：「二位老弟，有一點我必須先行說明，二位老弟固然是武功卓絕，爲年輕一代中罕見的高手，但老夫可並不怕你們。」

勁裝少年笑道：「不怕爲何叫停？」

「叫停是爲了解釋誤會。」

「哼！又是誤會！」

「二位老弟雖晚來半步，但方才的情形當已看到，江松是自裁的。」

朱志中點點頭道：「這一點，我們已看到。」

皇甫泰道：「我不但沒殺江松，而且還險些中了他的暗算。」

勁裝少年冷哼一聲道：「一個人的臨死反擊，也算暗算？」

皇甫泰苦笑道：「老弟台正在氣頭上，我不跟你抬槓，但有一點我必須說明，我並沒受傷。」

說着，一下子撕開前襟，露出貼身的一件白羅衫來。

白羅衫是完整的，也沒一點血漬，這足已證明，他的確沒受傷。

勁裝少年披唇一哂道：「你受不受傷，與我不相干？」

「但你方才說過不相信的話，所以我必須拿出證據來，證明老夫不打誑語。」

皇甫泰淡然一笑道：「就憑這一點，二位老弟當相信，當代武林中，能殺死老夫的人，可不容易找到了。」

朱志中冷笑道：「你自信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所以，居然敢跟官府作對？」

皇甫泰道：「這又要說到誤會了，也正是老夫必須加以解釋的原因，二位老弟也當明白，一個江湖人，不論他的武功有多高，勢力有多大，都不會與官府作對，除非客觀形勢迫得他不得不鋌而走險。」

「那麼，昨宵之事，你如何自圓其說呢？」

「老弟指的，可是西門逸率衆追截的事？」

「你總不能說不知情吧？」

「如果我說不知情，誰也不會相信，但事實上，我是事後才知道的，老弟當記得，昨天，我曾當面說過，本莊所收容的食客，都是一些亡命之徒，在莊內，他們不得不聽我的約束，但在莊外，即使是天王老子，也約束不了他們。」

朱志中道：「莊主可推得眞乾凈。」

皇甫泰苦笑道：「老朽說的，都是實情。」

「你知道截殺官差的罪名嗎？」

「老弟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你認爲我是危言聳聽？」

皇甫泰濃眉一揚，道：「朱老弟，我皇甫泰不惹事，也不是怕事的人，如果眞有人要逼我上梁山，我頂多放棄目前的基業，天地之大，決不會沒我的存身之地，但那樣一來，對你老弟，也沒有好處。」

「我不想有甚麼好處，只想順利完成任務，圓滿銷差。」朱志中含笑道：「聽你方才的話意，好像已經是非常委屈求全了。」

「本來就是，」皇甫泰苦笑道：「所以，只要你老弟高抬一下貴手……」

「莊主言重了！這話正是我所要說的啊！」

「那好辦，從現在起，老夫保證，本莊的人，決不會再追截你，如果萬一還有此等情事發生，你可以隨便給老夫加上個甚麼罪名，老夫決不怪你。」

朱志中沉思了一下，扭頭向勁裝少年問道：「兄弟，你說呢？」

勁裝少年道：「你是老大，自然由你作主。」

朱志中輕嘆一聲道：「好，冲着莊主這一番委屈求全的誠意，我只好認了。」

皇甫泰道：「多謝老弟諒解，對於這些不愉快的誤會，老夫深感歉疚，也殊爲抱憾。」

朱志中道：「事情已經過去，就不必再提了。」

他俯身提起江松的遺體，向脅下一挾，扭頭向勁裝少年道：「兄弟，咱們走吧！」

皇甫泰忙道：「西門老弟，代老夫送客。」

× × ×

西門逸送客回來之後，皇甫泰將他帶到隔壁一間密室中，臉色凝重地問道：「老弟，對於方才那個勁裝少年，你有何觀感？」

西門逸道：「第一個觀感，是他的武功高得令人難以相信，居然能和莊主打成平手。」

「還有嗎？」

「這個……這個……」

「我懷疑他可能是紅姑所喬裝。」

「對，對！方才，我總覺得他的眼神有似曾相識之感，但一時之間，却想不起來，經莊主這一提醒，我却想起來了，那小子的眼神，有點和紅姑的眼神相似。」

皇甫泰道：「這就是了，不管他的易容術如何高明，眼神是不容易改變的。」

「可是……可是……」

「還有甚麼可是的？」

西門逸苦笑道：「紅姑是一個跛子，但方才那個小子，却並沒跛足啊？」

「紅姑是怎樣的跛法？」

「她的右足，好像短了一點，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

皇甫泰沉思着道：「也許她的跛足是故意裝成的，或者是方才她的足底下墊了甚麼東西？」

「但她方才一切都顯得很自然。」

「這些暫時不管他，等我查證一下，方才這一段時間之內，如果她不在客棧內……那咱們的忖測，就不會錯了。」

× × ×

皇甫泰的查證結果如何，只有他和西門逸二人心中明白。

但第三天却是很平靜地過去了。

這一天，前來悅來客棧看玉珮的人，比第二天更少了。

對紅姑來說，她心中的失望是不難想見的，但她對悅來客棧的胖掌櫃江松的突然「失踪」，似乎毫無所覺。

晚餐後，她顯得意興闌珊地，正準備去街上溜溜，瞧玉珮的却又上門了。

那是一位鬢髮皆白的老人和他的約莫十五六歲的孫女。

這祖孫倆是乘着晚餐後散步的工夫，因好奇而順便前來瞧瞧的，當然不會有甚麼奇跡出現。

但這位老人家對玉珮雖沒有多大興趣，但對紅姑這個人却是端詳了又端詳。

也幸虧他年紀一大把了，如果是一個年輕人，他這種看人的方式，很可能會挨上兩記耳光的。

這位白髮老人，不但對紅姑一再地端詳，而且霜眉緊蹙，一再抬手拍着自己的額角道：「奇怪啊……奇怪。」

他的孫女笑問道：「爺爺，有甚麼奇怪的？」

「這位小姑娘，我總覺得在哪兒見過似的？」

「爺爺，你眞是老糊塗了，這位姊姊到這兒才三天，你怎會在別處見到呢！」

「小珠，妳別打岔，讓爺爺好好的想一想。」

紅姑以爲是皇甫泰派來的人，她不插咀，只是以局外人的神態，冷眼靜觀事態的發展。

小珠向着紅姑嬌笑道：「這位姊姊妳別見怪，我爺爺就是這點毛病……」

紅姑接口笑道：「小妹，我不會見怪的，老人家嘛！都會有記憶不好的毛病的哩。」

那白髮老人忽然「啊」了一聲，笑道：「我想起來了。」

小妹訝問道：「爺爺，你眞的見過這位姊姊？」

「當然！」

「在哪兒見過！」

「杜員外家。」

「爺爺，你別亂講了，這位姊姊是外鄉人，怎會無緣無故跑到杜員外家去。」

她像百靈鳥似地，嘰哩嘩啦地不容她爺爺接腔，又向紅姑笑問道：「這位姊姊，妳去過杜員外家嗎？」

紅姑漫應道：「沒有啊！」

小珠又向她爺爺嬌笑道：「爺爺，你該聽到了吧！」

白髮老人苦笑道：「丫頭，爺爺看到的，是她的畫像啊！」

「爺爺，你越說越奇了，杜員外家，怎會有這位姊姊的畫像？」

「不……不是她的畫像，是杜夫人的畫像。」

「是杜夫人的畫像？」

「不錯。」

「杜夫人有多大年紀？」

「大概才四十出頭……」

小珠「格格」地嬌笑道：「爺爺，我說你老糊塗了，還不服氣，你想想看，杜夫人已算老太婆了，這位姊姊，還不到二十歲，她怎會像杜夫人的畫像呢？」

紅姑心中一動，但外表上却很平靜地笑了一笑道：「小妹，妳爺爺看到的，可能是杜員外女兒的畫像吧？」

「不！」白髮老人堅決地道：「杜員外沒有女兒，也沒有兒子。」

紅姑苦笑道：「這就奇了……」

白髮老人道：「一點也不奇，我所看到的，是杜夫人未嫁時的畫像。」

紅姑心頭猛然一震，小珠却又搶先笑道：「爺爺，你爲甚麼不早說？」

白髮老人苦笑道：「丫頭，妳幾時給過爺爺早說的機會。」

「對了，爺爺，杜夫人未嫁時的畫像，你是怎麼看到的？」

「妳這丫頭呀！甚麼事都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

小珠拉着他的白鬍子，撒起嬌來，道：「爺爺，快說嘛！」

白髮老人忙道：「別拉我的鬍子，我說，我說……」

小珠勝利地笑了，並向紅姑扮了一個鬼臉。

白髮老人含笑說道：「小珠，最近這兩個月，我不是常常去杜員外家，替杜夫人看病嗎？」

「唔……」

「那張畫像，就放在杜夫人的梳粧枱上，所以，我一眼就可以看到。」

紅姑笑道：「原來老人家還是一位名醫，眞是失敬得很。」

小珠插口搶先笑道：「這位姊姊妳不知道，我爺爺還是一位神醫哩！在朱仙鎭，提起李神醫，沒人不知道的。」

李神醫却截口苦笑道：「可是，我這個神醫，却治不好杜夫人的病。」

紅姑笑問道：「老人家，那位杜夫人患的一定是非常難治的奇症了。」

「其實，她的病並不奇，是心病……」

「心病？」

「是的，心病必須心藥醫，但她的心事却不肯說出，連她的丈夫也問不出所以然來。」

「這眞是怪事。」

李神醫苦笑道：「像她這種病，別說我是個凡人，縱然是大羅神仙，也沒法醫治的。」

紅姑注目問道：「老人家，這種病，會不會有生命危險？」

「這很難說，她是多年積鬱攻心，除非是有奇跡出現。」李神醫輕笑一聲道：「恐怕難以拖過一年。」

紅姑的靈目中掠過一絲難以覺察的憂鬱，口中却徐徐地道：「她年輕時長得那麼像我，有機會時，我一定去看看她。」

李神醫道：「那好極了！杜員外就住在北大街最末的一幢巨宅，朱漆大門，門口有一對巨大的石獅子，不必問人，也可以找到。」

小珠却意興闌珊地打了一個呵欠，道：「爺爺，我們該回去了。」

李神醫祖孫倆離去後，紅姑却在室內繞室徘徊起來。

是的，目前，是須要她下重大決心的時候，她不能不冷靜地多攷慮一下。

以李神醫方才所說的情形來說，那位杜員外夫婦，極可能就是她的親生父母，

但其中也有着她難以解釋的疑點。那就是目前她出賣玉珮的消息已轟動整個朱仙鎭，爲甚麼他們偏偏不來看一看。

如果那位杜員外夫婦是她的生身父母，一定會來看的。

而且，她也斷定，只要他們來看過，姑且撇開那塊玉珮的事不說，也一定會向她提出詰問，除非是李神醫方才所說的那些並不可靠。

興念及此，她不禁有點洩氣了。

但追尋生身父母，是她此行兩大任務之一，好不容易抓住這點綫索，又怎能平白放棄。

當然，另一個問題也是使她難以下定決心的主因。

那就是目前的時機，實在不合適。

因爲，由于她與皇甫泰作對的身份，等于已經暴露，儘管目前雙方都還保持着表面上的和平，但她斷定，皇甫泰一定會派人暗中監視她的行動的。

也因這原因，不論那杜員外夫婦是否就是她的親生父母，此情此景之下，前往查證，都極可能替他們帶來殺身之禍。

因此，最妥當的辦法，就是等將皇甫泰的這一宗公案了結之後，再去查證。

但她能忍得住心頭的衝動嗎？

她，足足繞室徘徊了頓飯工夫之久，才像是下了最大決心似地，匆匆地收拾了一下，穿窗而出。又將窗門關好，由天井中騰身而起，只兩個起落，就消逝于沉沉夜色之中。

樵樓才起二更。

× × ×

屋宇連雲的杜員外府中，已只剩下一些疏落的燈光。

在靠近後花園的一間豪華起居室中，一位錦袍老者正背着雙手，顯得很不安地在踱着方步。

其實，這錦袍老者並不算老，最多不會超過五十歲，只是，由于他的鬢髮都已斑白，看起來顯得特別蒼老而已。

一張雕花大床上，一位形容憔悴的中年婦人，正斜倚床欄，在閉目養神。

這個中年婦人，除了形容憔悴之外，頭髮也已白了大半。

這一對未老先衰的男女，就是這巨宅的主人杜員外夫婦。

那位李神醫說得不錯，梳粧枱上，果然有一幅尺許高的畫像，畫中那個荳蔻年華，栩栩如生的少女，也的確和現在的紅姑有着八成近似。

杜員外忽然停了下來，低聲說道：「敏芝，該是服藥的時候了。」

杜夫人張開那失神的雙目，苦笑道：「藥！藥！又是藥！你爲甚麼老是逼我吃藥啊？」

杜員外也苦笑道：「有了病，當然要吃藥呀。」

「誰說我有病！」

「李神醫不是說妳有心病嗎！」

「胡說八道！就算我是有心病吧！心病必須心藥醫，這些苦汁，有個屁用！」

「他是神醫，他開的處方，對身體一定有好處。」

杜夫人淒然地一笑道：「算了！我求求你，別老是逼我吃藥，你就讓我好好歇息吧！」

杜員外挨着她身旁坐下，柔聲說道：「敏芝，咱們是幾十年的老夫妻了，有甚麼話不能說的，爲甚麼有心事也不肯告訴我？」

杜夫人搖搖頭道：「沒有啊……」

杜員外長嘆一聲道：「其實，妳不說，我也明白。」

杜夫人身軀一震，注目道：「是嗎？你明白？」

杜員外又嘆了一聲道：「敏芝，我知道妳是太寂寞了，如果咱們能有個一男半女的……」

杜夫人截口厲聲道：「不要說了！」

「好！我不說，我不說……」

杜員外苦笑着，輕輕嘆了一聲。

很妙！杜員外的嘆聲才落，窗外也傳來一聲輕微的嘆息。

而且，窗門也跟着打開了。

杜員外臉色一變，沉聲問道：「甚麼人？」

但他接着却「咦」了一聲，道：「那是甚麼玩藝啊？」

原來那窗門是由裏面開的，這就是說，一被打開，窗門就被推到室內來了。

這時，杜員外已淸楚地看到，窗門的下緣，懸着一個翠綠色的小玩藝兒在晃盪着。

他，一面自語着，一面已起身走向窗前。

杜夫人也看到了，她，猛地坐正身子，道：「快！快給我瞧瞧！」

那就是紅姑的那塊玉珮。

當杜夫人由乃夫手中接過時，始則目光一亮，繼則合在掌心中摩挲着，熱淚盈眶地，喃喃自語道：「可憐的孩子，妳總算回來了……」

杜員外以爲他的夫人想兒女想得神經失常了，不由苦笑道：「敏芝，妳是怎麼啦？」

杜夫人將玉珮在臉上親着，又緊緊地抱入懷中，帶淚笑道：「天可見憐，我的女兒回來了……孩子的爹，還不趕快將女兒接進來……」

杜員外長嘆一聲道：「敏芝，清醒一點，這只是一塊玉珮！」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很興奮，也很清醒。」

「很淸醒？爲何說起話來瘋瘋癲癲的呢？」

「誰瘋瘋癲癲的，方才，窗外不是有人嘆息嗎！那就是我女兒。」

「敏芝，把話說淸楚，爲甚麼見到這塊玉珮就叫女兒？」

「因爲，這是我親自掛在我女兒頸子上的……」

「妳知道她已經死了嗎？」

「她沒有死，永平，當時，我說她死了，是騙你的，請原諒我，原諒我……」

杜員外似乎有點相信了，但他却表現得很鎭靜，目光注視着道：「我可以原諒妳，敏芝，但妳必須將眞實情況告訴我，當時，妳爲何要騙我？」

杜夫人苦笑道：「因爲，那孩子一生下來，左腿就短了兩寸，是一個天生的殘廢……」

「只因她是一個天生的殘廢，妳就狠心將她丟掉，並騙我說是死了？」

「我沒有丟掉，我是悄悄地放在白雲庵門外……」

「那和丟掉有甚麼不同？」

「是的，是和丟掉沒甚麼不同，事後，我也懊悔了。」杜夫人淚流滿頰地道：「可是，當我再去找庵主時，已被一個不肯留下姓名的外地人領走了……」

她，雙手捧着臉頰，抽搐着道：「永平，如果你當時在家，那有多好！」

杜員外長嘆一聲道：「是的，如果當時我早點趕回來，就不會發生這些了。」

一聲幽幽長嘆，打斷了他的話。

猛抬頭，滿臉清淚的紅姑，已悄立床前。

杜員外夫婦當場楞住了。

人，就是這麼奇異的動物，當他朝思暮想，希望獲得的事物一旦出現在眼前時，却又不相信這是事實。

目前的杜員外夫婦，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楞之後，瞧瞧紅姑，又瞧瞧梳粧枱上的那幅畫像，並且雙雙使勁揉了一下含淚的眼睛，臉上的肌肉抽搐着，咀唇翕張着，却是誰也沒說話。

紅姑禁不住熱淚雙流，徐徐地跪倒床前，咽聲道：「爹，娘，不會錯了，我就是你們那苦命的女兒。」

杜夫人一把將愛女攬入懷中，緊緊地擁抱着，就像是深恐這個突然由天上掉下來的女兒，又會突然飛走似的。

半晌，杜夫人才咽聲道：「孩子，娘想得妳好苦啊……」

「女兒知道。」

「孩子，這不是作夢吧？」

「不！娘，這不是夢，女兒是眞的回來了。」

「孩子，這些年來，妳一直在哪裏？今宵，妳又是怎麼找到這兒來的？」

「娘！這些，說來話長，以後再慢慢談。」

一旁的杜員外苦笑道：「敏芝，妳們娘兒倆親熱够了，也該讓我這作爹的好好瞧瞧我的乖女兒呀……」

杜夫人將愛女攬得更緊了，就像怕被別人搶去似的笑道：「不！咱們母女倆，親熱個三天三夜，也親熱不完哩！」

杜員外苦笑道：「呀！敏芝，妳講不講理的？」

「不講理又怎樣？」杜夫人在紅姑臉上親了一下道：「孩子，妳恨不恨我？」

「娘！過去的事情不用提了。」紅姑輕嘆一聲道：「女兒說老實話，以前，我是恨過你們，但現在，我不恨了。」

「謝謝妳！妳眞是我的好女兒……」

後園中忽然傳出朱志中的一聲怒叱：「鼠輩找死！」

紅姑霍地站了起來。

後園中，金鐵交鳴之聲大作，一聲凌厲慘號也同時傳出。

杜員外夫婦臉色大變，身軀簌地發抖，咀唇張了張，却是說不出話來。

紅姑連忙安慰他們道：「爹，娘，不用怕，外面有我師兄擋住，壞人進不來的……對了，爹！咱們家有沒有地下室？」

一般有錢人家，都有地下室，目的就在防盜和躲避兵荒馬亂之用。

像杜員外這等人家，自然是有特別堅固也特別講究的地下室。

因此，杜員外連連點頭道：「有。」

紅姑忙道：「那麼，咱們快到地下室去。」

小色鬼魂斷　老魔頭伏誅

她將父母送往地下室，並簡略地交代了幾句之後，立即奔向後花園。

後花園中，正是刀光劍影，殺得好不熱鬧。

但正在作生死搏鬥的人却只有五個。

朱志中以一敵四，猶自顯得有如生龍活虎地，有攻有守，不！應該說是攻多于守。

圍攻他的，是一僧，一道，一鬚髮斑白老道，一青面獠牙老婦人，兩人使劍，兩人使刀，招式奇詭，身法快速，顯然都是黑道上少見的高手。

鬥場丈遠外，躺着三具殘缺不全的屍體，不問可知，那必然是朱志中的劍下亡魂。

更遠一點，還有三個人在掠陣，那是西門逸和他的師兄許釗，以及一個年約二十三四歲的白衣書生。

當五個當事人殺得難解難分時，西門逸却揚聲笑道：「朱老弟，你跟咱們莊主已有了君子協定，爲何還逗留在這兒不走。」

朱志中也揚聲笑道：「我高興。」

「現在，可高興不起來了吧？」

「這些土鷄瓦狗，再多來幾個，我也不在乎。」

「待會，你就會在乎的，現在我問你，昨宵同你去本莊的，是不是紅姑？」

「你看像嗎？」

「就是因爲有點像，我才問你。」

「那就算是紅姑吧！」

「你一個人鬼鬼祟祟的，呆在這兒幹嗎？」

由這句問話，可以斷定，西門逸還不知道紅姑也在這兒，而且，很可能他是獲得發現朱志中的密報之後這才趕來的。

因爲，紅姑此行，是經過一番謹愼攷慮的。

她自己特別隱蔽身形，以免被對方暗中監視她的人發現她的目的地，而朱志中却故意以較公開的方式，逕奔杜府的後花園。

由表面上看來，朱志中好像是在替紅姑担任警戒，但骨子裏却仍然是「各個擊破」的戰略，希望將西門逸引來，加以翦除……這些，就此表過。

且說，朱志中揚聲冷笑道：「西門逸，你不嫌管得太多了嗎？」

寒芒閃處，圍攻他的人，已倒下了一個。

「好一招『法輪乍轉』！」西門逸身旁的白衫書生星目中異彩一閃，道：「我看出來了，這小子是一燈大師門下。」

西門逸身軀一震，道：「你說的是九華山的一燈大師？」

「不錯？」

「怪不得這小子如此扎手。」

一聲慘號，圍攻朱志中的人，已只剩兩個，也就是那一僧一道。

西門逸忙道：「兄弟，快，快……」

「快去送死，是嗎？」

話到人到，滿臉寒霜的紅姑，已俏立他們面前。

西門逸情不自禁地退後三步，並冷笑道：「丫頭，妳總算現出原形了。」

紅姑冷笑道：「我既顯示本來面目，也就是你們這般牛鬼蛇神的死期到了。」

就在這當兒，慘號連傳，圍攻朱志中的人，已算是全部了賬。

「嗆」地一聲，紅姑已亮出長劍，冷然喝道：「你們三個人一齊上！」

白衫書生怒叱一聲：「丫頭，先吃我一劍。」

他是話出招隨，一劍斜挑，只見一團冷芒，疾捲而來，竟然也是一招「法輪乍展」！

紅姑一面揮劍還擊，一面「咦」了一聲，道：「你是甚麼人？」

幾乎也是在此同時，白衫書生也「咦」了一聲道：「妳是淸音老尼門下……」

話聲中，兩人已以快制快地，各自攻出三招，居然就未分高下。

朱志中朗聲大笑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紅姑訝然問道：「朱大哥，這是甚麼人？」

朱志中道：「我雖不認識他，但由武功上，可以斷定，正是我那無惡不作，罪該萬死的師兄，現在，正好乘機替恩師淸理門戶。」

白衫書生冷笑道：「你行嗎？」朱志中揮劍飛撲，一面沉聲喝道：「紅姑，別搶我的生意！」

紅姑嬌應一聲，飛身而退。

但她一點也不浪費時間，乘着飛身退後之勢，長劍一圈，將西門逸，許釗二人圍入綿密的劍幕之中，並冷笑道：「西門逸，你的末日到了，你們師兄弟兩個，有甚麼看家本領，乘早使出來吧！」

雖然是以一對二，但她却是殺手連施，「唰，唰，唰」一連三劍，將對方二人迫退八尺有奇。

西門逸能享盛名，也决非倖致，他們師兄倆連退八尺之後，立還顏色，展開一串搶攻，許釗並邪笑道：「小乖乖，別忙，大爺一定使盡全身解數，讓妳欲仙欲死就是。」

西門逸却訝問道：「丫頭，妳怎麼知道我們是師兄弟？」

紅姑冷笑道：「去問閻王爺吧！」

西門逸和許釗二人因立還顏色所取得的優勢，在紅姑的反擊下，有如曇花一現，以後即呈欲振乏力之勢，而只有勉力撐持了。

另一邊的情況却相反，朱志中已屈居下風。

白衫書生一面節節進逼，一面冷笑道：「朱志中，眼高手低，你還是差得太遠哩？」

這情形，當然已盡入紅姑眼中，同時也算是不出紅姑的預料之中。

因爲，就她原先所暗中調査，皇甫泰的得力助手，除了西門逸之外，就算「關中三虎」的功力最高。

現在「關中三虎」業已接管，西門逸也即將伏誅之際，却又增加一個許釗和白衫書生，而白衫書生的功力，居然還高於朱志中。

因此，紅姑爲恐夜長夢多，心念急轉下，揚聲喝道：「朱大哥，加上勁，我宰掉這兩個匹夫之後，馬上過來帮你。」

許釗「嘿嘿」邪笑道：「小姑娘，人雖小，胃口可够大呀，喲！勁道越來越足，老夫可……」

他那下面的下流話還沒說出，驀覺眼前精虹暴長，已方的兩枝長劍，已有封擋不住之勢，不由驚呼一聲，雙雙疾退丈外，西門逸並揚聲喝道：「金老弟，風緊，扯呼……」

但他話沒說完，紅姑以身劍合一之勢，啣尾進擊，並冷笑道：「現在想走，已來不及啦……」

一聲凄厲慘號，她那「啦」字的尾音同時發出，首當其衝的許釗，已被斜肩帶背斬成兩段。

西門逸亡魂俱冒之下，慌忙頓足飛身而起。

紅姑嬌叱一聲：「留下命來！」聲冷如冰，身形似電，一下子超越西門逸之前，手起劍落，西門逸的人頭已滾落丈外，他那無頭屍身，仍然向前激射丈多遠才「砰」然掉落地上。

當西門逸，許釗二人處境危殆那時，白衫書生本想前往支援，但朱志中雖然技遜一籌，纏住他不能抽身，却還能勉強辦到。

像目前這危機一髮的節骨眼兒上，剎那之間的延誤，都足以影响全局。

朱志中這一番冒險死纏，使西門逸、許釗兩人提前送命，也使白衫書生不敢戀戰，而立即飛身逃逸。

但此時逃逸，已略嫌太晚，紅姑已挾連誅兩個强敵之餘威，刺斜裏將其截住，並嬌笑一聲道：「姓金的，西門逸在呼喚你哩，你好意思獨自逃生！」

白衫書生怒聲道：「臭丫頭，我還怕了妳不成？」

「不怕，就不要逃。」

「逃的是龜孫子。」

就這兩句話的工夫，兩人已各自攻出五招，居然難分軒輊。

白衫書生一見不能脫身，顯然已打算退出去了。

當然，也可能是由於敵勢太强，不得不走險招，以作死裏求生的打算。」

論眞實功夫，他雖然强過朱志中一籌，却比紅姑遜上一二籌。

由於功力相差不多，這一鋌而走險之下，居然把紅姑的鋒芒壓了下去。

一旁的朱志中一見情況不對，連忙仗劍而上道：「紅姑，我來帮你。」

紅姑道：「不，我要讓他死得口服心服。」

朱志中道：「紅姑，這不是切磋較技，何必……」

他突然自動咽下了未說出的話。

原來這片刻之間，戰況有了顯著的變化。

白衫書生那拚命攻勢所取得的優勢，被紅姑的一陣快攻瓦解了。

紅姑嬌笑道：「姓金的，黔驢技窮了吧？」

白衫書生冷笑道：「放屁，大爺多的是消遣妳的法寶……」

他倒算是話出招隨，話聲未落，右手倏然前伸，一縷黑影激射而出。

一旁的朱志中促聲叫道：「紅姑別碰它！」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那一縷黑影，忽然「波」地一聲，自行爆炸，撒下一蓬黃霧。

也幸虧朱志中的及時警告，使紅姑提高警覺，而於爆炸聲發生的剎那之間，一個倒翻，飛射五丈之外，未被那快速散開的黃霧波及。

但那白衫書生卻已趁這稍縱即逝的機會，飛身而起，並朗笑一聲道：「大爺少陪啦！」

他這一手，雖不够光明，卻够得上算是高明。

紅姑、朱志中二人，一方面是措手不及，另一方面也對於那黃霧有所忌憚，因此，只好眼睜睜地瞧着那煮熟了的鴨子又飛了去。

北方人有句俗語：人要是倒霉了，喝涼水也會塞住牙齒的！

目前的白衫書生，眼看自己死裏逃生，而禁不住心頭狂喜之間，迎面一株參天古柏上，突然現出一對碧綠的眼睛在等着他，而且還發出「哇」地一聲怪叫。

其實，那只是一隻貓頭鷹因受了驚，而由古柏上飛撲出來。

但已成驚弓之鳥的白衫書生，匆促之間卻沒法分辨而以爲是對方埋伏的高手，心頭一驚之下，那激射的身形，也本能地往下一沉。

這一沉不打緊，卻永遠起不來了。

一道精虹掠過他的頭頂，不！是掠過他的頸項，他的腦袋已和脖子分了家。

朱志中朝着紅姑一翹拇指，苦笑道：「紅姑，我這個作大哥的，好慚愧！」

紅姑就着白衫書生的屍體，抹去劍上的血漬，誠摯地一笑道：「千萬別這麼想，他是你的師兄，你打不過他，並不算丟人。」

「謝謝你，大哥這廂有禮啦！」

「別煩人了，咱們時間寶貴得很，走吧！」

× × ×

飛虎山莊靜樓上的小花廳中，盛筵正開。

高坐客位的，是一個花信年華的紅衣少婦。

皇甫泰和一個也是約莫花信年華的綠衣少婦，則在主位相陪。

敬陪末座的是一個文士裝束，卻是油頭粉面的年輕人——皇甫泰的寶貝兒子皇甫斌。

也許是由於皇甫泰造多了孽，儘管他本人有着一身傲視武林的武功，他的兒子卻是一個標準的紈袴子弟，除了對女人方面克紹箕裘，並可能還青勝於藍之外，武功方面，卻頂多只能算是一個普通的三流角色。

那兩個花信年華的少婦，穿綠衣的是皇甫泰目前最得寵的一個侍姬綠珠，穿紅衣的是江湖上穢名遠播，卻是武功奇高，而且心狠手辣的蕩婦武四娘。

武四娘是西門逸的老相好，此行就是西門逸以最快速的飛鴿傳書，將她由開封星夜召來助陣的。

皇甫泰雖然已發覺紅姑和朱志中二人是冲着他而來，但他自矜身份，根本沒將這兩個黃口孺子看在眼中，也沒打算邀人相助，目前的武四娘和那 金姓白衫書生，都是西門逸爲了討好他的主子，擅作主張，私自邀請前來助陣的。

所以，不難想見，以皇甫泰的身份和地位，如此禮遇武四娘，並不是看重她的武功，而是看中她的美色。

平心而論，目前這兩個花信年華的少婦，都算得上是人間罕見的尤物，不但美，而且都具有一股子無形的媚勁。

也因爲如此，色中餓鬼皇甫斌的一雙桃花眼，就儘在這兩個尤物的週身上下，滴溜溜直轉。

酒過三巡，雙方都已有了幾分酒意，小花廳中的氣氛，更爲融洽，也更充滿了盎然春意！

只有綠珠，對於皇甫父子的刻意巴結武四娘，似乎有點不快地，一蹙秀眉道：「莊主，西門總護法還沒回來，咱們要不要派人去接應一下。」

皇甫泰得地笑道：「綠珠，妳也關心起莊中大事來了？可眞難得呀！」

綠珍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莊主，你可要憑良心，我哪一時一刻，不都是在關心你。」

「莊主好艷福！」武四娘也向他飛了一個媚眼，道：「對了，莊主，要不要小妹前去瞧瞧。」

「用不着，」皇甫泰含笑接道：「那些跳樑小醜，成不了事的。」

武四娘道：「方才莊主說，西門逸找來了一個一燈大師的門下。」

皇甫泰道：「不錯，那小好年紀雖輕，一身玩藝，卻比西門老弟只强不差。」

說到這裏，他忽然若有所覺地，沉喝一聲：「甚麼人？」

「要命的！」

隨着話聲，兩個黑壓壓的東西穿窗而入。

皇甫泰順手一抄，卻是兩顆血淋淋的人頭——西電逸和白衫書生的人頭。

饒是皇甫泰目無餘子，這情形，也不由他不臉色爲之大變，而霍地站了起來。

外面，傳來朱志中的話聲道：「皇甫泰，你的末日到了，出來領死吧！」

皇甫泰不愧是經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儘管目前的巨變使他既驚且怒，但他卻已於片刻之間冷靜下來，沉聲喝道：「斌兒，綠珠，退入密室去。」

對皇甫斌來說，天塌下來，有他老子頂着，而目前這接近綠珠的大好機會，可不能錯過，因此，他含笑連聲恭應着，偕同綠珠退了下去。

皇甫泰目送愛子和寵姬退入密室之後，才揚聲喝道：「朱志中，進來吧？」

朱志中朗聲笑道：「室內可能有機關埋伏，我想，花園中比較安全一點。」

皇甫泰冷笑道：「老夫原以爲你豪氣干雲，卻也不過如此。」

朱志中道：「現在不是鬥咀的時候，皇甫泰，如果你自信躲在龜巢中可以逃過一死，你儘可以不出來。」

皇甫泰道：「老夫不受激，卻也沒將你這乳臭未乾的小狗看在眼中。」

話聲未落，人已穿窗而出，武四娘也跟踪而出，悄然立在他身邊。

這是靜樓左側的花圃，面積足有畝許大小，地勢算得上很開闊。

沉沉夜色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紅姑與朱志中二人，按劍併肩卓立。

在他們後面約莫三丈遠處，是以劉彪爲首理五個勁裝漢子。

飛虎山莊的高手們，也正不斷地趕進來，將他們團團圍在核心。

朱志中朗聲笑道：「皇甫泰，你果然不愧是坐地分贓的强盜頭兒，胆識、氣度，都高人一等。」

皇甫泰被人一口揭穿他那强盜頭兒的身份，這才感到事態嚴重了，只見他臉色一變，道：「你……你怎會知道老夫的底細？」

朱志中笑道：「我如果不知道你的底細，老遠跑到朱仙鎭來幹什麼？」

「你是冲着我而來的，所謂格殺關中三虎，不過是一個幌子？」

「不錯。」

「你先後殺掉關中三虎和西門逸等人，目的在翦除我的主力助手？」

「是啊！你總算完全想通了。」

皇甫泰冷笑道：「就憑你們這七個，能毀掉我的基業？」

朱志中笑了笑道：「你如果覺得人數太小，不够熱鬧，外面還有一千名由北京神機營調來的精銳弟兄。」

「我不信！」

「你非信不可，我不妨坦白告訴你，他們是改裝成一般商旅，化整爲零，前來這兒的，但我只要他們助助威，還不希望運用他們。」

「悅來客棧的江松，也是你收買的奸細？」

「這個，我可不敢掠人之美，那是劉老伯的傑作。」

「姓劉的來了沒有？」

劉彪應聲答道：「老夫在這兒。」

皇甫泰注目問道：「你不是六扇門中的人？」

劉彪點點頭道：「老夫和紅姑，是另外一夥，和官府中人採取聯合行動，只是巧合。」

皇甫泰拈鬚欣然微笑道：「也許老夫仇家太多了，不容易記得，能否提醒我一聲？」

「可以。」劉彪冷笑一聲道：「紅姑，由妳說吧！」

「是！」紅姑嬌應一聲之後，厲聲叱道：「皇甫老賊，還記得十年前，暗殺中州鏢局杜局主的事嗎？」

皇甫泰微微一怔，道：「哦……是有那麼回事。」

「血債血還，今宵，是你接受報應的時候了！」

「據老夫所知，杜子威沒有留下孽種，也沒有徒弟，妳是他的甚麼人？」

「我是他老人家的義女，慘案發生時，我正隨師習藝？」

「這碼子事，妳是怎麼知道的？」

「是劉伯伯告訴我的，劉伯伯有他老人家的遺書。」

朱志中含笑接道：「這叫作不是冤家不碰頭，皇甫泰，現在，你一切都明白了，在正式交手之前，我還有幾句話要交代清楚。」

皇甫泰冷然道：「沒人阻止你。」

朱志中語聲一揚道：「飛虎山莊的弟兄請聽着：方才我跟你們頭兒說的話，都應該已經聽到了，在下所奉的命令是：首惡必誅，其餘的人，可以從寬發落，但有一個先決條件，目前諸位必須暫時置身事外，否則，一切後果，諸位自行負責。」

一頓話鋒，目注皇甫泰笑道：「皇甫泰，我尊重你是一代梟雄，我和紅姑聯手齊上，你亮兵刃吧！」

皇甫泰却先向武四娘苦笑道：「老夫封刀多年，想不到今宵却不得不再開殺戒了。」

武四娘嬌笑道：「莊主，這第一陣，由奴家代勞吧！」

皇甫泰沉思了一下道：「也好！」緊接道，沉聲喝道：「燃燈！將老夫的鋼刀送上來！」

四週應喏聲中，火光連閃，立即亮起百十來支松油火把，將現場照耀得如同白晝。

一個勁裝漢子，捧着一把雪亮的鋼刀，飛奔前來，雙手送與皇甫泰。

那把鋼刀，大致有如一般的鬼頭刀，長達四尺，估計至少在三十斤以上。

皇甫泰屈指輕彈刀身，「鏘」然震响中，精目環掃，沉聲說道：「本莊弟子們聽着：朱志中雖然是我的生死對頭，但他方才向諸位所說的話，我却深表同意，爲了避免無謂的傷亡，不經老夫同意，誰也不許插手！」

武四娘緩步而前，亮出一把鑌鐵軟刀，向着朱志中嬌笑道：「小老弟，請！」

朱志中注目問道：「妳是甚麼人？」

「奴家武四娘。」

「妳就是有『九尾仙狐』之稱的武四娘？」

「不錯啊！嘻……多謝你也知道我的來歷。」

武四娘一臉媚笑，眉挑目語，全身都在發揮她那天賦的特殊媚勁，這，哪兒還有一點即將作生死一搏的勇氣。

朱志中沉聲說道：「武四娘，方才，我已說得够清楚的了，希望妳別淌這塘渾水。」

武四娘「格格」地媚笑道：「小老弟，大姊我已經淌進來了，欲罷不能啦！」

對於武四娘這種烟視媚行的騷態，使得紅姑沒來由地火高千丈，扭頭向朱志中喝道：「朱大哥，這妖婦由我來收拾！」

武四娘搶先嬌笑道：「喲！小妹妹，妳吃醋了……」

朱志中却傳音說道：「紅姑，妳是主將，皇甫老賊之所以同意武四娘先上陣，目的在觀察我們兩武功路數，咱們不能先洩氐……」

紅姑截口接道：「我不管那麼多！」

武四娘媚笑道：「小妹妹，大敵當前，小兩口可不能鬧蹩扭呀！」

紅姑冷笑道：「哼！少廢話，先吃我一劍！」

「唰」地一聲，一劍斜劈，逕襲對方的左肩。

她打的是速戰速決的主意，一出手就是師門絕藝慧光劍法中的連環三絕招，存心將武四娘立斃劍下。

只見她一劍快似一劍，一招狠似一招，逼得武四娘連連後退。

平心而論，武四娘並非浪得虛名之輩，她的武功決不比西門逸差，同時，她目前也絕對沒有輕視對方。

但由於她所遇上的對手實在太高明了，所謂一着錯，滿盤輸，先機一失，連招架也顯得左右支絀地，一起手就顯得險象環生。

一旁的皇甫泰一看情況不對，連忙飛身而上，並沉聲大喝：「四娘退下！」

紅姑冷笑一聲：「還退得了嗎？」

「噹」地一聲，武四娘的輭刀被震得脫手飛去，人也一聲悶哼，被震飛丈外，「哇」地噴出一大口鮮血。

這還是紅姑宅心仁厚，只賞了她一掌，而且，這一掌也是手下留了情的，否則，武四娘不是身首異處，也將是被一掌震斃當場的了。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當武四娘被紅姑一掌震飛丈外的同時，皇甫泰的鋼刀也挾着一串破空銳嘯斜劈而下。

皇甫泰的鋼刀是屬於重兵刃，他這含憤一擊，即使沒有千斤，也有八百斤的力量。

紅姑是大行家，當然深明利害而不會用自己的兵刃去硬拚。

只見她，嬌軀一閃，避過對方的銳鋒，長劍順手一揮，一式「橫掃千軍」，斬向對方的腰際，劍勢之快，姿態之美，根本就看不出來她有過閃避的痕跡。

也許是她的攻勢太快速，使得皇甫泰沒法閃避，也可能是皇甫泰有意賣弄，並乘機使奸，她這一劍，居然斬個正着。

按常情來說，憑紅姑的功力，這攔腰一斬，皇甫泰應該是當場被斬成二段的。

但出人意外的是，她這一劍，却如擊敗革，只發出一聲「砰」然震响。

紅姑心頭一驚，「不好」的念頭尚未轉完，皇甫泰的鋼刀已以泰山壓頂之勢，疾劈而下。

但紅姑畢竟不愧是名門高徒，能够臨危不亂，處此生死一髮之間，竟然鋌而走險，使出「鐵板橋」功夫，身形疾然後倒，並貼地一個急旋，揮劍斬向皇甫泰的雙足。

這一着，算是針對着對方的弱點，迫得皇甫泰不得不飛身閃避。

這些，實際上也不過是皇甫泰揮刀參戰的刹那之間，所發生的經過。

紅姑和皇甫泰都以間不容髮的驚險狀態，避過對方的制命一擊之後，雙方都對對方有了深一層的認識，因而再度交手時，都已不約而同的採取穩紮穩打的策略。

這時，朱志中也已參戰，他是當皇甫泰飛身閃避紅姑的反擊的同時參戰的。

這的確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精彩惡鬥，更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惡鬥。

因爲，儘管三個人都是精妙絕招連出，只要稍一分神，就有生命危險，却沒有一般打鬥時的兵刃相擊之聲。

紅姑與朱志中的長劍，都極力避免和對方的鋼刀接觸，他們都很少使盡完整的一招，大都是招發一半又臨時變招了。

此時，也越發顯示出皇甫泰武功的高强。

他獨戰紅姑和朱志中這兩個年輕高手，不但是那麼從容揮洒，而且一直是攻多於守。

雙方激戰了將近百招，戰況却仍然是拉鋸式的膠着狀態。皇甫泰還呵呵大笑道：「小狗聽着：老夫已瞧出你們的來歷了，你們是淸音和一燈兩個賊禿的徒弟。」

紅姑冷笑道：「知道我們的師門，還不引頸受戮！」

皇甫泰道：「小丫頭，你們還早得很哩！即使兩個老賊禿親自前來，也奈何不了老夫。」

「老賊！你等着瞧吧！」

「老夫已瞧到了，號稱武林第一第二兩個高人所調教出來的徒弟，不過如此，至於老夫的造詣，妳也瞧到了，方才妳那攔腰一劍，就是已證明了。」

「證明你已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

「是啊！」

紅姑冷哼一聲道：「別臭美了！你以爲我不知道，你只不過穿了一件能避刀劍的寶衣而已！」

皇甫泰訝問道：「妳……妳是怎麼知道的？」

可能是震驚過度，微一疏神之下，左肩上被紅姑一劍劃破一道三四寸的血槽，並冷笑道：「老賊，你以爲我劉伯伯派來臥底的人，只有一個江松？」

皇甫泰的傷勢雖輕，却激發了他的兇性。

只見他怒吼一聲，形如瘋虎似地，展開一串快攻，一面冷笑道：「老夫先宰了你們這一對小狗，即使你們有更多臥底的人，也救不了你們。」

皇甫泰這一展開瘋狂快攻，但見刀光似雪，虎虎生風，居然將紅姑和朱志中二人逼得連退五尺有奇。

紅姑忽然嬌喝一聲：「天地交泰！」

朱志中應聲接道：「鬼哭神號。」

話聲一落，兩人的身法和劍法也立即隨之一變。

紅姑的身形忽然矮了一半，有如滾地葫蘆似地，繞着皇甫泰滿場飛滾，專攻他的下盤。

朱志中却以快速的穿梭飛躍，專攻皇甫泰的上盤。

原來紅姑使的是「地煞劍法」，朱志中使的却是「天罡劍法」。

雖然他們兩人並非同師學藝，但這兩套劍法的本身，就是天衣無縫的最佳聯手劍法。

尤其對付像皇甫泰這等身穿寶衣，刀劍難傷的絕頂高手，更是最佳的戰術。

因此，這兩人劍法一變，皇甫泰立即顯得有點手忙脚亂起來。

因爲，寶衣不能防護他的頭部和下肢，而對方並非庸手，攻勢又是針對他的弱點，此情此景之下，儘管他自信功力無敵，一時之間，却也陷入顧了上頭，顧不了下面的窘境。

紅姑、朱志中二人一見這戰術果然妙用無窮，自然顯得無比興奮地，更加加緊搶攻。

五十招才過，皇甫泰的雙腿上已受了三處劍傷，儘管仗着他功力高，傷得並不算嚴重，却已氣得他連聲怒吼了。

就當他們三人捨死忘生地，殺得如火如茶，難分難解之際，劉彪身邊，忽然傳來一聲嬌叱道：「皇甫老賊，你瞧瞧吧，這是誰的狗頭？」

原來劉彪身邊，已多出一個全身勁裝的美艷少婦。

這美艷少婦不是別人，正是不久之前，還陪着皇甫泰喝酒的，那位最受寵愛的侍姬綠珠。

此刻的綠珠，一臉寒霜，手上捧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皇甫泰的獨子皇甫斌的人頭。

此情此景之下，儘管皇甫泰沒法注視，但只要眼角一瞟，也就足够看淸楚了。

試想想這一刺激，怎不教皇甫泰爲之目眦欲裂，五內如焚。

對紅姑和朱志中二人來說，這是稍縱即逝的殺敵機會。

因此，紅姑乘對方微一失神之際，借力使力，一劍盪開對方的鋼刀，朱志中也配合得恰到好處，揮劍斜斬而下。

「克擦」一聲，皇甫泰的右臂被齊肘斬斷。

皇甫泰不愧是一代梟雄，身受斷臂之痛，却是哼都沒哼一聲。

而且，左手順勢一揮，一掌將朱志中擊得凌空飛射而去。

紅姑顧不得乘機殺敵，驚呼一聲，疾如激矢地飛射而前，於朱志中落地前的瞬間，一把將他抱住，並促聲問道：「不要緊吧？」

朱志中掙扎着站好，苦笑了一下道：「死不了！」

「哇」地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

紅姑連忙探懷取出一隻小玉瓶，傾出一粒紅色藥丸，納入他口中道：「趕快調息一下……」

皇甫泰除了右臂被斬斷之外，左肩和雙腿，至少有五處外傷，全身浴血，已幾乎成了一個血人。

但他却傲然挺立着，目注綠珠沉聲喝道：「賤人！老夫待妳不薄……」

綠珠截口冷笑道：「也包括殺我的全家？」

「妳……此話怎講？」

「老賊，還記得六年前，北邙小麓的那一宗滅門血案嗎？」

「哦！原來妳就是周子厚那個漏網的孽種？」

綠珠一挫銀牙，道：「不錯！我雖然沒力量親自手刃你，但使你落到現在這地步，我也出過一些力，而且，我能親手宰了你的孽種，讓你絕子絕孫，也算是慰情聊勝於無了。」

「高明！高明！」皇甫泰苦笑道：「想不到我最寵愛的床頭人，竟然是敵人派來臥底的奸細。」

綠珠淒然一笑道：「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老賊！今宵是你接受報應的時候了！」

皇甫泰道：「老夫不一定會死……」

綠珠截口冷笑道：「你死定了！」

皇甫泰也冷笑道：「即使老夫要死，黃泉路上，咱們也得結件同行……」

話聲未落，人已飛身而起，向綠珠身前疾撲過來。

早已蓄勢以待的紅姑，飛身橫截，並嬌叱一聲：「老賊納命來……」

寒芒閃處，她的長劍脫手貫穿皇甫泰的頸子，將其釘在地面，綠珠更是毫不怠慢地，飛身面前，一劍砍下他的腦袋。

朱志中揚聲喝道：「飛虎山莊的弟兄們聽着：棄械投降，既往不究。」

紅姑連忙接道：「朱大哥，你只管調息，善後事宜，由我和劉伯伯負責處理好了。」

朱志中苦笑道：「那麼，就偏勞二位了。」

紅姑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用得着說這些嗎？」

——全文完——

俠義傳奇中篇

雲風鉢戒（七）

文·高皐
圖·成子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丁兆白，花蓉兒在客棧飲食時中了劇毒，服了藥丸後，毒性在體內可停止活動，他們必須再去找藥物才可完全解除毒性，但所有藥舖均無解藥可買，他們一路上荊山找去，山上藥物也全無，這只因爲武林盟主伍彪在作祟，他們要丁兆白，花蓉兒死於劇毒中，在上荊山的一路上，丁、花兩人遇到不少武林高人，幾次惡鬥幾乎丟掉性命，在對付松陽道長時，丁兆白出手過重而致松陽道長斃命，臨死前，松陽道長說出虎頭題名是一個騙局，而盟主也不是伍彪，話未說完就死去了，盟主到底是誰？丁兆白無法了解這個謎團。

秘洞結連理　共創擒妖功

因此，丁兆白對眼前的這一必死之鬥，決定了一項異乎尋常的打法。

首先他以師門的武功進攻，但在宗哲大師百步神拳的震撼下，他根本不可能傷到敵人。

不過他這些都是虛招，實際上他在提聚密宗絕學，要以大手印毀掉這個佛門敗類。當他一連閃過幾招之後，忽然發出一聲清嘯，刀劍連成一條整體，縱身向宗哲大師撲去。

宗哲大師哼了一聲，雙臂吞吐之間，連續擊出兩拳。

這兩拳破風呼嘯，聲如雷鳴，是他畢生功力所聚，只要被他拳風波及，是鐵人也會承受不起。

丁兆白不是鐵人，他自然無力抵抗，但他卻藉着拳風之助飄了起來。

身軀臨空，佔到了居高臨下，俯衝克敵的優勢，如此一來，丁兆白就佔到上風了。

宗哲大師眉峯一皺，他估不到丁兆白竟是如此的刁滑，雖然他並不懼怕，仍舉步向前滑了出去。

他只不過滑出一步，忽然金刃嘶風，丁兆白的刀劍以天河倒瀉之勢向他當頭扎來。他來不及擰轉身形，雙拳並出，向頭頂擊出兩股拳風。

嗆的一聲脆响，下擊的刀劍巳被他剛勁的拳風震飛，丁兆白臨空下擊的攻勢，仍難當百步神拳的猛烈一擊。

只是宗哲大師雙拳擊出，却暗道一聲「不好」，因爲他雖是震飛了丁兆白的兵刄，却失去丁兆白的踪跡。

他只是轉了一個念頭，但轉念之間就可決定一個人的生死。

其實他一個念頭還未轉完，一股强勁絕倫的力道巳經撞上他的後腦，他像斷了綫的風箏飛了起來，一直飛出兩丈之外才摔了下去。

這一摔他再也爬不起來了，無論他是高僧也好，敗類也罷，是非善惡只有留給後人去評判了。

×　　×　　×

丁兆白連續毀了一僧一道，這一僧一道全是當代武林的絕頂高人。

如果是爲了揚名立萬，他成功了，丁兆白之名，今後將喧騰江湖。

只是他却浩然一聲長嘆，面頰之上是一片鐵青！

殺人是迫於無奈。

殺人只是不願被殺。

理由就這麼簡單，只是其中却包含着無比的痛苦。

因爲他身上的劇毒巳被引發，他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

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名，是人人追求的。

但丁兆白却沒有想到這些，他踏着沉重的脚步，艱難的向花蓉兒移動着。

花姑娘千里追隨，在生死永別之前，他不能不見她最後一面。

當他瞧到花蓉兒之際，他好像被尖刀截了一下，身軀忍不住猛的一震。

花蓉兒原是一個美麗的姑娘，此時却嘴歪目斜，面如鍋底，變得醜陋巳極。

敢情宗哲大師適才那一拳不只是將她擊成重傷，還觸發了她所中的劇毒，現在毒攻心肺，直透華蓋，縱然有靈丹妙藥，也無法留住她的生命了。

丁兆白心頭一酸，眼淚巳像噴泉般的奪眶而出。

「蓉兒……蓉兒……」

「啊……公……子，你……你……贏了……」

「是的，蓉兒，我殺了宗哲，巳經替妳報了仇了。」

「多謝……你，可是……咱們……」

「不必担憂，蓉兒，咱們會在地府相見的。」

「不，不，公……子，你……不能……死……」

「蓉兒，我的劇毒也被引發，不死又怎麼能够？何況咱們一道去地府不是有個伴兒麼？」

「哼，好一個一往情深，可是你將痛苦留給別人，不覺得自私了一點麼？」

最後這幾句話自然不是花蓉兒說的，因爲語聲是來自丁兆白的身後。

他猛一旋身，目光所及，不由大喜道：「蘇姊姊！是妳？」

她的確是蘇采蓮，不只是美艷如昔，似乎比往日還要俏麗幾分。

蘇采蓮向他打量一眼道：「兄弟：你當眞中毒了，快將這個吃下去。」

丁兆白道：「姊姊：不必浪費靈藥了，我中毒巳深……」

蘇采蓮道：「不，兄弟，無論你中毒多深，吃了這個就會好的。」

蘇采蓮對醫理雖是不精，對解毒丸之配製却有專長，丁兆白服下丸藥之後，果如立竿見影，劇毒立被扼制。

丁兆白長長一吁道：「多謝姊姊，小弟巳經檢回這條生命了，請妳再救救花姑娘。」

蘇采蓮一嘆道：「兄弟：姊姊只怕無能爲力了。」

丁兆白大吃一驚，立即奔到花蓉兒躺臥之處一瞧，竟忍不住放聲痛哭起來。

花枯萎了！

花無百日紅，萎謝，枯凋，是無可避免的自然現象。

只不過她是蓓蕾初放就遭到無情的摧殘，他怎能不爲之傷心，爲之痛哭？

蘇采蓮默默的陪着他流了一陣眼淚，然後勸慰道：「兄弟：人死不能復生，咱們將花姑娘埋葬了吧。」

丁兆白點點頭，他們就將花蓉兒埋了起來。

對其餘的十六具屍體，蘇采蓮也將他們予以安葬，這是人道，她畢竟是一個良善的女孩。

當一切收拾妥善之後，蘇采蓮將丁兆白帶進一個十分隱秘的山谷，其中林木翳天，形勢險惡無比。

丁兆白道：「姊姊：咱們到這裏來做什麼？」

蘇采蓮道：「這裏是我的家，我就住在此地。」

丁兆白啊了一聲，說道：「姊姊一個人？」

蘇采蓮白了他一眼道：「自然是一個人了，難道我還會……」

丁兆白道：「姊姊不要誤會，小弟是說此地陰森森地多麼可怕。」

蘇采蓮道：「兄弟：你還是那麼胆小嗎？」

丁兆白面色一紅道：「比以前好一點了。」

他們說話之間，巳經到達一座洞府，蘇采蓮推開一扇石門道：「這是經過人工整修的天然石洞，被我無意中發現，因爲愛它清靜，所以就住了下來。」

洞中點着松油燈，發着淡淡的光芒。

蘇采蓮讓丁兆白在石櫈上坐下，取來了一盤煮好了的野山芋道：「餓了吧，兄弟。」

丁兆白的確餓了，在塡飽肚皮之後，說道：「姊姊：小弟的毒還未清除。」

蘇采蓮道：「我知道，這裏收集的藥材很多，待會你自己配吧。」

丁兆白檢視她收集的藥材，果然應有盡有，他雖然找到了對症的解藥，但因部份筋脈巳經被劇毒所傷，必須作較爲長期的休養。

好在石洞房間很多，食物飲水都有，住久一點倒也不致發生問題。

他們別後重逢，本來有很多話要說，但是丁兆白十分疲乏，因而蘇采蓮要他先作歇息，待養足精神之後再作長談。

次日，早餐之後，丁兆白終於忍不住了！

「姊姊：先父母的骨骸是妳……」

「是的，我離開樊城後就一直來到荊山。」

「多謝姊姊。」

「自己姊弟嘛，你就不必客氣了。」

「可是，姊姊，天驕大哥英武絕倫，在年青一代中並不多見，妳爲什麼要那樣呢？」

「這個……也許我跟他沒有緣份，哦，咱們不談這些，還是先說說你別後的經過吧。」

丁兆白別後的經過是驚心動魄，多采多姿的，蘇采蓮聽後一嘆道：「昨晚我入

定之時，一直感到心神不寧，如果我能早一點出去瞧瞧，也許還能挽救花姑娘的生命。」

丁兆白道：「生死禍福，數由前定，姊姊勿須自責。」

蘇采蓮略作沉吟，忽然目射異彩，瞅着丁兆白說道：「兄弟：今後你作什麼打算？」

丁兆白道：「我担心家師他們的安危，還有父母之仇迄今未報，所以……」

蘇采蓮道：「兄弟：虎頭題名是一個騙局，無非是想一網打盡天下武林而已，現在武林精英盡失，他們又聚集甘爲虎倀的高手，擁立一個盟主以宰割天下，世局如此動亂，可以說前所未有，咱們人單勢孤，又能有什麼作爲？再說七休堡主夫婦，也已在虎頭山失踪，報仇失去了對象，這個仇如何報法？」

丁兆白道：「姊姊說的不錯，不過那金扇子伍彪沿途派人截殺小弟，我感到十分可疑。」

蘇采蓮道：「你不是曾經打敗過他麼？他自然是報一敗之辱了。」

丁兆白道：「小弟認爲不是那麼簡單，其中可能別有蹊蹺，何況咱們都有親人在虎頭山失踪，無論環境如何險惡，咱們不能不管。」

蘇采蓮幽幽一嘆道：「好吧，你既是心在江湖，待你身體復原之後，姊姊陪你出去走走就是，其實人生百年祇不過曇花一現，如若能與知心之人朝夕相處，笑傲風月，也算不辜負這一生了。」

丁兆白微微一笑道：「好一個朝夕相處，笑傲風月，不過這是以後的事，咱們都還年靑。」

蘇采蓮白了他一眼，似乎責怪他有點不懂情趣，只是這種嗔怪像輕烟一般，很快就被山風吹得烟銷雲散，點滴不存。

「兄弟：有一件事，姊姊感到十分抱歉……」

「不要這麼說，姊姊，無論什麼事我都不會怪妳的。」

「多謝你，兄弟。」

「究竟是什麼事？姊姊請說。」

「兄弟當然記得江湖上對令尊的傳言了？」

「是那什麼丐鉢？」

「不錯，我在地窖中找到它了。」

「啊，當眞麼？姊姊。」

「自然是眞的了，我在放置油燈之處發現破綻……」

「它是否當眞記載着絕世武功？」

「是的，不過如非機緣湊巧，縱然得到它也是枉然。」

「哦，姊姊是怎樣發現的？」

一陣紅暈忽然飛上蘇采蓮的面頰，她忸怩半晌，輕輕道：「不告訴你。」

蘇采蓮姿容絕世，美艷無匹，在丁兆白見到的女性之中，沒有一個能够跟她比擬。

她的性格是爽朗的，剛毅明快決不輸給一般男人。

現在她竟然一反往常，現出少女原有的嬌羞之態，使得丁兆白由清新而趣於迷惑。

其實這應該不是第一次，當年在夏侯世家的庭院之中，他曾經領受過這股動人的溫馨。

迷惑使丁兆白忘了一切，往事又將他帶入重溫舊夢的境界。

他悃悃的握着她的玉手，呆呆的瞧着她紅似玫瑰般粉頰。

「姊姊：爲什麼不告訴我？妳說，妳說嘛。」

「我……我不說……」

她不說，她的嬌軀却緩緩靠了過來。

少女的體香是迷人的，這股體香丁兆白似曾相識。

他自然的伸出雙臂，環抱過去，然後一緊。

嚶嚀了一聲，不，只能說是半聲，因爲她的櫻唇被堵了起來，下半聲自然叫不出來了。

其實她已無暇再叫，因爲他倆的舌頭正在忙碌着。

這也是舊夢重溫，但舊夢與現實是截然不同的。

當年是在夏侯世家的庭院之中。

當年丁兆白還未領略過男女中的箇中之味。

因此，舊夢又是點到爲止。

現在他們無所顧忌。

現在他們是舊情復發。

復發的舊情如同爆發的火山，驚天動地，熱淚奔流，一發而不可抑制。

他們在意亂情迷之中，丁兆白的手有了異動，由後面移至她的前胸，隔着一層薄薄的衣衫在緩緩的遊走。

蘇采蓮的軀體在輕輕扭動，她似乎無法忍受這種撫摸，口中夢囈般的咿唔着，雙眼也闔了起來。

這是情的挑逗，愛的誘惑，丁兆白自然要更進一步了。

於是他用上了他的手指，一具上蒼的傑作，完美的人體，立即毫無保留的呈現出來。

蘇采蓮的扭動停止了，只是酥胸起伏，星目半閉……

她是在等待……

但預期的風暴並沒有降臨，她不由詫異的睜眼一瞥。

丁兆白依然坐在她的身側，只是他却像木雕泥塑一般，呆呆的在那裏發楞。

「兄弟：你……是怎麼啦？」

「姊姊：我想……咱們不該……」

「爲什麼？」

蘇采蓮的面色一變，呼的一聲坐了起來。

「姊姊：我是怕……怕對不起天驕大哥。」

「胡說，我跟夏侯天驕說過，當日的婚事未曾稟告尊長不能算數，我跟他已經毫無關係了，以後不許再提他。」

「可是，姊姊……」

「兄弟：你不要再說什麼了，事到如今咱們還有什麼選擇？這一切都是姊姊自願，今後任何後果姊姊都願一肩承担。」

「啊，姊姊……」

最難消受美人恩，此時此地，此情此景，丁兆白自然無話可說了！

× × ×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他們終於排除心理上的障碍，共同結了合體之緣。

良久……

「姊姊……」

「嗯。」

「妳到底是怎樣發現丐鉢上的武功的呢？」

「有一次我因月信來得不太準時，就到山中採了幾樣草藥回來用丐鉢煮藥，待草藥煮好，丐鉢上忽然現出一片字跡。」

「啊，這太巧了，方法雖然簡單，可是誰也想像不到。」

「這就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的道理了，兄弟，我有一點要求。」

「哦，妳說。」

「你要再出江湖我不反對，但必須一年以後才能出山。」

「爲什麼？姊姊。」

「第一咱們是新婚，我要過一年寧靜的新婚歲月，這不算過份吧？」

「唔，這是一個很好的理由，還有第二麼？」

「有。」

「好，姊姊請說。」

「現在江湖板蕩，妖氛四起，天下武林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浩刦，咱們如若出現江湖，不只無力掃蕩妖氛，而且將無力自保，所以出山之日不得不延後一年。」

「一年後咱們就有自保之力了麼？」

「當然有。」

「小弟不懂。」

「咱們用一年的時間，學習丐鉢上的武功，時間雖是暫短，只要努力一點必有小成。」

「習會丐鉢上的武功就能自保？」

「嗯，其實應該說已有蕩魔擒妖的能力。」

「眞有這麼厲害？」

「它是佛門失傳的絕藝，習會了它連少林寺七十二種絕學也不屑一顧了。」

「既是如此，我只好聽妳的了。」

× × ×

一年三百六十個日子，不能算長，也不能算短。

這一年丁兆白蘇采蓮比翼雙飛，過着只羡鴛鴦不羡仙的生活。

他們也習會了丐鉢上的武功，今後出山行道，放眼江湖將不作第二人想了。

只是這一年的短短時間，江湖之上巳面目全非，舊有體系遭到澈底的破壞，另外出現了一個新興的組織。

武林門派毀滅了，代之而起的是「天下一家」。

這是一個動人的名詞，响亮的稱謂，但，它是專橫的，霸道的，只要是習武之人，就必須納入它這個組織，而且要絕對服從，嚴守家規。每個家有一個家長，他可能就是主持虎頭題名的無我上人。

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人人都巳明瞭虎頭題名只是一個可怕的騙局。但小辮子巳被別人抓着，明瞭了又能怎樣？

而且「家規」之嚴，令人談虎色變，只要被人扣上一頂違犯家規的帽子，縱然不死，也會脫掉幾層皮。

因此整個江湖都蒙上一層陰沉的氣氛，除了「天下一家」的狗腿子，沒有人再願意提及一個武字。

「武」成了人們害怕的字眼，江湖之上再也見不到佩刀跨劍的人物了。

研究解毒方　拯救武林人

在一個晌午時分，襄陽城裏來了一對少年男女，男的玉樹臨風，女的美勝姮娥，襄陽雖是一個名城，此等超羣拔俗的少年倒也並不多見。

他們走過長街，來到一間酒樓之前。

「姊姊，這是怎麼啦？往日車馬盈門的聚英酒樓，現在爲何變得這般模樣？」

「我想必然跟武林變局有關，以往聚英樓的顧客多半都是江湖人物啊。」

「對，姊姊，咱們去照顧他們一下妳看可好？」

「好的。」

這雙姊弟併肩走進了聚英酒樓，不，應該說是一對夫妻走了進去。

因爲他們是丁兆白與蘇采蓮。

在荊山深谷之中，他們鶼鶼比翼的過了一年，現在他們出山了，第一個目的是去樊城的夏侯世家。

經襄陽只想打一個尖，晌午時分不正是進午餐的時刻？

只是他們不該選定聚英酒樓，這兒是襄陽城麻煩最多的所在。

他們叫了酒菜，只不過吃了一個半飽，幾條彪形大漢忽然闖了進來。

丁兆白向這般人瞥了一眼道：「這就怪了，咱們一路行來瞧不到一個武林中人，襄陽城裏爲什麼會如此之多？」

蘇采蓮道：「我看他們來意不善，只怕是那個什麼家的？」

丁兆白道：「天下一家。」

蘇采蓮道：「除了這般東西，誰敢這麼張牙舞爪？」

他們說話之際，這般人巳逼了過來，人數是七個，爲首的是一名四旬上下的勁裝大漢。

「朋友：是那一房的？」

這是勁裝大漢的問話，這句問話却使丁兆白目瞪口呆。

「在下不明白尊駕在說些什麼。」

這是丁兆白的回答，這回答平淡得很，但他們竟然面色一變。

「朋友總該有個字號吧？」

「有，不過在下不想說。」

「好胆量，朋友不歸房，不返家，是存心跟天下一家作對了？」

「在下沒有這個意思，不過尊駕要是不依不饒，那就難說了。」

勁裝大漢冷哼一聲，右手倏的一伸，像鋼鈎般的五指向丁兆白的肩頭抓來。

由此人出招吐勁瞧看，倒不是一個等閒之輩，他與丁兆白對面談話，距離伸手可及，這突然一抓，躲避將十分不易。

丁兆白果然沒有躲開，被那人一把抓個正着，只是勁裝大漢好像抓到一塊鋼板，格咯一陣脆响，五指根根折斷，痛得他倒退三步，連眼淚都掉了下來。

現在他明白了，眼前的這對少年男女，敢情是兩名絕頂高人。

他額頭上在淌着汗水，面頰上是一片駭異之色。

「朋友好功夫，不過武林巳經一統，天下歸於一家，朋友功力再高也難與天下武林爲敵，依在下良言相勸……」

「哦，說說看。」

「兩位如若在襄陽歸房，以往一切在下願意替兩位一肩担待。」

「歸房？這倒是個新鮮的詞兒，閣下能不能解說解說？」

「什麼，你們連這個都不懂？」

「不懂，因爲咱們初入江湖。」

「原來如此，崔五弟，你開導他們一下。」

崔五弟是一個瘦長漢子，雙拳一抱，先打了一個哈哈，道：「請問朋友尊姓大名？」

丁兆白道：「小姓丁，草字兆白。」

崔五愕然道：「是夏侯世家二小姐的丈夫丁少俠？」

丁兆白道：「不錯。」

崔五道：「這就好辦了，夏侯世家也巳歸房，丁少俠怎能跟天下一家作對！」

丁兆白道：「什麼叫歸房？」

崔五道：「自從咱們家長統一武林之後，就將省縣鄉分爲房，戶，伙。少俠必須按起伙，入戶，歸房的程序納入『家』的組織，天下武林同道沒有一個能夠例外的。」

丁兆白心頭一懍道：「好嚴密的組織，貴家長是誰？」

崔五面色一沉道：「詢問家長是誰，就是犯了家規，姑念丁少俠初涉江湖，咱們可以放你一馬，但望不要再犯，否則我兄弟就無法包庇了。」

丁兆白微微一笑說道：「多謝崔兄，不過你要咱們歸房，咱們總不能不弄個明白。」

崔五道：「丁少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嗎？」

丁兆白道：「就在下所知，一年前有一個武林盟主，現在忽然又變作天下一家，那位盟主又到那裏去了？」

崔五道：「武林盟只是天下一家的過渡時期，現在自然歸併到『家』了，至於那位盟主麼？兄弟實在無法奉告。」

丁兆白道：「原來如此。」

崔五道：「丁少俠如果別無他事，咱們就走吧。」

丁兆白道：「走？到那裏去？」

崔五道：「自然是辦理起伙，入戶，歸房的手續了，這只是暫時的，將來丁少俠回到原籍，咱們會立即將手續送過去，不會再麻煩你的。」

丁兆白道：「在下想回到原籍再辦，行麼？」

崔五道：「行是行，不過少俠在沿途之上將要多費不少唇舌。」

丁兆白道：「不要緊，咱們只是去一趟樊城就回原籍，路程不遠不會有多少麻煩的。」

崔五向折斷手指的勁裝大漢道：「老大，你看怎樣？」

勁裝大漢道：「丁少俠說的頗有道理，就這樣吧。」

崔五向丁兆白雙拳一抱道：「既是這樣我兄弟就不再打擾了，告辭。」

待這般人退走之後，蘇采蓮柳眉一皺道：「兄弟，你當眞準備起伙入戶，聽他們擺佈？」

丁兆白哼了一聲道：「聽他們擺佈？作夢！」

蘇采蓮一嘆道：「這股邪風巳經吹遍了江湖，你既不願聽他們擺佈，咱們今後就得孤軍奮戰，面對難以估計的強大敵人了。」

丁兆白道：「妳害怕？」

蘇采蓮微微一笑道：「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死了又有何妨。」

丁兆白道：「好，咱們走。」

他們渡過漢水，直奔夏侯世家，及到達門前一瞧，他們竟錯愕得說不出話來。

門庭依舊，人事全非，當年名震江湖的榮譽標誌「夏侯世家」，巳換上了另外四個大字的橫匾「樊城分戶」。

良久，他們才走上台階，伸手向大門上的銅環扣了幾下。

半晌，大門呀然而開，一個白花花的人頭伸了出來。

「啊，二姑爺，蘇姑娘，是你們？」

這位老人是夏侯世家的忠僕夏侯福，當瞧到這顆白頭之時，蘇采蓮的芳心不由自主跳了起來，因爲她害怕另一種稱呼。

好在夏侯福並未稱她爲少夫人，她懸起的心總算放了下來。

夏侯世家原本人口衆多，他們進門後一眼望去，竟瞧不到一個人影，一直走到大廳，才見夏侯天驕及身着青衣的少婦迎了出來。

丁兆白趨前兩步，抱拳一拱道：「參見大哥。」

夏侯天驕淡淡道：「不必多禮，兩位請坐。」

他沒有問丁蘇二人來自何處，爲何走在一起，甚至當年蘇采蓮逃婚之事也隻字不提。

這位夏侯世家的少主人似乎像是老了二十年，他不僅巳失去當年的雄風豪氣，而且神情頹喪，面色灰敗，簡直像一個纏綿病榻的病夫一般。

丁兆白心頭一酸，一股急淚幾乎奪眶而出。

「大哥，你是怎麼啦？」

「我……我很好。」

「師父師叔呢？」

「他們……死了。」

「什麼？你說他們死了？」

丁兆白神情激動的站了起來，但夏侯天驕却冷漠平淡，好像一泓死水，竟激不起半點浪瀾。

「大哥，兩位老人家是怎樣死的？」

「怎麼死的都是一樣，這個你就不必管了。」

「這……咳，大哥，燕燕呢？」

「她跳崖了。」

「什麼，燕燕她……誰幹的？」

丁兆白不是一個容易發怒的人，此時却青筋暴露，雙目如火，顯得憤怒巳極。

蘇采蓮原是不想說話的，面對夏侯天驕，她要盡可能避免發生尷尬的情形。

現在她終於忍不住了，輕輕咳了一聲，道：「不要着急，兄弟，這件事總會水落石出的，咱們來了這麼久還沒有向伯母請安，眞是失禮得很。」

她是想轉移丁兆白的注意，使他的情緒能夠平靜下來，誰知夏侯天驕冷冷道：「家母巳因病去世，蘇姑娘的好意咱們心領了。」

丁兆白啊了一聲，呆呆的楞住在那裏，半晌說不出話來。

世事有如白雲蒼狗，本來是善變的，但像這麼變法，叫人怎能接受？

現在丁兆白終於明白夏侯天驕爲什麼會如此的喪神奪志了，只要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類，誰能受得了這麼嚴重的打擊呢？

「大哥，你振作起來，咱們的人是不能白死，血不能白流，這個仇咱們一定得報。」

「這個……」

依在夏侯天驕的身旁，一直沒有說話的青衣少婦忽然皺了一下眉頭。

「天驕，你也該歇息了，我扶你進去吧。」

「這個……」

夏侯天驕的確巳經喪神奪志，像變了一個人似的，但誰都看得出他那冷漠的面頰之上，有隱憂，有屈辱，只是不敢表露，無可奈何而巳。

難道他別有隱衷？難道他受到挾持？

蘇采蓮的性格是明快的，想到這些她立即揚聲道：「且慢，我還有話說。」

夏侯天驕道：「蘇姑娘請說。」

蘇采蓮目注青衣少婦，問道：「她是誰？」

「風鈴子。」夏侯天驕道：「她是太原三煞老大風上林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妻子。」

「什麼，你居然會娶一個黑道兇人的妹妹！」

這的確是一件令人難以相信的怪事，論門第，論聲望，夏侯世家與太原三煞有雲泥之別，現在夏侯天驕居然娶了這麼一位妻子，怎能不叫人大爲詫異。

但風鈴子却撇撇嘴道：「怎麼？妳吃醋了，如果妳還想嫁給天驕，行，不過妳得先拜大婦，向本夫人叩頭禮拜，我收留妳就是。」

蘇采蓮面色一變道：「妖婦找死，」

纖掌倏伸，一記耳光拍了過去。

風鈴子哼了一聲，左掌急吐，抓向蘇采蓮的腕脈，右手食中二指一駢，猛挖蘇采蓮的雙目。

這兩式使得急如閃電，縱然挖不到蘇采蓮的雙目，至少也會迫得她閃身逃避。

可惜她低估了蘇采蓮的武功，這個如意算盤自然打錯了。

劈拍兩聲脆響，她竟然挨了兩記清脆的耳光，同時腕脈一緊，她的右手也送進蘇采蓮的掌握。

好在蘇采蓮只在她手腕上抓了一把立即鬆開，並退開兩步，冷冷道：「對不起，天驕大哥，你好像受到她的控制，所以我代你出了一口窩囊氣。」

夏侯天驕面現驚容，似乎不同意蘇采蓮的做法，及目光向風鈴子一瞥，不由神色爲之一呆。

「蘇姑娘：妳將她怎樣了？」

「沒有什麼，只是廢了她的武功。」

「啊，蘇姑娘，妳……」

「這不能怪我，誰叫她出手那麼毒惡的。」

「我不是怪妳，只是如此一來，夏侯世家就遭到滅門之禍了！」

「滅門之禍？這就怪了，夏侯世家會如此害怕太原三煞。」

「問題不在太原三煞，她是『家長』派來的。」

「天驕大哥：你的豪氣到那裏去了？居然甘心俯首貼耳，聽從別人的擺佈？」

「唉，咱們身中奇毒，生命揑在別人的手裏，妳叫我怎能不聽人擺佈？」

「有這等事？是你一人還是全家？」

「全家，也可以說天下武林沒有一個不在他奇毒控制之下。」

丁兆白蘇采蓮同時一懍，他們想不到那位「家長」」竟是如此的卑鄙，這般的險惡。

蘇采蓮一呆之後，忽然又微微一笑道：「天驕大哥不要担心，你忘記兆白是神醫的傳人了，只要咱們下點功夫，任何奇毒都難不倒咱們的。」

夏侯天驕面現喜容道：「我眞是暈了頭了，兄弟，快替咱們瞧瞧。」

丁兆白替夏侯天驕把脈之後問道：「大哥，毒發之時是什麼症狀？」

夏侯天驕道：「先是混身酸軟，接着手心脚心冒汗，汗水中還有黃色液體，然後筋脈收縮，全身劇痛以至死亡。」

丁兆白道：「必然有人按期給你們服食解藥了，那解藥可不可以找來讓我瞧一瞧？」

夏侯天驕道：「可以，咱們的解藥每三十天服食一次，是由風鈴子控制的，我曾經暗中注意她收藏之處，知道在什麼地方，其實她並不害怕我知道，因爲她的解藥是由別人交來，每次只有每人一份。」

蘇采蓮道：「你就快去拿來吧。」

夏侯天驕道：「好的。」

片刻之後，夏侯天驕取來兩隻錦盒，裏面是紅白二包梧桐子大小的丸藥。

夏侯天驕道：「每三十天屆滿，先吃白色解藥，待一個時辰再吃紅色的，奇毒就不會發作。」

丁兆白道：「大哥，我要揑碎兩顆丸藥，只要不失散，不會影响解毒的。」

夏驕天驕道：「我知道，你放心試驗吧！」

丁兆白將紅白丸藥各揑碎一顆，經過一番檢驗，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蘇采蓮道：「你發現了什麼，這般好笑的？」

丁兆白道：「先解毒再下毒，如此循環相因，一生一世也治它不好，自然十分好笑了。」

蘇采蓮道：「你是說一顆是解藥，一顆是毒藥？」

丁兆白道：「不錯，白色的是解藥，紅色的是毒藥，他要中毒者先吃白色的，待一個時辰再吃紅色的，這項安排實在巧妙得很。」

夏侯天驕道：「兄弟，今後咱們只吃白色的就可以解毒了？」

丁兆白道：「不錯，咱們家還有幾天屆滿三十日？」

夏侯天驕道：「後天。」

蘇采蓮道：「大哥：咱們這項發現十分重要，只要將它告訴中毒之人，武林中就可能變作另外一種局面，只是這項發現決不能隨便洩漏出去。」

夏侯天驕向風鈴子瞥了一眼道：「這個十分簡單，咱們夏侯世家只有一人會洩漏此項消息。」

風鈴子面色一變，忽然噗的一聲跪了下來說道：「天驕：我是你的妻子，一夜夫妻百夜恩，難道你就不念一點夫妻的情份？」

夏侯天驕冷哼一聲道：「咱們夏侯世家已受夠妳的窩囊氣，妳幾時將我當作妳的丈夫了。」

風鈴子道：「我是身不由己啊，當今武林有多少高人忍辱屈從，你這怎能怪我了。」

夏侯天驕吁了一口聲道：「是的，這不能怪妳，只不過今日之事，關係武林中千萬生靈，爲了大局就不得不讓妳受點委屈。」

風鈴子一懔說道：「天驕，請你相信我。」

夏侯天驕一嘆道：「鈴子：原諒我，這項賭注太大了，我担待不起。」

風鈴子錯愕良久，知道她的生命已無可挽回，於是她抽出一柄短刀，向自己的心窩刺了下去。

夏侯天驕不敢瞧看風鈴子一眼，因爲他們畢竟是夫妻。

事後他厚葬了風鈴子，這件悲劇也就此落幕了。

× × ×

夏侯世家從桎梏中獲得解脫，但也面臨一項更大的危機，他們必須與魔道人正面搏鬥，甚至與天下武林爲敵，於是一項家庭會議，在嚴肅的氣氛下進行着。

「師弟：咱們人單勢孤，如若正面反抗家長，只怕十分不易。」

首先發言的是大師兄廖元英，此人老成持重，沒有把握的事決不敢作。

夏侯鶯鶯冷哼一聲道：「瞧你這麼說，爹娘及大姑姑的仇就不必報了？」

廖元英道：「別誤會，鶯鶯，我不是這個意思。」

夏侯鶯鶯道：「不管你是什麼意思，爲了爹娘之仇，爲了夏侯世家，縱然上刀山咱們也義無反顧。」

夏侯天驕見鶯鶯說得太重，恐怕廖元英面上掛不住，急咳了一聲道：「大師兄是要咱們穩扎穩打，大妹不要錯會了他的意思，的確，敵人的勢力確實太過龐大，咱們今後將是荊棘載道的處境，如何對付此一強敵，在原則上咱們必須有一個正確的決定。」

蘇采蓮道：「大哥：小妹有一點拙見，想提供大家參攷。」

夏侯天驕道：「好，請說。」

蘇采蓮道：「在原則上咱們必須壯大自己，削弱敵人，否則憑咱們這點人力，實在難與魔道相抗。」

夏侯天驕問道：「如何才能够壯大自己？」

蘇采蓮回答道：「連絡同道，化敵爲友。」

夏侯天驕道：「好辦法，武當近在咫尺，咱們就先從武當着手。」

丁兆白道：「大哥，連絡武當之事，還得從長計議，因爲松陽道長是傷在小弟手下，他雖是故意尋死，但咱們必須先求諒解，再求合作。」

夏侯天驕道：「丁兄弟說的是，我想解鈴還是繫鈴人，最好請你辛苦一趟。」

丁兆白道：「可以，不過，小弟想先去一趟大洪山，哦，我義母曾派兩人居住本莊，他們的人呢？」

廖元英道：「當江湖上傳出虎頭題名選出盟主之時，他們就回去了，以後並未再來。」

丁兆白道：「我義母二婢八僕，都有一身絕頂的武功，百貅大陣更是威力驚人，如果能够請得義母相助，就不必怕那什麼家長了？」

夏侯天驕道：「那麼丁兄弟就辛苦一趟吧。」

蘇采蓮道：「我跟你去。」

丁兆白道：「好，咱們走。」

他們渡漢水南下，第一天住在宜城，第二天趕到長壽店，第三天就已到了大洪山。

丁兆白舊地重遊，很快就找到了谷口，目光向谷口一瞧，他的臉色竟然爲之一變。

山川依舊，景物却不似當年，七貅谷口的標示警語沒有了，連谷口也被大石所封閉。

蘇采蓮道：「兄弟，怎樣啦，有什麼不對。」

丁兆白道：「谷口封閉，義母一定出了事了，姊姊，咱們翻山進去瞧瞧。」

七貅谷削壁排天，只有谷口一條通路，如若堵上谷口就是變做一個死谷了。

丁蘇二人沿着通道兩壁的山脊前進，一直深入十丈，才走盡封閉谷口的巨石。

這項工作做的十分澈底，將來如要重開谷口，將要浪費龐大的人力。

蘇采蓮道：「兄弟，咱們是不是要下去瞧瞧？」

丁兆白道：「是的，咱們既然來了，好歹也要瞧個究竟。」

蘇采蓮道：「那就由這裏下去吧，咱們先斜飛對面山壁，利用樹枝接力，逐步向谷底降落。」

此地距谷底的高度雖是比別處低一點，至少也在百丈以上，除了脇生雙翼的鳥兒，任何有生命的東西都無法安全降落。

但蘇采蓮丁兆白習會了丐鉢上的武功，他們的成就是不能以常人來測忖的。

縱然如此，這仍是一項大胆而冒險嚐試，因此，他們的神色是凝重的，同時提起眞力，使它達於極限。

然後他們斜飛而出，直撲對面山壁，用樹枝接力再飛回這邊，經過兩個「之」字型的來回，終於安全的到達谷底。

丁兆白仰望天際，嘆息一聲道：「眞嚇死人了，我從來沒有想到血肉之軀的人類，會跳下這麼高的山崖。」

蘇采蓮道：「所以人是萬物之靈嘛，啊，兄弟，你瞧？」

丁兆白瞧到了，那是一對高大的獒犬，正在十丈以外，準備向他們撲擊。

見到獒犬就好像見到老朋友一般，丁兆白立即發出一種特殊的叫聲向着獒犬呼喚。

聽到他的叫聲，獒犬威勢立斂，口中一聲低吠，雙雙奔了過來。

丁兆白撫摸着牠們的頭頂，說：「姊姊，看來我義母必然無恙，走，咱們參見她老人家去。」

蘇采蓮道：「好的。」

他們向裏面狂馳，剛剛走過甬道，迎面碰到八僕之一的孟元。

「啊，少主人，你回來了。」

「唔，孟元，我義母可好？」

「主人很好，只是她時時惦念着少主人。」

「那就好，快帶我去見義母。」

「是。」

孟一娘的確很好，只是又添了幾許白髮罷了。

丁兆白蘇采蓮同時參拜下去，爲這位玀玀族的老婦人帶來一片驚喜。

「義母，孩兒帶着媳婦回來了，妳老人家這一向可安好？」

「孩子，義母很好，只是你一去經年，幾乎想死義母了，哦，燕燕呢？你怎麼又換了一個？」

丁兆白心頭一酸，就將虎頭山失散的經過，以及傳聞她跳崖殉節故事原原本本說了出來。

最後才介紹蘇采蓮道：「她是孩兒兩度救命的恩人，而且同居深山，共研絕藝，於情於理，她都無法再嫁他人了，孩兒擅專之處，尚請義母鑒諒。」

孟一娘點了點頭道：「我不怪你，只是燕燕太可憐了，她縱然跳了崖，你也應該尋找她的骸骨才對。」

丁兆白道：「是，孩兒本有此心，但樊城較孩兒習藝之處爲近，先去夏侯世家是希望發現奇蹟。」

孟一娘道：「結果你却發現江湖板盪，武林同道都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了。」

丁兆白道：「是的，所以孩兒前來請示義母。」

孟一娘道：「老身原想老死荒山，不問世事的，估不到那般魔鬼子還是放老身不過，他們對老身威脅利誘失敗之後，竟把谷道封死，如非另有秘道可通外界，咱們豈不要餓死谷中了。」

丁兆白驚喜道：「這當眞是人算不如天算，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孟一娘道：「孩子：你們是怎樣進來的。」

丁兆白道：「咱們利用兩壁樹枝反彈，逐漸下降，總算沒有摔傷。」

孟一娘啊了一聲道：「孩子，你們當眞練成奇技了，好，義母帮助你，咱們跟那些魔鬼子週旋。」

丁兆白道：「多謝義母！」

孟一娘道：「今日時間已晚，你們吃點東西去歇息，老身叫他們準備一下，咱們明早就動身。」

丁兆白道：「是，孩兒告退。」

由孟藍替他們準備飲食，飯後仍到他曾經與夏侯燕燕居住之處安歇，只是景物依舊，人事全非，想到溫柔純良的燕燕，心頭不由一片黯然。

翌晨他們由秘道出谷，經宜城向襄陽奔去。

他們人數不多，老老少少加在一起不過一十三人罷了，但形同小牛般的巨型獒犬却有一百餘隻，這一個犬陣却是驚人已極。

江湖之上有不少人知道七貅谷，但孟氏一門却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也有不少人闖過七貅谷，能够生出七貅谷的却只有兩個，他們就是丁兆白及夏侯燕燕。

現在七貅谷傾巢而出，自然會轟傳江湖，成爲武林中的一件大事了。

這雖然是一件大事，雖然是人人矚目，但響應七貅谷行動的，除了夏侯世家再無一人。

因此，他們的處境是艱鉅的，可以說天下武林全是他們的敵人。

這些他們明白，他們不在乎敵人的多少，只不過他們旨在除魔衞道，就不得不作一番從長計議。

當他們抵達夏侯世家之後，丁兆白立即提出如何化敵爲友的問題，結論只有兩個字「解毒」。

不錯，天下武林都被奇毒所控制，只要能替他們解除奇毒，必然會聞風景從，自然就化敵爲友了，否則，好死不如惡活，誰願意浪擲寶貴的生命！

至於用白色丸藥可以解毒的發現，只能暗中告訴可以信賴之人，如若消息一旦洩漏，必會發生巨大的變化。

因此，這一點是不可靠的，最可靠的辦法是研究出解毒的藥物。

丁兆白醫道極精，蘇采蓮也是箇中能手，這項研製解毒藥物的工作，自然落在他們的身上了。

經過十多天的研究，他們有了滿意的收獲，不過有些藥材市面上沒有，必須自己去採。

蘇采蓮走過不少名山，知道這幾種藥材只有武夷山才有，這就厤煩了，此去武夷迢迢千里，不只是往返需要不少時日，還要深入山區，仔細探索，那麼調製解藥就無法在短期內實現了。

但採藥勢在必行，無論要多少時間，花用多少代價，爲了武林中的十萬生靈，這些都可以不必計較，因此，聚集在夏侯世家的這批衞道之士，作成了一個決定。

由丁兆白夫婦前往武夷，夏侯世家則嚴密戒備，以求自保，只待解藥製成，再向武林進軍。

× × ×

棗陽是鄂北重鎮，位於桐柏山南麓。

這天傍晚時分，一對滿身風塵的少年夫婦，住進了一家「南山客棧」。

他們進過晚餐，正準備回房歇息，一名身着長衫，手執旱烟桿的老者忽然向他們走來。

「兩位請留步。」

「老丈是叫咱們？」

「不錯，老朽想跟兩位打個商量。」

「哦，商量什麼，老丈請說。」

「少俠姓丁？」

「在下正是丁兆白。」

「這位姑娘是……」

「寒荊蘇采蓮。」

「久仰，請問賢夫婦有沒有在樊城分戶起伙入戶？」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金路（四）

馮嘉·文
子成·圖

大漢顯神力　店主覺心驚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司馬洛星夜趕到郊區餐廳，與高倫毛德二人鑽穿地下室，往下勘察，發覺黃金已杳，三人敗興返至酒店，共商追查取去藏金之人，然後分別進行，高倫毛德仍回餐廳，司馬洛則回房休息，經過與林小珍再度纏綿之後，藉機試探餐廳種種情形，但林小珍所說的完全與藏金事無關……

司馬洛就像馬兒般在此時停止了奔跑。馬兒固然已經混身大汗，而騎師亦是混身大汗，汗液流下來，流得他一身都是，而有一個地方更特別多。

也許那些並非全部都是汗。

她就這樣伏在司馬洛的身上，喘息着，直至她自己的神經也再度平復下來。

半小時之後，他們就是在一起吃真正下肚的早餐了。她祇是吃一點，但司馬洛則是狼吞虎嚥起來。司馬洛是非要大吃一頓不可的，因爲他向她獻上的實在是太多了，不能够不盡快補充營養。

也許她也是懂得暴飲暴食不是保持身裁苗條之道吧，所以她吃了一點之後就不吃，祇是躺在那裏看着他吃，有時也會愛玩地動手餵他吃一點。

她起碼在心裏也相當喜歡他的，所以在他身上所求的不但祇是物質和肉慾方面的滿足而已。

當他吃完了之後，她把餐車推開，然後向後一躺，嘆一口氣說：「我看我們還是睡吧！」

司馬洛現時需要的雖然不是睡眠，事實上他更急切需要的則是一個與林小珍談話的機會，所以他也盡力驅除睡魔而逗她談話。他說：「你真的那麼累？看來你在那裏真是做牛做馬一樣了。」

「差不多吧。」林小珍做個不屑的神情。

「用人怎能這樣？」司馬洛說，「也得有個工作範圍和固定的工作時間呀。」

「我怎麼同？」林小珍諷刺地說，「我又不是從街上請回來的伙計，我是親戚嘛！」

「那你拿的薪水應該也不少了。」司馬洛說。

「嘿嘿，這個你猜錯了，」林小珍冷笑，「我是親戚嘛，怎能算得那麼淸楚？總之有點零用錢就算了！」

「這倒是眞好用的親戚！」司馬洛說，「難道你到這外面來自己又找不到工作嗎？」

林小珍嘆口氣：「這有時也很難講的，到底是親戚，有點感情，我不帮他們，人情上似乎不大說得過去，而且在實際方面也是的，那裏就起碼有吃有住，假如到這外面來另找工作，那又得自己租地方住，自己吃自己的，逐一算下來，還不是一樣？」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總之，你這位貴親一定賺了不少錢了。」

「普普通通吧了。」林小珍說。

「究竟怎樣普通？」司馬洛問。

「怎麼了？」林小珍說，「你究竟對我感興趣還是對那間餐廳感興趣？怎麼你老是提起來問呢？」

「坦白說，」司馬洛微笑着，「我是兩者都感興趣。我很喜歡那間屋子，我在想，也許可以把它買下來！」

「買下來自己住？」林小珍問。

「不，」司馬洛說，「經常，我在想，假如把裝修略改一改……」

「不行，」林小珍說，「不要買！」

「怎麼呢？」司馬洛說，「你這位親戚，好像不大肯帮自己人的！」

「不是不帮，也不是帮你，」林小珍說，「我就是不相信他們會賣給你！」

「爲什麼？」司馬洛問，「難道那麼好賺，捨不得出讓嗎？價錢高一點也可以商量的，我是正在計劃開設一個酒店餐廳，把名字先宣傳得响噹噹的，一有了名氣，生意自然就會好起來了！」

林小珍搖着頭：「這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不可能？」司馬洛問。

「第一點，」林小珍說，「這屋子根本不是我們的，是租回來的。」

「那即是說，」司馬洛說，「我可以直接跟業主交涉而把這屋子買下來了？」

「你也許可以這樣做，」林小珍說，「我也沒有辦法制止你，不過，人家一家人活得好好的，你又何必把人家逼到沒路

可走呢？」

司馬洛有點失望了。看來林小珍知道得太少了；她甚至不知道那間屋子是並非租來的，那麼向她探聽豈不是一件多餘的事？不過，林小珍說還有第二點。他說：「第二點不可能的又是什麼呢？」

「那些黑社會。」林小珍說，「你不是本地人，很難應付的。」

「那一帮的黑社會？」司馬洛問。

「這我就不知道了。」林小珍說。

「但是，你又知道黑社會？」司馬洛說。

「是的，」林小珍說，「這些事情，用不着很聰明的人也知道啦。不時有個人來找表姨丈，鬼鬼祟祟的，表姨丈又給他一點錢。」

「哦，」司馬洛說，「按月來收保護費，就像收租一樣？」

林小珍眉頭皺了一皺，似乎自己也感到迷惑。她說：「又不是這樣，有時候兩三個月才來一次，有時一個月來兩次！」

「這不像是收保護費了，」司馬洛說，「收保護費像是有固定的日子和固定的數目的，尤其是不會一個月來兩次，有時又兩三個月才來一次。這個人也許是什麼親戚之類來借錢的吧？」

「哼，表姨丈這個人，」林小珍不屑地冷笑着，「你就休想他會隨便借錢給你，除非你有他的把柄拿在手上。親戚嘛，愈窮就愈拿不到他的錢。他自己說的，有辦法的人問你借錢也有辦法還，沒辦法的人問你借錢，借了就是有借無還。」

司馬洛笑起來：「唔，你這位表姨丈倒是很有大富大貴的希望。」

「什麼大富大貴？」林小珍說，「我認爲他這個人太缺德一點了，缺德的人怎會大富大貴呢？」

「你似乎不大明白這個世界，」司馬洛說，「積陰德，將來死後也許可以上天堂。但是還在陽間的時候，情形就不同了，你這位表姨丈的人生哲學也正是那種大富大貴的人的人生哲學。錢假如借給了沒有能力還的人，就不會回來了。錢去了不會回來，那你這個人又怎能够富有起來呢？當然是祇有那些九出十三歸的人才能够成爲富翁了。」

「哼！」林小珍不屑地一歪咀，「凡是做生意的人都是這樣講話的嗎？一聽到這種話，我就什麼興趣都沒有了！」

司馬洛微笑：「那好吧，我不這樣講好了。總之，你認爲我這個主意是行不通的了？」

「我不是做生意的人，」林小珍說，「不過照我看，你是不適宜在這上面投資的，你會很麻煩，又得不到厚利，而且，我也實在不希望你把人家一家人好好的生活弄糟！」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不談生意方面的問題好了。我在想，假如我帮你的表姨丈一個忙，替他把這黑社會的問題解決呢？」

「爲什麼你會無條件帮助他？」林小珍有點懷疑地看着他。

「哎，」司馬洛嘆一口氣，「你別把我當是那麼大的市儈好不好？我跟你現在是好朋友了，而他到底是你的親戚，舉手之勞，有什麼關係？」

「這算是舉手之勞？」林小珍說，「那些是黑社會，不是開玩笑的，你去壓逼他們，他們會拿槍打你，拿刀砍你的！」

「我們經營大企業的人對這一類的問題，自然有一套應付的方法，」司馬洛說，「這樣好了，妳問你的表姨丈，這個勒索他的人究竟是那一路人馬，我去跟他講一聲就行！」

「這個……我看還是不要了。」林小珍說。

「怎麼了？」司馬洛說，「那不是你的表姨丈嗎？你不是維護他的嗎？」

「我的意思是，」林小珍遲疑着，「這件事情他是不讓任何人知道的。他根本不跟我們提，我們知道了吧了。他並不知道我們知道。我怎能開口呢？」

「隨便你好了，」司馬洛說，「不過我告訴你，這些勒索的人，雖然不能不對他們還就一下！但是却也不應該太軟弱，不然他們就會得寸進尺。」

「這個……」林小珍遲疑着，「這種事情我可管不了他們了！」

「隨便你吧，」司馬洛說，「不過，假如你是決定帮他們的，那你祇要跟我講一聲就行了！」

林小珍打一個呵欠：「我們還有今天一天，我實在不想提這種與我無關的事情。讓我們多睡覺，多享受一下，不是更好嗎？」

「隨便你吧。」司馬洛說。

她在他身邊挨着，閉上眼睛，很快又睡着了。司馬洛也讓自己沉入了睡鄉，不過腦海中則一直沒有放棄這件事情；林小珍所講的這個人給他相當深刻的印象，由於她說那是一個黑社會，但又不像是一個黑社會。

他在睡覺之中仍然考慮着這一點。後來，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他忽然又給電話鈴聲驚醒了。拿起電話，他聽到那邊傳來的就是毛德的聲音。

毛德說：「你在睡覺嗎？」

「是的，」司馬洛說，「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可做的？」他瞥一眼林小珍；林小珍在他的身邊則還是熟睡如死，電話鈴聲並沒有把她吵醒，而司馬洛現在與毛德講電話，她顯然亦不會聽見的。不過司馬洛決定還是小心爲上。

「那你有什麼成績沒有？」毛德問，「有跟她談過嗎？」

「談過了，」司馬洛說，「但你呢？你那邊又有什麼發展？」

「我也已經在安排了，」毛德說，「不過沒有那麼快，這種事情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我這邊則已經有了一點眉目，」司馬洛說，「我再回一個電話你如何？你現在在什麼地方？」

「在家裏吧了。」毛德說。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一會兒再回電話給你，我先考慮一下你的價錢，一會兒再覆電話給你！」

「好吧。」

毛德不是一個笨人，他當然明白司馬洛講的什麼「價錢」不過是等於虛幌一招吧了。這樣，在他身邊的林小珍聽到了，

就會以爲他是正在談生意了。

司馬洛收了綫，起來進浴室裏洗了一個澡，穿上衣服，林小珍仍然睡熟在床上。司馬洛奇怪假如她平時並非工作得很辛苦的話，是否也一樣會有這習慣。假如是的話，那娶着她的人是可眞有福了。

他悄悄地出了房外，用外面走廊轉角管理處的電話打出去給毛德。毛德果然在家裏等他的電話。司馬洛告訴了毛德林小珍告訴他的事情。

「這不會是收保護費，」毛德說，「收保護費不是這樣的，她說有時兩三個月不來一次，這可能祇是她有一個月沒有看見，但一個月來兩三次，那就太多了！」

「你去調査一下這件事情好了，」司馬洛說，「這個女的不願意管，而我也不能抽身。」

「很好，」毛德說，「這一點我相信要解決也不會有很大的困難的。你好好享受吧！」

毛德收了綫，司馬洛則祇是苦笑。林小珍的確是給過他相當好的享受，不過男人與女人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就是不能在一段太短時間之內得到太多這種享受。假如太多的話，那就變成不是享受，而是服務了。但是女人一方面則通常不是如此。同一個對手，她能夠接受的次數，遠比他所能給予的次數爲多。

司馬洛回到了房間裏，在床上躺了下來，繼續他的睡眠。正如林小珍一樣，在睡眠方面，他也是需要補充一下的。

林小珍並沒有醒過來，根本不知道司馬洛曾離開過這房間。她還是在熟睡着。

由於她總結起來總是比司馬洛睡得多許多的，所以結果還是她首先醒過來了。那時已經是黃昏時份。她把司馬洛搖醒，打個呵欠，說：「我看，我們也得吃晚飯了！」

「晚飯？」司馬洛微笑着。

既然他在睡眠方面已經得到了補充，他是不怕供應她這頓晚飯了。雖然他也並不是太感興趣。他並不是非要不可的。

「不是那種晚飯！」林小珍咭咭地笑起來，「是那種眞正吃進肚裏的晚飯！」

這也是司馬洛所歡迎的。

「但我得先洗一個澡，」林小珍說道：「我們到外面去吃。」

「怎麼了？」司馬洛說，「我還以爲你已經發了誓與床爲伴，直至你的假期完畢爲止的！」

「想是這樣想，」林小珍說，「不過睡得多又覺得太悶了。我看我們還是出去看一場電影吧。」

「出去看一場電影？」司馬洛問。

「然後我們再回來，過這最後一夜，」林小珍說，「明天早上用不着你送我，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很好，」司馬洛說，「很好，這是一個好主意！」

假如林小珍以爲司馬洛是不滿意她暫時不再跟她上床，那是錯了。司馬洛祇是在担心着，假如與她一起去看電影的話，他與毛德他們就會失去聯絡，如此而已。

林小珍進浴室去了，司馬洛又拿起床頭的電話打給毛德，打到毛德的家去。他預算毛德是不會在家的，假如找不到的話，他就打到那間路邊餐廳去找了。

但是毛德在家。

「怎麼了？」司馬洛說，「我還以爲你是正在工作。」

「我是正在工作，」毛德說，「我現在是正在做導演。」

「你正在做什麼？」司馬洛莫明其妙地問。

「我正在做導演，」毛德說，「敎我的阿翟演戲！」

「哦，」司馬洛說，「是那個學沙發的人？」

「對對，」毛德說，「他不會扮演過黑社會的角色，不過外形却很不錯的，我現在祇要敎他一些適合的台辭就行了，我不大有空，你有什麼特別的話要講嗎？」

「我要跟我女朋友去看電影，」司馬洛說，「一時不能跟你們聯絡了。」

「不要緊，」毛德說，「我看我們也是要好一陣才能夠跟你聯絡的！」

司馬洛嘆口氣，把聽筒放下了。

× × ×

阿翟那副樣子，扮演起蠻不講理的黑社會打手來時，樣子的確是很像的，就祇差眼中沒有那一點點兇狠的光芒。

毛德要訓練他的也正是這一點。

經過了毛德的訓練和指導之後，阿翟出現在那間別墅的時候，就顯得頗有狠勁了。

尤其是他出現的時間。已經是接近午夜了，早已沒有郊遊的人經過，餐廳雖然還是開着門，但是一個顧客都沒有，事實上那裏的人也準備打烊了。

阿翟却在園中的一張桌子坐下來。沈先生覺得來者模樣並不尋常，就不敢派兒女或者妻子，而是親自過去招呼了。

「我要一份早餐。」阿翟說。

「但現在是……」沈先生陪笑着，「早餐是中午之前供應的，現在已經是夜晚，連晚餐都沒有了。」

「我是這個時間吃早餐的，」阿翟說，「你照着早餐的餐牌給我弄一份好了，有什麼不能？價錢另計，也不成問題。我要的是生鷄蛋。不要煎蛋。」

「半生熟的？」沈先生問。

「不是，」阿翟說，「完全生的，連殼，而且是要很新鮮的。」

「好吧，好吧，」沈先生點着頭，「馬上就來，馬上就來！」

他連忙跑進廚房去弄了一頓早餐。事實上正如阿翟所講的，要弄一頓早餐根本沒有什麼困難，用料是最普通的用料，假如連早餐的用料也沒有，那這家餐廳也大可關門了。

沈先生親自把這早餐送到阿翟的面前。那一隻全生的鷄蛋就放在一隻小小的塑膠杯子上。一半露出來。

阿翟首先拿起那隻生鷄蛋，在手中轉動着。

「這……這是從冰箱裏拿出來的，」沈先生說，「不過很新鮮，是今天早上的鮮蛋！」

阿翟用兩隻手指揑着那隻鷄蛋，說：「假如這鷄蛋是不新鮮的，那麼拿在手掌中一握，就要破了。」

沈先生不由得微笑：「這蛋是新鮮的，所以握不破！」

「我們試試如何？」阿翟說。

「很好，」沈先生說，「試一試吧！」其實這與蛋的新鮮與否並無關係。蛋殼不錯是相當脆弱的東西，硬物一敲下去就破裂了，但是一隻完整的蛋，它的結構却是建築學上最完美的結構。最脆弱的原料而能夠捱受最大的壓力。一個普通人把一隻鷄蛋握在手掌中，怎樣用力也不容易把它揑破的，假如能就這樣把蛋揑破，那這就是一個氣力非常之大的人了。

沈先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倒很有興趣看看這個彪型大漢當着他面前出醜。

「看着！」阿翟說着，把那蛋握在手中，慢慢用力。

沈先生相當有信心地看着，他就從未見過一個人能夠把一隻鷄蛋握破的。

阿翟用力到手都在發抖了，那隻鷄蛋却還是維持原樣。沈先生忍不住得意地微笑，說：「是不是？我早對你講過了，先生，這是一隻很新鮮的鷄蛋，沒有那麼容易破的。」

剛剛這樣說完，那隻鷄蛋就「咯嚓」一聲破了，蛋黃與蛋白從阿翟的指縫間射出來，射了沈先生一臉，由於阿翟是把手伸出去的，鷄蛋距離自己很遠，而沈先生的臉則湊得很近那隻握蛋的手。

這一次，輪到阿翟笑了，而且是哈哈大笑起來。沈先生尷尬地取出手帕來，在臉上揩抹着。

「你看怎麼樣？」阿翟說，「這蛋並不新鮮！」

「這蛋是新鮮的，」沈先生苦笑，「不過……不過你是一個氣力特別大的人吧了！」

「對了，」阿翟說，「你看！」

沈先生忽然看見那張金屬的餐桌升起來了，就像沒有了地心吸力似的，而阿翟祇是一隻手放在桌下。沈先生連忙低頭，看見阿翟並沒有用腿子或者膝蓋帮助，祇是用一隻手拿着桌子的一隻脚，那張桌子就能够升起來，桌脚離地幾寸，而且桌面還是與地面平衡的。

「你看，」阿翟說，「這是眞的氣力，不是在玩魔術。」

「唔，」沈先生點着頭，「這位先生，你的氣力眞值得佩服！」

「是呀，」阿翟一隻手搭在沈先生的肩上，「來，過來，我有話跟你講！」

沈先生大爲不悅地皺起了眉頭，因爲阿翟這隻手是沾滿了蛋黃和蛋白的漿液的，現在搭到他的肩上來了。而且這又是一隻可怕的手，曾經把一隻鷄蛋揑破了的，假如這隻手在他肩上揑一下的話。

阿翟也正是這樣說。

阿翟說：「沈先生，你想一想，假如我在你的肩上這樣揑一把，或者把你抱着箍一下的話，那會怎樣呢？」

沈先生馬上冒了一額的冷汗。他吶吶着說：「你……你不會這樣做的，你不要這樣做呀，我跟你又沒有什麼寃仇！」

阿翟手上稍爲用力一點，沈先生就痛得要極力忍耐着才能不叫出來了，沈先生低聲說：「請你……請你不要開玩笑吧，先生！」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阿翟的表情嚴肅下來了，「我是在爲你設想，沈先生，我在想，你這樣一個人，是需要有人保護你的！」

「這……這……這是什麼意思？」沈先生問。

「意思就是需要有人保護你！」阿翟說，「一個人做生意，怎能够沒有一些保障呢？」

「這裏是法治之區，」沈先生說，「有法律保護我！」

「法律離開這裏似乎是太遠了一點了，」阿翟說，「假設有一個人來這裏打你一頓，或者把你的東西搗毁了，你打電話報警察，警察要多久才來呢？警察來到的時候，人都走光了！」

「但這裏……這裏從來就沒有發生這種事情呀。」沈先生說。

「你還是不明白我的意思，」阿翟的手又抓得緊一點，「難道還要我示範一下給你看嗎？」

「難道……你是意思是……」沈先生說。

「你覺得我是不是一個有資格保護你的人呢？」阿翟問道。

「但是……」沈先生簡直哀鳴起來，「你不明白，我這裏生意並不太好！」

「虧本嗎？」阿翟問。

「僅僅可以混飯吃吧了，」沈先生說，「又不是什麼發達的生意！」

「那麼分我一口飯吃好了。」阿翟說，「我是很講道理的，多有多拿，少有少拿，我也不是那種殺鷄取卵的人，明白嗎？我是講道理的！」

「這個……」沈先生吶吶着。

「怎麼了？」一把聲音插進來，「有什麼不對嗎？」

沈先生抬頭，看見毛德出現了。一時，沈先生也不知道怎麼回答好，毛德是一個藝術家，這種事情毛德還是管不來的，而沈先生亦不想毛德牽進這個漩渦裏。

阿翟也抬起頭：「咦，是你老毛！」

「怎麼，阿翟，你在這裏幹什麼？」毛德說着也坐了下來。

「我在跟沈先生談談生意。」阿翟解釋。

沈先生在心裏痛苦地呻吟起來，原來臥底早已來了。

什麼藝術家，原來是先來這裏觀察形勢的。

「談些什麼生意。」毛德問。

「你知道我是做什麼生意的。」阿翟說。

「我知道你是做什麼生意的，」毛德說，「所以我先告訴你，這位沈先生是我的好朋友。」

沈先生仍然不會因爲聽到了這句話而興高采烈。他在想，這也許是假慈悲吧了，因爲他是毛德的好朋友，就少收一點吧，但還是要收的。而且他現在變成了是一個對他們兩個，形勢顯然是對他更加不利了。

果然阿翟也是這樣講的。阿翟說：「既然是好朋友，那就減收一點價好了！」

「我不是跟你談價錢，」毛德說，「沈先生這裏生意並不好，他付不起多少錢，我看不如這樣好了，老朋友，你要吃東

西的話，你來吃，沈先生不收你錢好了。但是你一個人來，別帶朋友。」

現在沈先生稍為有點高興了，毛德這講法他是相當之欣賞的。因為毛德看來不像是贊成阿翟的做法。

「但是，」阿翟說，「我這是好意的。他總得有人保護他的呀。我不幹，別人也會幹！」

「你就是保護他的，」毛德說，「不錯你保護他，你可以來這裏免費吃東西就是了。」

「這是不合規矩的。」阿翟說。

「你是一個大人物還是一個小人物？」毛德問。

「我當然是一個大人物。」阿翟說。

「那你是可以自己改變規矩的，」毛德說，「大人物都可以自己訂立規矩的，有什麼叫合理和不合理？怎麼樣，朋友，你給我面子還是不給我面子？」

阿翟搖搖頭，嘆口氣：「唉，今天算是我倒遲的一天了。算了吧，反正我看這裏也沒有太多油水可揩的。」

「你可以吃東西，」毛德說，「隨便吃吧。吃一頓好不！」

「我並不餓？」阿翟說着把椅子推後，站起來，轉身就走。

毛德和沈先生看着他走到花園中的停車場，登上他的車子，開走了。

沈先生感激地看着毛德：「我不知道該怎樣多謝你才好，毛先生！」

「算了吧，」毛德謙虛地說，「小事吧了！」

「我倒沒有想到你能應付這種困難，」沈先生奇異地說，「你不過是一位藝術家。」

「我認識不少有勢力的朋友，」毛德說着拍拍沈先生的肩，「別担心好了，他不會再來的。我跟他講過了，他就不會再來打擾你了！」

毛德轉身走回車房去，沈先生則動手收拾那份午夜的早餐。

毛德回到車房裏，高倫正坐在床上抹着汗。「媽的！」高倫說：「這裏眞熱得要命，簡直是地獄，難道我們不能到樓上去租房間嗎？」

「我們是藝術家呀。」毛德說。

「但是我們的藝術傑作巳經完成了，還躭在這裏幹什麼？」高倫說。

「地上的士敏土還沒有乾透呀！」毛德說。

高倫再咒罵了一聲，然後問道：「阿翟剛剛來過了，你們談成怎樣？」

「初步談判是依照計劃完成了，」毛德說：「阿翟巳經給我勸走，至於下一步，就要看看沈先生中不中計了！」

毛德點上了一根香烟，在床上坐下，又馬上站起來，走到門口，說：「天！這裏眞熱！」

「你知道就好了，」高倫說，「我却偏偏要負責留守在這裏，我倒希望幹你那一份。」

毛德微笑：「但這是我們擲毫決定的事情呀，你祇能怨自己的命運了。接着又低聲說：「別吵，沈先生來了。」

沈先生果然正在向車房走過來，毛德等着他走到身邊來，沈先生的臉上露着的是一個必有所求的那種奉承地微笑，扭着自己的手掌，說道：「嘻嘻，兩位還沒有上床嗎？」

「沒有那麼早，」毛德說：「你知道我們的，什麼時間興到，就什麼時間開工了。」

「你們肚子也許餓了？」沈先生說，「要不要吃點東西？」

「多謝，不必了，」毛德說：「我們要吃東西，我們自然會開口的。」毛德噴了一口香烟。

「唔，毛先生，」沈先生說：「我請你喝一杯酒好不好？」

「別客氣了，」毛德表示大方地揮揮手，「剛才的事情不過是小事，不值得大驚小怪的。」

「我的意思是，」沈先生說：「我想跟你談談，有些事情我想請教你的，假如不阻你的正事的話。」

「好吧，」毛德說：「我們到花園去談談。」

他們又回到了剛才與阿翟談判的那張桌子，沈先生拿來一瓶酒和一些小食。毛德也不跟他客氣，不過祇是淺嚐即止而巳，他認為這些招待是却之不恭的。

「我剛才在想，」沈先生說：「你那位朋友，我要付他多少錢一個月呢？」

「我巳經替你講好了，」毛德說：「你一個錢都用不着付給他。」

「但是他可以保護我的呀！」沈先生說。

毛德搖着頭嘆了一口氣：「沈先生，你的年紀巳經不輕，也不是個小孩子，難道你不曉得，他的所謂保護，不過是他不來騷擾你吧了。」

「那麼，假如有別人來騷擾我的話，」沈先生似有懷疑說：「難道他不會替我應付嗎？」

「也許會替你應付一次，」毛德說：「但是決不會給你什麼好處，這種人總是貪得無厭，得寸進尺的。你惹了他們，那是你自討苦吃。」

沈先生躊躇着，顯得欲語還休，要在杯中添酒，却添得酒也滿瀉出來了都不知道。

毛德笑起來說：「怎麼了，沈先生，你不是有什麼苦衷吧？有人要向你找麻煩嗎？」

「唔……呃……這個……」沈先生支吾以應着，顯得很為難的。

「這樣好了，」毛德說：「我也不是一個沒有辦法的人，你有什麼煩惱，你說出來好了，假如我有辦法，我就為你解決，那傢伙除了氣力大之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本領，他未必可以替你解決麻煩的。」

「我……」沈先生還是吶吶着，「我也不知道從何說起……有一個人常常向我勒索。」

「你有什麼把柄在這個人的手上嗎？」毛德問。

「可以說是的。」沈先生說。

「是什麼把柄？」毛德問道。

「這個我不想說，」沈先生說：「你可以替我警告這個人，叫他以後不要再來騷擾我嗎？」

毛德嘆一口氣：「沈先生，你這是給

我出了一個難題了，假如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那我怎樣出面？講起來我什麼都不知道，那我變成是個傻子了！」

「這個……總之他可能把我的生意毀了吧！」沈先生說着，臉又苦着。

「你是指這間屋子的事情嗎？」毛德問。

沈先生顯然吃了一驚：「什麼……什麼屋子？」

「這屋子，」毛德說：「你一直不必付租錢的，因為你找不到屋子的主人。」

沈先生的兩隻眼睛幾乎要從眼眶內跳出來似的：「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很多事情，」毛德說：「不過這件事與我無關，我就不去管吧了。」

「就是為了這件事情，」沈先生說：「這個人就是威脅我，假如我不給他錢，他就告訴屋主，來把屋子收回。」

「你却上了他的當，」毛德說：「假如屋主在世的話，還要等他通知？」

「屋子的主人就是巳經去世了，」沈先生說：「這屋子是留給他的後人的。不過他的後人都在海外，早巳失去了聯絡，而且也不知道有這產業，這人說可以通知他們回來領回，那時我們就大家都一無所得了。你知道，我的一生血汗都在這屋子上了，假如……」

「你有沒有調查過這屋子本來的主人是誰？」毛德問道。

「當然查過了，」沈先生說：「他叫張傑。但是這個人却不在他原有的地址。他報的地址是一家商行，不過這家商行的地址早巳換過幾次老板，沒有人知道這個張深究竟是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是一個老實生意人，不想佔人家的便宜，假如我知道什麼地方找得到這個張深，那我一定會跟他交涉，向他把這屋子租下來，或者甚至買下來更好，但我就是找不到他，我看張深很可能巳經死掉了。」

「你上當了，」毛德微笑，「我告訴你這屋子的主人是誰吧？這個張深根本上不存在，祇是一個化名。買這屋子的人是一個黑社會大亨，不是住在這裏的，十幾二十年前巳經在一次爭地盤的戰爭之中給殺掉了，他根本沒有後人，銀行裏的現金，還有不少他名下的地產至今都沒有人認領，這屋子會有人來領？」

沈先生愕愕地看着毛德：「你……你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

「你相信我呢？還是相信那人？」毛德聳聳肩：「隨便你好了，反正你相信我也好，不相信我也好，都是沒有分別的，我又不會得到什麼利益。」

沈先生深呼吸着，顯然怒火正在胸中焚燒，他終於以顫抖的聲音罵道：「那騙子，那狗養的，他一直當我是傻瓜。」

「現在你巳經聰明起來了，」毛德說：「所以你今後大可不必付他一個錢。」

「但是……」沈先生說：「這個人也不是好惹的，我的意思是，他也是一個亡命之徒，他也可以到這裏來搗亂的，我不是動武的人。」

「好吧，」毛德嘆一口氣，「既然你這樣又害怕，那樣又害怕，我替你把他解決好了，不過，你也要付出一點代價才行的。」

「代價？」沈先生忽然又大為後悔了。也許他不應該告訴毛德太多，現在毛德清楚了他的虛實，便來向他大大開刀了。

毛德哈哈笑起來，伸出酒杯：「代價就是一杯酒，你再給我斟一杯吧，你這酒眞不錯。」

沈先生也哈哈笑起來，連忙替毛德把杯子斟滿，一面說着：「對了，我知道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吧了。這的確是好酒，特別收藏起來，普通人客是不賣的。」

「那的確是好酒，」毛德再呷一口，跟着表情就嚴肅起來了。他說：「好了，現在我們來談清楚這件事情吧，這個人是什麼人，他怎麼知道這間屋子的主人的事情呢？」

「他以前是在這屋子裏任看守的。」沈先生說。

「他是抑或是他說的？」毛德問。

「他說的，」沈先生說：「他對這屋子的情形也的確很熟，而且我知道這屋子以前的確是有人看守着的。屋子的主人離開了之後，有一個時期還有人看守這間屋子。」

「看守的可能是這個人，也可能不是這個人，」毛德說：「不過這一點也是不很重要的，我祇要找到這個人就行。你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吧！」

「我不知道，」沈先生說。

「什麼你不知道？」毛德愕愕地看着他。

「我從來沒有需要找他，」沈先生說，「我祇希望他不來找我吧了，我為什麼要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呢。」

「這眞妙了，」毛德沒好氣地說：「我可以沒有耐性等到他再來找你，他大約什麼時候會再來找你？」雖然這個問題毛德是早巳知道答案的。

「我不知道，」沈先生說，「他有時很久都不來，有時一個月來兩次，我猜他也是有事做的，沒有錢用時才來找我。」

「這也夠好玩的了，」毛德說：「我找不到這個人，那我就是想帮你也帮不了的。」

「他最近沒有來過，」沈先生煩惱地抓着自己的後腦，「我看他很快就會再來了。」

「這是很渺茫的，」毛德說：「也許他這一輩子都不再來呢？難道我就這樣獃在這裏等他？」

「讓我再想想，」沈先生顯然也是相當焦急的，「讓我想一想，我……唔……我寫過一張支票給他的。有一次我沒有現金，就給了他一張支票。」

「現金支票？」毛德問。

「當然了，」沈先生說。

「那你不是等於給他現金嗎？」毛德說：「現金支票到銀行去拿錢用不着表明身份，也無可追查，他去拿了就走，不過，也許還有萬一的可能性他把這支票放進了戶口，那就可以追查了。」

「這個可能性也有，」沈先生說：「那張支票的日期並不是寫即日，而是寫兩天之後的，巳經講過，我當時現金周轉不便。」

「唔，這樣倒有點希望了，」毛德說，「也許他急着要錢用，等不了那麼久，

，那他就會怎樣？」

「找個熟人調現錢。」沈先生說。

「對了，」毛德說：「而這個拿了支票的人極有可能把支票存入銀行戶口，假如你沒有更好的綫索的話，我看就祇好明天跟你一起到銀行去查查那張支票了。」

「我看也祇有這樣了。」沈先生說。

支票成綫索　公寓斟交易

第二天早上，司馬洛別了林小珍。

她果然不要司馬洛送她回到她那間餐廳去，祇是要了他一頓「早餐」，以及要他送她上的士。自然，司馬洛也不會太令她失望的。他給了他一張支票。

跟着，司馬洛就是與毛德一起研究沈先生那張支票。

就在酒店的餐廳之中。

至於高倫，則是在屋子裏睡覺，那是因爲他那燠熱的車房裏面實在無法入睡，現在既然可以離開，他就要回去好好地補充他的睡眠了。

毛德告訴了司馬洛經過的情形，而且告訴司馬洛他已經一早與沈先生到銀行去查過那張支票了，支票果然是幸而存進了一個銀行戶口之中的。

這個銀行戶口則是一家酒吧的戶口。

「我看是這樣的，」毛德說：「這個勒索的人果然急不及待，拿到了一張期票，便到這家相熟的酒吧去先掉現金，這家酒吧也是做生意的，即使現金支票，也照例是存入銀行戶口裏，以方便做帳，而這裏大概就是這傢伙簽的背書了。」

毛德把支票反轉過來，讓司馬洛可以看到支票背後的一個簽名。像多數人的簽名一樣，那不過是一個亂糟糟的綫條而巳，也看不出是姓什名誰？大概祇有與這人相熟的人才會認得了。

司馬洛說：「那麼，我們大可以到這酒吧去喝杯酒，探聽一下的。」

「不錯，」毛德表示同意：「但是晚一點吧，現在是早晨，不是這種地方營業的時間。」

「噢！對了，」司馬洛說，「我倒忘記了，很好，我們晚一點才走，反正這個人要逃的話，也是早巳逃走了的。但另一方面，我們那戴黑眼鏡的朋友，還是沒有消息嗎？」

「還是沒有消息，」毛德說：「我知道你是不肯忘記這個人的，因此我們也一樣是不肯忘記他的，我們的朋友都巳經在注意這個人了。」

「要知道，」司馬洛點着頭，「一有消息，就通知我，是不是？」

「對了，」毛德說：「但你得明白，沒有姓名作準，不是那麼容易，一下子就可以把這個人找到的。」

「無論如何，」司馬洛聳聳肩，有點自傲地微笑着，「我們這一次總算比這位戴黑眼鏡朋友先走一步了。他並沒有機會跟沈先生作這樣重要談話，也沒有機會拿到這張支票。」

「這倒是眞的。」毛德說。

「不過，」司馬洛說，「我倒奇怪他現在究竟是正在幹什麼？」

「是呀，」毛德撫着下頷，「他巳經知道黃金是不在這裏的了，難道以他這樣一個人，他也會放棄嗎？」

「但是他沒有再在這屋子附近出現過了，」司馬洛說：「他又不是一個會放棄的人，難道他巳經另外找到綫索了嗎？」

「聽你的講法，」毛德說，「這是一個不尋常的人，假如他另外找到了綫索，這也是毫不古怪的事情。」

「也許，」司馬洛說，「結果還是他比我們先行了一步，而不是我們比他先行了一步？假如有什麼能够引導他離開這間屋子的話，那應該就是那個以前看守屋子的人了！」

「這是一個令人很不舒服的想法，」毛德苦笑着，「假如在這件事情上他比我們先行一步，那我們找到的就不會是一個活人了。」

「但是酒巴還是不會爲了我們而早開門的，」司馬洛說，「我們還是要等。」

「這倒是眞的，」毛德說着，不安地拿起咖啡杯子來喝了一口。他的神經也變得緊張起來了。

跟着侍者就走過來，請毛德去聽一個電話，毛德去聽了電話回來，神情又有所改變，變成嚴肅得多，而且似乎神精也更緊張了。他對司馬洛說：「我們剛剛講的那位黑眼鏡朋友，巳有他的消息了。」

「很好，」司馬洛說，「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難道你沒有興趣知道他是誰？」毛德問。

「很好，」司馬洛說，「他是誰？」

「名字叫黑鷹！」毛德說，「這是一個外號。有聽過嗎？」

「沒有，」司馬洛搖搖頭，「也許他是一個大人物吧，不過我不是百科全書，並不是所有大人物我都聽過的。」

「他也算是一個大人物了，」毛德說，「當然，我還不能肯定他就是我們要找的朋友，不過初步推測，可能性相當高，他是喜歡這樣打扮的，而他又是不喜歡留活口的。黑鷹哲學就是，不留活口，那就沒有人能活着證明有些事情是他做的。」

「他有什麼門派嗎？」司馬洛問。

「沒有門派，」毛德說，「是一個獨行俠。我的情報來源告訴我，有這樣一個人來過此地，現在又走掉了，到了S城去了。」

「去幹什麼？」司馬洛問。

「我的情報來源不知道，」毛德說，「這個黑鷹也不是一個很坦白的人，他不見得會宣佈他的目的地的，但是他離開了這裏而到S城去，那似乎他是認爲S城有更值得做的事情了。」

司馬洛焦急地抓着後腦。

因爲他感覺到，很可能並不是他比黑鷹先行了一步，而是黑鷹可能還是比他先行了一步了。

這倒使他更有興趣與這個黑鷹碰碰頭了。

看來這是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

「怎麼樣？」毛德問道：「你要到S城去找這隻大鳥嗎？」

司馬洛聳聳肩：「S城是一個大地方，假如不知道這隻大鳥降落在何處，那怎麼找呢？我看，他巳經去了那麼久，也不

差在那幾個鐘頭了。我們還是到這家酒巴去喝完了這杯酒，然後再去找他吧。對了，你在S城那邊有什麼朋友嗎？」

「沒有，」毛德顯得有點慚愧地，「那邊並不是我熟悉的地方，我不可能在全世界都有朋友的。」

「我在那個地方倒是有一兩個朋友的，」司馬洛說，「我們用不着先到那邊去，讓我先打一個電話吧！」

這一次是到司馬洛去打電話了，毛德則在那咖啡座裏等着他。司馬洛這個電話大約講了十分鐘之後才回來。他對毛德點點頭：「行了，我在那邊的朋友會替我們辦理一切的了。」

「那麼！」毛德說，「目前我們應該幹些什麼呢？」

「等吧！」司馬洛說，「等那酒巴開門，以及等着你的情報來源，看看他們有沒有什麼能够告訴我們的。」

× × ×

毛德那個情報來源結果並沒有進一步的情報可以供應，而他們在那家酒巴剛剛開門不久就出現了。他們可以說是第一批的顧客。

他們四個人，司馬洛，毛德，高倫與及那個大力士司機阿翟。在這個地方，他們多數用不着阿翟的，之所以要阿翟一起去，不過是爲了以壯行色而巳。

即使他們不是第一批進去的顧客，酒保也會注意他們的，因爲這是一座酒巴，而酒巴的顧客是以洋人爲多，他們並不是洋人，而他們四個人的樣子雖然都不像壞人，但是他們也一點不像善男信女，酒保的眼光通常都是相當犀利的，一眼就看出了他們是有所圖謀而來的。

酒保本身祇是一個矮小的漢子，不過一個角落裏則坐着一個大漢。這是酒巴裏必有的擺設物，就是一個打手。假如有人在這裏醉酒鬧事，這個打手就要開工，把鬧事的人勸出門外，或者甚至走出門外。

這個打手看上去與阿翟也會是棋逢敵手的，不過，大家都不希望事情會發展到那個程度。

他們在那裏喝了幾杯之後，生意就比較旺了，不過還不算熱鬧。這種地方，總是要在較晚一點的時候才會人多起來的。

他們愈坐得久，那個酒保就愈以不安的眼色向他們瞧着。

每一次來添酒的時候，這個酒保都預算他們會有話跟他講，但他們又不講，這是一種心理戰術，先在這個酒保的心中種下一些不安感，不安感常常會被人誤會爲恐懼，因此這個酒保漸漸就會眞的恐懼起來了。

後來，司馬洛再舉舉杯子，把那個酒保召過來。酒保也走了過來了。

司馬洛說：「坐下來吧，我們想跟你商量一些事情。」

酒保回頭向櫃圍那邊望去。生意還是相當清淡，櫃圍那邊並沒有顧客，而且他的心中又是充滿了疑慮的，所以他覺得他可以坐下來一會兒了。他坐了下來，小心地說：「有什麼事嗎？」

司馬洛拿出那張支票放在他的面前，說：「認得這張支票嗎？」

那酒保看看，聳聳肩：「這是一張支票。」

「這支票是放進你們店子的戶口的。」司馬洛說。

酒保聳聳肩，沒有作什麼表示，祇是說：「是的。」

「我們想知道這背書是誰簽的。」司馬洛說。

「爲什麼？」酒保問。

「一些不方便說出來的理由，」司馬洛指着那簽名，「我們想找這個人！」

「我忘記了這是誰。」酒保說。

毛德笑起來：「這張支票面額雖然並不大，但是到底是一個數目。假如支票不兌現的話，就變成廢紙一張了。這個人拿這支票向你調現，你當然是認識這個人，也知道在什麼地方找得到他才肯調給他的，對不對？所以，別當我們是傻瓜！」

「我也不是傻瓜，」那酒保說，「我不認識你們，也不知道你們是幹什麼的，那我爲什麼要向你們透露什麼？」

「你以爲我們是怎拿到這支票的？」司馬洛問。

「你們是怎拿到這支票的？」酒保疑惑着問。

「好了，」司馬洛說，「你不是傻瓜，我們也不是傻瓜，我們也別說傻話吧，讓我告訴你，我們想找這個人，跟他商量一點生意，我們並沒有意思找你的痲煩，這件事情對誰都沒有害處的。」

酒保還是不滿意。

「假如我們找不到這個人，」高倫說，「這件事情也許會牽連你了，假如鬧上法庭的話，這支票是放進你們的戶口的，而且是你經手，假如那人不出現，那這錢就算是你拿的了。」

這酒保顯得有點慌張了。他說：「這……這錢究竟有些什麼問題？」

「這是勒索的錢！」司馬洛說，「我們都不想鬧上法庭，而是希望和和平平解決，我們希望找這人，勸他別去收這錢，如此而巳。」

「你們是警探？」那酒保的慌張程度似乎又增加了一點了。

「總之我們並不是打算鬧上警局，」司馬洛說，「因此你亦用不着上法庭去作證。當我們找到這個人的時候，我們是打算給他一些忠告而巳。」

「這個……」那酒保爲難地沉吟着。

「一位你的朋友，是嗎？」司馬洛說，「假如你這位朋友遭遇了什麼不測，你也不想的。所以你就最應該告訴我，他是在什麼地方了，因爲我們找到了他，他就不會遭遇什麼不測，但假如我們找不到他，他繼續做這種事情……你知道的，這種事情，多做了一定不會有好結果的。」

「而且！」毛德說，「我也不會說是你講的。」

酒保再考慮了一會，終於招供道：「這位朋友，他就是林卡。」

× × ×

林卡一個人住在一家旅館之中，那種租錢並不昂貴的旅館，而住客多數是比較長期的。那些都是不大正當的人，不方便在別人家裏租一間房間住，又沒有能力自己租一層樓。

這裏與大酒店的設備當然是相差很遠

了，雖然說有女子負責收拾房間，但顯然這些女子也是比較敷衍塞責的，房間裏很亂。

司馬洛坐在那張包塑膠皮的破舊沙發上等着，吸着香烟，有點同情這裏的住客。住在這個地方，一定不會太舒服，環境一定不會很好。

也許林卡不會很樂意回家吧？

他奇怪他要等到什麼時間。不過，這裏的管理人員則說林卡每天晚上都回家的，而且應該是差不多這個時間回來的。

他吸完了那根香烟，把烟蒂放在烟灰盅內，與其他的一大堆烟蒂放在一起，然後準備再點上一根，這時就聽見門上有鎖匙的响聲。

門開了，一個高大的男人踏進來。高大而且頗有點男人氣概，不過看樣子則顯然是那種不務正業的人了。這個人就是林卡，雖然沒有會過面，但沈先生形容他的樣子，所以司馬洛就知道。

林卡則完全沒有聽見過司馬洛這個人，所以他一進來就一愣，然後厲聲問道：「你是誰？」

「一位朋友。」司馬洛說，「進來吧，坐下來。」

「這算是什麼？」林卡問，「我的房間，你却擅自闖進來？」

「我看你其實鎖門也是多餘的，」司馬洛說，「你的房間裏根本沒有可偷的東西。」

「這不關你事，」林卡漲紅着臉，「這房間……」

「進來吧，」司馬洛說，「難道你自己的房間你都沒有膽量進來嗎？」

林卡還要講什麼，却已身不由主地踏進了房間裏了。

他是給推進來的？阿翟從後面把他推了進來。林卡雖然是一個大漢，但是以阿翟的氣力，大漢與侏儒似乎沒有很大的分別。就像一枝鋼筆和一張紙。一枝鋼筆當然是比一張紙重得多的，不過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還是沒有什麼大分別，一張紙固然可以毫不費力地拿起來，而一支鋼筆也是一樣可以毫不費力地拿起來的。

林卡就像是一隻洋娃娃似的給推進了房間裏！

後面跟進來的就是毛德和高倫。

毛德輕輕把門關上了。林卡大爲恐懼，而他的恐懼主要是源出於阿翟的身上，看情形，在阿翟這樣一個人的面前，他可能眞是有理說不清的。

「你們，你們這算是幹什麼？」林卡恐懼地問着！

「我已經講過了，」司馬洛說，「我請你坐下來，我有些生意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你喜歡站着嗎？」

林卡祇好坐下來了，坐在床邊上，由於屋裏祇有那張小沙發，已經給司馬洛佔了，至於毛德，高倫與阿翟三個人，他們就祇能够站着。

「我很高興你仍然活着，」司馬洛說，「我還以爲你多半是已經死去的了。」

「什麼？」林卡莫明其妙地看着司馬洛。

「現在，」司馬洛說，「讓我們開門見山，先來談談生意吧。我們有一位共同朋友，沈先生。」

「誰？」林卡問。

「你的記性似乎有點問題，」司馬洛說，「那我就帮帮你好了。在那家別墅開餐廳的那一個。」

「他？」林卡說。

「我們是朋友，」司馬洛說，「他不高興你常常去騷擾他，拿他的血汗錢，所以我們就來替他解决這個問題了。」

一時，林卡的臉上有輕蔑的表情，他望望周圍各人，然後說：「怎麼，就爲了那一點點錢，他派這樣多的人來找我？我總共也沒有借過他很多錢。」

「你是說借？」司馬洛問。

林卡聳聳肩：「假如我有錢，我還他好了，不過暫時拿不出來。你看我住的地方就知道我的環境是怎樣了。假如你們要動武，也沒有辦法，」他苦着臉，似乎頗感慚愧的。

司馬洛伸手進袋裏來，掏出一件東西抛到床上。那是一卷相當厚的鈔票，用一隻橡皮圈束着的。

林卡感到迷惘了：「這……這……這是什麼？」

「錢！」司馬洛說：「我們的朋友不想你再去騷擾他，我們認爲可以給你一點教訓，他却認爲以和爲貴，所以這是最後一筆。」

林卡看着那卷鈔票，露着近乎啼笑皆非的表情。他揮着手：「他……他其實不必這樣小題大做呀！我已經好久沒有去找過他了？」

「你似乎對錢不太感興趣！」司馬洛說。

「算了，算了！」林卡聳聳肩：「他不想我再去找他，我不去找他好了。」

「你還是沒有收下這些錢。」司馬洛說。

林卡搖搖頭：「你還他好了，我……我當然不是發了達，不過我目前還可以應付得來。」

「你還是沒有告訴我！」司馬洛說：「你爲什麼忽然之間對錢失去了興趣。」

「你以爲這是很光榮的事情嗎？」林卡說：「我不是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我也不會問一個沒有抵抗能力的老頭兒借錢。不然，我就按月按星期去找他了。他有沒有對你們說過，我有時很久也不去一次的。」

「聽你的口氣！」司馬洛說：「你現在似乎已經找到了一件光榮的工作！」

「也不算是光榮！」林卡又顯得有點慚愧，「不過，我到底是一個男子漢！」

「究竟你現在正在幹什麼？」司馬洛問。

林卡的咀巴閉上了，似乎不準備張開來回答這個問題，而毛德、高倫則以一種比較新鮮的眼光看着他。阿翟的眼光則倒沒有什麼改變。阿翟不是一個慣於用腦的人。

司馬洛說：「好了，最後一句，這錢究竟你要不要？」

林卡拿起那卷鈔票來，他還給司馬洛，司馬洛接住了。林卡說：「請你拿去還他，告訴他我很感激他以前的救濟，以後假如我有機會發財，我會去還他以前那些

錢。假如你們是警探，你們現在就可以拘捕我，我承認。」

司馬洛把鈔票放回袋裏與毛德及高倫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微笑起來：「想不到你倒也是一條好漢！」

林卡嘆口氣，看着自己的手掌：「我也希望我永遠做一條好漢，但我不能，說我是眞好漢，我做了這樣下流的事情。」

「向一個老頭兒拿點小錢，許多人並不認爲是下流的事情，但一個好漢則會認爲這是一件下流的事情！」司馬洛說，「所以，你仍然是好漢一條。」

「謝謝你！」林卡說：「你現在究竟還要不要拘捕我？法律沒有好漢這個名辭的！」又嘆一口氣，「當你窮極無聊時，你是很難保持氣節的。」

「你那酒巴朋友呢？」司馬洛問，「他不帮你的忙嗎？」

「那支票！」林卡忽然一抬頭瞪着司馬洛。

「什麼支票？」司馬洛問。

「你一定是憑那支票找到我的！」林卡叫道：「但這支票不關他事！我不過是向他掉現錢吧了。他並不知道這支票的來歷！」

「不想牽連朋友？」司馬洛問。

「這的確與他無關！」林卡說：「他是做正當生意的！這件事情我自己負責！一人做事一人當！」

「你却不會怪他出賣你嗎？」司馬洛說。

「假如他告訴你也難怪！」林卡說：「他又不知道這支票有什麼古怪！」

「你這位朋友對你的帮忙也似乎很有限度！」司馬洛說：「他祇限於替你掉掉支票而已。」

「他是一位很義氣的朋友！」林卡還是堅持着：「我還有兩張支票在他的手上沒有兌現的。」

「而他却肯接受這張支票，而且不提舊事！」司馬洛說：「這不能不算是義氣朋友了。很好，你的朋友不提了，我們談談你吧，林卡，你現在是正在幹什麼？」

「我現在失業。」林卡說。

「以前呢？」司馬洛問：「你是在那間屋子做看守人的？」

林卡笑起來，有點自嘲：「那不過是謊話，像我這樣的一個人，會去做這種工作嗎？那祇是安安份份的人才會做的。」

「那你怎知道那間屋子的事情？」司馬洛問。

「是從一位朋友的口中知道的！」林卡說：「那位朋友才是看守屋子的人。」

「是嗎？」司馬洛說：「你這位朋友在什麼地方呢？」

「這位朋友跟我這件事也沒有關係。」林卡說。

「我們很想跟他談談！」司馬洛說：「也很想跟你談清楚，我們很想知道這間屋子的事情。」

「爲什麼？」林卡說。

「你用不着知道爲什麼！」司馬洛說：「總之我們是願意出錢買這種情報的，假如你不認爲這是丟臉錢的話。」

「我還是想知道爲什麼。」林卡說。

「我們不能告訴你爲什麼！」司馬洛說：「我祇能告訴你，我們不是警探，而你能够告訴我的事情，我是願意付出酬勞的。」司馬洛說着又把那卷鈔票掏出來，在手中抛動着。

「你也許認爲不值得付錢！」林卡說：「我可以告訴你的我已經告訴了你！」

「那你這位看守過這屋子的朋友呢？」司馬洛說：「也許也會想賺這錢？」

「我看他也許不稀罕了！」林卡說：「他現在的環境相當不錯！」

「這句話就已經很值錢了。」司馬洛說着把鈔票一抛過去。

林卡不由自主地接住了，還是呆呆地看着司馬洛：「祇是因爲我告訴你這一句話，你就給我這許多錢？」

「是的！」司馬洛說：「而且這祇是第一期而已。你肯說得更詳細一點，你可以得到更多。這個你大概不會認爲是不名譽的錢了吧？」

「假如要我出賣朋友！」林卡說：「我還是不願意做的。」

「我猜你大概是有這怪性子，所以發達不起來了，」司馬洛嘆一口氣，看看毛德及高倫，「你們認爲我們可以考慮讓這個人入夥嗎？」

毛德與高倫都無可無不可地聳聳肩。毛德說：「我們講好過，這件事情是由你做主的，所以你來決定好了。」

「我可以從我的那一份分給他的。」司馬洛說。

「分什麼？」林卡問道。

「好了，」司馬洛說：「讓我告訴你吧，林卡，你看我們的樣子，大概也看得出我們不會是正派得到什麼地方去的人物了，我們的好與壞的觀念，大概也是跟你差不多吧。現在我們正在做着一宗買賣，假如成功了的話你的那一份，我看可以佔五萬元。」

林卡的眼微微睜了一睜。他也許是一個英雄好漢，但他到底是一個落泊英雄好漢，在目前的環境之下，五萬元對他無疑是相當大的誘惑的。不過，他到底不是一個什麼都肯幹的人。他說：「我也有我的原則的，我不殺人，不取不義之財，不出賣朋友。」

「這跟我的原則差不多！」司馬洛說：「不過第一個原則却連我自己也不能保證，你自己大概亦不能保證。你不想殺人，假如人家要殺你呢？假如爲了自衞計，不是你死，就是他亡？你也不動手嗎？」

「那當然又當別論了。」林卡說。

「那很好。」司馬洛說：「不過並不是說你及格了。你還得告訴我，你究竟是幹什麼的？」

「我嘛。」林卡聳聳肩：「我本來是建築師，現在當然不能幹這一行了。以前我太信任人家了，人家劃的圖則我簽了字，結果建築的屋子塌了下來，我的牌照取消了。」

「那你現在又幹什麼的呢？」司馬洛問。

林卡聳聳肩：「譬如說，你看見一間屋子，想知道它的結構，有那一個地方可以開一個不正式的門口進去，我可以告訴你。」

——未完——

民初俠義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塔里木風雲（十）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馬洛夫的槍枝彈藥送來了，但馬洛夫不服氣，慫恿自己部下向白朗突擊，可惜白朗早防這一着，一陣槍响，馬洛夫手下死了六七個，馬洛夫敵不過白朗，只好離去，白朗和娜麗莎將槍械埋在沙坑中，娜麗莎認爲白朗將馬洛夫放走會造成「縱虎歸山」的後患，事實上，白朗心中有數，沒多久兩人趕往某地和牛老三等人會合，對白朗而言，此行大有所獲，不但獲得一批彈藥槍枝，而且也給大鼻子一個下馬威，白朗回來後立即爲莎莎包紮傷口，一面和她聊天，想從她口中明瞭她們的意圖和打算。

決心脫苦海　矯命殺狐羣

白朗道：「在沒進入沙漠之前，他們就跟着我們一路走，有時故意落後一個城鎮，有的時候，附近沒有第二個歇足的城鎮了，他們只好跟了上來，却故意不跟我們照面，歇在另一家客棧裏，這樣連跟個兩三站，我還會不知道嗎？我們是做嚮導的，每歇足一個地方，總是要把先後來的暗中調查一遍！」

秦莎莎不以爲然地道：「也許人家是做生意的商隊呢。」

白朗笑道：「外表上看來的確像，因爲他們還帶着貨，只可惜他們太外行，那些貨只有從塞外往內地帶，他們却是從內地把貨往塞外帶。千做萬做，蝕本生意不做，我們是在且末城開始進入沙漠的，這批活寶也在且末城把貨物價脫了手，換成了駄馬裝備，開始進入沙漠，我心裏已經有數了！」

「你能肯定他們是躡着我們來的？」

「當然能，因爲這批活寶對沙漠並不熟悉。我曾經在一兩個可以取水的地方故意把水源給堵塞了，然後第二站又歇在一個取不到水的地方，他們沒辦法，只有趁黑夜兼程前進，搶在我們前面，到前一個水源，把水裝走後，躲在一邊，等我們過去又跟了上來！」

「我怎麼就沒看見有人走在我們的前面呢？」

「沙漠上沒有路，只要認準方向，愛怎麼走就怎麼走。所以，他們要走在前面，並不須要給我們看見，繞個圈子就過去了！」

「你又怎麼知道他們到過我們的前面呢？」

「很簡單，他們雖然善於掩藏，可是取水的水源處一定會留下記號，有些水源來得很慢，上一批人取走了多少水，一眼就可以看出。在前兩夜，他們甚至於已經

等不及了，就遠遠地跑過來偷窺我們的行動！」

「是眞的嗎？那是什麼時候？」

「就是妳我在沙漠上親熱的那一次，而且也正是在我們親熱的時候！」

秦莎莎的臉一紅，忍不住罵道：「該死的白朗，你看見有人，怎麼不告訴我一聲？」

「我那時怎麼會有精神去注意別的事，假如我發現有人在看，我也……。」

秦莎莎忍不住打了他一下道：「聽你說得多難聽，你既然沒看見，怎麼知道有人呢？」

白朗一笑道：「姑奶奶，我沒精神分心去看別人，朱七却沒事情分心，他是個很謹慎的人，一直在負責守衞，自然是他看見了告訴我的！」

秦莎莎道：「你眞的無法確知他們的來路？」

「我的確不知道，而且我叫朱七也別去驚擾他們，因爲對方一直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我們也不便打草驚蛇。可是，我敢確定是跟着我們下來的，除此之外，他們沒有第二個原因走這條路！」

秦莎莎沉吟良久才道：「白朗！既然你確定他們不懷好意，就得提防點了！」

白朗笑笑道：「目前不必担心，他們既然是打着妳們的主意來的，而且一路釘了這麼久，可見這批傢伙並不簡單，在我們沒有什麼收穫前，他們不會下來的！」

「你說的驅虎吞狼之計，是引他們跟俄國人先幹起來。這個法子行得通嗎？」

「如果我決心要做的話，沒有行不通的事！」

秦莎莎又沉思片刻，才像是下定決心道：「好！你就去做吧！不過要做得乾脆，不留一個活口！」

「這當然，妳決定了嗎？」

秦莎莎一震，接着道：「這怎麼要問我呢？」

白朗道：「我必須要問妳的意思。第一、這麼做的時候，我們多少會帶點危險性的，萬一等他們跟俄國人瞧上面的時候，看看不是敵手，或是吃了虧，就會轉移目標來向我們下手了！」

秦莎莎道：「假如他們是有目的而來，遲早都會對我們下手的，倒不如趁早給他們一個狠的，徹底解決了！」

白朗道：「第二、我怕這是妳們認識的人！」

秦莎莎身子又是一震，然後才點頭道：「非常可能，因爲我們一路行來，都是說去搬取我爹的骸骨回家安葬的，只有認識我們姊妹的人，才會知道我爹是在沙漠裏做珠寶生意的，除了先人遺骸外，一定還有很值錢的東西，所以才會迢迢千里的跟下來！」

白朗連連點頭道：「有道理，有道理，我也是這麼想，所以才問妳一聲！」

秦莎莎道：「沒什麼好問的，要是認識我們的人，就更不能放過他們了，否則我們挖到了珠寶，他們一定會想盡方法來動腦筋的，爲了我們姊妹日後的安全，也不能放過他們任何一個！」

白朗道：「好！妳既然決定了，我就去安排了！」

秦莎莎忙道：「白朗，你必須要安排得周密一點，一個都不能漏掉，俄國人不知道我們此去的目的，還沒有多大關係，這些人如果是從一開始就躡着我們下來的，對我們此行的目的，一定也知道個大概了，只要漏掉了一個，說不定就會去邀集更多的人來，陰魂不散，纏得我們一輩子都不得安寧！」

「會有這麼嚴重嗎？」

「一定會的，而且我相信這很可能是我們同村同族的一些無賴，所以才會對我們的事那麼清楚，平時我們姊妹已經受夠了他們的欺凌了，這次居然昧足了良心，跟到沙漠上來打主意，白朗，你一定要爲我們撐腰，把這批殺千刀的都給擺平在沙漠上！」

她的目中又閃出了厲光，白朗看了，心中却很複雜。

從她的態度看，她是決心要脫離了，所去才會對她的同伴們下這個狠心，只是她的心又太狠了一點！

所以他又試探着道：「如果確是妳同村同族的熟人，妳這麼做了，以後還能回去嗎？他們的家人自然知道他們是追着妳們而來的，妳們回去了，他們却無影無踪，自然會找妳們要人的！」

「憑什麼！他們又沒把人交給我，我不找他們就算客氣了，誰叫他們居心不良的！」

白朗笑道：「那個時候，可不是這個道理了，就算他們明的無法跟妳理論，心裏面可明得很！」

秦莎莎笑道：「那更簡單，我們乾脆不回去了，那個破家關了也罷！」

「妳們千辛萬苦，不就是要帶着那批珠寶回去重整家園，恢復舊業的嗎？」

秦莎莎的口變得很快，立刻道：「是的！原先我們是這個意思，可是現在知道家鄉的人也跟了來，而且不懷好意，就不能不另作打算了，那個家也回不得了！」

「那麼以後呢，妳們又如何打算？」

秦莎莎道：「白朗！你可別裝糊塗。我說過，我們姊妹倆都要跟着你的！」

「我可養不起妳們！」

「我們不要你養，拿到我爹遺下的珠寶，我們足夠過一輩子的，而且我們還可以侍候你！」

「我也不要妳們侍候。莎莎，說句良心話，我這個人流浪慣了，不是塊成家的材料，也沒有作這個打算。所以，前天我就跟妳說明白了，我們只能做好朋友。」

秦莎莎臉色變了一變，隨即又灑脫地道：「不錯，你說過，我也表示過，咱們是交個朋友，隨時聚，隨時散，你放心，我不會死賴着你，非要嫁給你不可。只是，你總得給我找個安頓的地方吧！」

「那當然，我也不是那種轉身就不認人的混蛋！」

「這就夠了，你把我們安頓下來，我們姊妹倆就在那兒守着等你。等你流浪夠了，想要安定下來，才到我們那兒來，反正我們是絕不會再有別的男人了！」

她又接下去道：「如果你一輩子不能定下來，也沒多大關係，只要你記着有我們這兩個人，有空時，順道彎過來看看我們，住上兩天，什麼時候你高興，拔腿就走，這個要求，你總能答應吧！」

白朗對她這份深情，倒是非常感動。但是，此刻他却不能作太多感情的流露，只有裝作若無其事般的拍拍她的肩膀笑道：「有這麼便宜的事兒，我要是不答應就不成死人了！」

秦莎莎並沒有爲他的態度感到不快，她的嘴角已經流露出一絲笑意。

她對白朗的個性很了解，只要他答應了下來，就不怕他不鑽進她織好的那張情網！

對於捕捉男人，她是比一般的女人聰明多了。

當白朗出來找到朱七跟牛老三作指示的時候，秦莎莎把秦菲菲跟小周嫂叫進了帳篷也作了一番商量。

而娜麗莎居然跟她的兩個妹妹，也在嘰嘰咕咕，用她們維吾爾話在討論着什麼。這幾個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個小集團，商量着他們自己的事情，似乎這三個集團，都保有着他們一點小秘密，而沒有讓其他的人知道。

她們商量的內容，大致上是相同的。只有一點小小的差異，那自然與他們所保留的秘密有關。

儘管他們都擁有了自己的秘密，但白朗似乎是最了解全局的人，而且也是決定全局策略的人。

整個計劃是他排定的，而且他似乎成竹在胸，對朱七跟牛老三作了一番指示後，就各自解散了。

白朗去睡覺，朱七騎了馬去巡邏，牛老三則開始檢點槍械、餵馬、整理裝備。

娜麗莎她們很快地也散了，她們的工作是侍候白朗，所以娜麗莎也爬進了白朗的帳篷，倒在他的脚旁睡了。她的兩個妹妹開始守在帳篷外面。

帳篷的門是敞開的；外面可以看見裏面，白朗已經睡着了，娜麗莎躺在脚旁，也睡着了。他們經過了一天一夜的辛勞，是該好好的休息一下。

秦莎莎她們三個人商討的時間最長，散開時，秦菲菲的眼睛裏含着淚，臉上却帶着笑。

周嫂還是不說話，她是眞正的變了，變成了一個忠心而守份的僕婦。

秦莎莎來到白朗的帳篷前，兩個女孩子立刻站了起來，含有敵意的看着她，阻止她前進。

在平時，很可能又是一塲爭執，甚至於會大打出手，才能罷休，但是，今天的秦莎莎却出奇的好說話，居然笑了一笑，低聲道：「白爺睡了，我就不吵他了，辛苦妳們照料一下，白爺有一天一夜沒有闔過眼！」

兩個女孩子都沒理她，秦莎莎笑笑擺擺手，又到了牛老三那兒，含笑道：「三哥！你忙，有沒有要我幫手的？」

她出奇的客氣！而且，也第一次稱呼他爲三哥，使得牛老三有點受寵若驚的道：「不敢當，大小姐，妳還是歇着吧！這些活兒妳幹不了的！」

他正在刷洗白朗的馬匹，秦莎莎抓起另一把刷子，沾了水，刷着馬匹的另一條腿道：「只要是人幹的活兒，我沒有幹不了的。你看我不是做得挺好嗎！」

牛老三笑道：「大小姐，這可不是作一下子玩玩兒，要每天幹的，而且也不只是這一次……。」

秦莎莎道：「不管是什麼活兒，我都能作，而且你也別叫我大小姐了，往後我的日子可能還要靠你多接濟呢！」

牛老三道：「大小姐，妳不是在說笑話嗎？」

「不是笑話，是眞話。你聽白爺說了，我父親埋骨的地方，叫一批俄國人給佔了，埋在那兒的珠寶，很可能也叫他們給挖走了。若是如此，我就會成爲一文不名的窮人，往後的日子，怎麼打發還不知道呢！」

她很技巧地探討牛老三的口風，但牛老三雖不傻，却也會裝傻，笑嘻嘻地道：「大小姐，妳不是說藏寶的地點很秘密，除了妳之外，別人找不到！」

「話是這麼說，可也不敢担保，究竟東西不是我埋的，僅靠着一張圖，還是我爹死前叫人帶來的。大鼻子在那個地區挖，誰敢說不會被他們碰巧挖走呢？何况東西我也沒見着，到底有沒有還很難說！」

「我想妳家老太爺總不會跟妳開玩笑吧！」

「我爹就只有我們兩個女兒，自然是不會開玩笑的，但是，我總不能不作最壞的打算！」

「大小姐，妳放心好了，只要有那批東西，咱們頭兒絕不會讓別人佔去的！」

「可是大鼻子佔了那個地區，肯讓我們去挖嗎？」

「爲什麼不肯，又不是他們的東西，更不是他們的地方，憑什麼他們不肯！」

「三哥！大鼻子肯講理就好了！」

「笑話！不講理也不能欺負到咱們頭上。就算他們挖了，咱們有圖爲證，也要叫他們吐出來！」

「白爺說過要怎麼打算嗎？」

「說了！他說去了看情形，但是叫我們準備一下，先來軟的，講不通然後就動硬的！」

「動硬的！他們有人有槍，咱們動得了嗎？」

「我們也有人有槍，怕他個屁！」

他冒了個粗字，有點不好意思。秦莎莎却滿不在乎地笑笑道：「咱們就這幾個人，行嗎？」

牛老三拍拍胸膛道：「妳放心，就憑咱們頭兒跟我們哥兒倆，別說才幾十個大鼻子，再多上一倍，也照樣能把他們都擺平下去。頭兒不是告訴過妳了嗎？他單槍匹馬，已經擺平了那十個大鼻子！」

「可是這究竟太冒險了，萬一有個失閃的話，叫我心裏不安，因此，我想跟白爺說。……」

牛老三究竟小了點心眼兒，在她巧妙的引誘下，漸漸地把話吐出來了：「頭兒已經跟他們幹過一塲了，現在想罷手也不行了，所以頭兒決定跟他們豁上了。妳們要是胆怯就別跟着去，我可以担保，起出珠寶，一粒金屑兒都不動妳們的，咱們頭兒這一點是信得過的！」

「瞧三哥說的，我們姊妹早就把一切都交付給白爺了，還會信不過嗎？只是不敢要你們三位担這麼大的風險罷了！」

「冒風險是咱們的家常便飯，沒有風險還算什麼呢？大小姐，妳也別三心二意了！一切有頭兒安排！」

「既然三位如此商議，我還有什麼說的呢？我們姊妹兒更沒有退後的道理，生死都在一塊兒，白爺說什麼時候動身！」

「他要睡一覺，什麼時候醒來，就什麼時候走！」

秦莎莎微微一怔：「他只是這麼交代的？」

「他怎麼交代的我不知道，但是對我，就是這麼交代的。咱們頭兒做事一向如此，誰該做些什麼，就告訴誰多少，所以他要朱七做什麼，他不會告訴我，就是他要妳們做些什麼，也沒告訴我！」

秦莎莎不禁恨得牙癢癢的，她以爲已漸漸能取得這個漢子的好感了，慢慢可以套出白朗的計劃來，那知道還是一篇廢話。牛老三笑笑道：「大小姐，妳要是想知道什麼？等頭兒醒來了問他去，該告訴妳的，他一定會說，不該告訴妳的，妳問了也沒有用。妳跟頭兒的交情也不比尋常，最好是以誠相對，別要心機。我這個人有話藏不住，妳問我也沒用，頭兒知道我的毛病，有什麼不能讓人知道的事，第一個就不讓我知道！」

秦莎莎聽了這一番話，心頭猛地一驚。她知道自己又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向牛老三問話，却又落入了白朗的算計中，挨了一頓奚落，而且很可能使白朗對自己剛建立的一點好感又打了個折扣。

幸虧她的靈機動得快，裝出一副惱怒的神色道：「我本來是想去問白爺的，可是你也看見了，他的帳篷外守着兩頭母老虎，連一步都不讓我走近呢！」

牛老三笑笑道：「那妳就耐下性子，等他醒了再問。頭兒出去了一天一夜都沒闔眼，他的確需要歇一下！」

秦莎莎氣得跺脚道：「你們都曉得體恤他，就好像我要害他似的。」

牛老三笑道：「大小姐，我可沒這樣說，不過妳眞要體恤他，不該去吵他！」

秦莎莎怒聲道：「我體恤他，我恨不得他死了才好，不聲不響，一溜就是一天一夜，誰知道他去幹什麼？」

牛老三看看她笑了笑。秦莎莎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了，氣呼呼地轉回身去，一個人跑進自己的帳篷坐着生悶氣，秦菲菲跟周嫂看了也只笑了一笑，秦莎莎的火更大了，大聲叫道：「妳們笑什麼？有什麼好笑的？」

周嫂沒有說話，秦菲菲却笑着道：「姊姊，妳現在越來越像女人了！」

秦莎莎暴然地道：「這是什麼鬼話，難道我以前不是女人？是個不男不女的怪人了！」

秦菲菲笑笑道：「妳以前雖然也是女人，但是沒有一點女人味，處處要强好勝，沒有一個男人瞧得上眼，而且妳一向對男女間的事看得很開、很瀟洒，男人從妳那兒跑到別的女人那兒，妳只聳聳肩一笑，更不要說吃醋嫉妬了，可是現在……」

「現在怎麼了？難道我在吃醋？吃誰的醋？」

「吃娜麗莎的醋！」

「笑話，我會吃她的醋，門兒都沒有，她連給我提鞋，我還嫌她手粗呢！」

秦菲菲笑笑道：「姊姊！妳心裏是怎麼個想法，妳自己明白，也不必在口頭上要强，我們還不清楚嗎？」

秦莎莎哼了一聲道：「二妞，我看妳跟周嫂都是昏了頭，這是什麼時候，還在想着那些，我才不爲那些狗屁的事兒煩心呢？放在眼前的大問題都沒解決！」

「姊！妳已經決定要放棄組織了，我們也都同意支持，還有什麼大問題呢？」

秦莎莎嘆了口氣：「二妞，雖然我們放棄組織，但組織可沒放棄我們，後面還跟着王林那一批人呢！」

「那批人是接受咱們的指示才行動的，只要不跟他們連繫，他們自然會回去的了！」

「妳的頭腦眞簡單，他們是配屬來支援我們的，如果我們有行動，他們也會接受指示，如果我們沒有行動，他們就是監視我們，或者進一步來對付我們了。組織的行動，向來都是單綫進行的，妳又不是不知道！」

「那該怎麼辦呢？總得想法擺脫他們呀！」

「有這麼容易？前兩天，我們進行的行程慢了一點，後面已經起了疑心，悄悄地派人前來探視，已經被白朗他們發現了。而且在路上，他們的行跡已經落入白朗的注意，知道他們是從玉門關內就跟着一起來的！」

「妳怎麼說的？」

「我什麼也沒說，白朗却認爲是我們出來尋寶的風聲外洩，他們是跟來打主意的！」

「這個想法倒也合理，就讓他那樣想好了。」

「本來倒沒什麼不可，但是，現在情況有了轉變，我們要去的地方，被俄國人佔據了，在那兒進行什麼考古……」

秦菲菲臉色一變道：「是眞的嗎？難道俄國人也是爲了那批東西而來的？」

「目前不知道，但也很有可能。據白朗說，他們還帶了大批的槍兵武裝，在那一個地區紮下了營，封鎖進路，禁止別人前往，很可能是爲了同一目的！」

「那怎麼可能呢？組織不是說這是一樁機密，絕對沒有第三者知道，所以才要我們不着痕跡地前去取回來！」

「這我就不太清楚了。不過任務交到我們手中前，已經過了幾道手，只要有一個人靠不住，機密就會洩漏出去的。所以，我不敢說這是絕對的機密！」

「那俄國人是否已經得手了呢？」

「我想還沒有，否則他們早就走了，

不會還待在那兒，正確的藏珍圖就只有手中的一份！」

秦非非默然不語，周嫂這時才道：「大妞兒，妳若是決心脫離，最好就是不理這件事！」

「不可能的，圖在我們手裏，就等於全部機密掌握在我們手中，如果我們不理這件事，王林他們就會接手過去！」

「那就把圖交給他們去！」

「周嫂，妳也說起外行了，把圖交給他們，我們如何說詞，說我們決心退出組織了，他們肯放過我們嗎？」

周嫂低下了頭，輕嘆道：「大妞兒，我雖然是行動領導組的組長，可是組織把圖交給妳保管，證明了妳對組織的情形比我清楚，地位也比我重要，妳說準備如何吧！」

「要想脫離組織，只有做得乾淨，把王林那一批人全數的消滅在沙漠上，使組織得不到一點消息，不知道我們是死是生，無法追究，我們才能安穩地躲起來。否則的話，組織一定會盡全力來追索我們的下落！」

「這我倒不懂了，我們躲起來，從此斷了綫，組織就會不追索了嗎？」

秦莎莎笑了笑道：「本來是一樣要追索的，可是現在湊上了俄國人，這就有了說詞，只要沒有一個活口回去說出發生的事，組織會以為我們全部都死在大鼻子手裏了！」

「敢情是這個主意，那我們就叫王林他們跟大鼻子幹上，不就得了嗎？」

秦莎莎道：「白朗也提過一個什麼驅虎吞狼之計，就是打的這個主意。可是他對王林他們的背景不清楚，所提的方法就不行了。他說故意透露大鼻子在挖取我們的藏寶，叫他們前去火併，我們再從中取利！」

「辦法挺不錯呀！不是把他們湊到一塊去了？」

「可是王林他們肯動嗎？他們是支援我們來的，沒有我們的指示，他們不會輕舉妄動的！」

「那妳就給他們一份通知，叫他們配合行動好了！」

「我當然可以這麼做，只是有兩點顧慮。第一、俄國人的人數很多，火力很足，王林他們的力量根本就不堪一擊，如果他們接到我的通知，會想到這是故意叫他們去送死，進而就會對我們起疑了，組織在出發前還一再地告訴我們，這一股力量是作為支援之用，非到萬不得已，不可暴露，非有十成把握不得動用！」

「這還有辦法的。第二層顧慮呢？」

「我想王林他們中間，一定還會有更高的指揮人，地位非常高，這個人絕不會參加拚命的，因此我們的計劃即使成功了，還是無法瞞過組織，我們想脫離組織的行動，也就失敗了。」

三個女人都陷入了沉重的思索。她們根據以往的認識與了解，知道這是非常可能的事！

默然良久，周嫂才道：「大妞，我看還是跟白朗把一切都說明了，由他去設法對付！」

秦莎莎却連連搖頭道：「周嫂，不行的。雖然，白朗還沒有向我們表露出他的身份，但我們已知道他是雪山上一龍五虎中的那條龍！」

周嫂道：「那又有什麼關係呢？雪山雖然是個山寨，但是，在白爺的率領下，規矩很好，不能稱是綠林的盜賊，難道妳還怕讓人看成押寨夫人不成！」

秦莎莎白了她一眼：「周嫂，我倒不是怕這個，更不是怕做押寨夫人，何況我還沒這個福氣。別看白朗跟我好過，那只是一段交情，並不能算就此嫁給他了！」

「可是，這跟告訴他實話有什麼關係呢？就因為他是雪山的頭兒，他才有肩胛担承下來。如果，他只是個普通安份的百姓，還怕會給嚇跑了！」

秦莎莎笑笑道：「周嫂，虧妳闖蕩了好些年，對事情的看法還眞不如我。」

周嫂嘆口氣道：「大妞兒，我承認心眼兒是不如妳活，處處地方都比妳差上一點兒，可是，這件事我就看不出有什麼不妥來！」

秦莎莎吸了口氣：「第一，是怕他不敢再收容我們，因為我們背後的那個組織是一見人怕的，他身後有個山寨負累，做事情就得謹慎一點。」

周嫂不禁默然。她身任行動組的組長多年，手上有多少血腥罪過，她自己很清楚，在一般人心中是什麼看法，她很清楚，那是更甚於毒蛇猛獸的恐怖組織，白朗也許不在乎她們的身份，但是為了她們而跟她們背後的那個組織作對，恐怕就要考慮了！

秦莎莎再度嘆了口氣道：「在我們的山寨裏，有很多人是被咱們組織在家鄉整得家破人亡，死去活來逃出來的，因此，對組織早巳恨之入骨了，假如知道了我們的底子，還會放過咱們嗎？」

周嫂道：「那怕什麼，咱們不是脫離了組織嗎？」

秦莎莎道：「沒有用的，第一，組織一向以騙人為手段，人家很難相信咱們的誠意；第二，很多人對組織的仇恨太深了，只要沾上一點邊，都是別人報復的對象，妳難道忘記了，有不少的人，背棄了組織潛逃藏起來，結果組織沒找到他們，却被組織以外的人給活埋掉了！」

周嫂再度地嘆了口氣道：「這麼一說，我們就無地容身了，那該怎麼辦呢？」

秦莎莎道：「好在我們在組織裏的身份也很秘密，從未對外公開過，除了幾個上級的領導，跟受我們指揮的人員外，很少有別人認識我們，因此我們只要擺脫王林那批人，做得乾淨一點，消息不漏出去，組織以為我們也跟着一起死了，就可以安心過生活了！」

周嫂笑笑道：「談何容易，妳剛才還說，王林那批人裏面，恐怕還有個上級領導，在負責監視的任務……。」

秦莎莎道：「是的，而且我相信一定有的，所以必須把這個人找出來幹掉！」

「大妞兒，妳說得那麼容易，但怎麼去找呢？」

「那很簡單，到他們那兒去，仔細地觀察，王林如果事事都要跟誰商量，差不多就是那個人了。然後不必動聲色，看牢他，有什麼行動時，他一定不參加，別人在拚命時，他必然是在最安全的地方，情況不對時，他也一定是最先溜的一個，有這樣的人，放倒了準沒錯！」

「這要跟着他們才行呀！」

「是的！所以我們一定得有個人到他們那兒去，而且妳去最合適！」

「怎麼要我去呢？」

「因為妳是老資格，資歷深，表現堅貞，沒有人會懷疑妳改變立場。第二、妳是行動組的組長，快到要有行動的時候，妳回去主持行動，這是最合理的。」

「可是，我這次是只管領導妳們姊妹倆的行動呀！」

秦莎莎道：「我在出發前，曾經奉有一份密令，是上級給我的。這次行動，我才是眞正的領導人，所以，妳可以說是我派妳回去的！」

周嫂張大了嘴。秦莎莎道：「周嫂，先前妳還以為是我要排擠妳，想奪妳這個組長的位置，妳就錯了。實際上我的地位早巳高過妳，而是在負責監視妳這個組而巳。每次上級的命令，由我這兒轉交，妳以為我只是一個中間人，其實那只是個障眼法，命令就是我發出的！」

周嫂呆了，秦非非也呆了。秦莎莎道：「妳們如果不相信，我還有上級的手令可以證明！」

她掀開衣襟，由褲腰夾縫中取出一個小紙卷，打開後伸展在她們面前，讓兩個人看清楚上面的內容。

周嫂失聲道：「大妞兒，原來妳是我們這個特別行動組的副組長？」

「不錯！也是四個行動組的直接指揮上級。首領自己兼了組長，却不管我們的事，現在妳把這份命令帶着，見到了王林，就可以叫王林把派出的人交給妳了！」

「大妞，妳既是直接的最高指揮，怎麼會不知道誰呢？」

「我為了這次行動，已經很久沒有接觸組裏的事了，因此組裏可能會另外派個代理的人，但是不管是誰，妳拿了這一份手令，就可以指揮一切！」

周嫂猶豫着不敢去接。秦莎莎道：「周嫂，妳是不是還不信任我？」

「不！我只是不相信妳怎麼能爬得這麼高？」

秦莎莎一笑道：「那還不簡單，第一、自然是靠我的手腕跟本錢。第二、是你們這些參加過那場大風浪的事兒的人，個個都在賣弄老資格，不太聽話，而且也不太好統御，所以要慢慢地撤換你們，淘汰你們！」

周嫂立刻怒形於色道：「豈有此理。那些王八羔子的江山的我們拚了命打下來的，現在他們居然……。」

秦莎莎做了個小聲的手勢，然後才道：「周嫂，妳看看妳，馬上就大發牢騷了？這就是妳們最要不得的地方。」不錯，當年的爛攤子是靠着妳們撐着的，可是後來的局面却是另一批人創下的，那才是組織的主力。牛馬到了老的時候，也要淘汰的，何況是人呢？妳別聽上面說得好，以為當年勞苦功高。其實，勞苦是你們，功勞却是那幾個領導的人物，新的排擠老的，這才是組織的法則……。」

周嫂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大妞兒，我從來也沒想過這一點，只是被他們牽着鼻子走……。」

「那還算是運氣，因為這一個組織是暗的，連圈內人都不太知道，要不是光看這點，妳早就垮下去了。妳不妨想想，妳知道的，那些老伙伴，除了竄上去的，還有幾個留下來的？好了，幸虧妳的運氣好，我自己也想要退出來，否則，妳早就完蛋了，現在妳總該可以去了吧！」

「我就這麼去，白爺問起來呢？」

「白朗這兒我會替妳解說的。記住，妳一定要做得乾淨俐落，一個不留，否則我們仍是不得太平！」

周嫂想了一下才道：「大妞兒，我只想問最後一個問題？我們這一次去挖取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秦莎莎道：「珠寶藏珍！」

「啊！眞的是珠寶藏珍，我還以為是騙人的呢！」

「怎麼會騙人呢？原來我是打算利用白朗。因為對江湖人，可不能說假話！」

「有多少？」

「詳細數目不知道，不過總是相當可觀就是了……」

這批東西是在走江湖闖道兒時，一路燒殺搶刦所累積起來的，本來是準備派人送到大鼻子處，換成現金作為擴充地盤的基金，那知道大鼻子起了私心，要想吞佔，私下策動了一批弄薩克翳子來搶刦，好在押送的人機警，預先把大部份東西埋了起來，製了一張圖，着人送了回來，箱子裏大部份裝了石頭，表面上舖了一層珠寶，結果押送的人全部被殺了！」

「這批大鼻子眞不是東西！」

秦莎莎笑道：「沒一個是東西，所以我也想開了，咱們那個組織實在沒混頭，遲早都會互相殘殺的，現在我殺人，將來也免不了被人殺，所以不如退出的好！」

「那批珠寶呢？」

秦莎莎道：「白朗不會起意吞滅的，我打算分給他一半，咱們自己留下一半，找個隱蔽一點的地方，安安穩穩地過下一輩子算了！」

周嫂似乎並不十分同意，但是她也知道，秦莎莎的一切都比她強，強出太多，她的話不會對秦莎莎有多大作用，乾脆不說了，接過命令，她走了出去。

秦家姊妹倆帮她備上了馬，送着她離去，牛老三看見了過來，並沒有問她上那兒去，只問道：「妳還回不回來？」

周嫂倒不知怎麼回答，秦莎莎道：「自然回來，我們姊兒倆還押在這兒，你怕她跑了不成！」

牛老三笑笑道：「我倒不怕她跑了，問明她回不回來，我好打我的算盤！」

周嫂忍不住道：「老三，你有什麼算盤好打？」

牛老三道：「妳要是不回來，咱們就

當沒認識過，妳要是回來，我就等着妳，只要一句話，就是一輩子的事！」

　這是個粗人，不知道如何去表達他的情意，但是他的態度却十分的鄭重誠懇，使得周嫂非常感動，居然咽着聲音道：「老三，我一定回來，除非我死了……。」

　牛老三不耐煩地道：「妳少說兩句喪氣話不行嗎？女人就是婆婆媽媽的！」一巴掌落在馬股上，把她給催走了。

　秦莎莎看得十分有意思，笑笑道：「三哥，看來你是要定她了！」

　「人嘛，總是要求歸宿的，她性情跟我差不多，直來直往，沒多大心眼兒！」

　秦莎莎忍不住想笑，小周嫂沒有心眼兒，如果說出她的過去，怕不把牛老三嚇得跳起來，不過她很含蓄地問道：「三哥！你很了解她嗎？」

　牛老三搖搖頭道：「不！不了解，幹嗎要了解呢？要是一個女人什麼都讓人看得透透的，從外面可以瞧到肚子裏面，這種婆娘還有什麼意思？」

　秦莎莎笑了起來道：「三哥！你倒是挺懂得女人的！」

　牛老三傻傻地一笑道：「大小姐，妳可別說笑話，我最不懂女人，所以才打光棍至今，早年相親的幾個婆娘，都嫁給別人，她們說我是一塊木頭！」

粗漢吐心事　悍女訴衷情

　秦莎莎輕嘆了一口氣，忽然笑不出來了，因為她發現這個牛老三裝傻的本事不小。

　他的外表是粗粗笨笨的，他的談吐也是粗粗笨笨的，看上去沒什麼不妥，他似乎就是個粗粗笨笨的人。

　可是跟他相處過一段時間，尤其是這樣驚濤駭浪的日子中相處了一陣，才可以發現到他的精細、他的機敏、他的閱歷，甚至於他的應變，都相當的老練！

　這回兒牛老三又開始在裝傻了，使得秦莎莎心中頗不是滋味，因為這表示他對她們還沒有信任。

　轉了轉眼珠，秦莎莎又變着方向問道：「三哥！妳是決心要跟周嫂廝守一輩子的了！」

　牛老三道：「我是個粗人，不會說那種好聽、肉麻的話，我只能說，她要願意的，咱們就相守着活下去，她要是不願意，我也不能勉強她！」

　你曾經為她拚過命，她很感激你，而且周嫂也不是個沒見過世面的小姑娘，很難為一個男人動心，居然對你動了心，自然是千百個願意了，她倒是担心你！」

　「我！我有什麼好担心的？」

　「她的身世你一點都不清楚，比如說她的家世、她的過去，你完全不清楚！」

　「我要清楚那些幹嗎？我要的是她現在這個人，又不要她的家世，我只要知道一件事，她現在沒有丈夫，不是一個活人的老婆，而她又願意跟我，那就夠了！」

　「對於她過去做過些什麼，你都不在乎？」

　「沒什麼好在乎的，不管她過去做過些什麼，只要今後她規規矩矩的就行了！那怕她過去養過一大羣漢子，只要今後不再跟人不乾不淨就行了！」

　「不是這些，我是說她過去也許犯過事……。」

　牛老三笑了一笑：「那也沒什麼，我並沒有指望她是個聖人，何況我自己也不是個乾乾淨淨的！」

　「如果有什麼恩怨牽扯呢？」

　牛老三淡然地道：「那要看情形，如果是欠人的債，我們一起還，如果是什麼扯不清的糾紛、化不開的樑子，我會對人說，現在她是姓牛的人，把過去的一切都豁開了，說得通最好，說不通也沒關係，只要是問心無愧，道理上站得穩，我就能替她担起來！」

　「萬一你担不起呢？」

　牛老三一笑道：「我一個人担不起，還有頭兒、還有很多朋友，他們都會幫助我的！」

　「白朗會為你的事出頭嗎？」

　「怎麼不會？我們是兄弟，比手足還親的兄弟，他放一句話，我可以為他死，我有什麼困難，他自然也會不顧一切地為我解決，這才是兄弟手足之情！」

　秦莎莎又迫問道：「如果在道理上站不穩呢？」

　牛老三想了一想道：「那就比較麻煩，要看看在人情上是否有能夠原諒的地方，如果是於理不合而情又無可諒的事，那只有一個辦法，還債，血債血還、命債命還！一條不夠，再加上我的！」

　秦莎莎反倒沒話說了，頓了一頓才道：「三哥！周嫂眞有福氣，能遇上你這樣一個人！」

　牛老三也一笑道：「大小姐，周嫂一時間回不來吧？」

　「嗯！不會很快回來，」秦莎莎給他安慰，「不過我們不用等她，她自己會跟上來的，你不必担心她。」

　「我當然不担心，她那麼大個人了，還怕走失了不成，我是說她不能很快回來，妳們就得準備一下動身了！」

　他始終不問周嫂上那兒去，使得秦莎莎有着莫測高深的感覺，忍不住問道：「你知不知周嫂上那兒去？」

　牛老三道：「我怎麼會知道呢？」

　「可是你也不問一下，她究竟上那兒去了，去幹什麼？」

　牛老三笑道：「我問了有用嗎？妳們肯告訴我嗎？告訴我的一定是實話嗎？」

　秦莎莎倒是反被他問住了，牛老三道：「既然妳們不會告訴我實話，我又何必問呢？」

　秦莎莎有點生氣地道：「你怎麼知道我們不會說實話！」

　牛老三道：「如果妳們打算告訴我們眞實的情形，至少也得跟頭兒商量一下，該不該去，去了有沒有用，因為這是在沙漠上，而且正是在危險的時候，不像是在內地，上街去逛一趟串串門子那麼輕鬆，妳們自己也知道，暗地裏作了決定，自然是認為有此必要，事前不提出商量，自然是不願讓我們知道，那我又何必問呢？」

　秦莎莎呆了一呆，才猛然地道：「你

對周嫂毫不關心，所以才對她的行動一點都不放在心上！」

　牛老三笑道：「我要怎麼地關心法？頭兒叫我別過來，我還是來了，這已經表示關心了，難道要我跪下去，拉着她，求她不要走。這種關心我可做不出來！」

　秦莎莎吃了一驚地道：「白朗叫你別來？」

　「他沒那麼說。如果是他叫我別過來，殺了我也不敢過來。頭兒只是勸我別過來惹人討厭！」

　「這麼說他是知道周嫂要離開了？」

　「自然知道。他是我們這一伙兒的領隊，隨時隨地都要注意到每一個人的行踪的！」

　秦莎莎恨得牙癢癢地道：「他居然還穩穩地躺在那兒，也不過來查問一下！」

　牛老三道：「大小姐，妳們如果眞的尊重他，應該先去向他報告，請示一下。現在，妳們不聲不響的擅自決定，是妳們自己的不是，他又何必再來自討沒趣？」

　秦莎莎不由得呆了。牛老三笑笑轉身走了，臨走時還吩咐道：「二位把身邊的東西收拾一下，回頭娜麗莎她們會來拔營啓程，我們這就上路了！」

　秦莎莎沒有作聲，半晌後才道：「妹妹，看來我們又做錯了。我原是一片好意，却又引起他的誤會了！」

　秦非非道：「本來也是，白爺既是你們頭兒，我們也該先和他商量一下的！」

　「怎麼個商量法，老老實實地告訴他一切？」

　秦非非默然了一陣才道：「即使不說老實話，至少也可以婉轉地解說一下，讓他明白，我們的目的是為了妳……。」

　秦莎莎嘆了口氣道：「不必了，一切留待事實來證明吧！這會兒什麼都別說，任何謊話都瞞不過他的，說了反而會引起更多的誤會！」

　姐妹倆快快地開始收拾行裝了。

　說行裝也可憐，只不過是兩件衣服而已。剛出塞的時候，她們倒是瑣瑣碎碎地帶了不少。到了沙漠上，才知道那些東西都是多餘的，隨行隨丢，已經丢得差不多了。

　剛打好兩個包袱，娜麗莎她們已經過來開始拆除帳篷了，而白朗也容光煥發地過來招呼她們上路了。

　秦莎莎接觸到白朗的笑臉，既有點心虛，又有點憤怒。最後她的憤怒已經蓋過了心虛，那是因為白朗那股滿不在乎的神情，使她忍不住開口道：「周嫂不在！」

　白朗笑着道：「我知道，我看見她上馬的！」

　「你不想知道她上那兒去吧？」

　白朗道：「看她走的方向好像是往後走的，因此，我也就不再追問了！」

　「你不追問了！為什麼？」

　「第一、她是在妳們兩個人送行之下離開的，又不是偷偷溜走，我自然用不着追問。第二、她已經不是小孩子了，用不着我跟着去照顧。第三、她又不是我的什麼人，我沒有權利去干涉她的行為……」

　秦莎莎更形憤怒道：「你是這一行人的頭兒，對每一個人的安全和去留，你都有責任的，怎麼說沒關係呢？」

　白朗一歛笑容道：「很好。莎莎，妳還記得我是這一行人頭兒，自然也記得我們一開始時互相訂下的條件，我負責妳們每個人的安全，但妳們必須聽從我的約束，任何行動或是要上那兒去，都必須要取得我的同意，否則出了問題，我概不負責，周嫂離開，是否取得我同意了？」

　他的語氣一轉嚴厲，秦莎莎反而軟了下來道：「白朗，我們不是不尊重你的職權，實在是給你找了很多的麻煩，我們心中很過意不去。現在，又遇上了大鼻子霸佔了我們的去路，我們希望能夠盡一點力而已！」

　白朗笑嘻嘻地道：「我明白，我非常的感動！」

　秦莎莎道：「白朗，我在跟你說正經的！」

　白朗道：「我也沒有不正經呀！妳們如此地替我着想，我難道不該感動嗎？」

　秦莎莎怒聲道：「周嫂是為了我們去冒險，你可以不領情，但也不能這個樣子嬉皮笑臉！」

　白朗淡淡一笑道：「說她去冒險，我或許同意，但是我絕不領情，她又不是為我去冒險！」

　「你知道她是幹什麼去的？」

　白朗微微一笑道：「在這個骨節眼兒上，她突然離去，而且只帶了一個小水壺，絕不會是偷偷地跑掉的。她也走過好一陣子沙漠了，知道在沙漠上的情形，一個人落了單等於是去送死。因此，我知道她一定是去找人了！」

　「哦！你知道她去找什麼人？」秦莎莎的口氣微微驚奇。

　白朗笑着道：「在此時此地，還有什麼人可找，自然是從甘肅就釘着我們出來的那批人了！」

　秦莎莎更為驚奇道：「為什麼要找他們呢？」

　白朗笑道：「那批人根本是她認識的，一路上都跟她有連繫。這時候去找他們，不外兩個原因，一個是她看着有危險，跑去投靠他們了，另一個就是她去找人帮忙。」

　「哦！你怎麼知道她跟那批人有連繫呢？」

　白朗道：「我是老沙漠了，也算得上是老經驗了，尤其是知道妳們此行的目的，很可能關係着一筆財富，怎麼能不特別謹慎呢？我走的路綫是別人無法跟踪的，除非是緊緊地釘在我們後面。可是那批人並沒有如此，他們一直都在我們的視綫之外，却能始終跟在我們後面，有時我故意在一個地方多耽一兩天，他們也跟着留下。這證明了一件事，我們這邊一定有人跟他們有連繫，沿途留下了記號，指點着他們跟上來！」

　秦莎莎的臉色變得很不自然。訥訥地道：「原來你早就知道了，那為什麼不告訴我呢？」

　白朗一笑道：「我為什麼要說呢？很可能是妳們不放心我，暗中又叫一些人跟

技擊鬥智奇情小說

八絕

（續完）

文·朱羽　圖·子成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荒郊雪地上，龍不王正醉心的欣賞着一箱金銀珠寶，郭掌櫃和一批黑衣人突然同時出現在雪地上，他們向龍不王逼近，而這一切也不過是一帮武林人物爲了多年來隱身不出，爲惡多端的刦匪引出來，以便消滅，在一連串的事件中，終於引出郭掌櫃，原來他就是巫九，是巫婆婆十年前傳聞巳死去的老公，也是多年來爲八絕中的三絕，殺了不少人的刦匪，巫婆婆要置巫九於死地，巫九却要求死後能將八絕一起陪進棺材裏，但曹夫人却認爲那些珠寶應歸原主，此時巫九對巫婆婆極力爭取，使巫婆婆站到他這一邊來。

雲開見天日　魁首罪應得

「怎麼？」曹夫人冷冷地說：「物歸其主難道不對？」

巫九回以冷笑：「主人巳經死了。」

「主人死了，還有主人的後代，即使原主巳經絕子絕孫，咱們也不能瓜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呀。」

「夫人，我要請教！」巫婆婆的口氣巳經不很和順了。「妳打算如何處理這箱珠寶？」

「交官府發落！」

「誰去交？」

「任何一個人都行，或者咱們大夥兒全體行動。」

「夫人，我爲了替江湖除害，替那些遭刦被殺的人討回公道，不惜殺死我的老公，這一點要求妳都不答應嗎？」

「不是我不答應，是我無權答應。」

「那麼，我也可以不殺死我老公。」

「巫婆婆，並沒有人勉强妳去那麼作的。」

「巫九，算你走運，我不殺你了。」

「巫婆婆，巫九並不走運，刦數是難逃的。」

「夫人這話是什麼意思？」

「妳不殺他，別人還要殺他。」

「誰？」

「很多人，當然也包括我。」

「夫人，那只怕辦不到。」

「巫婆婆，妳性格雖然暴躁，行爲還很正派，妳會袒護一個作惡多端的江湖敗類，武林煞星嗎？」

「我會那樣作，因爲夫人太不給我面子了。」

情勢在頃刻之間大變，方才這一對夫妻還是生死不容的冤家對頭。如今却成了併肩作戰的戰友。

「巫婆婆，妳須知衆怒難犯啊？」

「我不在乎。」

曹夫人回轉身子揮手叫道：「玲兒過來。」

曹玲立刻飛快地走了過去。

「玲兒，除暴安良這四個字爲娘巳經

着前來保護，我拆穿了多不好意思。直到我從前面跟大鼻子接觸之後，我才問妳，妳說沒有人，我才判斷那是一批圖謀不軌的傢伙。妳不知道，妳妹妹也不會知道，那跟他們連繫的一定是周嫂了！」

秦莎莎這才吁了口氣道：「我把你巳經發現後面有人的事說了出來，周嫂才說了實話。她原先倒是好心，她有個遠房的姪兒，也是混碼頭的。她怕我們三個女的在路上會有什麼意外，叫她的那位姪兒找一兩個靠得住的朋友，暗暗的跟在後面保護着。她始終也沒敢跟我們說。」

「這是好事呀！爲什麼不敢說呢？」

秦莎莎道：「因爲我要她對此行絕對保密的。可是她一聽說跟下來的人有二、三十個，才開始緊張了。也許給她那個姪兒的報酬並不多，一兩個人用，只算是筆小財；如果分給二、三十個人，只夠荒唐幾天而巳。而她的姪兒既然帶了這麼多的人跟下來，顯見居心不善！」

白朗笑笑道：「財帛動人心，尤其是對一個跑碼頭的混混兒，那還有不動心之理！」

秦莎莎道：「是啊！所以她又難過，又抱歉。麻煩是她引起來的，她要去了斷，一個人見她姪兒去了！」

白朗笑道：「見到她姪兒之後呢？」

「實行你的驅虎吞狼之計，讓那批人去跟大鼻子先幹起來，這正是你想的計畫，所以我們也不阻止了！」

白朗皺皺眉道：「問題是她能說得動他們嗎？」

秦莎莎笑道：「沒問題，她把我的藏寶圖帶了去！」

白朗哦了一聲，秦莎莎道：「當然是假的，把正確的藏圖地點更換了，但其他的地方却一點沒變。見到他們後，就說是偸了圖去的，如果不捷足先登，就會被大鼻子搶去了。那批唯利是圖的亡命之徒，還會不動心嗎？」

白朗笑着點點頭道：「好！很好！這個計劃太好了，跟我的計劃完全一樣！」

「咦！你的計劃？你的計劃是怎麼樣的呢？」

「也是弄一張假的藏寶圖，找個人去說動他們，讓他們去拚命。這件事得要朱七去才行，可是朱七又到前面勘察情況去了。我原是打算到了前面再進行的，既然有周嫂這條路子，自然就更好了！」

秦莎莎深深地吐了口氣。她在心裏揣摩了很久的一篇說詞，就是在担心無法說得使白朗相信。現在，好像巳經被白朗所接受了，所以，她有着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因此，她笑吟吟地道：「白朗，我們也別躭誤了，趕快到前面去作一番準備，好在他們發動時，可以配合得上！」

白朗笑道：「妳放心，誤不了事兒的，而且，儘管我們的如意算盤打得好，還得要看看周嫂去的結果如何才能決定呢！他們雖然有二、三十個人，但是大鼻子的槍兵還有四、五十人呢！器械火力也比他們强。珠寶雖好，要有命才能去享受的，這種玩命的事兒，人家不一定肯幹！」

秦莎莎道：「一定沒問題，絕對可以行得通的。那些人大老遠的跟了出來，叫他們空手回去，他們肯甘心嗎？反正都是亡命之徒，還會怕死不成？」

白朗笑道：「就算他們肯了，幹了，也還有個問題，他們能成得了多大的事？如果是一批烏合之衆，到時一陣亂幹，叫人家全給放倒下來，對大鼻子却沒多大損失，我們還是撈不到什麼好處。莽莽撞撞的配合行動，不是把我們自己也給陷了進去？」

秦莎莎急着道：「沒問題，那批人都是很有經驗的殺手！」白朗微笑地看着她，秦莎莎才意會到自己說得太急，說溜了嘴，只得又補充道：「周嫂說她的那個姪子是專門替人家幹殺手的，他召集來的伙伴，必然也是同一路的人！」

白朗笑道：「但願如此才好，我們到了前面，看情形再說吧！妳們可得辛苦些，這一陣子要趕路！」

於是，他在前，策驅着馬兒，踏着平大的步子，率隊進行。

雖說是趕路，但是在沙漠上成羣結隊而行，仍然是無法趕得太快的，馬匹只是平放開步子小跑，不過巳比一步步地慢慢走着快多了。

這種跑法最爲累人，那必須要全神貫注，維持平衡，才不會從馬上摔下來，更要時刻調整姿勢，否則長程下來，兩腿側的皮就會在不知不覺間磨破了。

秦莎莎雖然巳經騎了很久的馬，但是沒有像這個樣子的。初時她還覺得挺好玩的，可是兩三個小時下來，巳經感到頦子酸了。看看別人却都是毫無倦意，尤其是那三個維吾爾女孩子，還感到異常的快樂，不住地前前後後，互相追逐。她們的騎術也實在精，似乎不用韁繩，完全用兩條腿去控制馬匹，居然進退自如。

秦莎莎只好咬咬牙，勉强撐着，看看她的妹妹菲菲，倒是平平淡淡，從從容容的，沒什麼疲態。

她就更對自己生氣了，因爲妹妹一向是什麼都不如她的。才智，聰明，容貌，甚至於體力，武功，拳脚，她總是要比菲菲搶先一步。可是現在看來，似乎連菲菲都比她强了。因此她本來想追上去，告訴白朗休息一下的，到此也就硬着心腸不去說了。好容易來到一個可以遮陰的小山脚下，白朗才吩咐停下休息半小時。秦莎莎不禁異常失望地道：「白朗，才半個小時呀！那怎麼夠呢？連口氣都喘不過來！」

白朗笑笑道：「這半個小時是給馬匹休息的，人騎着馬，由牠載着跑，不會累到那兒去的！」

秦莎莎差點要掉下眼淚。「不累，我倒是覺得我在馱着那四條腿的畜生在跑，看牠比我還輕鬆呢！」

白朗笑笑道：「妳要是覺得馬兒比妳輕鬆，回頭妳也不妨試試，馱着牠走走看看！」

要是在以前，秦莎莎一定會破口大駡，甚至於手槍，飛刀都掏出來了。但是現在她却不那麼了，只是眼睛一紅，委屈地坐在一邊，不再說話。（未完）

對妳說過無數遍，今天是要付諸行動的時刻，刦匪巫九，作惡無數，立即處死，以維正義。」

巫婆婆冷笑道：「好大的口氣，一個黃毛丫頭也配執行江湖正義，武林公道，也未免太小看我巫家了。」

「玲兒，若是有人迴護凶犯，格殺勿論。」

曹玲冷叱道：「巫九上前受死。」

巫婆婆冷哼道：「丫頭，先過我這一關。」

一横身，巫婆婆將巫九擋住了。

曹玲眞不含糊，她毫無懼意地衝了過去。

「曹姑娘且慢！」胡濤突然大叫了一聲。

曹玲身形立刻挫住。

胡濤趕過去，和聲說：「巫婆婆能聽我一言嗎？」

「說！」

「妳以十顆五彩珍珠爲巫九陪葬，實際上是害他九泉不安，妳明白嗎？」

「這話是什麼意思？」

「價值連城的珠寶在墓中，必然引起歹徒窺覦，也必然有人興起盜墓的念頭，那不是使巫九屍骨不安嗎？」

巫婆婆驀地一楞，她似乎沒有想到這個道理。

胡濤察言觀色，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立刻加上一句：「巫婆婆，如果妳仔細想一想就會……」

「哼！」巫婆婆冷笑了一聲。「如果我仔細想想，根本就不應該殺死我老公。我爲什麼要敎他躺在墓穴裏，他可以好端端活在這個世界上，與我朝夕相伴……」

巫九一躍向前，到了胡濤面前，疾聲說：「老弟，是敵是友，立即選擇。」

「巫九，我沒有選擇。」

「這話是什麼意思？」

「由曹夫人領頭的正義之帮是不可忽視的。」

「胡老弟，你何苦如此自貶身價？」

「我說的是實情，邪不勝正……」

巫九倏地扣住了胡濤的手腕，厲聲道：「胡老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沒聽說過這句話？」

「那也只能高過一時，絕不可能高過永遠。」

「好，我就拿你開刀，讓你瞧……」

徐小蕙飛縱過來，她當然看出她的丈夫身陷危機。

戰鬥在瞬間展開，胡濤與徐小蕙合力對付巫九，曹玲與金開泰則合力對付巫婆婆，其餘的人並沒有上陣。

童梨輕聲問她父親：「爹，咱們不參加嗎？」

「不參加。」童風也是輕輕地回答。

「既然不參加，咱們還待在這兒幹什麼？」

「傻丫頭，那箱珠寶難道妳沒有瞧見嗎？」

「爹，曹夫人方才就交代過了，要物歸原主。」

「物歸原主？這種鬼話有誰相信？」

「爹，曹夫人應該是一言九鼎的。」

「傻丫頭，世上沒有見着財帛不動心的人。」

彭娘子和無影刀也在一邊竊竊私議。

「咱們還待在這兒幹什麼？」無影刀先問。

「等着瞧。」

「瞧什麼？等着瞧血淋淋的人頭落地嗎？」

「不懂事你就少開口，閉嘴在一邊站着。」

「彭娘子，妳別老是把我當不懂事的小孩子。」

「你是大人？」

「當然是。不但是大人，還是個大人物。」

「無影刀，你那把刀眞的管用嗎？」

「別人侮辱我，妳也侮辱我嗎？」

「沒那個意思，如果眞管用，你就表現一下。」

「如何表現？」

「殺一個人。」

「殺誰？」

「到時候我自然會告訴你，可不能敎我失望。」

「等着瞧好了，」無影刀豪氣萬千地說。

幾乎同時，郎一雄也在和龍不王低聲談論。

「龍老，就聽任他們這樣子血腥殺伐嗎？」

「郎一雄，平心而論，那個巫九是該死的。」

「巫婆婆呢？」

「她只是盲從。」

「那麼，咱們就應該將巫婆婆隔開，萬一……」

「她保護丈夫也是應該的，郎一雄，曹夫人是有一套的，她如果沒有把握，會冷靜地袖手旁觀嗎？」

「龍老，我總覺得有點兒不對勁。」

「什麼不對勁？」

「我也說不上來，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就算巫九伏誅，巫婆婆也被制，事情還沒有算完。」

「哦？」龍不王有些驚訝郎一雄的看法，却沒有追問。

「龍老，以我看，咱們還是暫時離開吧！」

「郎一雄，我不明白你來此地是爲了什麼。」

「爲了明瞭一件事情的眞象，沒有別的。」

「眞象就要揭露了，幹嗎你這時候要走？」

龍不王的話和郎一雄的話都令人莫測高深，然而龍不王說得却很肯定，他似乎對每一件事都瞭若指掌。

戰鬥仍在延續，一時還未分勝負。

旁觀的曹夫人並沒有邀請任何一個人前去助陣，她對戰局的是否很快結束，似乎並不關心。

龍不王緩緩向曹夫人走了過去。

「夫人！」龍不王彬彬有禮的：「請敎。」

「別客氣。」

「妳認爲巫九應該以死來向江湖謝罪嗎？」

「當然。」

「那麼，何不快說將他置於死地？」

「他在頑抗，想快也快不了呀！」

「夫人，我應該提醒妳，還有好多旁觀的人哩！」

「龍老！有必要用那麼多人去對付他嗎？」

「如果咱們執行的是公理，那就應該的。」

「那麼，你可以加入，施展你的霹靂威力。」

「夫人呢？」

「我這麼大把年紀還動手，未免有失身份。」曹夫人的語氣非常狂傲。

「這倒是實話，不過，我的年紀也不小，也只有站在旁邊瞧瞧熱鬧了。」

曹夫人眉毛微微聳動了一下，沒再說什麼。

在那邊，彭娘子和無影刀又在竊竊私語了。

「無影刀，在塲的人，你認爲那些你可以對付？」

「那要看是正面相對，還是從背後偸襲？」

「當然是偸襲。」

「每一個人。」

「如此有把握嗎？」

「當然。」

「包括我嗎？」

「不敢。」

「你看曹夫人手裏那根拐杖是什麼作的？」

「千年古籐。」

「你的刀可以斷籐嗎？」

「這是什麼話？刀不能斷籐，還算是刀嗎？」

「我看未必。」彭娘子不屑地說。

「可惜沒有機會試試。」

「你想試？」

「我要試給妳瞧瞧，我的刀，利可斷金。」

「你去試試吧！」

「可以試嗎？」

「當然可以試，只要你斷了她的拐杖，就如同斷了她的頭，但願你一試就成功，過去吧！」

無影刀緩緩向曹夫人走了過去。

「夫人！有人向妳走過來了。」

「無影刀，是嗎？」

「沒錯。」

「我早就知道了。」

「那麼，夫人，你知道他過來幹什麼嗎？」

「我也知道……」

這時，無影刀已經走到了曹夫人的身邊。

「夫人！」無影刀彬彬有禮地向她一鞠躬。

「幹嗎？」

「兩處纏戰，勢均力敵，要拖到什麼時候？」

「總會有結果的。」

「我可以參戰嗎？」

「想參戰那一邊？」

「任何一邊。」

「好吧！」

無影刀一鞠躬，就在這一瞬間，他的刀動了。

說得確切一點，不是他的刀動，是他的手在動。

無影刀的刀無影，任何人也看不見他的刀。

雖然看不見，却聽得見，只聽篤地一響。

別人也許沒感覺，他自己一定會有感覺，握刀的虎口一陣痠痲，使他手中的刀差一點脫手而飛。

曹夫人還好端端地站在那裏，手裏的拐杖分毫未損。

「幹嗎？」曹夫人笑着問他，就好像沒發生任何事故。

「夫人！對不住，我很冒昧……」

「你方才好像是在用刀子在砍我的拐杖？」

「是的。」

「爲什麼？」

「有人跟我打賭，說妳那根拐杖刀槍難損，我不信，所以我就試試，嘿嘿，我輸了，我輸了……」

「哦？你們賭什麼東道呀？」曹夫人還是笑瞇瞇的。

「賭……賭……賭十塊老光洋。」

「那倒是小事。」

「那的確是件小事……」一股不祥的感覺籠罩着無影刀的全身，他在這一瞬間，鬥志與勇氣都完全消失了。

曹夫人低叱了一聲道：「無影刀！站住！」

她的話像魔咒，無影刀果然乖乖地站住了。

曹夫人冷笑一聲，手中拐杖突地揮了出去。

一件令人大感意外的事情發生了，拐杖的下半截還插在雪地裏，她所揮動的只是上半截。

嚴格地說，那上半截只能算是一根短棍。

方才無影刀已經砍斷了她的拐杖，只因爲她的內力奇佳，當時沒有現出原形而已。

「嘿嘿，夫人！」無影刀又神氣起來。「我贏了。」

「哼！」曹夫人已逼到無影刀面前。「你贏了十塊老光洋，却輸了一條命。」

「不見得吧？」

「現在我就要你的命。」

「夫人，有人說過，砍斷妳的拐杖就好像砍掉了妳的腦袋瓜兒。一個沒腦袋的人還能要我的命嗎？」

「誰說的？」

「呶！」無影刀抬手向彭娘子一指。

彭娘子正緩緩地走過來，她臉上毫無懼色。

「夫人！」彭娘子笑着說：「咱們都太愛嬉鬧，請夫人千萬不要發怒，待會兒我再買一根還妳就是。」

「妳可曾知道這根拐杖跟着我多少年了？」

「年代太久，也該換一根新的啦！」

「這是什麼話？妳站開，我要這小子拿性命來賠。」

「各位！」彭娘子扯開了嗓門叫道：

「你們瞧瞧，一根拐杖與一條性命，孰輕，孰重。曹夫人氣度如此之小，還配領導我們嗎？」

龍不王出面打圓場：「彭娘子，難怪夫人發脾氣，你們嬉鬧得也太過份了，還不說兩句好話！」

「我憑什麼要說好話，人抬人高，水漲船高，咱們以往只是尊敬曹夫人，並不是怕她……」

「哼！」曹夫人冷笑了一聲。「彭娘子！妳在玩弄什麼花樣我清楚，原來妳是如此陰險，說吧！妳想怎麼樣？」

「夫人！咱們不需要聽你的，那箱珠寶也不必送到官府去，所謂見者有份，按人分配，多拿一份，我相信在場的人誰也不會反對。」

沒人吭聲，既沒人表示意見，那麼，他們在私心中就一定不十分反對彭娘子的提議，她的詭計顯然成功了。

「哦？妳的目的是爲財，人爲財死，妳聽說過了嗎？」

「人沒有財，也會餓死，窮死，凍死的。」

「我只有一根拐杖把子，如果妳勝得過我，妳就是咱們這羣人的頭兒，咱們都聽妳的，行嗎？」

「一言爲定！」

「曹夫人雖不是男子漢，說話也照樣算數的。」

「夫人，我有一點請求。」

「說！」

「在咱們勝負未分之前，誰是領袖羣雄的霸主還不知道，也許是妳曹夫人，也可能是我一腳踼，對不對？」

「沒錯。」

「妳主張巫九該殺，而我却認爲他不該死。在霸主未決定之前，我建議那邊的斷殺暫時停下來。」

「有道理。」曹夫人隨即高喊：「住手！」

她的每一句話都具備了無限的權威，一開口，那邊的兩起戰鬥就停了下來。

「現在，我還要請教最後一個問題，這是我向夫人挑戰，不干別人的事，別人不應該插手，對嗎？」

「是的。」

「妳的女兒以及妳未來的女婿他們可能會……」

「不用囉唆！我就是躺在雪地裏，他們也不會插手的。」

「娘！」曹玲疾聲發問：「這是怎麼回事？」

「玲兒！」曹夫人冷冷地說：「安靜地站在一邊，倘若娘死了，妳就趕緊去買棺材爲娘收屍，不准尋釁，也不准復仇，妳聽見了嗎？倘若不遵妳就是大不孝。」

「娘！妳……」

「妳站到一邊去！」曹夫人厲叱了一聲。

金開泰連忙將曹玲拖開了。

「開泰，這是怎麼回事呀？」

「我也不知道呀！」

「開泰，你看！娘那根威力無匹的拐杖只剩下一截拐杖頭，就好像缺了兩腿的人怎能跟人家比賽跑呀？」

「曹玲，別去担心，夫人一定有她的把握。」

就在這個時候，彭娘子已經展開了攻擊。

一開始，她就作近身搏鬥，腿踼連環，接二連三地攻向曹夫人的要害。她的兩腿就好像沒有關節，可以踼向任何一個角度，像兩支長棍，也像兩把刀劍。

曹夫人手裏的拐杖頭根本就沒有什麼威力，但她也沒有被對方凌厲的脚法擊中，她閃避得非常靈巧，彭娘子的每一脚都走空了。

曹夫人的確是厲害，最少她已經將彭娘子揚名已久的『一脚踼』封號也給砸掉了。

彭娘子一上來雖不順手，而她的攻擊並沒有鬆懈，她顯然早就有了成算，她也知道勝利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脚比一脚緊，一招比一招狠，彭娘子緊迫不放。曹夫人閃避靈活，始終未讓對方掃着一絲一毫。

這顯然是一場持久的戰鬥，誰的精力好，體力足，誰就是勝利者。

彭娘子比曹夫人年輕得太多，她應該比曹夫人較有優勢，不過，在勝負未分之前，誰也不敢如此肯定。

郎一雄一直都站在龍不王的身邊，此刻，他禁不住輕輕地說：「龍老，這一場戰鬥眞有些稀罕。」

「稀罕？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彭娘子的挑戰行爲很無聊……」

「無聊？你怎會有這種看法？」

「彭娘子即使勝了曹夫人，她也未必就是咱們的頭兒，因爲還有無數的人向她挑戰，她絕不可能戰勝在場的每一個人，她這種行爲豈不是很無聊嗎？」

「嗯！」龍不王應了聲，沒有表示任何意見。「事實上，曹夫人草率應戰也很令人感到意外。」

「怎麼呢？」

「空手遊鬥，她想制服對方，也不可能。」

「郎老弟！」龍不王冷笑着說：「恕我說句大話，你的眼光太差了，結果一定會出人意料。」

「你是說……？」

「郎老弟不用再問，你等着瞧吧！」

郎一雄沒有再問下去，有許多事情的確無法預料，必須要等着瞧，就拿『人心』來說，就得日久才能見到。

彭娘子和曹夫人的這一場戰鬥很快就讓人看出來了。前者是在全力施爲，而後者却在存心逗弄。

到最後，彭娘子必定是精疲力盡，舉手投降。

每一個人都逐漸看出來了，無影刀自然也不例外。

他在突然之間加入了戰團。

而拖延不決的戰局也在這一瞬間結束了。

情況是這樣的：

當無影刀飛撲過去的那一瞬間，曹玲和金開泰也立刻捲入，他倆聯袂封住了彭娘子的攻勢。曹夫人也不知用的是什麼手法，竟然扣住了無影刀的手腕。

每一個人都看到了無影刀手中的刀。

如果無影刀的刀被人瞧見，那麼，他

的名號也算砸了。

砸了名號那還算是一件小事，大家還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無影刀手中那把刀還是一把斷刀。

曹夫人冷冷地說：「十年來，江湖道上出現了不少無名刦案，有幾件較爲人們所知的，相信各位都聽說過。我請問一下：關東藥材鉅子吳浩是怎麼死的？」

「利刀穿心。」郎一雄揚聲回答。

「杭州的綢業鉅子岳文杜又是如何死的？」

「利刀斷喉。」這回是龍不王回答。

「三年前，華北名武師蕭敬押運一票紅貨在滄州道被刦，所帶弟子九人，全部死於利刀。蕭敬的屍體運回後被家屬發現有一截斷刀留在胸腔，各位聽說了嗎？」

「不錯，」胡濤說道。「我還去弔過喪。」

「那截斷刀在我這裏。」曹夫人另一隻手從懷中將那截斷刀摸了出來。「各位！你們可知道無影刀多大年紀？」

當然不會有人回答這個問題。

答案仍然從曹夫人嘴裏說出來：「他今年二十九歲。各位可知道無影刀是從那年開始在道上闖蕩的？他是在十九歲那年開始他的盜匪生涯——現在，我們可以比對一下這截短刀。」

曹夫人將那截斷刀和無影刀手中的斷刀比對，兩者合在一起，嚴絲合縫。

巫婆婆激動地說：「夫人的發現，算是洗脫了咱們老公的不白之寃，我一定要擺一桌酒席好生謝謝妳。」

「巫婆婆！妳一定不會謝我。」

「爲什麼？」

「妳不會謝我反而會一輩子恨我。」

「夫人！我眞不明白妳到底在說些什麼。」

「巫婆婆，妳聽我說，女人的魅力只有在年輕的時候才能發揮，魅力會隨着年華而消逝，妳可知道巫九爲什麼那麼愛珠寶？因爲珠寶的色澤，光華美得迷人，它們的魅力永遠不會消失。所以，十年前，巫九離開妳是因爲他有了另一個比妳漂亮，比妳更年輕的女人，妳可知道？」

巫九咆哮道：「曹夫人妳在胡說！」

「巫九！我在這麼多人面前說話，一定要有交代。」曹夫人招手向彭娘子一指。「那個漂亮的女人就是她。」

衆人不禁一楞。曹夫人隨之又說：「無影刀十年來一直是巫九的殺手，這個年輕人早就被美色與財富迷惑了。」

（尾聲）

民國九年初，巫九，無影刀二人在保定被正法，那時軍閥統治華北，盜賊一起，因此執法較爲嚴峻。彭娘子好像被關了起來，至於關了多久，就沒人知道了。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童梨當眞嫁給了傅清和，認眞地作了一個村婦，爲傅清和生了一大堆胖小子。

（全文完）

凶險的七首

麥海雲

中國的武器有許多特別古怪，所謂七首，等於短劍，長度僅有五寸，仍分劍把，護手，以及劍肉，至於劍肉，長度却是唐尺三寸，兩邊都是鋒利的，有兩邊的刀鋒，故此，跟別人打鬥時，既然可以衝刺，同時可以飛擲出去，作爲暗器使用，因此之故，這種七首遠在我國時已經有人使用，當時荊軻刺秦皇，就用短劍刺出，另一方面，專諸刺王僚，把這種短劍藏在魚腹之內，稱做魚腸劍，其實即是七首，因爲它的形狀細小，容易收藏，有許多武士喜歡把它藏在身上，如果七首更薄，那是純然屬於暗器的一類，等於飛刀，稱做柳葉刀的一種暗器就是它。

七首如此重要，古代一般英雄豪傑都認眞注意它，就算自己沒有隨身帶備短劍，仍要練習如何防範，有份量的拳師雖然練習過空手奪白刄，能够搶對方的單刀，碰着七首，仍是一籌莫展，原因是七首太短，無法用刀伸到對方的劍柄，把它奪取，再又因爲懂得使用七首的人，隨時可以把手腕左扭右扭，手腕的脈門給七首割斷，立即流血身亡，因此之故，七首可以說是致命的武器。

不但是中國古代的刺客喜歡使用七首，日本東洋刀裏面最短的一種短刀，仍是七首，甚至古埃及以及古代印度都有這一類的武器，可見古今中外都有這種感覺，長刀大劍，雖然殺傷力很强，始終比不上短劍那麼厲害。

中國古代對於兵器都有這種想法：「一寸短，一寸險」所指的就是這種七首。

正宗的七首，連帶劍柄和劍肉，僅有五寸長，但在明代却有七寸長的七首，至於清代，它就更長，長達八寸，那就不止是七首了，應該稱做短刀或劍。清代皇族喜歡使用那種較長的七首，因他們有這種感覺，除了長刀還有短劍作爲自衞的兵刄，故此不必暗藏七首，這種想法是很對的，七首有利於江湖人物，難登大雅之堂。

江湖上喜歡使用七首的人十居其九懂得把它飛擲出去，看做飛刀，抛擲七首之法，絕對不能抓住劍柄，必須抓住劍鋒，由於七首並非刀形而是劍形，左右兩邊是鋒利的，如果用大拇指以及食指壓住靠近尖端之處，向前抛出，壓得力度不够，或者稍爲偏側，自己也會受傷，故此，七首固然可以變成飛刀，並非隨意抓着它抛擲那麼簡單，必須經長期練習，然後發生威力。

七首如果屬於短劍那一類，護手的地方就比較闊，眞的可以保護手腕，有些七首的護手不但闊，而且是圓形的，握着劍柄之處，圓形的鉄製護手罩住，那就不怕對方用刀斬削，無疑的這一類的七首威力更强，如果兩把有護手的七首放在一起，隨時可以戰勝一把單刀。

七首的種類極爲複雜，不過它必然是護身的一種兵器，並非正式交鋒之用，日本武士道除了大刀短劍，還有七首，如果鬥到盡，刀劍俱亡，迫於用七首攻擊，那一場決鬥，必然是生死鬥，無可留戀，非生即死，因此之故，日本貼身的七首，多數是用毒藥浸過劍鋒的，給它在皮膚上面劃了一下，便即見血身亡。（完）

長篇俠義傳奇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血劍鴛鴦

初春迎新歲　筵前來怪客

「恭喜，各位，恭喜恭喜。」

大年初三，正是拜年天，「恭喜，恭喜。」甘大中跨進門，就樂呵呵向四處一拱手，說：「恭喜各位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

堂屋裏雖是設了三席，但加上當中席上的一個姑娘，總共也只得十二人，却是那姑娘生得芙蓉如面柳如眉，尤其是坐在蒼蒼白髮，和那盡皆勁裝的莽漢武夫之間，更是個萬綠叢中一點紅。

那姑娘早站了起來，叫聲二叔，便伸出手兒來，笑道：「二叔，正苦沒處去給二叔拜年，還道今年又少了一封利是，不料二叔倒送上門兒來了。恭喜二叔……」

甘大中呵呵笑道：「我替你說了罷，利是逗來，有有有，不但有，而且是好大一封利是，姑娘，不是嚇你，饒你打熬了這麼多年力氣，可惜你也搬取不動。」

那姑娘笑道：「喲，二叔敢是帶來了金山銀山回來。」

上首坐的白髮老人道：「二弟，你回來了，怎生一去兩年沒音信，快來坐下，鳳兒，還不去取杯箸來，二弟，這裏坐。」老人已起身相讓，那三席上的各人爭相起身，抱拳恭喜。甘大中却攔手道：「酒且慢飲，老哥哥，我不是說笑，我可真送了個大買賣上門，這就快來了。」

那老人苦笑搖頭，道：「二弟，怎生你這個脾氣仍然不改，別只顧說笑了，不嫌酒席已殘，快來飲兩杯，兩年不見你，可眞想念得緊，大年初三，那會有甚麼買賣上門，再說，我這鏢局，雖然仍掛着雙鳳旗號，不過是不願散了眼下這些多年同甘共苦的兄弟，這兩年來，一年中也不過走得三五趟鏢，哥哥我又不會趨炎附勢，更不喜交際應酬，這開封府雖是相識的人多，就是不識得富豪權貴，那會有大買賣上門。」

甘大中含笑走到桌前，道：「老哥哥鐵肩担道義，仗劍走江湖，雙鳳旗老字號，雙鳳旗眞功夫，還怕沒識貨的人麼，眞的，我不是說笑，這就快來了。奇怪？說是隨後便來，怎生還不見來？」

說着，甘大中伸頭向門口望，那神情分明不是說笑，這老人姓甘名霖，乃是這雙鳳鏢局的總鏢頭，論功夫，河南地界數一數二，就是性太耿直，嫉惡如仇，保鏢雖是憑眞功夫，却偏做的是權貴市儈的買賣，是以這老字號交到他手上，大宗的買賣越來越少，局裏的鏢師也越走越少，終於剩下他一人獨撐門面，適才他說的是眞心話，要不是不願散了這般兄弟，他早把雙鳳旗兒收了。其實，這留下的十個兄弟，都是先一代留下來的，都已年紀老邁，無處投奔，這麼多年來，坐食山空，便連遣發之資也沒有，這才沒奈何苦撐下來，說眼下大夥兒同甘共苦就眞。

不料甘大中一言未了，果見門口走進來個手抱錦盒的少年，後面魚貫而來了十個挑着沉重担子的脚夫，那扁担皆是兩頭彎，兩個木箱却不大，雖是春寒料峭，十個脚夫却汗落如雨，吃鏢行飯的人，自是一眼便看得明白，木箱裏是銀子，十担也不過萬多兩。萬兩銀子的鏢對大鏢局來說，那是少得不能再少的鏢了，但雙鳳鏢局可是罕見的大鏢，走一趟也能賺個三兩百銀子，便够半年的盤纏了，夥兒登時眼睛一亮，無不喜形於色，便是甘霖心下也喜，忙站了起來。

那抱着錦盒的少年往傍一站，甘大中便對挑夫一招手，那意思是挑進堂屋裏來，甘霖離了座，道：「這裏地方小，不够用了，就放在前面便是，二弟你可放心，老哥哥雖然沒用，却也不怕有人敢犯上門來。」

不料甘大中道：「老哥哥，這是酬謝你的銀子，倒不收到裏面去。」

此言一出，大夥兒可楞住了，甘霖却一皺眉，道：「二弟，怎麼說着說着，你又講起笑來了，開玩笑也得分時候，這位公子貴姓，怎不讓進來坐坐呢。」

甘大中急了，道：「誰玩笑了，這銀子不是鏢銀，眞是酬謝你的，姑娘，你來帶路，先把銀子收進後面去再說，免得一會脚快走了，要大家搬起來費事。」

說話間，那席上的夥計已都離了座，買賣上門，自要招呼，但聞甘大中此言却都驚愕得呆住了。是眞的！

甘霖一怔之下，忙道：「且慢。」隨吩咐下去，銀子仍然放在院子一邊的兵器架前，那架上倒也插着些槍矛刀戟，只不過皆已見了銹。

那少年抱着錦盒，甘霖可對他那懷中的錦盒留了神，不用說，那少年懷中之物，才是要保的鏢，那自也是價值連城的寶物了，忙不迭揮手，那姑娘也一齊動手，把殘肴撤了下去，那少年也已打發走了挑夫。

甘霖這才拱手相迎，不料那少年進得堂中來，放下錦盒，竟要甘霖行下大禮去，慌得甘霖抓住了少年的兩臂，道：「這可不成話，這，這……」他本來轉面，瞧甘大中，那眼色分明是在詢問少年端的是甚麼人，不料又是一怔，目光又落到少年面上，一臉驚詫之容。皆因甘霖是何等身手，少年的兩臂一入他掌握，即知少年不但有一身功夫，而且修練的還是內家功夫，憑他的武學見識立知少年的武功已非等閒。

那少年躬身道：「久仰前輩大名，自當拜見。」

甘霖便也不動聲色，道：「不成話，公子是客，快請坐了，丫頭，看茶。」

那姑娘本已斟了一盅茶，正要遞給一個夥計，聞言只得上前，那少年剛落坐，慌忙起身側立，道：「多謝姑娘……」

那姑娘登時面上一紅，在少年的一雙朗朗星眸凝視之下，慌忙低下頭去，她先前忙亂間，並未看清，這一面對面，才見面對着的是一個豐神俊朗的少年，顯然這少年也驚訝姑娘月貌花容，分明沒料到這樣的武林人家，竟會有這麼清麗絕俗的姑娘。

那甘大中已道：「老哥哥，這位公子姓季，單名一個方字，日前路過信陽州，與這季公子落在一個店裏，原來公子也是這開封府人氏，這公子端的好眼力，竟被他瞧出我練過幾年莊稼把式，向我打聽開封府可有信託得過的鏢行，名頭不要响，字號不要大，只要眞功夫，眞本領，我便說道：這可難了，萬兒是功夫闖的，咱們武林之中，可不像那官場之中，萬兒不是倖致的，浪得虛名，總逃不過身敗名裂，一分名頭，可得一分功夫。這季公子連說我錯會了意，原來他的意思是說要找眞功夫的人，不是要找字號大的鏢行。老哥哥，不是我胳膊向裏彎，替老哥哥你臉上貼金，憑本領，這河南地界誰及得上老哥哥你……」

甘霖皺眉，忙道：「住咀。」

却是那季方接口道：「老鏢頭休要過謙，便我也早耳聞老鏢頭的大名，只不過離鄉已久，平日又少與武林朋友往還，是以一時記不起了。」

甘大中眉頭一揚，道：「可不是我替老哥哥你面上貼金吧？人家季公子也早聞你的大名，我只一提雙鳳旗，他可已說出老哥哥你的大名來了，登時大喜，便強要我伴他同行，非是我不來陪老哥哥你團年守歲，是這季公子担心你會不答應，要把酬謝的銀子備妥了才陪同他前來。」

甘大中頓了一頓，續說道：「老哥哥，你想，殘年歲暮，一時之間，那有這麼多現成的銀子，便是再大的銀舖，一時也調集不起來，故爾今日才得前來。」

季方立即側身，道：「些少薄禮，不敢言酬，尚祈老鏢頭笑納，事完之後，再請容後謝。」說着，已躬身一揖。

甘霖忙道：「老朽好生抱歉，空勞公子走這一趟了，老朽年邁，武功已早擱下了，豈敢受公子重託。」

甘大中霍地站起身來，急了，老哥哥，你怎說，憑咱們家一桿雙鳳旗，老哥哥你那兩柄雙飛劍，走南闖北，怕不人人讓路，你怎麼把……」說着，瞧了那季方一眼，便把要說的話嚥了回去。顯然那意思是說：好不容易有買賣上門，你怎麼倒推了出去。

不料甘霖臉色一沉，冷笑道：「二弟住咀，你好大口氣，恁地狂言亂語，不怕人笑話。」隨又已轉向那季方，拱手道：「老朽實已老邁無能，門前這雙鳳旗，原來這一過了年，就要收捲了的，公子重託，實不敢應承，開封府有兩家鏢局，憑他們的名頭响亮，結交滿天下，再貴重的鏢，亦四海通行無阻，有勞公子你空走一趟，老朽好生抱歉。」

談話間，那擠在屋子裏的七八個夥計，全都張口　舌，全都當總鏢頭發了瘋，這桿雙鳳旗雖是傳了兩代，也有過聲名遠播的日子，但從沒接到這樣大的買賣，客人自動送上的就是萬多銀子。但也誰都不敢開口，老鏢頭的脾氣，可都清楚得很，誰也不敢對他說個不字，是以全都用眼來瞧鳳嬌，若非是這鳳嬌姑娘，有時撒個嬌兒，老鏢頭也許還能呵呵一笑，點下那顆蒼蒼白頭來。

那鳳嬌其實也早瞪大了一雙眼兒，這時那還忍耐得住，忙叫了聲：「爹……」

甘霖一擺手，那甘大中急得臉也紅了，道：「姑娘，你瞧，你爹敢是瘋了。」

姑娘早挨近她爹身邊，說：「爹啊，

你坐好，二叔，爹今兒是一時高興，却多喝了兩盅酒。」

甘霖一揮手，姑娘幾乎被他擲了出去，道：「胡說，二弟，我這雙老眼不花，咱們雖說是開着門保鏢，但也有能接與不能接的，有保得了，與保不了的，憑這位公子的一身內外功夫，就在我之上，若不是干係重大，價值連城，公子自保，倒不強過咱們。」

他比言一出，屋中十個人的眼睛都瞪大了，都瞪着少年瞧，這麼個清秀的公子，老鏢頭怎會說他有一身了得的內外功夫？甘鳳嬌不但瞪了眼，那小咀兒張着就合不攏來，紅紅的咀兒，可就更像一朶含苞欲放的玫瑰花兒。

那季方微微一笑，道：「老鏢頭言重了，小子確也習過兩年武功，不敢相欺，可惜老鏢頭走了眼，再說，小子前來託保之物，亦非甚麼價值連城的珍寶，既然是小子專誠相託，自該請老鏢頭過目。」

說着，他捧過錦盒，當衆打開了來，那屋中登時啊咦連聲，不自覺都把眼睛從那錦盒移向院中的十担萬餘兩白銀，顯然先前都當老鏢頭瘋了，現下才知瘋了的是這少年公子。

敢情那鏢盒之中，只不過半截血劍，仔細些看，不過是銹紅似血。

那季方還面帶微笑，當錦盒一打開，立即變作悲憤，雖然他低垂下頭，但誰都瞧得出他咬緊了牙關。

屋中一時間，只聽得呼吸之聲，互相交換着詢問而又帶驚奇的目光。

少年抬起頭來了，那頭一抬，微笑又回到了他唇邊，道：「老鏢頭可看明白了，小子託保的，並非甚麼連城之璧，稀世之珍，別說不會有人前來奪取了，便是雙手送與他人，只怕也無人肯要。」

老鏢頭的目光也從那半截血紅的銹劍，轉向院中那十担萬餘兩紋銀，隨又落回到斷劍上，當眞老眼不花，目中却滿是疑惑，而不驚訝。

少年忙道：「我明白，各位必是疑心此劍既然是對別人無用，也可說一文不值，怎生倒以萬兩銀子爲酬？」

甘霖道：「公子若還信得過老夫的話，便請坦言相告好了。」

少年點了點頭，道：「不瞞老鏢頭說，此斷劍他人無用，但對我來說，却十倍百倍於連城之璧，任何稀世奇珍，亦不及此劍萬一。而且要請老鏢頭送去的地方，乃是那萬里蠻荒的苗疆，小子已打聽得明白，雙鳳旗早年也曾飄揚於那萬里苗疆之中，護送此劍，雖無險阻，道路崎嶇，却百倍辛苦，開封府的鏢局雖有幾家，只怕也無人願往，一者往來需時，少說也要一年半載，二來言語不通，苗荒難覓道路。

甘霖在點頭了，道：「原來如此。」隨用手向一個白髮老人一指，才又說道：「可也眞難爲你打聽到了，我這位老兄弟姓呂，單名一個昆字，少年時代起，就在苗疆行走，老朽也曾走過一趟雲貴的鏢，便是請這老兄弟响導，後又兩下苗疆，也多承他相助，便索性隨我到開封府。」

甘大中喜逐顏開，道：「老哥哥，我要是不知有呂昆在，我也不敢替老哥哥你應承下來了。」

豈僅是甘大中，那屋中之人，除了甘霖老鏢頭，誰不喜逐顏開，甘霖道：「原來又是你多咀，且慢高興，公子尚未盡道其詳，此血銹斷劍，對公子既然珍貴不下連城之璧，不惜以黃金託付保送，目的非等閒，保鏢原就是刀口子上討飯吃，披星戴月，翻山越嶺，便也就說不上辛苦，反倒認作等閒事了，不知公子要將此劍送去交與苗疆何地，何人？」

那少年忽地凄然，嘆了口氣，道：「老鏢頭，小子實也非富有，這一萬二千兩銀子，雖未蕩產傾家，但籌措亦非易，之所以不惜重酬，因不知人在何地，甚至那人尙在不在人世，亦不得而知。」

甘霖道：「原來公子要交付之人，尙待尋訪，這個……」

那少年連忙搖手，道：「那苗疆萬里，若要老鏢頭尋遍苗疆，豈不是苦人所難，小子之所不託他人，特來相懇老鏢頭，便因老鏢頭誠信，人人稱道，唯有懇託老鏢頭，小子也才放得下心，若還應承時，便與老鏢頭相約，以百日爲期，只要老鏢頭進入苗疆，亮出此血銹斷劍，便不行遍苗疆，只待百日一過，老鏢頭就算已盡了責任，不負我的所託了。」

甘霖道：「我倒也明白公子之意，是要尋訪一人，公子所要尋之人，若見此血銹斷劍，自會前來相問，但不知有人問起，又怎生言語？」

少年道：「小子正是此意，惟老鏢頭誠信可託，否則若託付他人，找個地方去住上一年半載，回來却說已行遍苗疆，豈不是所託非人了麼，無人問起，便也罷了，只怕……唉，若還上天有眼，竟然有人上前問起此劍，便請老鏢頭言道：託付之人現在大別山中。僅此一言便夠了，此外便別無言語。」

甘霖道：「公子休怪，不知公子欲訪之人，端的是甚麼樣人，是男還女？」

少年凄然低頭，嘆了口氣，道：「乃是一個女子……」

甘霖忽然站起身來，道：「既承公子重託，老朽應承下了，只不過如此重酬，却不敢當。」

不料那季方陡然向甘霖一跪，道：「得老鏢頭承諾，感激不盡，沒齒也難忘老鏢頭的大恩大德，這點銀兩不過聊表寸心，實不敢言酬謝。」

甘霖心頭一震，竟忘了把季方扶起，還是鳳嬌叫道：「爹，你瞧人家……」

甘霖這才伸手相扶，道：「罷罷，老夫既然受你之託，自要忠你之事，公子請回，後日我這裏即動身。」

季方再又一揖，道：「院中的銀子，共是一萬二千兩，另爲老鏢頭備下有金葉，以備方便携帶，作路上盤纏，待老鏢頭歸來，再容後謝。」

那甘霖竟然再不推辭，道：「如此，公子請吧，老夫也不留飯了，但願後會有期。」立即伸手相讓，把季方送出大門，屋中各人這時可就面無喜容了，老鏢頭適才突然面上變了顏色，那般夥計，皆闖蕩江湖有年，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可都意會到這趟鏢必多凶險，當眞若是果如少年所說的這麼簡單輕易，人家豈會担送萬兩銀子來作酬謝的，尤其是老鏢頭那句「但願

後會有期」，那先前大夥兒一團高興的心頭，登時一涼。

甘大中竟會不送他帶來的人客出門，這時也縮在屋角，喪氣垂頭，不敢望屋中衆人一眼。要知他雖不是甘霖的親兄弟，可也是甘家的後代，鳳嬌的堂叔，數年前，仍是這雙鳳鏢局的鏢師，只因門前冷落，一年半載，也接不到一單買賣，這才離開鏢局，去獨闖江湖，他豈有不明白，這趟鏢必多凶險，但這買賣是他引進來的，後悔也來不及了。

不料甘霖送客回來，竟然和顏悅色，鳳嬌那知好歹，喜孜孜迎着，叫了聲「爹」，甘大中頭也不敢抬，倒也喉嚨裏叫了聲「大哥」，說道：「大哥，這買賣若然不妥，不接也罷，不如我去退了他，反正咱們也沒立得文書，也沒畫過押。」

那甘霖却呵呵一笑，說：「二弟，你這是甚麼話，咱們江湖中人，一諾千金，答應下了的買賣，豈能反悔，再說，哥哥我不中用，雙鳳旗到了我的手上，非但未能令各位老兄弟豐衣足食，漸漸連粗茶淡飯也不能到口了，好不容易接下這單買賣來，當眞上了門的買賣，倒推出門去！」

隨對屋中衆夥計道：「有勞各位，去把院中的銀子搬進屋來。」

大夥兒見甘霖面帶笑容，這才又化憂爲喜，登時奔出去搬取了來。甘霖隨命打開木箱，當眞銀子是亮的，眼睛是黑的，想想那麼多銀子，並非是鏢銀，而是屬於他等所有，那十多雙眼睛，如何不也爲之一亮。

甘霖拂髯道：「好好，這位季公子，倒像先已替我計算定了，不少也不多，恰是一萬二千兩，各位老兄弟隨我多年，受盡了辛苦，每位有了一千兩銀子，亦可安享晚年來，來，二弟，你也有份，也是一千兩，餘下的一千足够我父女盤纏了。啊，這季公子所說不假，這裏還有一包葉子金，足有十兩，作爲路上盤纏，別說一年，三五年也用之不了。」

不料他面帶微笑，緩緩掃了衆人一眼，竟無人動手取銀，全都瞪大了眼睛望着他。

甘霖點頭道：「各位老弟該已明白我的意思了，天下原就無不散的筵席，我已老邁無能，之所以還撑持着這個門面，不過是爲了各位老兄弟有碗苦飯吃。」

甘霖停了半晌，續說道：「難得今日有了銀子，各位老兄弟得能安享晚年，有碗飽飯吃了，便是我心願已了，今日分銀，你我兄弟從此也就散了，非是我捨得與各位老兄弟分手，其實後日我就要上道，那也是一個散，便是無處可去的，我這裏房屋多，任由各位居住，但這銀子是必要分的，怎麼都站着不動，快來取了去。」

仍然沒一人動手，甚至沒人移動一下脚步，終於一個老夥計開了口，道：「老鏢頭，你要趕走我們，眞要是嫌我們老朽無用，我們可不敢不走，隨便賞我們十兩八兩銀子，那已激感不盡，有道無功不受祿，已是老鏢頭你的恩典，這個分字，打那兒說起，天下間也沒有這個理，銀子是人客酬謝老鏢頭的，我等天胆也不敢收受的。」

又一人道：「我明白了，老鏢頭必是嫌我等老邁無用，要另行招請年青力壯的夥計，要不然，接下來的鏢沒走，怎倒把我們給散了。老鏢頭若眞是這個意思，便十兩八兩，我們受之也有愧。各位，老鏢頭已不要咱們了，難道還賴着不走不成？咱們雖然年紀大了，但多年打熬下的力氣仍在，肩還能挑，手還能提，出去混碗飯吃，大概也還行，散就散吧，走。」

甘霖呵呵一笑道：「各位老哥兄弟誤會我的意思了，適才各位都看得清楚，聽得明白，這趟鏢，何用多人，便我一人也够了，用不着各位老兄弟陪同辛苦，適才所說，實是我多年心願，怎生得有一筆銀子，能令大家晚年有碗安穩的飯吃，今日我就把心下的打算，坦白說了出來，我原已打算，過了年，我就收了雙鳳旗，封了雙鳳劍，這房子也還值得幾兩銀子，賣了贈與各位老兄弟作盤纏，我父女兩人，要這麼大的房子也無用，各位老兄弟回去家園鄉里，也算是落葉歸根……」

那甘大中突然站了出來，道：「各位請聽我一言，我該死，眞是終朝打雁，倒被雁啄了眼，我原以爲這姓季要保的鏢，乃是甚麼奇珍異寶，若說是大宗銀子的鏢，咱們還眞接不下來，若是暗鏢，保的是紅貨，憑大哥的兩柄雙鳳劍，加上多年的閱歷，大江大河南北地頭熟，再加一分謹愼，還怕保不了麼，故爾一口應承下來，那知要保的，竟是這麼一把血銹的斷劍，我可眞是瞎了眼，竟不知人家有一身功夫，老哥哥既說那姓季的武功不在我等之下，必然不錯，他自不保送，倒賠上這麼多銀子，那凶險也就可想而知了。大哥，這事是我攬來的，你說得不錯，一人獨往，也足够了，鏢是我接的，由我前去。」

說着，伸手就去抓那錦盒，甘霖伸手搭在那盒上，不言而兀自含笑，甘大中加上一隻手，竟也動不得分毫，甘霖這才笑道：「二弟，老哥哥年紀雖老邁，功力也還在吧，鏢是你接不假，但應承人家可是由我親自護送，我不去你去，那可就失信於人了，適才你是怎麼說的？憑劍上功夫，憑閱歷深，地頭熟，你那樣及得我，你說凶險，那不過是猜想罷了，初時我也曾心疑，其實後來再想想，却又釋然了，便是這柄血銹斷劍之上，關連着甚麼血海深仇，有道是寃有頭，債有主，咱們不過受人之託而已，可也關連不上，都不用說了。二弟，却是我要你去辦一件事，據你來說，這季公子就是這開封府人氏，你回來也在他家住過兩日，你雖沒說，看來你對人家仍然一無所知，你立即去向他左隣右舍打聽打聽，他究竟是甚麼出身來歷。」

甘大中臉已紅了，道：「慚愧，因是這姓季的氣度不凡，顯然非富即貴，故爾絲毫不疑，我在他家住了兩日，便是西門外河下那大宅第……」

甘霖道：「將軍府！不錯……」驀可裏一拍大腿，道：「那是先朝季大將軍，回鄉歸隱所建，這麼說，這姓季的乃是季大將軍的後人了，這難怪你不曉得，季大將軍回鄉歸隱，建那宅第之時，我也還是個十多歲的少年，你也不曾出世。人家交往的非富即貴，那時我在河下玩耍，只有望望的份兒，是以便我亦所知不多，知的僅是大將軍人丁少，後來……」

忽然間，甘霖楞住了，目光閃過一掠異樣光彩，但瞬又面色平靜下來，繼續道：「後來聽得傳言，大將軍不是壽終正寢，總之，後來那門庭便不那麼顯赫了。」

甘大中道：「實是冷落得很，那兩日之中，那麼大的宅第，總共所見的不過五七人，亦不見有女眷，那管家的已是六十開外的人了，季公子近身的，也是個老蒼頭。」

甘霖不再面露笑容了，但那面色却更平靜緩和下來，可見先前那面上綻露出來的微笑，是强顏之笑。道：「也許咱們都多慮了，這把血銹斷劍，或者與武林恩仇無關，二弟，你還是去走一趟，不過要小心，休要露面。」

甘大中應了聲是，立即去了，老鏢頭才又說道：「各位老兄弟都聽見了，這番下苗疆，非我親去不可，不需多人，多人也無益，再說也不用打出旗號來，今後也再不會接鏢了，雙鳳旗也就不封也無異封了，我知各位老兄弟捨不得離開我，那好辦，有地方去的，只管去，不願走的，我這個家，也就是你們的家，其實我又何嘗捨得各位老兄弟，再說，鳳嬌年幼，也還得叔叔們照顧，只是一宗，各位非得應承不可，就是這銀子必要分的，要走的，必要帶去，各位跟隨我辛苦多年，是各位不和我計較，眞要計算起來，實在我仍虧負了各位。」

登時大夥兒都搶着說好，異口同聲，說無處可去，除非老鏢頭要趕走他們，原是都已以此爲家的，眞要散了，倒眞成了無家可歸了。

那甘霖又何嘗不明白，衆兄弟來自地北天南，少小離家，眞有家園的，早已走散回去了，豈還會在這裏。

甘霖道：「也好，那麼，把銀子收進去，各位要用時，隨意支用，鳳嬌……咦！這丫頭呢？」

當眞那鳳嬌已不在堂屋裏，誰也沒注意。聽得呼喚，才喜孜孜跳了出來，甘霖就是一瞪眼，說：「丫頭，你要去那裏？」只見那甘鳳嬌，一身勁裝，背插雙鳳劍，提着個衣包兒。說：「陪伴爹爹，下苗疆去。」

甘霖道：「胡說，女孩兒家，豈可長途跋涉下苗疆，我連你這些位叔叔一個也不帶，倒要你去，徒添麻煩麼？」

那鳳嬌眉兒一揚，道：「正因爹爹一個也不帶，身邊無人，這一去，說不定一年半載，我更是非去不可！哼，我是女孩兒，爹怎又教我這個女孩兒從小練功夫了，練了一身功夫，却要把我關在家裏，那可不行。」

甘霖道：「胡說，你以爲江湖上行走，是好玩兒呢，登山涉水，宿露餐風，便是你受得了那份辛苦，你才有多大點年紀，竟然胆敢誇說練了一身功夫。」

鳳嬌眉頭兒揚得倒更高了，道：「爹啊，這麼說，爹爹你武功是好到天下都去得了。那麼，我更去得。爹，你可別忘了，咱們昨兒練劍，才到第十招上，我就迫你劍出了手，你倒是怎生讚我來着。苗子叔叔，李叔叔，你們可都是一起在塲，親眼見到了的，你們那時不也都讚我强爺勝祖的麼？」

那姓呂的人來自苗疆，同伴戲稱他呂苗子而不名，鳳嬌也從小以苗子叔叔相稱，久巳不以爲怪了。那呂苗子笑道：「老鏢頭，要說劍術上的刁鑽，靈活，別瞧你練到老，功夫深，也得要讓鳳嬌姑娘。」

傍邊那李姓的老人接口道：「眞難爲鳳姑娘，咱們雖然武功不行，也還知道劍走輕靈，練到身劍合一，也就是練到了上乘境界，但見識得多了，也沒見有人在那手眼心步法上，能勝得過鳳姑娘的，招式之奇詭，更精妙絕倫。」

甘霖在捋鬚，女兒被恁地稱讚，又是眞而不假，作爹的那會不得意，道：「你們有所不知，我這家傳的雙鳳劍原是她祖母從越女劍演化創新，正因劍乃輕兵器，萬變也不離刺掛削挑掃抹，但雙劍一旦合璧，便變化出封鎖拿奪的招術來，加上以快打慢，也立出這桿雙鳳旗來。這劍術原是由她祖母所創，女子心靈身巧，也才能盡展所長，何況我這一身骨頭又硬又老了。丫頭，昨兒我不過是哄你高興，你倒當了眞。」

鳳嬌道：「爹眞不害臊，祖母仗劍創天下，雙鳳旗兒四海飄揚，那時難道不是個姑娘，老了也還是個女兒身，怎麼祖母闖得，我就闖不得、功夫是爹教的，天下却不讓我去闖，那可不行。」

甘霖一時間呆住了，這丫頭被他寵壞了，却又最懂事不過，這幾年買賣少，家道一落，內裏可全靠她打理，難爲她小小年紀，倒打理得井井有條，因是凡事也就寵着她，在這般老夥計面前，她又叔叔不離口，叫得咀甜，是以全都把她捧得成了鳳凰，可是任起性來，也休想拗得過她，何況論武功劍術，眞已到了强爺勝祖的地步，昨兒可是眞奪下了他的劍來，一些兒不假。再說，這丫頭可是出於一番孝心，捨不得離開他膝下，其實他又何嘗捨得。

甘霖道：「不成話，你這丫頭越大越胡鬧，還不快些把銀子收到裏面去。」

鳳嬌喜孜孜，說道：「苗子叔叔，李叔叔，你們可都聽到啦，爹辯不倒我，理可在我這一邊兒，我是去定了，銀子自然要收，可得先收人家這隻錦盒。」

敢情她那包袱是作這個用處，打開將錦盒包好了，甘霖叫道：「你！丫頭，你拿去那裏。」

鳳嬌眉頭兒皺了皺，說：「拿去藏在個妥善的地方，爹，上了道，不也該由我來背麼，自也該由我來收藏好。」

甘霖這裏急得唉聲嘆氣又蹬脚，那鳳嬌才不理啦，一溜烟早溜進去了，這丫頭分明是說，不讓她跟了去，休想她把錦盒交出來，那還能下得甚麼苗疆。

却是那呂苗子道：「老鏢頭，我可說一句老實話，鳳姑娘別瞧她年幼，這個門戶，可全虧她撐持了好幾年，她雖是個姑娘，可勝得過男子漢，只怕咱這些個人加起來，也及不上她一個，論武功，江湖上也足可去得的了，何況這鏢保的又是這麼一樣怪鏢，又不是明着打出鏢局子的旗號，老鏢頭，你父女就算是遊山玩水，我就是跟隨的人，走在路上，憑老鏢頭你父女兩人四隻劍，我老苗子一雙眼，保管沒事，你只管放心。」

甘霖的一雙老眼可又瞪大了，道：「

你說甚麼？誰吩咐你去了？」

呂苗子道：「誰也沒吩咐，只不過我是去定了，有道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時，苗疆的道路，誰也沒我熟悉，我能說苗話，老鏢頭，你可連半句也不會，今日你當着人家事主兒面前，已指出我來了，不帶我去，你可就是無信……」呂苗子停了一會，續道：「其實你那個意思，我豈會不明白，不過是看我老了，不中用了，最好留下來吃碗安穩飯，哼，老鏢頭，我手底下功夫不及你，要說越嶺翻山，我這兩條老腿可勝過你，你瞧着辦吧，你要不帶我去，我也不讓你帶，你前脚出門我後脚也上了道，大不了各走各的路，那大路可不是你家的，難不成你走得我走不得，來來，哥兒，先把銀子搬進去是正經，這就要出遠門，我得去城裏轉一轉來。」

甘霖又急又感動，眼看着呂苗子揚長而去，好，他這個正主兒，倒不能拿主意，連女兒也自作了主張，可就是理由充足，全把他駁得啞口無言，一個行孝爲先，一個是義不容辭。

大夥兒七手八脚搬銀子，他可只有唉聲嘆氣的份兒。

驀然間，老鏢頭一拍大腿，有了，就是如此這般。那甘大中天黑了好久才回到鏢局來，連鳳嬌等不得也睡去了，哥兒倆關起門來談了半夜，趁鳳嬌熟睡未醒，悄悄取了錦盒，用一塊包袱來包了，揣了那包葉子金，帶了點散碎銀子，趁天色未明，立即越牆而出，只不過城門未開，好不容易天色黎明，甘霖第一個出了城，走出了三五里地，那天才算大亮了。

鏢師走苗疆　血劍尋故人

那開封府往南走許昌奔信陽州，與西南走襄陽樊城，出城的一陣可是走在一條道上，正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肩挑負販，已是絡繹於途，連大車也不少。甘老鏢頭識得人多，還好，沒碰到熟人，初時還不時回頭，那鳳嬌起身雖早，只怕這時尚未發覺他巳上了道。

走着想着，甘霖捋鬚笑了，但得趕一程，趕快，休要被這丫頭追了來，雖說留下甘大中在局子裏，若姑娘問起，由他去支吾，但知女莫若他這個爹，那丫頭鬼靈精，可不是容易騙得過的。

他一口氣奔了二十多里地，太陽才昇得高了，岔路上有個大鎭甸，西南走襄樊，南奔許昌，也就在那裏分途。甘霖倒嘆了口氣，鏢局子裏後槽倒還養着有三匹馬，却只有匹驢兒才稱得上是健驢，馬都老了，近年來想添購兩匹也無能爲力，這番長途跋涉，沒坐騎那行。甘霖才進得街口，巧啦，一個小子牽着一匹高頭大馬，還是眞神駿，馬鞍上插着個草標。

他剛想買馬，正想此問無馬可買，偏來了賣馬的，甘霖道：「小哥兒，這馬可要賣？」

他心下甚喜，又急着趕路，好馬，一雙眼也只顧瞧馬，輕拍馬頭，忙查看馬齒，爲何人自謙老大說「馬齒漸長」？便是只要一瞧馬齒便知馬齡的多少了。

那小哥兒一頂范陽毡帽直壓到眉際，粗聲粗氣說道：「老爺子，一兩葉子金，少了不賣，這已够便宜你了。」

甘霖道：「好，不貴，小哥兒，我買下了。」話出口，這才一怔，那年頭，一兩葉子金兌得百十兩銀子，甘霖多年馬上闖大下，豈有不知馬價的，這樣的好馬，實是不貴，但怎麼偏說要葉金子？偏他身上少帶銀子，就帶着葉子金，這鎭上要兌換起來，還是眞不容易。

就在他一怔之頃，驀聽身後有人哈了半聲，甘霖一回頭，咦！啊！「是你！」是呂苗子，一見甘霖回頭，笑道：「老鏢頭，我們等你巳有一陣子了，你瞧這馬不錯吧。」

甘霖像旋風一般，其實身未旋，手巳抓，却聽輕輕一笑，人影兒一幌，那小子巳溜到馬那邊去了，說：「爹，你不講理，好不容易替你弄了這匹馬來，不賞倒要罰。」

甘霖一蹬脚，莫奈何嘆口氣，說：「你這丫頭，到底瞞不過你，仍被你追了來。該打，差點被你騙過了。」

馬那邊果然不是小子，是姑娘，甘鳳嬌把范陽頭毡一掀，露出眉目如畫的俏臉兒，昇高了的陽光在她編貝般的皓齒上閃耀，笑道：「爹騙我在先，不講理，怎麼我就該打了，看在我替爹弄了這匹好馬來，該可以將功贖罪了吧。」

甘霖心中一動：當眞這是一匹好馬，這丫頭雖然功夫巳不弱了，脚下功夫她小巧身輕，更遠在他之上，但也快不過奔馬。當下抓住繮繩，道：「還不快回去。」點頭笑道：「鳳嬌也難爲你想得到，替我送了這匹好馬來，有了這代步，不用半年，我就回來了。」隨對呂苗子道：「老兄弟，這番下苗疆，不用人多，又沒一定的去處，不過兜一個圈子吧了，也用不着你帶路，再說我巳走過三趟鏢，苗疆巳不算陌生了，你送這丫頭回去吧。」

話聲未落，他巳躍起來，在空中一盤旋，落在馬背上，兩腿只一夾馬腹，那馬一聲嘶鳴，立即絕塵奔了出去。甘霖回頭一瞧，兩人仍站原地，不禁一聲呵呵，不，只是半聲，甘霖不敢多望一眼，皆因晨早行人雖不多，但那可是街道之上，眨眼出了街口，不敢停留，加上一鞭，風馳電掣一般奔了下去。只是那麼半聲哈哈，忐怪，雖是只那麼回頭一瞥，但也看得清楚，他躍上馬背狂奔，那鳳嬌非但不追來，也不着急，還在嘻嘻笑。

他怎會看不清楚，那白白的牙兒閃耀着太陽的光輝，再遠些也看得清清楚楚，她身邊的呂苗子也裂着大咀，衝着他笑，倒像兩人眞個是特地爲他送馬而來，可也眞不解，這丫頭一清早，打那兒弄來這匹駿馬，難道半夜裏去馬販子那裏買下了？

路上人少了，甘霖也才再回頭，鳳嬌和呂苗子實沒追來，待到上了高處，看得更遠了，亦復不見兩人的身影，甘霖才鬆了口氣，把馬放緩了，這丫頭，唉，他搖搖頭，那蒼蒼白髮，便隨風飄飄，其實，他也捨不得這個女兒，若不是這些年她承歡膝下，那日子必倍覺凄苦，奈何這番下苗疆，萬里迢迢，她一個女孩兒家，怎能吃得這般辛苦，何況保的這一隻半截血銹之劍，憑他闖蕩了江湖這麼多年，武林中的恩恩怨怨，巳見得多了，要說眞如那季

方所說的那麼簡單，他絕不相信，他已意識到，從這隻血劍之上，說不定又引出一場天翻地覆的大仇殺。既然他保了這隻劍，便不再是事外人了，他是拚了老命，但豈能讓姑娘去闖這渾水，去涉這大險。

甘霖又上了一個小高地，再回頭望望，放眼可望出好幾里地去，道上絡繹有行人，仍不見鳳嬌與呂苗子，這才大放寬心，按轡任馳。

原來昨晚甘大中回來，雖沒打聽出個究竟來，却知當年季大將軍曾歷任昆明府的總兵，多立軍功，曾平定過苗夷好幾次之亂，後來告老歸田，却只帶回來一個孩兒，就是這季方，據說是個苗女所生，可誰也沒見過那苗女，奇怪的是季大將軍夫人死後，並未再娶，也未帶同那苗女回來，唯一知道的人，只有那老管家季安。

那甘大中所能探聽得出的，也就只這麼多了，是以昨晚回去後，說道：「大哥，你放心前去，這季公子看來倒在習武，但並非武林中人，人家是貴冑公子，將門之後，季大將軍坐鎮邊關，又豈會與武林中人往來，說不定這季公子要尋訪的，是他生身之女的那個苗女，他又不能離了師門，因是心急，這才重金請大哥下苗疆尋訪。」

甘霖聽他說得有理，其實他也這麼想，這才毅然上道。但他想是往好處想，意識這血劍絕不如此簡單。現下總算放心了，鳳嬌這丫頭總算沒跟來，却是有了那一萬銀子老兄弟們有了碗安穩的飯吃，女兒也不愁缺了衣食，鏢局也已交由甘大中打理，該說是家由兄弟打理了，皆因他一出門，便吩咐收了雙鳳旗。

中午打了個尖，一路留神，這倒出他意外，鳳嬌這丫頭眞沒跟來，那麼，他可白担了一夜心，想起來，他倒懷念起女兒來，這丫頭聰明不說了，雙鳳劍到了她手上，小小年紀，還眞是强爺勝祖，姑娘說的眞沒錯……甘霖馬上捋鬚，微笑顯露在他咀邊，他和女兒過招，近來眞是一再輸招，表面上是在讓着女兒，其實心下不服氣，使出了渾身解數，終於不得不心服，老了，不以筋骨爲能，她心下却明白，便是他再年輕些，只怕也不是女兒的敵手，眞難爲這丫頭。

這雙鳳劍家傳有本劍譜，他知道女兒比他翻動得多，也曾懷疑是他的劍術不到家，必未盡傳其家奧秘，也曾偷偷地從女兒房中找來看過，却又找不出有甚麼不對的地方來，要就眞如他坦白說出來的，這雙鳳劍本是適宜女兒家練的，女兒家靈巧更身輕，練來自也易傳神髓，就可惜她是女孩子，劍術便造極登峯又如何，難道還讓她再吃這碗江湖飯，出入刀山劍林，在刀口子上打滾不成。不，女兒家找個好歸宿，比甚麼都强。

甘霖把轡放鬆了，仍然不時回頭，當眞他是怕女兒追來，還是盼望她追來，連他自己也弄不清了，就有那麼怪，姑娘離了他的膝下才得幾個時辰，往常三五日也沒像今日一般，耳邊驀地裏會響起姑娘的笑聲，眼前總是忽然浮現出姑娘的笑貌，他走着走着，就總會驀地裏勒馬，回頭，身邊，馬後，自是沒有人影，他也搖着頭，笑了，也才明白，他是盼望女兒追來。

他也明白，往常是短暫的離別，明知只是三五日就會回家，想念也就不緊了。

走吧，他加上一鞭，奔了下去，走了一天，又一天，這日到了信陽，遙見峻嶺連雲，前面已是大別山了，天色雖然未到申末時候，他可不能再趕路了，過大別山得一日工夫，再走下去，人烟就稀少了，山裏可沒投宿之處。

他早早落了店，這信陽雖是一個州，但城池小得很，站城中心，就四門在望，十年八年前，他倒是那一年也要路過三五次，近年來雖是走得少了，也還有熟識的店家，對保鏢的達官，店家那會不巴結，人夫車馬等，一到就把店住滿了，是以對鏢頭總是加倍慇懃。

甘霖才來到店前，尚未下馬，樂呵呵的店家早奔了出來，夥計也湧出來，甘霖笑道：「不用望了，今兒我是一個人，有事到武昌府行走，隨便一間房就得了，明兒一早趕路。」店家道：「老鏢頭往常住的北上房空着，快請。」

店家臉上笑容未減，心下好生失望，那店裏冷冷清清，也是時間尚早，不料掌了燈，才又來了客人，也是一人一馬，甘霖獨自在冷冷清清的店堂中自斟自飲，不免就對那人多看上一眼，心想：這人好一身內家功夫，那年紀五十不到，也有四十多歲了，既然店裏只得他一個人客，來人也多望了他一眼，那也不以爲怪了。

甘霖却仍加了一份小心，要知他保的這鏢，雖不是值錢之物，但斷劍而有血銹，可知這劍上有着血腥恩仇，自是與武林中人有關連，遇到武林中人，那能不小心，何況他老眼不花，一看便知道這人是個內家高手。

甘霖忙停杯罷飲，回到北上房，只見唯有西廂房中有燈火，知是那客人在裏面，此外就只有一盞風燈在入口處的風裏搖幌。

包袱好好地放在枕邊，錦盒寬不過五寸，尺許長，加上些換洗的衣衫，那包袱說小也就不小了，但也和出門人携帶的無特異之處。

待夥計退出房去，甘霖把房門重重一關，立即滅了燈，原來他是要人聽到關門聲，隨着燈火一熄，那門已推開了一條縫，只見夥計捧着酒菜，正往那人房裏走，其實無絲毫可疑之處。

甘霖把房門關了，想想又實是多慮了，不過離開封兩日，豈會便有事故發生。

他打了個呵欠，老啦，當眞人老不以筋骨爲能，才不過馬上行得兩日，已感到腰上瘦瘦的，睡吧，養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得入山。

他躺在床上，忽然心中一動，大別山就在眼前，那季公子不就在大別山中麼？此時自然尚在開封府，却是奇怪，他一個將門之後，怎生跑到大別山來習武功，又向甚麼人學，他在武林中也算是有名頭的了，可從未聽說大別山中有甚麼高人隱逸之士，但那日他一握季方的胳膊，便知他看似儒雅，其實已有一身不凡的武功，因爲一股無形的勁道，從他那臂上反彈出來，若然他那日是暗算人家，他必已傷在人家那股奇勁的眞力上了。之所以那日他吃驚非常，不敢接這趟鏢，便是原因之一，

饒是他見多識廣，亦不知那是甚麼功夫，豈僅是見未曾見，簡直聞所未聞。

甘霖躺在床上，愧然一嘆，說甚麼天外有天，這大別山分界河南與湖廣，馬行快些，和開封不過兩日馬程，山中有這樣人物，他竟也不知，能不愧煞。好在這番苗疆來，他也不再吃這碗鏢行飯了，算是封劍歸隱吧。

甘霖的雙眼也矇矓，陡然間刮進來一股涼風，走了數年鏢的老江湖豈會不警覺的，反手摸着枕下的劍柄，却不動聲色，只當睡夢中翻了個身，身軀微側，雙腿也蜷起來，本來仰面的便成了側面向外了。

要知那門窗在睡前是他關好了的，除非在門窗開闔間，才能刮得進涼風來。

奇怪，那門窗仍然關得好好的，外面無燈火，却已有了月光，矇矓勉强可見物，但屋中亦沒有人影。

他握着劍柄的手鬆了開來，當眞雖然他是被涼風吹醒了，但並未開聲，那門窗被打開了豈會無聲，何况他也未曾睡熟。

甘霖在側身之頃，那頭向後一移，已知包袱仍在枕邊，是了，那窗上有縫，可不是有月色從窗縫中透進來麼？自然風也吹得進來。

他打了個呵欠，又睡了，一夜無語，第二天一早起身，自是睜開眼，先摸包袱，摸着那硬硬的錦盒，不禁搖搖頭，啞然失笑了，當眞這麼一把半截血銹的斷劍，送人人家也不會要的，誰還來盜取不成，想想實在是多慮了，人家主兒已說得明白，不過是信物罷了，除憑劍去尋人，還有何用處，却是快些動身，在崎嶇的山道上馬行也不能快，日未出就起程，日落不一定過得了山。

西廂房那人住的房門，仍然緊閉，馬却已替他備好了，店家還替他備了乾糧，皆因山中無人烟，可沒打尖的去處，不過太陽才抹得天邊朝霞，他已在山中了，可就在馬頸子上拍了拍，眞難爲了女兒，竟連夜替他尋了這匹好馬來，這兩日來，馬身都不見汗。

行到午刻時候，才迎面見到有了行人，那是山那面一早動身的，那幾個徒步的商販，趕着騾子，之後又好一陣不見人。

這條山道下往來得多了，知道已走了多半，不用日落便可出山了，也就不用急着趕路了，日已當午，人身馬身都已見汗，當下轉到一個山溝裏，在溪邊歇下來，讓馬吃草，他也取出乾糧，望着東面的山嶺高入雲霄，心想那季方必是在雲夢澤以北的山中，不由又想到了錦盒中的血銹斷劍，既然此間山野沒有人踪，何不取出來瞧瞧。

甘霖立即放下乾糧，取出錦盒，那料入手登時一怔，皆因那錦盒中仍輕如無物，急忙打開一瞧，甘霖可駭壞了，那錦盒中竟空無一物，那還有甚麼血銹斷劍！刹那間，嚇得他失了三魂，少了七魄，人家以萬金來託保，不料尚未出得河南地界，竟已把人家的劍失去了！

就在那瞬間，驀聽身後一聲冷哼，甘霖迅速抓住劍柄，跳過一邊，是他，那個同落在一個店中的客人，昨晚燈光之下，只能看出他臉膛黑黑的，現下白天看來，原來是青虛虛一張臉，那臉上也就顯露出威儀來，尤其他那一雙眼睛，樹蔭下看來，像射出兩道寒芒。

昨晚他不過只加了一番小心，並未對這人生疑，不料眞是爲盜劍而來，寒芒一閃，瑲琅一聲響，啊喲！他劍才出鞘，不料另一道寒芒激射而來，他右臂才圈，登時半邊身子一陣痠痲，他手中劍幾乎出了手，噹的一响，寒芒暴斂，一件兵刃已落在脚下亂石堆中，陽光之下，兀自閃閃生輝，甘霖早滑出一大步，圈劍當胸！

那不過電光石火般一瞬之間，甘霖雖然心驚但倒愕然了，皆因那人仍站在原地，並未動彈，果然這人功力了得，他手中劍幾乎出了手，那右臂兀自痠痲，虎口也火辣辣的！但也奇怪，這是甚麼招術，他擋開的並不是甚麼暗器，倒像是七首，不，比七首更長些大些，否則不會閃出那麼强烈的寒光！

但他面對着這樣罕見的强敵，不敢分神，不敢向亂石堆中望一眼，忙不迭運氣活脈，兩眼瞬也不瞬一下。

那人冷冷的說道：「看不出，你倒狡獪得很，血劍何在，快說，嘿嘿，我終朝打雁，今日倒被啄了眼！」

果然是爲血劍而來，甘霖的右臂活了，眼也紅了，也哼了一聲，說道：「原來是你做了手脚，我正要回去找你，今日還我血劍便能！」

蹬脚，斜身一掠，劍已指正那人當胸，但那人連瞧也不瞧他的劍一眼，空着雙手，似乎微微一怔，那目光倒落在那打開的錦盒之上，錦盒却空空如也！

那人的眼睛睜大了，急忙道：「甚麼！血劍！不在了！」

甘霖倏地一圈左臂，陽光下立即閃出一片寒濤，原來雙鳳劍是一長一短兩柄，與武功平常的人對敵，只是亮出腰間的長劍，另一把短劍比七首長不了多少，却是藏在衣底的，若然長劍勝不得對方，便出其不意，拔出短劍來，一長一短，一虛一實，虛實並用，是以奇詭之極，今日雖還和這人動手，但甘霖失了血劍，眼紅了，而且這人是他有生以來僅見的勁敵，是以短劍立即取在手中，雙鳳劍一錯，逼進了半步，切齒道：「還我血劍來，否則……我……與你拚了！」

那人的目光落在他臉上了，甘霖那一臉惶急，和一雙火紅的眼睛，那像是有假，陡然人影一幌，噹噹兩聲，甘霖的雙劍登時被蕩了開去，也牽動了身子，但只退得一步，馬步一沉，立即撲去，那料他疾攻了兩招，啊！人呢！人不見了，光天白日之下，面前的人已不見了，他這是怎麼急，怒得昏了不成。

甘霖魄散魂飛，但才驚愕的瞬間，聽身後有人啊了一聲，他疾旋身，却見那人手中拿着錦盒，目光注視着那空空錦盒！

甘霖氣餒了，人家兩手空空，只是那麼一彈指，他的雙鳳劍不但被蕩開了，幾乎出了手，他和人家的武功相差太遠了，尤其人在前面，光天化日之下，轉到了他身後也沒發覺，適才兀自疾攻兩招，直是捕風，那會不又羞又愧。

且慢，那人怎會瞧着空空的錦盒不轉眼？咦！他面上怎會出現了喜容。

那人忽然哈哈一笑，朗聲的道：「好

好，最好，妙極。」

他抬起頭來了，對甘霖笑道：「來，快把錦盒收好了，不料你這老江湖，不過江湖老而已，倒會有個聰明的女兒。」只是輕輕一抛一送那錦盒已落到面前，甘霖忙劍交左手，接住了錦盒。

甘霖怔住了，錦盒仍然空空，原來就空空，但奇怪，這人說甚麼？而且那話語，那笑聲，非但不是與他爲敵，怎麼又讚起他女兒聰明來？

甘霖捧着錦盒，怔怔地望着那人，一時之間，氣餒更加上了疑惑，他的功夫和人家相差得太遠了，人家空着手，輕描淡寫的扣指一彈，他的雙劍就差點出了手，而且連人家的人影也失去了，如何還能和人家對敵，這番把錦盒向他擲來，來勢分明勁疾，不料入手竟沒絲毫力道，就憑這手功夫，他就望塵莫及，更可見這人不是和他爲敵，但血劍呢？不是被他盜去了麼？怎麼這人倒哈哈大笑，更讚起女兒鳳嬌來呢？

他不但非人之敵，而且敵非敵，友又非友，非友而又似友，疑惑便也成了迷惑了。

那人却已向亂石堆中一指，道：「好個聰明的姑娘，連我也被她騙了，還不快把那半截斷劍拾起來。」

甚麼？半截斷劍！當眞這人先前擲向他的是半截斷劍，與錦盒中的血劍長短一般無二，只不過那斷口仍新，劍身上有血，但不似那血銹的斷劍般血紅。

甘霖明白了，搶上去把亂石堆中的斷劍拾了起來，那劍上有銹不多，因是在陽光下也見寒光。

他明白了，好哇，敢情他被鳳嬌騙了，不知那丫頭去何處找來一把銹劍，斷成和血劍一般長短，原來被她換了。也把這人騙過了，登時一陣狂喜。

且慢，但這人怎知是鳳嬌把劍換了呢？忽然記起這人先前注視錦盒，然後，才一聲哈哈。

甘霖也注視錦盒了，那眼睛也睜大了，原來那盒蓋上貼着一張紙條，上面密麻麻寫着字句，一瞧就認出是鳳嬌的筆跡，大意是說血劍由她和苗子叔叔送去苗疆了，要他帶着錦盒，一路遊山玩水，三月後在湖南芷江等候。

那留字更說她已想過了，這番護送血劍下苗疆，若眞如那姓季的所說那麼簡單，人家豈會出一萬二千両銀子爲酬，顯然沒凶險亦會有阻碍，若眞如所料，人家發覺盒中並非眞劍，自然不會爲難他，而她則與苗子叔叔扮作父女，進入苗疆則改換苗裝，必能掩入耳目。

甘霖反覆看了兩遍，又喜又着急，那人道：「枉你這個老江湖，倒不及一個女孩子，好好，這一來，我也可放心了，去吧，聽你那姑娘的話，一路慢慢行去，就作爲遊山玩水。」

甘霖忙道：「見教閣下如何稱呼？想必與季公子是一家人了。」

那人非但不答他，且把面色一沉，哼了一聲，說道：「血劍雖已不在你手中，可仍得小心在意，若然仍像昨晚一般，非但已警覺了，却仍被我把劍取來，只怕你到不了芷江。」

甘霖愧得無地自容，那知他才垂下頭，驀覺風聲有異，再抬頭時，那人已去得無影無踪，也在那瞬間，蟬鳴之聲大噪，空山草木蕭蕭，溪流的潺潺聲也入耳了。

甘霖捧着那錦盒，一聲浩嘆，眞悔不該接下這趟鏢。其實當時他已知非等閒，是要拒絕的，怎生又接了下來，可不是有如當初所料，幸是這人顯然是季公子一方面的人，跟下來護送一程，也試探他的功夫，雖然臉是丟人，總算女兒機智，要不然血劍眞被他盜了去，還有何顏面見人。

鳳嬌，乖女啊，你們在那裏？

却是趕快，趕快追趕女兒要緊，他忙把那半截銹劍放回錦盒，用包袱包好了，再繫回鞍傍。但又發起楞來。

敢情那日鳳嬌和呂昆不追來了，不用說，兩人是走水路，打從南陽走白河，經襄樊入漢水，他從那裏追去，除日夜兼程，趕去武昌等候，也許還能攔截到兩人。

甘霖已解下韁繩，但兀自發楞，那湖廣乃是他常走之地，鳳嬌和呂昆若走水路，可不一定要走武昌，若是從沔陽起從陸路入洞庭湖，可近了好幾百里。

搖頭，又是一聲嘆息，也恨得他蹬脚，鳳嬌未出過門，那識得道路，這必是那該死的呂苗子出的主意，該……

當眞人家怎麼該死了，若不是這呂苗子出主意，把劍換過了，今天他已無面目見人了，雖然也丟了臉，但血劍未失，他倒該多謝呂苗子才是。

那瞬間，他眞正老了，罷罷，趕路要緊，昨兒他不是後悔沒帶鳳嬌在身邊，好生想念麼？這一來豈不是好，只不過他又担了心，既然血劍有牽纏，只怕還有大凶大險，血劍在他女兒身邊，他怎能够不担心。

他垂頭喪氣，牽馬上了路，忽然心中一動，女兒和那該死的苗子不一定走武昌，但可要走沔陽，何不去那裏攔截。

但他奔了一程，却又把韁繩放鬆了，不可，他背着錦盒，若然眞有人追奪這血劍，豈不是本可無事的，倒把凶險引去女兒身邊？不可。

搖頭，他一路上嘆氣又搖頭，不覺已過了鷄公山，其實那也不是大別山，那鷄公山以東才是大別山，西面乃是桐柏山，大別山一多半，乃是在安徽境內。現在，他出山了，太陽仍然擱在山嶺上。

追趕也不是，不去攔截鳳嬌吧，可又眞不放心，唯一令他放心的是，女兒的劍術不在他之下，呂苗子老江湖，若然兩人扮作父女，一老一少，倒眞不會令人疑心，罷罷，他得好好想一想。

他在日落時候，在一個小鎮上住下來，獨個兒在燈下喝着悶酒，忽然一拍桌子，才想到鳳嬌和呂苗子送馬給他，原來是有用意的，他既然乘馬，自是打陸路南下了，鳳嬌和呂苗子便打水路入湖廣，若然他是走水路，他們也必走陸路，可就不怕被他發覺攔截了，好個聰明的丫頭，這必是她出的主意，當眞鬼靈精。

甘霖捋着鬍，笑了，那是內心發出來的得意的微笑，他眞蠢，怎麼那日竟想不到，還說甚麼知女莫若父，不怪今日那人也讚她聰明了，當眞人家正主兒都放了心，他担心些甚麼，再說，攔截不到，既不

能攔截，担心也是白担心。

心煩，意亂，是酒易醉人，還是多喝了些，甘霖記起了那人的話，雖然錦盒中劍已非眞劍，他仍得小心在意，要知劍雖不怕被盜，但一旦被人發現不是眞劍了，必然要追查眞劍的下落，那麼鳳嬌就不會安全，血劍也保不了，可惜劍不在錦盒中了，想來想去，可惜那日沒曾仔細查看清楚。

甘霖停杯罷飲，早早就了寢。那小鎮雖然仍在山區，但是北上南下必經之路，又是站口，是以人客不少，不過他已小心查看過了，店裏皆是肩挑負販，不見有江湖人物，甚至一個像樣些的人物也沒有。他也有些醉意了，一覺醒來，只聽人聲沸騰，窗外火光耀眼，有人在拍門！甘霖嚇了一跳，知道失火了，他本是和衣而臥的，抓住包袱，一躍而起。

只聽門外有個人叫道：「客人，快起身。」

甘霖搶到門邊，那門一開，一人直撲進來，虧得甘霖手快，抓住那人的胳膊，原來是夥計，說：「客人，快瞧去，沒失落甚麼東西吧？」

甘霖一怔，包袱中錦盒大，不用看也知道在裏面，銀子在懷裏沉甸甸的，一摸腰間，葉子金也沒失。當然不會失，若然連腰間的金子也失去了，他還保甚麼鏢，忙道：「端的怎麼回事？」

那夥計向門外一指，甘霖錯身搶出，可呆住了，只見窗下躺着一人，手上還握着一把劍，睜大的眼睛和咬緊牙齒，顯露出驚恐與憤怒。

他一瞧就明白了，這人是被人點了穴道，心下大吃一驚，顯然這人躺在他窗下，又握着劍，自是爲他而來了。

他保了這麼多年鏢，可從沒有一趟是大鏢，眞正有頭臉的黑道人馬，簡直就不會瞧得上眼，是以這麼多年，一直平安無事，這幾年更是難得走上兩三次鏢，說來可憐，全是人家不屑保的，因此甘霖可說就沒一個仇家，也沒得罪過一個黑道上的朋友，不用說，是爲錦盒中的血劍而來的了？

那店裏人客全都驚醒了，跑來圍着瞧，有人道：「快報官，出了人命啦，了不得。」一個大胆些的夥計把燈籠伸到那人頭上，那意思是瞧仔細些，不料啊喲一聲，嚇得退了一步，那四外有瞧見的，也啊呀呀發出一聲喊，齊往後退，沒看明白的，不明究裏，嚇得更退得遠些，原來那躺在窗下的人，四肢雖不能動彈，但眼珠子可能轉動，夥計的燈籠伸到他頭上，那人眼珠一轉，兇光暴射，加上那人的劍，在燈光下映出一道寒森森的閃光，怎會不把衆人嚇退了，但見那人並不動彈，才都放了心。

有人說：「啊，他沒死！」一個說：「還得報官，沒死可也是賊，好賊子！」

甘霖早瞧得明白，心下也明白，一擺手，道：「慢着，我來問他。」

店家啊了一聲，說：「却是忘了這位達官，達官爺，你說該怎麼辦，這人沒事吧。」

原來那年頭尊稱保鏢的作達官，甘霖來來去去無數次了，店家豈有認不得的，不過這趟是單人獨馬。那開店的自也見多識廣，登時心下雪亮，忙轉身道：「各位，沒事了，各位請回房，這位達官爺自會處置，不用報官了，沒事沒事。」

作買賣和氣生財，用在開店這行業上，更非要和氣不可，尤其是黑道上的人馬，更是得罪不得，店家明白了，這窗下躺着的，便是賊，也不光顧他這樣小鎮小店，賊準是衝着這達官來的。

甘霖也道：「各位，沒事了，請回房吧。」

出門人誰不怕事，更怕惹事上身，也都瞧出事有蹺蹊，立即紛紛回房，店家湊近他身前，低聲道：「達官爺沒事吧？」

甘霖却已搓起手來，要知他對點穴這門功夫，雖不是門外漢，可是僅懂得一點皮毛，他不是習的內家功夫，不能點穴自也不能解，甚至連這人那個部位被點也不知道，他本是可以不理的，這人既是衝着他而來，那必然不安着好心，不懲戒他也罷了，倒怕他多受活罪不成，但想到此人之來，必爲血劍，救醒他也許會得到一些端倪。

就在他莫可奈何之頃，驀見對面房門口，有一個姑娘倚門而立，抱着手，面帶笑。

甘霖心中一動，店裏的客人都怕事回房了，她倒倚門含笑，只見那姑娘年紀不過二十上下，可不像普通人家的姑娘一般雲鬢堆鴉，而是把一頭秀髮俐落地挽在頭上。

甘霖畢竟是老江湖，登時也已明白了，當下上前一拱手，笑道：「老夫先謝了，姑娘，可否借一步說話？」

那姑娘兀自含笑，點頭道：「你這雙眼睛倒也厲害，進來吧。」

姑娘閃身先進了房，甘霖一見房中沒燈火，進去可不像話，人家可是個大姑娘，再說，這姑娘是甚麼人，是友？還是敵，尚未不分，若然也是爲血劍而來……」

他可不能多想，留下在門外不進去，可就是露了怯，當下向一個提着燈籠的夥計一招手道：「有勞你替姑娘掌燈來。」

不料拍拍兩聲，那屋中燈火已亮了，那姑娘打着火石，把燈已點着了。

甘霖心下一寬，她是打火石點燈，而不是江湖中人的火摺子，便不再顧忌，邁步進屋，只見燈下的姑娘仍含笑而立，好美，美艷得令人不敢逼視，比起自己的鳳嬌女兒，更多些成熟的美。

甘霖再一拱手，那姑娘喲了一聲，說：「老爺子怎麼這樣多禮，請坐吧。」

甘霖忙道：「解鈴還須繫鈴人，姑娘可否替他解了穴道，也免驚世駭俗。」

不料那姑娘的面色陡然一沉，道：「你倒是大量得很，若不是我發覺得早，你這條老命已早沒了，你倒還來替他求情。老爺子，這人是來向你尋仇，還是……」

她的目光落在甘霖手中的包袱上，老鏢頭本能地把包袱藏在背後，也不自覺退了半步。

那姑娘又笑了，說道：「那麼不是尋仇了，適才那店家稱你達官，是了，你是保鏢的，想必保的是暗鏢紅貨。看來你也不會有這樣的仇家。」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子成・圖



同行千里路　相惜分別時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古浪硬接況紅居一掌後雙臂下垂，如同折了一般，況紅居正想帶走古浪，焦，孟二大娘和桑家兄妹來到，焦，孟二大娘攔住況紅居，讓桑家兄妹帶走古浪。在寺裏，丁訝爲古浪醫傷，不久況紅居又來了，要把古浪帶走，丁訝見哈門陀在附近，料想他會救回古浪，就假作不懂武功而讓況紅居帶走古浪，桑家兄妹正焦急間，古浪醒轉來，丁訝告知他不少老人爲春秋筆追踪而來……同時，哈門陀也會來的。古浪表示要自告奮勇，應付哈門陀，但丁訝則以爲不可，應由他應付……

古浪連連點頭道：「是的！我想起來了，可是究竟與『春秋筆』有何關係？」

丁訝笑道：「那張條子上記下了他們最見不得人的罪狀，他們在江湖上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一旦這些罪狀宣佈出來，一生的名譽將大受影响！」

古浪搖頭道：「他們不會否認麼？」

丁訝道：「那些罪狀下面，都有他們的親筆簽名，當然是在『春秋筆』主的監視之下簽的名！」

古浪奇道：「那麼他們都敵不過歷代的『春秋筆』主？」

丁訝點頭道：「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抵得過『春秋筆』法，所以他們要在你尚未習會『春秋筆』法之前，先把這些罪狀消毀掉，再說那張名單，就藏在春秋筆的筆盒之中。」

古浪這才完全明白了，丁訝又道：「等你學成『春秋筆』後，他們縱有天大的本事，也非你敵手了！」

古浪驚喜交集，說道：「我得趕緊把『春秋筆』法練成才好。」

這時又到了丁訝吃藥的時候了，他把涼好的一碗濃藥，咕嚕的喝了下去，說道：「今晚休息一晚，明天一早就要趕路，好在九娘派下了大批的人接應你，雖然沒有什麼大用，但是可分他們不少心！」

他們二人喁喁低語，深宵始歇。……

所幸這一夜沒有什麼事發生，第二天一清早，古浪辭謝了和尚們，與丁訝離開了「開元寺」。

這時風雪略小，驛道上堆滿了積雪，雖然也很滑，但是比昨日雪水泥濘的情形好多了。

馬蹄踏在積雪之上，發出了「噗！噗！」的聲响，這一路上已經有了不少的馬蹄和人的足印，紊亂異常。

丁訝低頭看了看，說道：「照我看，前途不會很平靜啊！」

但是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一連兩天下來，均毫無驚擾。

古浪與丁訝已經到了「綿陽」境內，這時天將傍晚，二人在荒涼的雪地裏奔馳着，正商量着投宿之事，丁訝突然低聲道：「魔頭來了，慢些！」

古浪心中一驚，問道：「是誰？」

丁訝低聲道：「哈門陀！」

這三個字使得古浪心頭一震，急道：「怎麼辦？」

說來奇怪，哈門陀就好像古浪心中的一層陰影，他每次出現，都會使古浪心驚不已。

丁訝說道：「你原來對他怎麼樣，現在還是怎麼樣，不要心驚慌，我是不會吃虧的！」

事情既然是不可避免，古浪也只有鎭靜下來，馬兒也慢了下來，又走了數十丈，果見一株大樹之旁，站着一個黃衣老者，正是哈門陀！

古浪心中暗暗吃驚，忖道：「丁訝眞是好警覺，這麼遠就發現了。」

數十丈之遙，轉瞬便到了面前，古浪把馬勒住，跳下馬來，趕到哈門陀身前，故作驚訝道：「師父，你怎麼在這裏？」

哈門陀頭上戴着一頂風帽，雙手套在袖筒內，微微一笑，說道：「我想跟這位與你同行的丁老頭談談。」

古浪抑着驚惶，低聲道：「師父，我暗中考查的結果，發現他實在是個很平凡的人，只是醫術很高明……」

哈門陀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我就是要請教他的醫術！」

在這種情形下，古浪自然不好再說什麼，儘量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

然而事實上他心中緊張異常，忖道：「若是他動起手來，我該怎麼辦？」

這時丁訝雙手扶着鞍橋，無力的抬起了雙目，有氣無力的說道：「怎麼？誰有病了？……」

古浪見他身子瘦弱，面無人色，風雪之中縮成一團，簡直就是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

哈門陀的目光，如同兩盞明燈一般，射在丁訝的身上，半晌不說一句話。

丁訝老眼昏花的問道：「到底是誰呀！什麼地方不舒服？」

哈門陀笑了笑，說道：「你最好下馬來給我看看病！」

丁訝失聲笑道：「唉啊！我連馬都沒下，怎麼看病呢？……古浪，你快扶我下馬！」

古浪只得答應一聲，把丁訝扶了下馬，說道：「丁老，你小心走，你自己還有病呢！」

丁訝知道古浪關心自己，故意這麼說，要自己小心應付哈門陀。

丁訝笑道：「不要緊的！我的病已拖了十餘年，要死早就死了，不會這個時候死的！」

他搖搖幌幌的走到哈門陀面前，仔細的看了看，說道：「咦——你氣色如此之好，那像有病的人？」

哈門陀雙目如電，注意着丁訝的一舉一動，聞言笑了笑，說道：「我是有心病呢！」

由於哈門陀所穿的是僧衣，所以丁訝驚訝的說道：「唔——看來你是個出家人，出家人怎會有心事呢？」

哈門陀被他說得面上一紅，停頓了一下，笑道：「或許正因爲是出家人，善事行的不够多，所以心事越重！」

丁訝呵呵的笑了起來，說道：「老師父！你眞會說笑話，若眞是照你這樣說，你應該找佛祖懺悔，不該找我郎中呢！」

他說着又呵呵笑了起來！哈門陀被他說得很不是味道，雙目閃閃的道：「現在懺悔也來不及，還請施主施施仁術吧！」

這兩個老怪物針鋒相對，雖然只是普通的戲謔之詞，却是機鋒畢現。

古浪在旁看着，心裏越發緊張起來。

他趁着他們談話告一段落時，插口道：「師父，你有什麼病？」

哈門陀喝叱道：「你小孩子少管這些事！」

丁訝奇道：「怎麼？古浪，這位老師父是你的師父，你怎麼早沒有告訴我？」

古浪笑道：「我來不及告訴您呢！」

丁訝接口道：「啊呀！老師父，令徒一身武技，驚人得很，老師父更是草野奇人無疑了，能够與令師徒相交，眞個是三生有幸！……」

哈門陀喧聲佛號道：「阿彌陀佛，施主太誇獎了！像施主行醫江湖，造福蒼生，才使我出家人慚愧不置呢！」

丁訝道：「好說！好說！」

他們客套了一番，哈門陀道：「施主可肯爲我把把脈？」

丁訝笑道：「自然！自然！」

他枯瘦的手腕，接觸到哈門陀的手腕上，古浪立時更加緊張起來！

哈門陀暗中把眞力運集在右臂上，這種情形，莫說是一個普通的人，就是古浪的手按上去，也要被反彈回來！

可是丁訝若無其事，三指輕輕的揑住了哈門陀的手腕，神態安祥，好似根本沒有感受到那股驚人的內力！

哈門陀面色一變，說道：「丁施主，你……」

才說到這裏，丁訝已搖頭道：「老師父，聽脈之時，請勿講話，聽完了脈，我自然會問你。」

哈門陀只得忍住，面上掛着一絲不可理解的笑容。

古浪雖然不知道他們在搞什麼鬼，但是已感覺出情形絕不簡單，忖道：「我還是裝糊塗的好……」

想到這裏，見哈門陀的目光飄了過來，心中一驚，立時作出若無其事的樣子。

丁訝突然回頭道：「古浪！你站遠些，不要遮我的光！」

古浪又是一驚，走向一旁。

由於丁訝能够抗拒哈門陀那股驚人的內力，而顯得輕鬆自如，所以他如此一說，哈門陀也暗存戒心，提高了警覺。

因爲他感覺到，丁訝的三個手指，冷若冰霜，輕輕的按在自己的脈搏上，這種情形，證明是按着自己的要穴，如果一旦有所舉動，憑自己這身功夫，只怕仍要弄得個措手不及。

所以他又暗中加了幾成勁力，但是這幾成勁力，對丁訝一點作用也沒有。

哈門陀心中好不吃驚，忖道：「啊！這老郎中的功夫絕不在我之下呢！」

丁訝一言不發，雙目微閉，完全像一個道地的郎中。

他們雖然如此的安靜，但是空氣却異常的緊張，古浪不知道事情將演變成什麼結果，所以特別顯得心神不定。

這時他們都沉默着，一言不發，丁訝全神的按脈，好半晌他才放開了手。

哈門陀問道：「怎麼樣？」

丁訝慢條斯理的說道：「你六脈均暢，沒有什麼大病，只是似乎懷有貪念，以至氣血泛動，若是把此『貪』字除去，你不但沒病，還可活命百歲呢！」

丁訝的話說得哈門陀面上變色，他笑了笑，用低沉的聲音說道：「老施主果不愧是高手，我這出家人，萬般都看得開，就是一個『貪』字，蹉跎至今，難得心氣和平，不知老施主有何仙方妙藥沒有？」

丁訝正色道：「老師父，藥石均爲治標之物，若要治本，還需老師父你從自身作起！」

古浪見他談說之際，搖頭幌腦，一股腐酸之氣，心中很是好笑。

哈門陀裝得更像，他皺着一雙白眉道：「你的話想必有些道理，但不知老僧如何由自身作起？」

丁訏笑道：「老師父聽明一世，糊塗一時，佛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師父是佛門中人，難道會不知個中道理麼？」

哈門陀笑笑道：「哈哈！我明白了，老施主的意思，可是要我放下此一『貪』字？」

丁訏拱了拱手說道：「此乃治本之道，願老師父三思！」

哈門陀的面色越來越和善，古浪看在眼內，便知道事情更糟了。

果然哈門陀說道：「眞是不幸，我和尙就是放不下這個『貪』字，老施主看怎麼樣？」

丁訏搖頭道：「放不下『貪』字，還是退出佛門的好，否則由貪生嗔，由嗔生惡，只怕死無葬身之地呢！」

丁訏這句話說得斬鐵斷鋼，如同一個在審判犯人的法官似的。

古浪的目光很快的射到了哈門陀的臉上，看他有什麼反應。

哈門陀笑着說道：「啊唷！老施主說得好駭人，不過我却不這麼想，設若一件寶物，落入俗人之手，便成了殺人的利器，落入我們出家人的手中，也許會減少不少罪孽呢！」

丁訏却向他拱手一禮，說道：「老師父，這麼說來，你是不可救藥了，恕我告退！」

他說到這裏，轉過了身，對古浪道：「古浪！向你師父告辭，我們走吧！」

古浪被他弄得不知所措，哈門陀巳笑道：「老師父請留步！」

丁訏轉過身道：「什麼事？」

哈門陀笑道：「老僧也粗通醫理，俗云『良醫不治己疾』，老施主雖然一身醫術，却拖了一身重病，可要老僧代爲診斷一下？」

丁訏搖頭道：「謝謝老師父仁心，我說過，十餘年的老病，不治也罷！」

哈門陀怔得一怔，正要說話，却突然轉過了身，對着十餘丈外的幾株大樹喝道：「什麼人？」

古浪及丁訏不禁抬頭望去，可是目光所及，空空蕩蕩，並沒有任何人。

哈門陀又沉聲道：「出來吧！我巳經看見你了！」

過了一會兒，果然由一株樹之後，轉出一個白髮老者。

古浪一看之下，不禁大爲驚奇，原來走出來的不是別人，正是琴先生！

古浪心中忖道：「他們三人湊在一起，問題就嚴重了。」

琴先生一面走過來，一面搓着兩隻手掌，連聲笑着，說道：「好厲害的出家人，管這麼多事！」

哈門陀等他走到近前，問道：「你是什麼人？」

琴先生笑道：「我姓琴，別人都叫我琴先生……」

他說到這裏對古浪招招手，說道：「你徒弟認得我！」

古浪也只好與他打招呼，丁訏在一旁笑道：「古兄弟，你的朋友倒不少啊！」

琴先生的長衫外面，用絲綫掛着他那根長笛，哈門陀望了望，說道：「琴施主，看你腰掛竹笛，想必善於吹奏，你可願意爲我和尙吹上一曲？」

琴先生道：「今日氣血不寧，我就吹三個單音好了！」

古浪心中一驚，忖道：「這是怎麼回事，哈門陀爲何要他吹笛子？……」

他繼而一想，他就明白了，忖道：「他必是想借琴先生的笛音，來考驗一下丁老的功力：我也得準備一下！」

古浪想着，連忙吸氣斂神，這時琴先生巳經取下了竹笛，湊在口邊，比了一下，笑道：「這三個單音，或者很是難聽，各位多包涵些！」

他說完之後，鼓氣一吹，只聽「吱——」的一聲怪聲響起，如同深夜鬼鳴，令人心胆俱寒。

古浪猛覺心神一盪，大吃一驚，連忙定住心神，只見哈門陀及丁訏均是毫無異狀。

那尖音延續了半天，這才戛然而止，古浪這才喘過一口氣來。

丁訏皺着眉頭說道：「這是什麼音呀！如此難聽？」

哈門陀笑道：「此乃人間仙樂也，哈哈哈……」

他狂笑着，神情很是異常，古浪心中詫異萬分，忖道：「怪了！哈門陀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了？」

琴先生接着道：「再聽我第二音！」

他再度把竹笛湊在口邊，古浪提防着，暗忖道：「這一聲恐怕更難聽了……」

一念未畢，第二個單音又吹了出來，相反的，這一次的音調，却極爲低沉，嗡嗡然，簡直令人不敢相信，如此深沉渾厚的音調，是出於這麼小的一隻竹笛。

這聲音如同大片蜜蜂一般，振人耳鼓，聽在耳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受。

古浪直覺得有些不能支持，便把雙目閉了起來，運用本身的眞力，來抗拒這神奇之音。

這嗡嗡之聲，不知响了多久，古浪正在艱苦的支持着，又突然消失了。

古浪長長的吐了一口氣，自語道：「好厲害！」

再看丁訏靠在馬背上，若無其事，面上掛着一絲淺淺的笑容。

哈門陀也是與常無異，顯然琴先生的內力，還達不到傷害他們的程度。

丁訏望了古浪一眼笑道：「你還是靠過來一些，我聽見這鬼聲音有些害怕！」

古浪知道丁訏叫自己必有原故，便走近了些，强笑着道：「我也有些害怕！」

丁訏伸手握住古浪的手，掌心相貼，立時由他手掌內傳過來一陣無比的熱力。

那股熱力如同電流一般，立時傳入了古浪的體內，古浪便覺有一種無比的舒服，方才由笛聲所引起的煩燥與不安都一掃而空！

古浪心中又驚又喜，暗忖：「我不知何時才能練到丁老這等功夫呢！」

琴先生三度將竹笛擧起，笑道：「再有一個音就完了。」

哈門陀笑道：「快吹吧！」

琴先生把竹笛湊在口邊，雙頰一鼓，只聽驚天動地的尖音，平地而起，直入雲霄。

這一次尖音過於尖銳和高亢，幾乎把人體逼炸，古浪惑覺到天旋地轉，說不出的難過。

所幸此時，丁訏的熱力巳然在體內發生作用，他才得保無恙！

琴先生的笛子响了好半晌，見哈門陀及丁訏均無動於衷，也就停口不吹了。

古浪如同渡過了一次險，心中好不驚駭，忖道：「若是我獨自遇見他，只要他這奪命三音，就要了我的命了！」

哈門陀對丁訏道：「郎中，你的武功似乎比醫術更高呢！」

琴先生也沒料到，丁訏竟是自負奇技之人，這時也道：「哈！我走動江湖數十年，竟也看走了眼，兩位都是奇人……」

丁訏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們說些什麼？我一概不懂！」

琴先生還未說話，哈門陀巳冷笑道：「哼！我倒要問問你是什麼來歷！」

琴先生道：「我也想請教一下……」

琴先生說到這裏，哈門陀回頭道：「還有你，今天我要與兩位交個好朋友！」

看樣子，哈門陀是想把此二老同時解決了。

古浪心中很奇怪，忖道：「哈門陀巳經測驗出丁訏功力深厚，就連琴先生也是一身奇技，憑他一人，竟能抵得過這兩個人麼？」

這時琴先生回身走到哈門陀身側，滿臉含笑地說道：「怎麼！你可是要我作個證人？」

哈門陀冷冷的說道：「我又不打架，你作什麼證人？」

丁訏仍然是那幅無精打采的樣子，縮着頸子皺着眉，說道：「喂！你們到底有什麼事？我還要趕路……」

哈門陀走至二老之間，正色道：「丁老師，琴兄，我只想問一句話，你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他一雙凌厲的目光，射在琴子南的臉上，琴先生遲疑了一下，笑道：「四海飄蕩！」

哈門陀冷笑一聲，對丁訏道：「丁老師你呢？」

丁訏眉頭一皺，無力的答道：「尋地覓墳！」

哈門陀哈哈大笑起來，說道：「丁老師的話比琴兄着實得多，如此說來，我倒要先與琴兄談談了！」

哈門陀語態狂妄，彷彿根本就不把丁訏和琴先生看在眼中，聽他這麼說，琴先生顯然有些不悅，他面色一沉，說道：「老師父，你法號怎麼稱呼？」

哈門陀含笑道：「我法號門陀，你叫我門陀和尙就是了！」

琴子南聞言面色大變，但很快的恢復了正常，呵呵笑道：「在『達木寺』阿難子圓寂時，莫雲彤曾提到門陀和尙之名，阿難子回答說，雖識此人，但毫無武功，今日看來，不是阿難子騙了我們，就是你騙了阿難子！」

哈門陀靜靜的聽他講完，笑道：「阿難子巳經去了，這筆老賬不必細算，我只問你一句話，你爲何跟踪我徒弟？」

哈門陀說到後來，面色驟變，笑容盡失。

琴先生怒道：「萬里江湖任我行，門陀師父，你焉能管得了我？」

哈門陀不答理他，回頭過去，對丁訏道：「丁老師，你糾着我徒弟又是爲了什麼？」

丁訏很平靜的回答：「我孤老病危，江湖險惡，令徒一身武藝，豈不是可以沿途照料？」

哈門陀笑道：「都是好說詞……我暗中察看巳久，現在必須作一了斷！」

琴先生怒道：「怎麼？你出家人也要趟此渾水？」

哈門陀笑道：「可惜我封劍巳久，不能向兩位手下請教，不過我門陀和尙最佩服的是江湖奇俠，二位若是有什麼驚人功夫，讓我開開眼界，我和尙自然心服！」

古浪聞言忖道：「如此看來，哈門陀決心動干戈呢！」

琴先生接口道：「老師父的意思，可是要與在下過幾招？」

哈門陀雙手連搖，笑道：「我方才說過了，老僧封劍巳久，無法開戒，怎能向閣下請教？」

琴先生怒道：「那麼你意思如何？」

哈門陀望了望丁訏，接道：「考驗成功並非要動手過招，丁老師你說對麼？」

丁訏雙手套入袖筒，乾脆閉上了雙目，一言不發，如同沒有聽見一般。

琴先生插口道：「我明白了，老師父，你點花樣好了！」

哈門陀笑道：「遍地冰雪，一片寒氣，眞個令人不適。兩位施主，我們何不在雪地上煮些沸水取暖？」

他此話一說，衆人都明白了，琴先生冷笑道：「願意奉陪！」

哈門陀轉頭望着丁訏，丁訏這才睜開了眼睛，微微一笑，說道：「好辦法！」

哈門陀不再說話，走開了五六尺，折下了一節樹枝，在琴先生及丁訏面前，各畫一個周徑一尺的圓形。

他笑道：「我們以此爲界限如何？」

說着在自己面前也畫了同樣的圓形。

古浪有些不解，忖道：「他們這是作什麼？想是一種測驗內力的方法。」

哈門陀又道：「我喊到『三』時，一齊動手，以時間的長短，來論高下！」

琴先生點頭道：「樂意奉陪！」

丁訏仍是不說話，連手也未拿出來。

哈門陀提高了聲音道：「現在開始。一、二、三！」

他「三」字出口，立時雙手一放，掌心向下，對着雪地上的圓形。

再看琴先生，也是雙目微閉，掌心朝下，雙掌一陣陣的微抖。

他面前方圓之地，如同受了外力，積雪下陷，恰好成了一個圓洞。

可是丁訏的雙手，始終沒有拿出來，他面前那個圓形，仍然是好好的。

古浪心中很是奇怪，忖道：「莫非丁訏還得裝塗糊，裝到底？」

他的目光又飄向了哈門陀，不大一會的工夫，奇蹟出現了！

原來哈門陀身前那個圓形，冰雪早巳陷了下去，並且完全溶成雪水。

更驚人的是，那些雪水開始冒着熱烟，又過了不一會的工夫，便是熱氣騰騰，

然而那圓洞四周的冰雪，仍然絲毫不受影響，並還發出陣陣寒烟，冷熱相潛，頓成奇觀。

琴先生面前的圓洞，冰雪也開始熔化，但是還沒有冒出熱烟。

古浪忖道：「如此看來，琴先生的功夫，顯然比哈門陀差多了？」

但是，最令他奇怪的，還是丁訝，因爲他面前的圓圈，還是冰雪凝結，毫無異狀。

丁訝轉頭對古浪說道：「這倒是眞奇怪，我這病人有開水可喝了。」

話才講完，哈門陀掌下的雪水，已經開始沸騰，一如大火鍋。

古浪好不吃驚，再看琴先生面前的雪水，也發出了大片熱烟，只是還未滾沸。

哈門陀笑道：「琴先生，你輸了？」

琴先生面色一變，睜開眼睛，向哈門陀的前面一看，再望了望自己，臉色立時霎白。

哈門陀冷笑道：「勝負已見分曉，琴先生，往後若再跟踪小徒，就莫怪我出家人不留情了？」

琴先生面色極爲難看，他輸得很不服氣，冷笑道：「大師父，我這人不到黃河心不死，我們至少要見個眞章？」

哈門陀揮手道：「你出此言，必不服氣，若想看眞章，只要你再追踪小徒，自可如願，現在請便，我與丁老師談談！」

琴先生含羞帶愧，幾個幌身，已至數十丈外，遠遠叫道：「後會有期！」

說罷一閃而逝，這個不可一世的奇人，生平只是第二次敗落，第一次是敗在阿難子之手！

假若他知道，這一次是敗在阿難子師兄的手下，也許就不致太意外了。

哈門陀在他走之後，轉身向丁訝走來，見丁訝面前原封未動，不禁面色一沉，道：「丁老師，你太看不起我和尚了？」

丁訝抬頭道：「老師父，這是什麼意思？」

哈門陀忍着怒氣道：「丁老師，我不是初入江湖的孩子，你這一套少來，雖是出家人也有火性啊？」

丁訝睜大了眼睛道：「煮水盛擧，我也參與了，只是煮法不同，老師父看不出來麼？」

哈門陀聞言向地下細看，霎時之間，他面紅過耳，一連退後了好幾步，仰天笑道：「哈哈……我門陀和尚算是見了高人了？」

古浪却弄得莫明其妙，忖道：「這是怎麼回事？……」

丁訝含笑走開了數步，古浪這才看出端倪，驚得雙目發直！

原來當丁訝走開之後，立時出現了奇蹟。

他面前那圓形，突然齊邊活動起來，成件一個圓形的冰蓋子，冰蓋子之下，早已化成沸水，只是方才被丁訝的內力壓着，所以表面始終未曾溶化。

這時丁訝一走開，那沸騰的雪水，立時把表面的冰蓋溶化，現出一池沸水。

古浪好不驚駭，丁訝的內力，竟能使下層冰雪滾沸，而表面仍然冰雪不溶，這等功夫眞個是前所未聞。

哈門陀的臉色已恢復正常，說道：「丁老師，你看上小徒那一點。」

丁訝淡淡說道：「看上他一片善良之心。」

哈門陀不禁爲之語塞，他鐵青着臉，向古浪沉聲道：「古浪，你過來。」

古浪無可奈何，只得走了過去，低聲道：「師父有何吩咐？」

哈門陀冷冷說道：「丁施主身懷奇技，難道你一點都不知道麼？」

古浪雖然心虛，但也只好硬撑到底，說道：「我確實不知道，這一路下來，我就沒有見他動過手？」

哈門陀略爲思索，轉怒爲笑，道：「這也難怪你，就是我也是剛剛才發覺。」

他說完了這句話，又走到了丁訝身前，臉上掛着令人不可理解的笑容，說道：「古浪一路由青海護送你入川，是因你年老體衰，現在既然有這一身奇技，古浪自然不必再照顧你了？」

古浪聞言心中一驚，忖道：「聽他的口氣，似乎要我離開丁訝。」

丁訝接口道：「我南來千里，只是與他結伴同行，也是一段緣分，並非要他照料我，他是你的徒弟，自然由你支配，我無權過問。」

哈門陀點頭道：「這就好辦。」

他說着對古浪說道：「你與一代奇俠同行千里，竟是渾然無覺，眞個是空入寶山？」

古浪不知如何接話才好，只得一言不發！

哈門陀又道：「前站就是『綿陽』，有家大店，我在該處等你……徒弟跟着師父走，總是名正言順的。」

古浪心中雖然萬分不願，却也無可奈何，只得說道：「那一家大店？」

哈門陀道：「正陽店，一問便知。」

哈門陀說着，轉身對丁訝道：「今日得之，眞是三生有幸，如果你喜歡小徒，相信我們還有後會之期，再會。」

說罷合十一禮，轉身而去，很快的消失在風雪之中。

哈門陀走後，古浪咋舌道：「這一下哈門陀對我更懷疑了！」

丁訝接口道：「懷疑由他去懷疑，如果不是我今天露了一手功夫，連他也不敢認定我是會武功的，他不能太責怪你！」

古浪皺着一雙劍眉，說道：「哈門陀把我召到他身旁，不知道是爲了什麼？」

丁訝點頭道：「目前很難看出他的意圖，不過你隨他去後，却是很不方便？」

對於這件事，古浪顯得頗爲氣惱，因爲他由「哈拉湖」逃出來，主要的是逃避哈門陀，想不到終究擺脫不了他。

此刻古浪憂心重重，說道：「他若是知道我到桑家堡去，事情可就痲煩了？」

丁訝說道：「此事他早晚必定知道，但願在入桑家堡以前，他不至與你大動干戈。」

古浪還在思忖，丁訝道：「上馬吧，我們邊走邊談。」

這一老一少兩個奇人，上馬之後於風雨之中，向「綿陽鎭」而去。

古浪說道：「奇怪，哈門陀也要『春秋筆』，他又沒有行走江湖，又是這麼高

的武功，他要『春秋筆』有什麼用呢？」

丁訝笑道：「你當知道，哈門陀是阿難子的同門師兄，他要『春秋筆』並無他用，只是爲了爭口氣而已。」

古浪緊皺着一雙劍眉，說道：「唉——我眞不知道怎麼對付他！」

丁訝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哈門陀有一身奇特的功夫，但是爲人怪異，從不走動江湖，更是不收徒弟，他能看上你，以你爲徒，足見他非常的喜愛你，不會太爲難你的！」

古浪嘆了一口氣，說道：「唉——不管他人品如何，他總算對我不錯，只是我聽從了阿難子，繼承了『春秋筆』」便不得不背叛他！」

丁訝安慰他道：「你不必過於憂心，，有我在，哈門陀動不了你分毫，何況九娘也不會容你受人傷害呢？」

古浪心中雖然稍安，但是對於哈門陀，總是有幾分作難。

馬行如飛，「綿陽」鎭已然在望，古浪的心情也愈發緊張起來。

丁訝道：「你儘管放心前去，我隨時會在一旁的。」

這時已經入鎭了，天色已昏暗下來，雪飛依舊，越發顯得寒冷。

古浪勒住了馬，丁訝由馬屁股後面跳了下來，向古浪揮了揮手，說道：「你去吧！」

說罷，轉身向一家小店走去。

古浪望着他蒼老的背影，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

直到丁訝的背影，消失在那家小酒店之內，古浪才尋着一個路人，問明了「正陽店」策馬而去。

「正陽店」是一座很大的木樓，燈光輝煌，此處已經接近了四川內陸，非常繁華。

「綿陽」是四川的大縣，很多川中所產物品，均以此爲集散地。

古浪下馬之後，取下簡單的行李，小二早已上來把馬牽走。

古浪走到櫃台上，問道：「請問可有位出家師父在此投宿？」

掌櫃的連聲道：「有，有，客人你可是姓古？」

古浪點頭道：「不錯，請帶我到房間去！」

小二帶着古浪到了一間雅房，古浪入內，見只有一張牀，哈門陀亦不在，奇道：「怎麼？那老師父不住在這裏麼？」

小二回答道：「他住在隔室，現在不在！」

古浪點了點頭，忖道：「不住在同一房間內，還方便些。」

當下吩咐小二送來酒飯，吃了個飽，又洗了一個痛快的澡，天也就完全黑下來了。

室內掌上了一盞昏燈，室外風雪未住，絲絲瀝瀝，很是煩人。

古浪感覺到一種莫明的寂寞，他不禁想到了童石紅和桑燕。

這兩個女孩子，似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雖然他們表現得不一樣，但是古浪自信他們都很仁慈的。

童石紅已然離開了況紅居，却不知到那裏去了。

「她會不會暗中跟着我？」

古浪想到這裏，心中有一種喜悅，想到童石紅爲了自己的安全，要自己與她一同逃走的事，心中更是悠悠然。

他似乎也感覺到桑燕對自己也有一種不可言傳的情意，他心猿意馬推測不已。

燈光搖幌，北風凌厲，酷寒的晚上，古浪愈加嘗到了寂寞的滋味。

胡亂想了半天，古浪忖道：「別想了，未來的事還不知怎麼樣呢！」

他拉開了門，走向隣室，仍然是一片黑暗，哈門陀還未回來。

古浪心中想：「他到那裏去？……」

他下意識的，摸了摸身上的「春秋筆」，輕嘆了一口氣，忖道：「唉——多少人爲你而瘋狂啊！」

古浪在室外等了一下，哈門陀仍然沒有回來，於是又回到房內，忖道：「管他的，我睡覺吧！」

他把窗戶關緊，整理好牀舖，正要脫衣就寢，突聽室外有脚步聲。

古浪沉聲道：「誰？」

隨見一人推門而入，正是哈門陀，他手中還提着一個昏迷不醒的人，古浪看清之後，大爲驚詫，脫口道：「啊，是石明松？」

古浪萬料不到，哈門陀竟把石明松帶了回來，由石明松昏迷的情形看來，分明是被哈門陀點了穴道。

哈門陀進房之後，把石明松放在小牀上，自己坐在椅子上，傾了一盃熱茶，一飲而盡。

古浪驚訝不定，說道：「師父，這是作什麼？你把石明松點了穴……」

話未說完，哈門陀已道：「我焉會與這種小輩動手？他自己不知厲害，妄自逞能，受到了反擊！」

古浪又道：「那麼師父你把他帶回來作什麼？」

哈門陀冷笑一聲，笑道：「哼，我要問他幾句話！」

古浪心中暗暗驚疑，不知道哈門陀意欲何爲？

這時哈門陀又道：「你替他解開穴道吧！」

由於哈門陀內力傷人，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奇異功夫，如果不是經他傳授過，任何人均解救不開。

古浪爲石明松拍開了穴道，石明松「啊呀！」一聲，悠悠醒了過來。

他在小牀上翻動了一下，睜開了一雙疲憊的俊目，怔怔的看着古浪。

古浪知道哈門陀的內力反擊過於厲害，這時石明松雖然雙目睜開，但是一時之間，還看不見東西。

他立時搓了搓雙掌，輕輕的按着於石明松的兩個太陽穴，體內一股內力，隱隱的傳了進去。

不大一會的工夫，石明松才看清了眼前的一切，他的目光中露出恐懼不安的神情。

古浪問道：「你現在看得見麼？」

石明松點點頭道：「我……我很好！古浪……」

才說到這裏，目光接觸到哈門陀，不

禁嚇了一跳，把要說的話又吞了下去。

哈門陀目光閃閃的說道：「古浪！你到這邊來坐好！」

古浪走了過來，坐在哈門陀身旁，心中打着鼓，忖道：「不知道這個老頭兒要做些什麼？……」

石明松見古浪與哈門陀如此稔熟，似乎非常奇怪，一雙俊目怔怔的望着他們。

哈門陀冷笑一聲，說道：「小子，我問你幾句話，你要老實的回答我，要是出言不實，可是自討苦吃！」

石明松用牙齒咬着嘴唇，說道：「你問吧！」

哈門陀舔了一下嘴唇，說道：「關於你的來歷，我不必問你，那些事情與我無關！」

聽哈門陀這麼說，石明松似乎放了心，他目光睜睜的望着哈門陀，靜待下文。

哈門陀望了古浪一眼，說道：「你與古浪是怎麼認識的。」

石明松答道：「難道古浪沒有告訴過你？……」

話未說完，哈門陀已厲聲叱道：「我要你說！」

對於哈門陀的這種態度，石明松很不以爲然，但是他深知哈門陀的厲害，只得忍在腹中。

他停了一下，說道：「我與他是在『達木寺』認識的。」

哈門陀點了點頭道：「離開了『達木寺』之後，你可是一直跟他在一起？」

聽哈門陀這麼問，古浪亦不禁暗暗吃驚，弄不清哈門陀的意欲爲何，忖道：「哈門陀的意思，似在借石明松打探我！」

但是他表面鎮靜如恆，因爲他知道哈門陀對自己有了疑心，若是自己不鎮定應付的話，後果將不堪設想！

石明松答道：「是的！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曾經在一起。」

哈門陀面上帶着幾絲冷笑，說道：「什麼時候分開的？」

石明松面上微微一紅，他扶着牀欄坐了起來，半晌才道：「我們……我們中途失散了！」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望了古浪一眼，似要古浪爲他圓說，莫把他陷害之事說出來。

哈門陀冷冷的說道：「怎麼會失散的呢？」

石明松面上又是一陣紅，囁嚅半晌才道：「有一天夜晚……他和那個病老人共騎一馬，在青甘邊境，草深過人……不知怎麼回事，他們突然消失了，我一直找不着他們……」

哈門陀一聲冷笑，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真的不知道他們的下落麼？」

石明松知道瞞不過去，只得硬着頭皮說道：「那一帶有一個山澗，或許他們是掉下去了，但是黑夜無光，我也找不着他們。」

哈門陀笑了起來，說道：「你這小子，居然當面說謊，現在告訴我實話，你爲什麼把他推下山澗？」

石明松不禁垂下了頭，說道：「我……我……我討厭那個丁老！」

哈門陀聞言笑道：「孩子，你越說越不成理了，我知道你是爲『春秋筆』，可是？」

石明松抬起了頭，說道：「不錯！我是爲了『春秋筆』，難道你不是爲春秋筆麼？」

古浪見他已然惱羞成怒，想起被他陷害之事，不禁怒氣滿胸，叱道：「爲了這個，你對我下手猶可，那重病的老人，不是平白的犧牲麼？」

石明松又垂下了頭，哈門陀道：「古浪！等我問完了他，你再說！」

哈門陀說着又問道：「你既然是爲了『春秋筆』，那麼你認爲『春秋筆』的下落，古浪知道了？」

石明松有所警惕，默不作答。

哈門陀又道：「千丈懸崖，古浪如果墜崖而死，你又爲何過問『春秋筆』的下落？」

石明松脹紅了臉道：「崖下有大片葛籐，我算計他一定落到葛籐上，再說他又有一身功夫……」

古浪打斷了他的話，叱道：「謝謝你，你爲我想的眞週到！」

哈門陀搖搖手，示意古浪不要再說下去。

但是古浪想起以前那件事，氣得胸頭起伏，怒目相視。

哈門陀繼續說道：「我現在只問你最後一句話，你憑什麼推斷古浪可能知道『春秋筆』的下落？」

古浪聞言大驚，因爲江湖中，知道自己和阿難子關係的只有石明松一人。因爲他曾親眼看見，阿難子傳藝給古浪。

古浪心中忖道：「若是他說出看見阿難子教我武功，那可就糟了……」

但是石明松並沒有說出來，因爲他有更深一層心。

在追逐古浪的諸人中，只有他確實斷言古浪知道「春秋筆」的下落。

所以這個秘密他絕不肯洩出，爲的是日後他好獨自找古浪盤問。

他悍然搖搖頭道：「我不知道，只是況紅居他們都在追着古浪，所以我也追下來！」

哈門陀冷笑道：「對於那羣老兒，我是毫不在意，唯獨你！你知道的最多，我一定要知道！」

古浪在旁好不吃驚，忖道：「如此看來，哈門陀早已懷疑到我了！」

石明松仍然搖頭道：「我不知道什麼，你本事這麼大，爲什麼還來問我？」

哈門陀大怒，緩緩站了起來，說道：「我是不願意用暴力，若是你執意不說，莫怪我不留情了！」

說着向石明松走了過去，石明松不禁臉色大變，古浪也有些緊張了。

當哈門陀走到小牀之際，古浪突然叫道：「師父！」

哈門陀回過了身說道：「什麼事？」

古浪遲疑一下，說道：「我……我不贊成用刑逼供！」

哈門陀哈哈笑了起來，說道：「好徒弟，這句話不要緊，可救了他半條命！」

說着轉過了身，對驚駭得發怔的石明松說道：「暫且寬容你幾天！」（未完）